

# 厚华与苍凉

红色王子爱新觉罗·宪东的家族往事

邱尚周 著



川岛芳子胞弟首度披露悲苦挣扎、颠沛追寻的家族史

**首度  
公开**

**王族秘史 日谍阴谋 复辟残梦  
珍贵图片 历史细节 热血追寻**

横跨百年的时代故事，**真相 真实 真情** 扑面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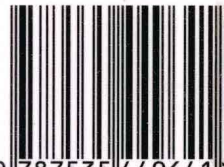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上架建议:历史/传记

ISBN 978-7-5354-4964-1



9 787535 449641 >

定价:34.80元



# 厚华与苍凉

红色王子爱新觉罗·宪东的家族往事

邱尚周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华与苍凉——红色王子爱新觉罗·宪东的家族往事 / 邱尚周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05

ISBN 978-7-5354-4964-1

I. 浮… II. 邱… III. 爱新觉罗·宪东(1914~2002)—传记 IV. K8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2425 号

策 划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 - mail [hb\\_tianyi@yahoo.com.cn](mailto:hb_tianyi@yahoo.com.cn)

书 名 浮华与苍凉——红色王子爱新觉罗·宪东的家族往事

著 者 邱尚周

责任编辑 姚 磊

出版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电话 027-87679087 87679362 传真:027-87679980 87679300

网 址 <http://www.cjlap.com>

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430070)

集团网址 <http://www.cjcb.com>

印 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1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4964-1

定 价 34.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为好友宪东拾取的几束回忆



▲作者与宪东的合影



## 引 言

### 爱新觉罗·宪东的嘱托

2002年3月13日,苦苦地跋涉了88个风雪秋冬,我的好友,坚强、正直、坦荡的宪东悄悄地走了!到天际的另一边开辟新生活去了。在宪东去世半年后,我从他侄子那里得到揪心的噩耗。没能给他送行,没有和他见最后一面,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一晃,宪东已经离去8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宪东留下的实诚、厚道、乐观、执著的美好形象,已经融化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记忆。

我仿佛常常看到,宪东正在天际另一边和他的旧日友人津津有味地唠扯逸闻趣事,时而放声欢笑,时而扼腕叹息。也许某一天,宪东真的会驾着轻舟,乘风破浪从天际的另一边来,回到我们中间,继续向我们袒露隐藏在心灵深处的贴心话儿。

记得198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宪东的老领导钟子云同志(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对我说:“邱尚周,给你一个任务。你到左家庄去一趟,了解一下在给宪东同志落实政策中还遗留哪些问题,你能解决的要尽量帮助他解决,让他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钟子云同志大略地向我介绍了宪东同志的阅历后,我感到欣然、愕然和由衷的钦佩。

爱新觉罗·宪东,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2代孙,1914年8月9日生于旅顺,8岁那年父母双亡。父母去世后,他寄居在日本大陆浪人川岛浪速门下,取名川岛良治。1936年回国后,弃用川岛良治姓名,改名金宪东。他还是我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日秘密组织成员,是隐蔽战线的光荣战士。抗战胜利后,宪东公开露面,由地下转入公开,进入革命军队行列,经上级批准改名艾克,出任冀热辽军区炮兵旅参谋长。

听完粗略介绍,我给宪东的定位是:传奇的红色王子。钟子云接着说:“据我



们考察,在晚清王爷的子女中,成长为坚定共产主义战士的,宪东是唯一的一个。你说宪东是红色王子,他当之无愧。”

红色王子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令人敬仰,同时他的复杂家庭、社会关系和跌宕的人生际遇也让人慨叹。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侄、清末代第十世逊肃亲王善耆的小儿子。伪满洲国新京(长春)市长金璧东是他的七哥,男装女谍金璧辉(川岛芳子)是他同父同母的胞姐。

宪东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在60余年的革命征途中,风雪兼程,忠心耿耿,坚守信仰,立志要把自己锻炼成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然而,在上个世纪漫长的峥嵘日子里,在没完没了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宪东屡遭冲击,历尽坎坷。

自从接受领导交给我的为宪东落实政策的任务后,我始终想尽力为他多办点儿事情,让一位敢于背叛自己的家庭、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红色王子,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我以急切的心情进入了工作状态,立刻和宪东的直接领导人由自库同志取得联系,拿到宪东的传呼电话号码和住址。很顺利,第二天,便和他通了电话。第三天,我按约定时间到达宪东的住所。叩过门后,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打开门,问道:“您是邱书记吗?”

“我姓邱,是钟子云同志和由自库同志派我来的。我不是书记,是教书匠。当了一辈子教师。”

宪东瞅瞅我,笑了笑,说:“一辈子?多大的年纪就一辈子了?”

宪东笑了,我也笑了。那年宪东74岁,我56岁。

那天,宪东足蹬一双运动鞋,下身穿一条深蓝色棉布休闲裤,上身配一件绛紫色夹克衫,显得矍铄干练。从宪东说话铿锵的底气和步履的轻快矫健可以看出,年过古稀的他依然很健壮。

环顾宪东的居室,实在太简单,甚至有些简陋:一张双人床、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两只方凳,依稀记得还有一个大衣柜。水泥地面很干净,四壁白白净净,和上世纪公家给一般干部预备的招待所没有什么两样。

宪东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微末惊奇,他说:“一辈子活得舒心快乐,日子过得简单明了,就是最好。”这是多么纯净的理念!一句话,拉近了我俩内心的距离。

在长期相处的日子里,我始终尊称宪东为“艾老”,他称我“邱尚周同志”。在



多年的交往中,我察觉“艾老”不仅对我,对所有战友都在对方的名字后加上“同志”二字。艾老特别看重“同志”二字,不轻易省略。他认为精神同源的同志关系、心连心的同志情谊弥足金贵、值得珍惜。

应该说艾老和我的交往,没有经过“始而相与,久而相信,卒而相亲”的过程,我俩是一见如故。虽然在相与初期,我们间交流的话题有些冷峻,谈的多半是艾老的经历、社会关系以及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事情,都是艾老不愿意触摸的那些痛苦往事。但这种交往并没有影响我们二人之间情谊的发展。我们心里明白:那是我们的无奈,是历史造成的无奈。我们无力避开那些令人伤心落泪的话题。

经过多方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为艾老找回了公道,艾老的心灵创伤得到了抚慰。艾老说:“爱新觉罗这个姓氏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运!这个姓氏几乎始终是我心上的一块伤疤。我曾经很想把帝王家的事情全部割弃,但是我手中没有利器来割断和那个家庭千丝万缕的联系。”

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是不能任意挑选的。在过去的岁月里,特别是在“文革”中,把不能选择的东西当做罪过批判,是左倾路线犯下的不可原谅的历史错误。“文革”中的大批判曾经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不容辩解、颠倒黑白、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如推土机般推倒了难以计数的祖国优秀儿女和他们美满的家庭。

艾老说:“‘文革’是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岁月!”在“文革”中,有一些同志把关于宪东家人和他自己的一些事情,不管有的或者无的、真的或者假的、历史的或者现实的统统搅和到一起拿出来批判,而且不许置疑和答辩,当然也不许对离谱的批判嗤笑,只准许庄重低头认罪。

在为艾老平反的工作完成后,特别是落实政策基本结束后,我们之间的过从日渐增多,友情日渐加深,相处日臻融洽。在艾老人生旅途最后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频繁相聚、促膝谈心。艾老说:“同志间推心置腹的坦诚相见,可以排解心中的块垒和壅遏,可以增进身心健康。”

艾老晚年,在朋友的鼓动下,曾经筹划写回忆录,把曾经堵在心窝子里的那些梗阻披露出来,不再把伤痛留在心中密藏。1998年之后,艾老的身体现出衰微的迹象,常常流露出来日不多的情愫,写回忆录的雄心渐渐消退。

艾老生前访问过我居住的城市,我们曾经伴着霞光坐在海滨公园的长凳上做贴心的倾谈。艾老深情地对我说过:“我80多岁了。没有想到能活这么大年



纪。回想起来,这一辈子也算没白活!能看到国家的崛起、振兴!至于写回忆录的计划大概难以实现了。”

乐观的艾老略带几分忧戚地说:“估摸我不能写出完整的東西了,一来年岁大了,二来我的文字水平不高。请你在得闲的时候,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写写肃亲王善耆,也写写我姐姐川岛芳子。”我答应了。

宪东留下的那些情深意长的话语,那些从他心底流出的真情,依然时不时地在我心中萦绕。前年,艾老的次子电话告诉我,他父亲留下了一些记录过去历史的文字,但没有留下连贯的稿子。

如今天蓝海碧,神州大地铺满阳光,为宪东拾取几束回忆,并把五颜六色的回忆制作成美丽庄重的花环,献给在遥远天际的宪东,实现宪东的嘱托,践行我的承诺,这对死者和生者都是一个宽慰。



目 录

引言

爱新觉罗·宪东的嘱托 / 001

第一章 第一世肃亲王豪格的悲情人生 / 001

第一节 皇太极与豪格的父子恩怨 / 001

第二节 输掉皇位 埋下祸根 / 004

第三节 多尔衮的声威与豪格的厄运 / 008

第四节 谁是输家 谁是赢家 / 011

第五节 豪格的后裔们 / 013

第二章 最后一代肃亲王的中兴梦 / 017

第一节 宪东的阿玛和额娘 / 017

第二节 和日本人的第一次接触 / 020

第三节 惶惶逃亡路 / 023

第四节 凄风冷雨归京城 / 031

第五节 不会贪污的官不是“好官” / 034

第六节 善耆的悲愤与哀叹 / 036

第三章 善耆和川岛浪速的末世之交 / 041

第一节 总理大臣引见的日本能人 / 041

第二节 大陆浪人王的“志向” / 045

第三节 把间谍当忠臣 / 048

第四节 川岛浪速衣锦还乡 / 051

第五节 善耆的又一次冒险 / 053



## 第四章 善者在夕阳残照中的搏击 / 057

- 第一节 在工巡总局任上 / 057
- 第二节 日俄战争中的间谍们 / 062
- 第三节 无法施行的惠蒙政策 / 069
- 第四节 让慈禧懊悔的鼎新之举 / 070
- 第五节 快完了,快完了 / 073
- 第六节 善者和“铁西瓜”事件 / 078
- 第七节 竞选内阁总理大臣 / 080
- 第八节 隆裕太后的眼泪 / 082

## 第五章 苟延中的“旅顺肃王府” / 087

- 第一节 走入陷阱 / 087
- 第二节 全家出逃 / 092
- 第三节 “满蒙独立运动”的第一次受挫 / 095
- 第四节 “旅顺肃王府”的日常生活 / 099
- 第五节 “满蒙独立运动”风波再起 / 104
- 第六节 巴布扎布的覆灭 / 109
- 第七节 善者的最后日子 / 113

## 第六章 川岛芳子的人生 / 119

- 第一节 衔命走东瀛 / 119
- 第二节 更名改姓 / 123
- 第三节 松本名媛 / 126
- 第四节 傍晚枪声 / 129
- 第五节 川岛芳子与甘珠尔扎布的啼笑姻缘 / 134
- 第六节 川岛芳子和田中隆吉的孽缘 / 136
- 第七节 “一·二八”事变的帮凶 / 141
- 第八节 畅销书《男装丽人》的轰动效应 / 145
- 第九节 在多田骏的戎幕下 / 148
- 第十节 “安国军”司令 / 150
- 第十一节 金壁辉梦断热河 / 153
- 第十二节 漂泊东京的日子 / 157
- 第十三节 松本“荣归” / 160

第十四节 日伪军兵站——“东兴楼饭庄”女老板 / 164

附录：人生没有痛苦算什么人生 / 169

第七章 川岛芳子之死 / 175

第一节 惶悚中的挣扎与无奈 / 175

第二节 束手就擒 / 181

第三节 公审金璧辉 / 185

第四节 终审判决 / 192

第五节 身后之事 / 201

第六节 “替身”风波 / 203

第七节 余波未了 / 206

第八章 红色王子突东的光荣归宿(上) / 209

第一节 “转世灵童” / 209

第二节 渐渐清晰的记忆 / 211

第三节 被困死的大鱼 / 215

第四节 川岛浪速的魔鬼训练 / 218

第五节 赤色思潮的洗礼 / 222

第六节 “觐见”溥仪 / 227

第七节 欲哭无泪 / 229

第八节 和川岛芳子的最后一次见面 / 232

第九节 飞行队起义 / 236

第十节 和川岛浪速的官司 / 238

第十一节 夜幕下的苦闷 / 240

第九章 红色王子突东的光荣归宿(下) / 245

第一节 走进隐蔽战线 / 245

第二节 汤岗子温泉的特殊培训 / 251

第三节 由地下转入公开 / 255

第四节 涉险返东北 / 259

第五节 白手起家建炮校 / 261

第六节 一次莫须有的嫌疑 / 264

第七节 和溥仪的别样重逢 / 267

- 第八节 “文革”岁月 / 270  
第九节 和平与友谊 / 274  
第十节 历史的回音 / 278

004

松本行(代跋) / 281



浮华与苍凉  
红色王子爱新觉罗·宪东的家族往事

后记 / 286



第一章

第一世肃亲王豪格的悲情人生

小时候,觉得铸造满族辉煌的先祖们太神圣。长大后,觉得那些神秘伟人的背后隐藏着太多的血腥。于是,在对先祖的敬畏中平添些许惶悚和疑惑……

——爱新觉罗·宪东

第一节 皇太极与豪格的父子恩怨

肃亲王豪格,生于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卒于1648年(顺治五年),一生戎马倥偬,战功显赫,17岁授封贝勒,24岁授封为和硕贝勒,28岁晋封为和硕肃亲王(清初十二等爵位的第一等)。豪格虽然位极人臣,但他短暂的人生旅途并不平坦,充满了艰辛和坎坷。

1635年(天聪九年)的一个春日,盛京(今沈阳)郊外,大地一片鹅黄,阳光灿烂,惠风和畅,粉黛云集,轻歌曼舞,笑声朗朗。后金大汗皇太极举行盛大庆典,欢庆征服漠南蒙古林丹汗部的胜利,同时举行迎娶蒙古美女的和亲大典。

皇太极迎娶美貌超群的林丹汗窦土门福晋,郑亲王济尔哈朗迎娶林丹汗的富有而漂亮的苏泰福晋,礼亲王代善迎娶林丹汗的妹妹泰松格格。林丹汗的另外两位妃子:爽朗的额尔哲图福晋嫁给了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娴静的伯奇福晋嫁给了皇太极的长子豪格。

正当豪格和其他新郎及新娘们享受着自己的快乐,陶醉着自己幸福的时刻,席间有一位中年妇人却深陷在自己的愤怒中,她就是豪格的姑母兼岳母莽古济。



莽古济是努尔哈赤和大福晋叶赫那拉氏所生的女儿，自幼受父母娇纵，桀骜不驯。努尔哈赤把她嫁给了哈达部的武尔古岱，因此她被称为“哈达公主”或“哈达格格”。

莽古济和武尔古岱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了代善的长子岳托，成为岳托的大福晋，二女儿嫁给了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成为豪格的大福晋。

莽古济是皇太极的姐姐，是岳托和豪格的姑母兼岳母。这种亲上加亲的关系，并没能化解家族内部的冤仇。性格倔强的莽古济和弟弟皇太极一向不和，恩怨极深。

莽古济见豪格又迎娶了一位蒙古贵妇做侧福晋，不禁大动肝火。她没有和女婿豪格理论，径直找到弟弟皇太极，当面质问他：“我的女儿还在，豪格为什么又娶一妻？”莽古济的第二任丈夫在一旁佯装酒醉，破口大骂皇太极。其实，莽古济是成心找茬闹事，后金大汗和王爷多半都是妻妾成群，又娶一位侧福晋算得了什么？

豪格见岳母闹事，预感到一场灾难将要临头。和亲大典的短暂欢快，立即烟消云散。盛大豪华的婚宴，被莽古济搅乱了。众人诚惶诚恐，灰头土脸，不知所措。

豪格估量，皇太极肯定会震怒。豪格惊魂未定，皇太极便传谕召集诸王会议。在会上，皇太极怒斥莽古济胆大妄为，蛮横无理，犯上作乱。诸王会议决定：革去莽古济的公主名号，贬为庶民，没收她的家奴和赏地。皇太极还降旨：从今今后，莽古济的所有亲戚，不得和莽古济往来，否则，严惩不贷。

这场风波除了会给莽古济本人降下大灾大难，莽古济的弟弟德格类、豪格本人和岳托也难免受到株连，理由是他们身为莽古济的近亲，却没能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8天后，德格类暴病而死，年仅40岁。此前3年，他的哥哥莽古尔泰也是暴病而亡，2人的死因属后金一大疑案。皇太极与莽古济失和，豪格夹在两位冤家之间左右为难，行为稍有失当，就可能铸成大祸，甚至性命难保。

更令豪格意想不到的，莽古济大闹和亲大典的风波刚刚消散，莽古济家臣告讦莽古尔泰曾与妹妹莽古济、弟弟德格类图谋不轨，在佛像前焚烧誓词谋篡汗位。

一场血腥的大清洗、大屠杀开始了。诸王会议认为，元凶莽古尔泰“大逆无道”，本应处以磔刑（肢体分裂），鉴于莽古尔泰和他的弟弟德格类已死，议定将两犯坟墓平毁、遗骨扬弃，将莽古尔泰的儿子额必伦处以极刑，莽古尔泰的同党等相关案犯，一千余人遭斩决。

这场血腥的大屠杀吓坏了豪格，几乎摧毁了豪格的神智，他经不住这炼狱般的折磨，在冥冥中亲手杀死了心爱的福晋。豪格想用爱妻的鲜血，换取自己的平安。

豪格杀妻的“义举”，果然受到了父汗皇太极的赞赏。他逃过一劫，没有受到株连，确实得到了平安，但是他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永远洗刷不掉杀妻的遗恨。从此，爱妻妩媚的“阴魂”总是闯进他的梦中，让他寝食难安，精神恍惚，神不守舍。他仿佛失去了脊梁，再难挺直腰杆做人。

在分配莽古尔泰的遗产时，豪格赢得了最大的份额。豪格被授封为和硕贝勒，并被任命为原隶属莽古尔泰的、经过整编的正蓝旗的统领，不久又被晋封为和硕肃亲王。转眼间，豪格变成了拥有一个旗兵力的、荣耀的和硕肃亲王。这显赫的荣华富贵是用他心爱妻子的鲜血换来的！

显然，父汗想用荣华富贵抚慰儿子，但是高官厚禄不能帮助儿子找回妻子温馨的笑容和爱抚。从妻子胸膛中喷出的鲜血，摧毁了豪格的灵魂。心中充满无限忧伤的豪格，在和同病相怜的堂兄弟岳托的接触中，不时地流露出一自己对姑姑兼岳母莽古济以及妩媚妻子的永恒怀念，对皇太极处理莽古济一案的凶残表示由衷的不满和哀怨。不久，大祸降临到豪格和岳托的头上，皇太极发现了豪格和岳托的逆反言论，授意诸王会议，处罚豪格和岳托。

诸王会议认定豪格与岳托结党，有怨恨大汗之心。有人主张处死豪格和岳托，有人主张把二人永久监禁起来。最后，皇太极降旨，从宽处理豪格，免除死罪，革去亲王爵位，降为贝勒，罚银千两。豪格领受肃亲王爵号仅仅8个月，便被革去。

豪格在痛苦的煎熬中整整挣扎了3年后，受命讨伐明军，在征战中立了战功，掠夺大量财宝，在欢呼声中凯旋盛京，受父王表彰，被复封为肃亲王，时在崇德四年（1639年）。

豪格事业上的成功，官复原职，是否真的能医好他心灵上由杀妻

造成的重创？也许，能减轻某些悲痛？也许，伤痛会像天边的雷声渐渐隐去？这只有苍天和豪格自己知道。

## 第二节 输掉皇位 埋下祸根

皇太极在世的时候，倚重八大铁帽子王进行统治。所谓“铁帽子王”，就是“世袭罔替”的和硕亲王或郡王。清开国八大王分别是：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袞、豫郡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顺治十二年改封为庄亲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1643年9月21日，晴空万里，红日高照，心气昂扬的皇太极整日都在意气风发地处理朝政；夜间（亥时）乌云突起，雷声滚滚，崇德皇帝猝然驾崩。年仅52岁的皇太极，英年早逝，死得突然，生前没立储。国不能一日无君，小朝廷的燃眉之急是解决由谁来继承大统这个首要问题。

“储嗣未定”，从理论上讲，8位王爷都有继承大统的权利。围绕皇位的继承，肯定要发生一番争斗。《清世祖实录》记载：太宗“储嗣未定”，“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这场争夺大战的两位主角是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袞和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

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长子，相貌不凡，英武豪俊，力大超群，久经沙场，屡建军功。按“立长”的规矩，由豪格继承大统，合情合理，顺理成章。但是，年轻的清廷没有“立长”传统。

实力强大的、原由皇太极直接掌握的两黄旗的将领，主张拥立豪格继承大位。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等朝廷重臣，相继造访肃王府上，表示拥戴肃王为君（《清世祖实录》卷37）。

德高望重的、掌握镶蓝旗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倾向于拥立豪格登极。论实力，豪格有正黄、镶黄和镶蓝三旗的支持，再加上自己所领的正蓝旗将领的拥护，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

当时威望最高的是皇太极的二哥礼亲王代善，他认为豪格是“帝



之长子，当承大统”（《沈阳状启》癸未年8月26日）。可见，拥戴豪格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受汉族“立长”传统理念的影响造成的。有了这么多重臣拥戴，豪格觉得胜券在握，自以为崇政殿的龙椅非他莫属。

多尔袞（1612—1650年）比豪格小3岁，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豪格的叔父。14岁时父母双亡（父宾天，母生殉），努尔哈赤曾经有遗训立他为储君，但是帝位从他身边擦肩而过。多尔袞16岁跟随哥哥皇太极，披挂上阵，跃马张弓。在敖穆楞（今大凌河上游）战役中，多尔袞初露神武风采，以功获“墨尔根岱青”（聪明战将）赐号。清天聪、崇德年间，多尔袞参加了哥哥皇太极组织的几乎所有重大战役，军功显赫。

1636年清廷仿明制设六部，多尔袞掌吏部，并由贝勒晋封为和硕睿亲王。多尔袞曾经建议皇太极每年秋熟时节，深入明朝境内，围困北京，阻截明朝援兵去关外，残毁明朝境内屯堡，掠夺财物和人畜，消耗朱明王朝的国力，动摇明朝的统治根基，伺机入主中原，夺取华夏全国政权。多尔袞头角峥嵘，崭露出政治家、军事家才干，备受皇太极的器重。

在皇位争夺的天平上多尔袞与豪格难分伯仲，而曾经因与帝位擦肩而过而在心中积蓄已久的雄心，让他不想放过第二次机遇，在竞争的气势上压倒了豪格。

皇太极病故7天后，黎明时分，两黄旗大臣在大清门盟誓，拥护豪格继承皇位，并部署两黄旗巴牙喇，张弓挟矢，环卫崇政殿。图尔格、遏必隆又传令他的护军，备好甲冑弓矢，护卫大清门。

从大清门到崇政殿，杀气腾腾，剑拔弩张，清廷的臣子们面无表情，鱼贯进入议事会场。议商帝位继承人的会议在崇政殿的东庑殿举行，会议由皇族中年纪最长、地位最高的礼亲王代善（61岁）主持。

主张拥立多尔袞的两白旗旗主，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弟兄已经做好了必争的准备，一定要把多尔袞扶上龙廷。多铎力劝多尔袞继承大位，否则自己可以继承皇统。多铎还说：“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礼亲王表示自己年逾花甲，应由豪格继承大统。

多尔袞和两白旗的官员横眉冷对，坚决反对立豪格为君。主张由多尔袞登极的重臣也大有人在。东庑殿内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与会者个个屏息沉思，寻找解决办法。





多尔袞明白,自己强行继位绝对不是最佳选择,豪格绝非等闲之辈。豪格也知道,和桀骜不驯的多尔袞协商解决,绝对没有可能,武力解决也没有绝对把握。

争夺皇位的大战从1643年9月21日开始,双方一直互不相让,宫廷内火药味很浓,稍不小心,就可能擦枪走火。宫廷内所有的王爷和重臣,毫无例外都卷入了多尔袞与豪格为夺皇位进行的斗争旋涡里。

群臣们都在苦苦地寻求出路,惟恐出现动乱,伤及国运。在豪格与多尔袞僵持不下的情势中,权势集团必须拿出令宫廷内上下都能接受的第三个方案,特别是让豪格和多尔袞都能接受的方案。

经过多日反复磋商,两黄旗大臣佩剑上殿进言:“我们这些人吃先帝的,穿先帝的,先帝对我们的恩情有天大。要是不立先帝的皇子,我们宁愿以死追随先帝于地下!”

两黄旗大臣都是朝廷的重臣,是先帝亲掌的武装力量代表,在多尔袞与豪格之间争斗得难解难分、互不相让的紧要关头,他们提出了由皇子继承大统的新方案。

这个新方案是权势集团拿出的最后方案,是各方必须接受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史料记载中强调了“两黄旗大臣佩剑上殿进言”,其中特别强调“佩剑”二字,通常这样神圣重大会议是不准许带武器参加的。进言的语气之强硬也是罕见的,群臣是做好了动武的准备的。

这个方案新就新在,首先否定了多尔袞登极的可能——他是皇弟,不是皇子;其次,豪格也不是必然人选,先皇有11位皇子,豪格仅是其中之一。新方案表明,两黄旗大臣已经从拥立豪格一人的立场后退下来。

憨厚、机敏的努尔哈赤的胞侄、郑亲王济尔哈朗,把新方案具体化为:由6岁的皇子福临继承皇位,挑选两位亲王摄政。新方案经过郑亲王济尔哈朗的阐释后,此前雄心勃勃要与多尔袞一争高下的豪格,在态度上也来了一个大转弯,说自己“福少德薄,非所堪当”,便离席而去。这时,英郡王阿济格也表示不立多尔袞而退出,豫郡王多铎也哑火了,不发一言。

经过十多天的较量,最高会议做出最后的决议:6岁的福临继帝位,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袞摄政。济尔哈朗是豪格的支持者,

出任第一摄政，宫廷多数高官没有异议。多尔袞任第二摄政稳住了多尔袞兄弟集团及其支持者。

皇太极的臣子们，特别是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肃亲王豪格、睿亲王多尔袞等人都深知，此时决不是为争夺大位而兵戎相见、骨肉相残的时刻。清廷内部一场政治危机的冰雪终于消融。济尔哈朗和多尔袞，二人势力相当，都曾深得皇太极的宠爱和重用，因此由他们二人辅政，争议不大，新方案顺利通过。福临得到了皇位，成了著名的少年天子，福临的母亲庄妃布木布泰被尊称为“圣母皇太后”。布木布泰母子是这场斗争的最大赢家。

皇位争夺战整整折腾了17个日日夜夜才宣告结束。1643年10月8日，年方6岁的福临在盛京皇宫崇政殿登基，即皇帝位。而在福临即位的第二天，几乎又要生变。有人依然想推出多尔袞登皇帝位，礼亲王代善为镇压反逆者，杀了支持多尔袞登极的、自己的亲孙子颖郡王阿达礼，用自己亲人的鲜血稳住了局势。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皇位的斗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从表面上看，多尔袞又一次与皇帝宝座失之交臂，但他虽未得到皇位，却当上了摄政王，掌握了统治实权，应算是胜利的一方。原本胜算很大的豪格，却成了最大的输家。优柔寡断的豪格在争夺皇权的大战中缺乏豪气和勇气。他输了，怪他缺乏统筹全局的“大德”，不懂斗争的多变性，缺少控制局势的韬略。确切地说，当胜利的天平向豪格倾斜的时候，他没有做好君临天下的准备，他没有抓住历史给他提供的伟大瞬间，痛失一次永不复返的历史机遇。

第一代肃亲王豪格没有得到皇位事小，为自己埋下了杀身祸根，才是他终生最大的恨事，他几乎断送了肃亲王一支的烟火。肃亲王一支香火没断，是出于历史的偶然，而并非是豪格用自己实力和智慧取得的。

数年以后，豫亲王多铎曾经当面告诉豪格：“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初议立尔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胜众，议遂寝。”这句话说得很到位，“性柔”确实是豪格痛失皇位的内因，正因为他在关键时刻的“性柔”，使支持他的力量大失所望，不再专注于他。

多尔袞当上了摄政王，并没有忘记自己政治上的异己，他与



豪格争夺帝位一事虽以双方妥协暂时解决，但多尔袞对豪格一直存有戒心。豪格并没有把多尔袞放在眼里，认为多尔袞心高命不强，他的羸弱身体将使他无法长期执掌朝廷，豪格断定他当不好，也当不久摄政王。

### 第三节 多尔袞的声威与豪格的厄运

公元1644年，干支纪年是甲申年。那个甲申年，距今已经过去366个年头了，可是依然令人难忘，已经成了永恒的话题。特别是郭沫若先生的那篇政论《甲申三百年祭》，影响深远，其实，甲申年还有很多深邃的内涵。

1644年在中国竟然有三个称谓：大明崇祯17年，大顺永昌元年，大清顺治元年。那年英国正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人类的一部分开始向资本主义文明挺进。

那一年中国人在干什么？当年活动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朱由检、李自成、多尔袞等历史人物虽然已经远去，但是他们留下的身影却依然存储在中国人的记忆里。

崇祯皇帝朱由检，也曾博得某些人的同情，说他生活俭朴，而且小有才气，说他并非亡国之君，可惜，他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事实上，明朝就亡在他手里，他是个无可争辩的、货真价实的亡国之君。

急于求成的朱由检，想用一剂猛药消除一切弊政、陋习，让腐朽政权起死回生。晚明著名的学者刘宗周在批评朱由检的奏疏中指出：“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朱由检的猜忌、多疑、自负和擅杀，“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最终把自己变成瞎子、聋子，成为十足的孤家寡人。

朱由检随意役使臣工，最终导致臣工们疏离朝政。既然多说话多犯错误，少说话少犯错误，不说话不犯错误，噤口不言成了晚明时期臣工们的行为准则。这使国家机器无法运转，使人感到明朝必亡。

朱由检不消说是真心爱他的江山的，但是他不爱老百姓，他不知道老百姓是江山的根基。“德不厚而思国之安”是不可能的事情，朱由检“不知恤民”，不懂得民可以“载舟覆舟”的道理。

皇上所顺从的“天意”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民意”是检验“天意”的试金石，凡是“民意”能接受的“天意”，就是真正的“天意”。“天意”在“民心”中。朱由检有心为治，却不识为君之道，他上演了一出“亡国悲剧”！

1644年4月25日(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子时的钟声已经响过，新的一天开始了！崇祯皇帝正在向着自己人生旅途的尽头走去。太阳即将升起，但新的一天不属于朱由检。

朱由检来到万岁山(煤山)，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手中夺过一条绳索，把自己挂在一棵小树上，陪伴他的只有王承恩一人。吊死煤山也许是朱由检唯一体面的选择，至少朱由检自己和王承恩可能都这样认为。随着朱由检的宾天，朱元璋点燃的、光照朱家子孙们的那根红烛熄灭了。

1644年4月25日(大顺永昌元年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率领起义军，八面威风地开进明王朝政治统治中心——北京。统治人民长达276年之久的大明王朝灭亡了。

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胜利了。但是李自成对于手握重兵驻扎在山海关外的吴三桂的动向，没有缜密的探察。李自成曾经夸下海口，宣称他用靴子尖就能把吴三桂踢死，根本没有把吴三桂放在眼里。事实上，李自成真能一脚踢死吴三桂，前提是吴三桂没有和关外的八旗军勾结起来。

李自成曾经亲率农民起义军三面包围了山海关，又出奇兵两万骑，从山海关西一片石北出口，东突外城，截断吴三桂军与关外的通道。吴三桂军处于被围的困境，战争态势对农民起义军有利。但是，清军突然出现在距山海关外10里的地方，击溃了由唐通率领的农民起义军。

农民起义军由胜转败，死伤惨重，主将刘宗敏中箭重伤，李自成便被吴三桂领来的清军打败，不得不率领部队撤回北京。最后，李自成被迫退出北京。李自成从进北京到出北京，时间短暂，总共不过42天，便



把刚刚夺到手的北京城拱手让出，第二年在湖北通山遭遇地主武装，力战身亡。

朱由检的愚蠢成就了多尔衮的宏图伟业！朱由检吊死煤山的消息，传到盛京（沈阳），摄政王多尔衮领大将军印，率领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军十余万人，奔向山海关。摄政王济尔哈朗坐镇盛京，留守在皇帝身边处理朝政。

在这场由李自成、朱由检、多尔衮主演的大戏里，肃亲王豪格已经处于配角地位，被边缘化了。身材不高、多谋善断的多尔衮，睁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双眼，意气风发地坐在马背上，在众多将士的簇拥下，高喊着“满汉臣民携起手来，消灭李自成的大顺军！为大明皇帝复仇！”的口号，威风凛凛地向着北京进发。

恨朱由检不早死的满洲小朝廷，大喊大叫要为大明皇帝复仇，呼吁已被推翻的朱明王朝的臣民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李自成的大顺军。这是晚明清初历史真实的一幕！这是多尔衮过人的高超政治谋略！这是冥府中的朱由检不曾想到的而确实发生了的事实！面对满洲朝廷的举措，挂在树上的崇祯皇帝当仰天大笑，还是伏地痛哭？

李自成被迫退出北京，神州风云突变，面对新形势，多尔衮迅速调整了斗争方略，宣告要为朱由检报仇，招降明王朝的残余势力，共同绞杀大顺军。多尔衮这一招法，得到大批明朝官僚的热烈响应，许多汉族官僚地主纷纷跪倒在多尔衮的脚下。

1644年6月5日，多尔衮率领八旗军进入北京，明朝百官出城5里外跪迎。多尔衮在武英殿接受了他们的朝贺，并庄严宣告：“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他下令礼葬明崇祯皇帝和他的后妃，命令官民服丧三日，还规定“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

9月，多尔衮迎顺治帝入关，清王朝把统治中心从盛京转移到北京，在一统华夏的大道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顺治皇帝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并命礼部建碑为睿亲王记绩，把多尔衮名列在济尔哈朗之上。多尔衮立即成为大清国的第一摄政王，成为无冕之王。一时“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多尔衮名闻遐迩，声威大震。

此时的肃亲王豪格，面临着怎样对待多尔衮的选择：是和多尔衮

对抗？还是归顺多尔袞？对抗，他已经失去了平等竞争的力量。俯首称臣，他心有不甘。无法逃脱的厄运正向为建立大清朝廷立下赫赫战功的豪格招手。

#### 第四节 谁是输家 谁是赢家

1645年5月，大约在福临进入北京7个月后光景，豪格领属的正蓝旗固山额真何洛会，出面检举豪格“图谋不轨”，揭发他经常散布不利于多尔袞的言论，说睿亲王体弱多病，他那病体支撑不了摄政大事，又说睿亲王不是有福之人，而是有病之人。

多尔袞召集诸王大臣开始了对豪格及其心腹的整治。固山额真俄莫克图、议政大臣杨善、伊成格、罗硕等，都以“附王为乱”罪名被处死，豪格本人也差点丧命。多尔袞以豪格“图谋不轨”，削去他的王爵，夺去他所属的7个牛录，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

当时豪格仍有实力，多尔袞一时还不敢置其于死地，而且多尔袞施政不久，羽翼还没有丰满到足以消灭豪格的程度，毕竟豪格还是一员不可或缺的战将，不久多尔袞又恢复了豪格的肃亲王爵位。1646年（顺治三年）春，多尔袞授命豪格出任靖远大将军，统率大军入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

多尔袞对实力雄厚的两黄旗进行分化、拉拢，两黄旗许多大臣纷纷投靠多尔袞。多尔袞仅仅用了二三年时间，就稳固了自己的主宰地位。他的权势、声望不但超越了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开国元老，甚至超过了皇上，成为大清王朝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多尔袞坐稳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之后，罢黜济尔哈朗摄政，还被尊称为“皇父摄政王”，“代天摄政”，“赏罚等于朝廷”。多尔袞开始谋划整治豪格的下一步计划。1648年（顺治五年）2月，豪格奉命率大军返回京师，到德胜门外被多尔袞伏兵拿下，押进刑部大牢。

多尔袞召集诸王大臣会议，专门讨论豪格图谋不轨的“大案”。这时的摄政王多尔袞，大权独揽，惟我独尊，诸王大臣在多尔袞面前，个个仰其鼻息，唯唯诺诺。于是以庇护部将、冒领军功等莫须有的罪名定



豪格为死罪。

不知是真是假，多尔衮表示不忍，最终，免豪格一死，囚禁狱中，削去爵位，没收所属人丁和全部财产。豪格身陷狱中，生不如死，自戕在狱中，年仅40岁。豪格一辈子活得太窝囊，死得太悲惨。豪格的厄运是难以避免的，他无法逃脱多尔衮的惩办，因为豪格的存在对多尔衮是个威胁，更何况豪格不甘寂寞。逼死豪格后，多尔衮还不罢休，将豪格的福晋博尔济吉特氏纳为他的第五侧福晋。豪格的儿子富寿随母亲到睿王府见习校射。

1650年(顺治七年)11月，多尔衮在古北口外狩猎，不慎坠马，膝盖受伤，于12月31日(农历十二月九日)死于喀喇城(今滦平)，年仅38岁。多尔衮的死讯传到京城，福临深感震惊，诏令臣民易服举丧。多尔衮灵柩到京，福临亲率文武百官，迎于东直门五里外，向多尔衮的灵柩行三跪大礼。

福临下诏称颂多尔衮，平定中原，至德丰功，千古无双，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追封其元妃为“义皇后”，夫妇一同升拊太庙祭享。

然而，多尔衮尸骨未寒，多尔衮的原贴身侍卫苏克萨哈、詹岱两人首先揭发，摄政王生前私备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等禁物，密谋率两白旗移驻永平，谋篡大位。

刚刚亲政的顺治帝下诏，将多尔衮削爵，撤出宗庙，开除宗室，追夺所有封典，籍没家产人口入官。最令人心悸的是鞭尸枭首场面：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埃。短短两个多月内，多尔衮的名誉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巨变。这一切似乎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多尔衮得志太猖狂，飞扬跋扈，未免太霸道专横了。

年轻的福临头脑比较清醒，很想有所作为，虽然在政治上与多尔衮积怨很深，但在政策的方向上却与多尔衮一脉相承。他不顾满洲大臣的反对，仍重用汉族官吏，提倡汉族文化，沿着多尔衮开辟的道路继续进行内政、司法、财政方面的调整和改革。

1651年(顺治八年)8月，少年天子福临亲政，为蒙冤而死的长兄豪格平反昭雪，恢复他的和硕肃亲王爵位，并立碑表彰他一生的功绩。

福临在敕谕中说，“值墨尔根(多尔袞)王专政，诬捏事端而拘禁之，遂尔自终。朕念尔无辜，不胜痛悼”，敕谕还记述了豪格的军功。1656年(顺治十三年)，福临为豪格追加谥号为“武”。

在清代满洲贵族中，豪格是第一位按照汉族惯例被赐予谥号的王爷，他被称为武肃亲王。1658年(顺治十五年)9月，福临再为其长兄立碑，称“和硕肃亲王豪格系太宗文皇帝长子，朕亲兄也。智略超群，英雄盖世”，“墨尔根王摄政，掩其拓疆展土之勋，横加幽囚，迫胁之惨，忠愤激烈，竟尔沦亡。朕念手足之谊，不胜凄怆。”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豪格因开国功绩，配享太庙。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弘历复还睿亲王封号，仍令多尔博(多尔袞养子)一支承嗣，重新配享太庙。

多尔袞和豪格，斗了一辈子，争得死去活来，互不相让。虽然他们身后都得到平反昭雪、进了太庙，但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又有谁能说清呢？

## 第五节 豪格的后裔们

清代的宗室封爵制度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分别对清代宗室的封爵作过规定。1748年，乾隆皇帝把爵位确定为14个等级：和硕亲王、世子、多罗郡王、贝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

清初开国的、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爷，只有8家。雍正年间增加了怡亲王，同治年间增加了恭亲王，光绪年间增加了醇亲王、庆亲王，一共有12家大王爷府。

一般的王爵都是“世降一等”，降至镇国公或辅国公再世袭。清初，皇子长到15岁，由有关方面请封，康熙27年又改为20岁请封。清朝的皇子不是都能当王爷的，王爷是指亲王和郡王。

肃亲王是世袭罔替、举足轻重的大王爷，只要袭封了王爷爵位，就成了朝廷的重臣。第一世肃亲王豪格死于非命，在狱中自戕，肃亲王一支只差多尔袞的一句话，就断了烟火。





背叛了豪格的何洛会，指着豪格年方6岁的儿子富寿，对多尔衮说：

“见到这小子，我就闹心。为什么不除掉他？”

多尔衮说：“何洛会，你不知道我喜欢这孩子吗？”

多尔衮一句话，留下了富寿的一条性命，给豪格留下一条根。福临亲政后，对长兄豪格的冤案予以平反昭雪，8岁的富寿袭封铁帽子王爵位，改爵号显亲王。他是肃亲王豪格的二世传人。二世肃亲王富寿的寿命很短，建树不多，谥号愍。他的功绩是给肃王家留下了满堂儿孙，虽然他享年仅27岁。

丹臻是显愍亲王富寿的第四子，在家族里被称为三世肃亲王。1670年（康熙九年）袭封显亲王。论辈分，丹臻是玄烨（康熙皇帝）的侄子，常和皇上一同下棋，颇受皇上的恩宠。丹臻的武艺和棋艺双馨，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丹臻伴驾从征噶尔丹，受到皇上嘉许。

丹臻是豪格后人中名气较大的一位，他生前曾经伴驾到京西斋堂冷格庄巡行。冷格庄（也叫拢驾庄），依山傍水，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如诗如画。皇上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曾经打算把它作为自己陵寝备用地。出于对丹臻的宠爱，玄烨把这块风水宝地赏给了丹臻。

丹臻派人勘察这块宝地，打井时打不出水，只听见地下深处发出隆隆声，丹臻惊喜这块宝地非同寻常（其实可能是钻孔遇到了石灰岩洞）。接受皇上的馈赠后，丹臻急忙着手修建自己的阴宅。丹臻园寝是一组建筑群，甚至设有监狱，监房内悬挂着两条御赐蟒皮鞭子，用以惩治违禁人犯。通过陵寝门前，文官落轿，武将下马。丹臻靠祖辈的阴功、阴德，在康熙年间，活得很自在，很荣耀。

衍璜是丹臻的王位继承人，在肃亲王家族内被尊称为第四世和硕显亲王。这位亲王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运气好，得到雍正皇帝的知遇。他在清王朝的王爷中口碑极好，两袖清风，一生清白。他笃信佛教，对佛学颇有研究，民间谣传他是“罗汉下界”。他不好色，操守高洁，倡导一夫一妻的婚姻。他对妻子忠贞不贰，不像别的王爷那样，妻妾成群，嫡福晋巴林博尔济吉特氏，是多罗郡王、固伦额驸吴尔衮的女儿，是他一生唯一所爱的女人。

衍璜一生虽然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是皇上给他的

差事很体面，他始终伴随在胤禛(雍正皇帝)身边，任雍和宫总管，管理雍和宫事务，常常和皇上共同切磋佛学，共同修炼佛法。衍璜一生活得顺心、舒心，是清朝王爷中著名的老寿星，享年 81 岁。

衍璜亲王无子嗣，由拜察礼(丹臻的弟弟)的儿子、衍璜的堂侄蕴着继承王位。弘历(乾隆皇帝)还追封拜察礼为显亲王。1772 年(乾隆三十七年)4 月蕴着袭封显亲王爵位，兼任都统，管理镶黄旗觉罗学，在肃王家族内他被尊称为第五世肃亲王，1778 年(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恢复肃亲王爵号。蕴着王爷官运好，乾隆皇帝曾授他内阁侍读学士、盛京户部侍郎、调兵部侍郎、漕运总督。

皇上给蕴着的多是美差，可惜蕴着虽然黄金满仓，还是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曾经犯过贪腐的错误，受过宽大处理。朝廷复授他副都统、凉州将军、绥远城将军、工部尚书等职。他活得很精心，在物质生活上很考究，能挥霍，也是位老寿星，享年 80 岁。

永锡是第六世肃亲王。永锡的父亲成信是衍璜的二哥。永锡是成信第五子。永锡幼时住在乡间(现今的北京朝阳门外十八里店)，生活不富裕，常常靠亲友的接济艰难维持生计。1778 年(乾隆四十三年)肃勤亲王蕴着去世，宗人府选中永锡承袭王爵，朝廷差人对他说：“你别在乡下捡柴火了，进王府去住吧。”永锡见到敕令，觉得好像是一场梦。

1784 年(乾隆四十九年)6 月，永锡管理正黄旗觉罗学。嘉庆年间，永锡历任镶蓝汉军都统、正红旗蒙古都统、镶白旗汉军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正白旗满洲都统，管理过圆明园包衣三旗、健锐营、畅春园、武英殿御书处、钦天监事务，授宗人府右宗正、宗令。嘉庆二十一年永锡充任玉牒馆总裁，由内廷行走，领授侍卫内大臣。拾柴火出身的永锡于 1821 年(道光元年)小心谨慎地走完了他荣华富贵的一生，享年 68 岁，谥号“恭”。

1821 年(道光元年)永锡的长子敬敏袭封肃亲王，做过正蓝旗、镶蓝旗蒙古都统和正蓝旗满洲都统，担任过正白旗觉罗学总管、内大臣、阅兵大臣，宗人府左宗正、宗令，管理过宗人府银库，充玉牒馆总裁。1852 年(咸丰二年)79 岁的敬敏奏请开缺，获准，并赏食全俸，不久病故。

第八世肃亲王华丰是肃慎亲王敬敏第三子，1852 年(咸丰二年)，



袭封肃亲王爵位。咸丰年间,历任正红旗汉军副都统、署理正黄旗护军统领,授稽查坛庙大臣、阅兵大臣、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崇文门正监督,宗人府右宗正等职。

同治初年,华丰历任内大臣、宗人府宗令,管理宗人府银库。华丰太霸道,曾经坚拒火器营占用肃亲王府的土地,1864 年被判“不识大体”,被革去内大臣本兼等职。1869 年 9 月,他署理武备院事务和正黄旗满洲都统,尔后署理过镶红旗满洲都统和正白旗汉军都统、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同年 12 月 22 日病逝。

宪东的爷爷隆懃是肃恪亲王华丰第三子,1870 年(同治九年)承袭肃亲王,深得朝廷的赏识,曾被赏戴三眼花翎。隆懃先后担任前引大臣、内大臣、侍卫大臣、查城大臣、火药局稽查、专操大臣、阅兵大臣、镶红旗汉军都统、管理火器营事务兼任管宴大臣、庙坛备祭大臣、稽查坛庙大臣,管理左右翼宗学、镶黄旗觉罗学事务。从隆懃亲王一生繁忙的经历,不难看出第九世肃亲王为捍卫祖宗的基业付出了忠心赤胆。

宪东的爷爷隆懃生前对儿子善耆说:“我家祖祖辈辈,从二世肃亲王到八世肃亲王,都是赖天恩祖德,享受着荣华富贵,过着饫甘饜肥的日子。没有哪位王爷能像第一世肃亲王豪格那样,为朝廷立下不朽的功业。现在我大清的江山已显动摇之感,你要效法先祖,为朝廷建功立业。”

在弥留之际,第九世肃亲王隆懃再三叮嘱善耆:“千万要保住祖宗的基业,保住大清的江山。”隆懃于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农历 3 月 1 日,带着对庙堂的忧患,溘然长逝,享年 59 岁,谥号“良”。

第二章

最后一代肃亲王的中兴梦

1900年之耻，伤透了父亲善耆的“族臣心”。在悲愤中挣扎挺立的父亲善耆，立下了“中兴”大清的宏愿。

——爱新觉罗·宪东

第一节 宪东的阿玛和额娘

宪东的阿玛善耆(溥字辈)，字艾堂，号偶遂亭主，以诒晋斋为书房名，1866年(清同治五年)农历8月27日，出生在北京东城东交民巷顺治五年建成的豪华王府里。

善耆自幼勤奋好学，8岁能诗文，汉字写得工整清秀，幼年已显露出不同寻常的文采，深得第九世肃亲王隆懃的娇宠。第九世肃亲王隆懃说：“善耆将来必成大器，可作朝廷的栋梁。”第九世肃亲王福晋说：“这孩子面相好就是个头矮，怎么不见长？真愁人！”

1884年，19岁的善耆迎娶了17岁的满洲姑娘赫舍里氏(汉姓贺)做他的福晋(正妃)。宪东的生母、善耆的第四侧福晋是肃王府北京香山庄园白姓庄头的女儿。身材小巧的白家姑娘被送进王府之后，做了服侍王爷和福晋的侍女。白姑娘心



▲穿朝服的善耆在王府中(1898年,光绪24年摄)



▲大福晋(王妃)赫舍里氏(1898年摄,时年35岁)



▲白氏,善耆的第四侧福晋,宪东的生母(1914年摄于大连)

灵手巧,干活干净麻利,深受王爷和福晋的喜爱,没过两年的光景就被扶为第四侧福晋。

宪东小时候,额娘常常给他讲起自己在香山度过的美好童年。由白家经管的庄园很大,有近百家农户、几千亩农田。肃王的香山庄园,不但种植五谷杂粮和多种蔬菜瓜果,而且栽培多种果树,有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樱桃树、石榴树、柿子树、无花果树等等,农家乐贯穿一年四季的大好时光中。

善耆和他的五位妻子及一位侍女,共生育了21子,17女。男孩定为“宪”字辈,相当于“爱新觉罗宗谱”里的“毓”字辈,女孩定为“显”字辈。

宪东(艾克)是善耆的小儿子,他有20位哥哥:大哥宪章、二哥宪德、三哥宪平、四哥宪常、五哥宪宜、六哥宪英、七哥宪奎、八哥宪真、九哥宪贵、十哥宪邦、十一哥宪原、十二哥宪均、十三哥宪云、十四哥宪立、十五哥宪久、十六哥宪方、十七哥宪基、十八哥宪开、十九哥宪容、二十哥未命名故去。

宪东有15位姐姐、两位妹妹:大姐显瑄、二姐显珥、三姐显珊(侍女生)、“四、五、六姐未命名前夭折、七姐显琪、八姐生后不久夭折、九姐显玖、十姐显珈、十一姐生后不久夭折、十二姐显玳、十三姐显琮、十四姐显玕(就是名闻遐迩的金璧辉、川岛芳子)、十五姐显珣、十六妹显璠、十七妹显琦。

善耆20岁考封为一等镇国将军,1889年补乾清门头等侍卫。1893年(光绪十九年),善耆被授封镶白旗汉军副都统。1894年被授封正红旗护军统领。1895年补武备院卿,寻补镶红旗满洲副都统。

武将善耆有文人做派:精书法,常有人到府上求字;善诗词,感事抒怀,总忘不了吟唱一首,或自

己的习作，或名家的经典作品。乐观、幽默、随和的善耆没有王爷的架子，生活不挑剔，狩猎、钓鱼、旅游、唱皮黄、交朋友都是他的生活要素。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3月1日，第九世肃亲王隆懃逝世。但是，由于朝廷财力拮据，无力修建陵寝，久久不能入葬。生前曾经担任稽查坛庙大臣的隆懃，却不能及时入土安歇，真是尴尬与无奈。

巍峨的肃亲王府，在微弱的落日余晖中，依然庄重地挺立在紫禁城外的东南方。王府是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制修建的，在王府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是府门、银安殿、东西翼楼、神殿、后罩楼等，西面是花园，北面还有家庙，第九世肃亲王隆懃的灵柩停放在王府内金碧辉煌的神殿里，显得格外庄严、肃穆也略带几分凄凉。

1898年9月，善耆袭封第十世肃亲王，他摆脱了各种困扰，壮志凌云、踌躇满志地步入朝堂。善耆不信大清江山会毁在他们这辈族臣的手里，他准备力挽狂澜，保住祖宗的基业，中兴大清。

9月18日深夜，善耆刚刚登上亲王宝座不久，京城里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事件。改良运动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身前往袁世凯寓所，劝说手握兵权的袁世凯拥护光绪皇帝的维新主张，诛杀顽固不化的荣禄。诡计多端的袁世凯，满口应允了谭嗣同的要求。他还于9月20日眼含热泪，跪在载湉的脚下，披肝沥胆，发誓绝对效忠皇上，拥护维新。然而，虔诚地向皇上献过忠心之后，袁世凯当晚便鬼鬼祟祟地摸到天津，进了总督衙门，气喘吁吁地向昏聩的荣禄告密，并参与制订镇压维新派的阴谋计划。

21日凌晨，一贯独断专行、阴险毒辣的慈禧太后，旋即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断然宣布重新“训政”，立马开始大肆搜捕维新派政治家，对维新派进行野蛮、血腥的镇压。

第二年，慈禧太后一不做二不休，决定立端亲王载漪的儿子溥儀为大阿哥(皇储)，



▲穿朝服的善耆(1898年，光绪24年摄)



准备废黜主张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大清朝廷风雨飘摇的危难时期，善耆还真的找不到北了。他同情光绪皇帝，但是又觉得皇上应该说服慈禧太后，把大清的事情办好，多办实事少争论。他不懂皇上为什么要制造内乱，自乱朝纲？

善耆临危受命，被授封为步兵统领。他很看重朝廷授封的职务，他要把忠心献给太后和皇上，立志要在大清国的政坛上一显身手，不愧对铁帽子王的称号。“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善耆决不白吃皇粮。

## 第二节 和日本人的第一次接触

1900年，是善耆政治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年，清政府改变了对爆发于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的政策，发布上谕，承认义和团是“自卫身家”、“互保闾里”的合法组织。得到朝廷的认可，义和团运动的烈火很快就烧到了京城。京郊周边各县的义和团拳民冲进了京城，北京居民参加义和团的热情日日飙升。

不久，善变的慈禧又出新招，派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翹前往涿州等地劝说义和团解散，并严令清军“毋得轻伤民命”。她还加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颁布上谕，宣布对拳民、教民“一视同仁”。

然而，刚毅态度明朗，他想利用义和团对付洋鬼子。他到涿州后强令正在同义和团作战的部分清军撤走。后来，庄亲王载勋等人整编义和团，规定各地义和团要服从“总团”指挥，拳民应与官军联成一家，不得反抗官军。

善耆听说，宫里人到处传言拳民神勇，有法术，都能吞刀吐火、刀枪不入，没人再提要剿办义和团了。接着，拳民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一时间，京城里满眼全是头上包着红布的人。

在宫里，载澜公爷最能折腾。他穿上了义和团的装束，腰里束上红布，好像着了魔，神神颠颠，迷迷瞪瞪。载澜甚至说，宫里也有二毛子，需要查验。他说：“如果是二毛子，只须拍一下额头，便会现出十字纹。”慈禧太后教他们尽管去查验，果然拍出十字纹来，也算是灵验。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出来，不了了之。

6月17日凌晨，八国联军的联合舰队向大沽炮台发动进攻，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大沽炮台失守。在同一时间里，以保护使馆为名，进驻东交民巷的侵略军，包括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在北京四处挑衅，开枪射杀拳民和清军。

慈禧太后慌忙召开御前紧急会议，会后，她根据各国公使的要求，派荣禄的武卫军和董福祥的甘军严密保护使馆，幻想以此换取洋人停止进兵京城。接着，慈禧太后接到谎报，说列强要让她归政给光绪皇帝。这件事激起了她对列强的愤恨，当天召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欲强行宣战。由于光绪皇帝和主和派官员坚决反对，慈禧太后同意暂不开战，停下来等等。

6月19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派王文韶、立山、许景澄前往使馆游说各公使出面劝说联军勿犯北京。然而游说无果而终，慈禧太后紧急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强行决定对列强宣战。

根据慈禧的懿旨，北京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围攻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慈禧把各国使馆和教堂作为首要进攻目标的举动，给列强提供了扩大战争的借口，也使大清朝廷进一步陷入了被动的处境中。

慈禧太后的智慧显得不够用了！慈禧太后的招法太古老，赶不上时代潮流，她驾驭不了大清这艘摇摇晃晃、千疮百孔的破船。不懂国际交往规矩的慈禧，很快又降懿旨，她一边要求拳民和清军对使馆实行明攻暗保，一边私下派人屈膝求和。

拳民和清军对太后的“明攻暗保”的懿旨把握不好分寸，攻打使馆和教堂的活动时断时续，一直到北京沦陷都没有攻下。自作聪明的慈禧对善耆说过，联军只有那么几百来号人，怎么能打不下来？那是她想吓唬洋人，又不想得罪洋人，为了求和摆的阵势罢了。

原来慈禧太后手里挥舞的是“恐吓与安抚”并用的招法。初涉权力中心的善耆，面对慈禧太后朝秦暮楚的懿旨和朝廷的种种决定一时摸不清看不透，他找不到准主意，不知道怎么对付洋人，只能随波逐流，听慈禧太后的吆喝，朝廷说往东他不往西。

经过不断折腾，善耆逐渐弄明白了，太后怕洋人，压根儿就不敢得罪洋人。善耆还探明，朝廷的重臣背后都有列强做自己的后盾，重臣们



也怕洋人，也都找洋人做靠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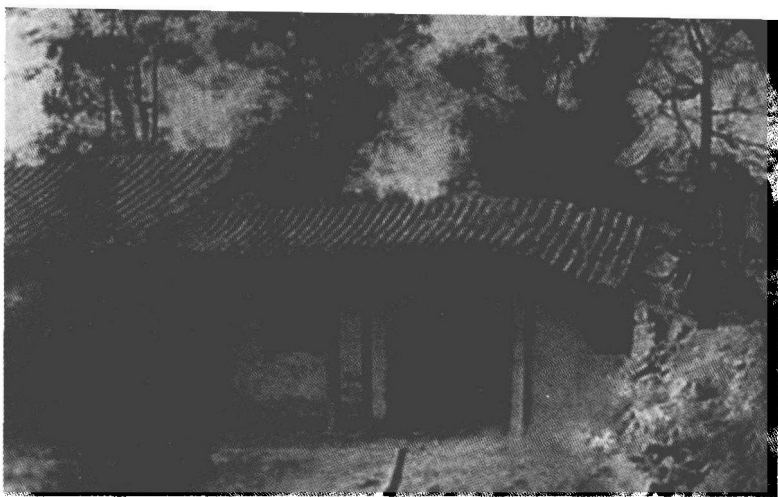
肃王府处于慈禧太后布设的战场的中心地段，与日本使馆相邻。善耆原以为靠着使馆会比较安全，可惜，日本公使馆此时是自身难保。不久，拳民烧毁了日本公使馆，清廷的武卫军也向日军开枪。7月前后，日本公使馆四周的地带，全部都被义和团和武卫军所占领。当时各国联军的水兵和杂牌兵加起来也不到400人，日军的兵力严重不足，枪支也不够用，个别人根本不能打仗。陷入绝境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柴五郎中佐亲自到肃王府拜见善耆，说明日军只有进入肃王府才能有效防御。善耆知道朝廷并不想得罪洋人，更不想消灭洋人的军队，如果日军被全部消灭，将来也会引起麻烦。

准许日本人进入王府，是善耆的一步臭棋。日军躲进王府内，肃王府立即成了义和团和清军攻击的重要目标，这是善耆始料未及的。王



▲日本侵略军在肃王府东阿思门废墟上(1900年8月)

府的东、西、北三个方向，枪声大作，子弹好像雨点一样纷纷落下。战火首先烧毁了肃王府周边的民房，夜晚火光照射着王府如同白昼。肃王府东北角一度被拳民突破，王府祠堂首先起火，然后金碧辉煌的正殿也被摧毁，东阿思门被夷为平地，花园一角被炮火击中。为了躲避战火，善耆带领家人逃出了王府。



▲肃王府后花园被毁的一角(1900年8月)

与外界隔绝的日军，慌忙构筑工事，打开了肃王府的库房，搬出了库存的一切可能用于修筑工事的器物，包括各色贵重的绫罗绸缎。日本兵戏称肃王府的防御工事为锦绣台，并赞赏善耆倾力协助日军抗击义和团的无私“义举”。善耆引来日本人，毁了王府，但得到了日军的欢心，鬼子认为善耆是“心中只有国家、民族利益而没有个人利益的高尚的人”。

### 第三节 惶惶逃亡路

8月14日晚，八国联军突破北京外围防线进入北京城内。那天正赶上宫内祭祀日，是日夜晚，皇上正在拈香，洋兵已经进城，宫里全然不知。听到枪弹啾啾地叫，慈禧太后还以为是鸟叫，后来才觉着不对劲，夜间哪来鸟叫。

突然，李莲英跪在帘子外奏报道：“老佛爷，洋兵已经进城了，该躲避躲避啦。”慈禧太后慌忙起身，急问：“皇上在哪儿？皇上在哪儿？赶紧通报皇上，麻溜点儿过来。”

太后可没有忘记皇上——皇帝丢了，慈禧太后的命数也可能就到头了。听到慈禧的召唤，光绪头戴红缨帽子，身着补服赶过来。慈禧说：“瞧你这身装束打扮，哪儿能走得出去？”皇上边走边脱穿戴，把朝珠缨帽、外褂都扔了，随手抓到一件长袍穿上。太后叫来小太监给她梳



头,换上普通人的穿戴,尽量往乡里人模样打扮。

8月15日凌晨,忙活了大半夜,慈禧太后带着皇上,大步小步地一路踉跄,赶到了后门外。等候在后门外的当值步兵统领善耆,早已备下一乘骡车。太后和皇上急忙上车,向德胜门方向跑去。善耆骑着马带着兵勇,跟随在后头保驾前行。

宫内和宫外的高官贵胄们,跟着太后和皇上风风火火赶到德胜门外,聚集起约摸有几千,众人惟恐洋兵追赶,不敢停留,拼命狂奔,连夜逃到昌平州。两宫仓皇出宫,先期没下廷旨,銮驾到达昌平城下,守城官员紧闭城门,不断鸣枪警示。两宫不得已,绕城而过,继续赶路。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众多扈驾人员簇拥下,走上了逃亡之路。在这危急时刻,肃亲王善耆,被授封“御前行走”,扈从逃亡。

善耆撇下病榻上的老母,没有和娇妻告别,默念着硝烟中倾倒的肃王府的宫室,心中充满辛酸和忧伤,暗暗骂道:“真是‘乱世多孽子’,大清朝的孽子们把朝廷弄成这般模样,将来有何脸面去见太祖、太宗?”

清晨,天降大雨。出逃的人流闯到贯市,善耆向当地一位老人讨来一张面饼和一盘炒青菜,太后和皇上分着吃了,其他人都饿着肚子。

慈禧太后对善耆说:“最好给老婆子和皇上一个人上一碗绿豆汤,有点儿稀的喝就好了。”

善耆努力了,但没能完成圣命。过居庸关时,太后和皇上各自喝了半碗凉水,太后和皇上昔日的威风完全随风飘散,体面丧尽。

善耆心里头很焦急,他想竭尽臣子的职责,不能让太后和皇上挨饿。善耆急中生智,他找来延庆知州秦奎良,让他给怀来县下一道“急牒”,叫怀来县务必为两宫备办好吃食,备办满汉全席一桌。

怀来知县吴永面对知州秦奎良发送来的急牒,心中难免有些犯嘀咕。他估计两宫圣驾肯定夜宿在岔道,离怀来县境仅有50里路程,一天后抵达怀来。

在24小时内,叫他备办满汉全席一桌,比登天揽月还难。衙内有人劝吴永弃官逃避,硬着头皮置办,也捞不到一个“好”来,一旦圣上怪罪下来,岂不自讨罪遭。经过再三思量,吴永力排众议,认为自己吃朝廷俸禄,天子遇难不能逃避,是祸是福,听天由命。

岔道离怀来所属的榆林堡，仅仅 25 里，由榆林堡到怀来，又是一个 25 里，预计 17 日銮驾必当启蹕。第一站就是榆林堡，向来大差过境，都在榆林堡迎驾，给皇上预备茶点打尖。

吴永准备星夜出城去榆林堡迎驾，但是，当夜没能成行。怀来县城中男女老少多数习练拳法，四座城门门洞已经被义和团拳民封死，并有坛主率领拳民把守，没有坛主的许可，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吴永带领三名兵勇来到城门口，义和团坛主问：“出城干什么去？”

“去榆林堡接皇太后、皇上圣驾。”

“他们也配称什么皇太后、皇上？没有见到洋毛子就出逃，什么鸟……”

“皇上巡幸，怎么能说是出逃呢？”

“你这个二毛子，我宰了你。”

面对这个态度强硬的坛主，吴永只得暂时回到衙内。第二天清晨，吴永率马勇 8 人，来到西门闯关，对坛主说：“今天除非杀了我，不然我一定去迎圣驾。你们也别忘了，咱们都是大清朝廷的臣民。”

没等守门坛主反应过来，吴永率领马勇，快马加鞭冲出西门，向榆林堡飞奔而去。忽然间，大雨滂沱，雨水连天。吴永想起一句民间熟语“虎行风，龙行雨”，天子出行，果真下起瓢泼大雨，实在灵验。

吴永冒着倾盆大雨赶到榆林堡驿所，找到一名管驿人。吴永命管驿人和随从人员为两宫准备粥饭。大约过一个时辰，雨停了，粥熬好了。前面过来一乘驮轿，轿前有前导一骑。前骑高声问道：“来人可是怀来县吗？”

“是。”

“这是军机赵大人。”前骑指着驮轿说。

赵大人撩开轿帘问：“怀来县，准备好馆舍没有？”

“回禀大人，馆舍预备好了，怕不能令圣上满意。”

蓦然，善耆也乘马赶到，在马上说：“吴永，皇太后乘延庆州肩舆，随后驮轿 4 乘，皇上和伦贝子共一乘，再后是皇后，再次是大阿哥，再次是总管太监李莲英，各坐一乘。接驾报名时，等肩轿和第一乘驮轿过后，你就可以起立，不用再跪了。”

善耆和吴永是旧知故识，善耆说：“洋兵打入京城，势不能不走避。两宫已经饥寒两个日夜了，你务必设法让两宫暂得安歇，能吃上一顿



饱饭。御驾随后就到。”

二人寒暄几句，导骑已经到了跟前。前骑传呼：“御驾到。”4人抬蓝呢大轿到，吴永跪唱：“怀来县知县，臣吴永跪接皇太后圣驾。”跟着是一驮轿到，见其中对坐二人，知县又高唱：“怀来县知县，臣吴永跪接皇上圣驾。”

在泥水中跪拜报名完毕后，圣驾进入驿馆。吴永呆呆地坐在门外上马石墩上候命。

李莲英急促走出门外，傲然大声呼叫：“谁是怀来县知县？太后叫起，随我来。”吴永跟着太监进入院中，到正房门外，跪拜奏报，听到太后“进来吧”的口谕，吴永进入正房，只见慈禧太后布衣椎髻，端坐在右椅上。

吴永免冠叩首，跪报履历。

太后问：“这儿离县城多远？”

“25里。”

“备办好吃食了吗？”

“已经备好。”

“好，有预备就好。”

慈禧太后说到这里，突然放声大哭，哭声凄楚，哀哀切切。太后一边哭，一边数叨：“老婆子和皇上连日走了百里开外，竟不见一个百姓，官吏也没影了。今儿个来到怀来县，你能不避风雨前来迎驾，可称得上是我大清朝的忠臣。没曾想大局坏到如此地步，你能不失礼数前来接驾。这是本朝江山气数没尽，大清还有救。”

善耆跪在一旁，心头感到壅塞，他真的不知道，是大清朝气数没尽，还是已经到了尽头。慈禧太后哭诉后，说：“善耆，你这两天也忒累了，下去歇息吧。”

没等善耆站起，老佛爷又哭诉起沿途的境遇：“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又冷又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不是找不到井，就是找不到汲器，再不然就是井里浮有死猫死狗，不得已，采秫秸秆，和皇上一同嚼，略得浆汁解渴。昨儿个夜里没有找到一处干净的住处，我和皇上坐在一条板凳上，背贴背坐了个通宵，早间寒气儿往汗毛孔里头钻，肚子呱呱叫，皇上已经两天没有正经吃食下肚了。你准备吃食了吗？”

慈禧太后真是饿怕了，反复追问准备吃食没有。

“早已备下，有小米粥一锅。”吴永回答。

“有小米粥，好哇，好哇！快上来，快上来！哎呀，有粥喝，真真是万幸！好极了！”

接着，慈禧太后说：“莲英，快引见吴永叩见皇上。”

皇上正站立在近左的空椅旁，什么也没说，任凭吴永依式跪拜。

太后说：“今几个都累了，你们下去歇息吧。”

善耆和吴永退下之后，立即把小米粥献上，还上了一碟小咸菜。过一会儿，大太监李莲英出来，跷着大拇指，和颜悦色对善耆说：“老佛爷忒高兴！小米粥真叫棒！又甜又香！”接着又说：“老佛爷想吃鸡蛋，能办来吗？”

善耆对吴永说：“去想法子备办几个。”

吴永亲自带人，挨家挨户去讨，讨到五个鸡蛋，煮熟捧着交给太监呈进。一转身工夫，李莲英又出来，对善耆说：“老佛爷很受用，呈进五个蛋，一口气儿吃了仨，剩下两个，赏给了万岁爷。别人连味儿也没闻到。”

几分钟后，慈禧太后慢悠悠地走出来，对李莲英说：“这次出宫忒急，没有带衣裳出来，能不能设法备办几件？能暖体就行啦，格格们也没有带换洗的衣裳，女孩儿家没有更换的衣裳怎么能行？”

李莲英传太后口谕给善耆，善耆叫吴永抄近路飞驰回县备办衣物，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反正满洲的衣饰可以男女通用。

两宫在榆林堡吃饱了，喝足了，太监传呼起驾。吴永在门外报名跪送，然后骑马赶回县城，传谕：“城内居民，一律在门外摆设香案跪迎圣驾。”

銮驾到达怀来行营，两宫先后降舆入内。吴永返回衙内，翻箱倒柜，挑拣衣服，归拢一大包，跑到行营宫内献上。太后和皇上更换了所进服饰，多少提升了一点点威仪来。

善耆告诉吴永，除延庆州所列人员外，还有博公、定公、工部侍郎溥兴及各部司员数人已经赶到。傍晚，随扈官兵，陆续到县。千乘万骑，贵要云集，巴掌大的山旮旯怀来，被填塞得满满登登，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

天黑前，大军机王文韶赶到怀来，有气无力地对善耆说：“累呀累，饿呀饿，有吃的快让人拿来，吃了好好睡一觉，不拘何地，但有一张床就够了。”



善耆叫吴永赶紧给大军机备办吃食。厨师送来一大盘青菜，凑合几样泡菜和一竹篮米饭。王中堂和他的儿子把菜饭全部扫光。饭后父子二人挤在一张床上躺倒便睡，可见是饿极了，累极了。善耆对身边人说：“不要管他们，让他们睡个够，等明儿个睡醒了，再奏报两宫。”

8月18日，王文韶奏报太后和皇上，他带来了军机大臣印信，朝廷可以办公了。王中堂还奏报了洋人打进京城之后掠夺烧杀的情景。老佛爷听后又是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嚎啕一阵。善耆遇到这种场面总是设法回避，他讨厌眼泪，更讨厌哀号。

两天来，宫门传呼频繁，善耆得不到片刻喘息，整日疲于奔命。城内和院内的道路，都是由鹅卵石铺就，善耆的脚指头已经被磨得充血，忍着疼痛勉强走路。

随扈军士数千人，日需供给粮食、蔬菜，数量极大。多亏吴永办事周密，使两宫得以温饱，也省去善耆许多烦恼。两宫在怀来滞留，还有徘徊观望之意，就近可多得些京都消息，或交涉得当，也许可以中道折回京城。

然而，得到的全是坏消息。紫禁城已经陷落，民众惨遭涂炭，义和团设过坛的房屋全部被烧毁。日军从户部抢走300万两银子后，立即烧掉银库，毁掉罪证。各国侵略者还在使馆公开拍卖抢劫的物资，然后按官阶分赃。

王文韶还说，八国联军要求惩办元凶的打算并没有改变，大意不得，必须继续前行，逃往西安的计划不能改变。为避免遭遇不测，慈禧降旨继续赶路前行。

在离开怀来县之前，太后召见了庆亲王奕劻和肃亲王善耆。慈禧说：“洋人早晚要和我们议和，奕劻就留在怀来候命，时机成熟及早返回京城。善耆继续随驾前行。”

听到太后起辇的旨意，怀来署衙上下个个高呼：老佛爷圣明。怀来偏僻小镇，担当不起迎驾的大差。食物供应只能保障一两天，到第三天就会捉襟见肘，露出尴尬。前天乡民进城卖菜，大筐小箩，琳琅街市。过了一天，菜市骤然萧条，农民没有蔬菜可卖了。

善耆体贴吴永的难处，他说：“如此小县，安能担当万乘供应。吴永百般支应，八面张罗，实在难为他了。大驾一刻在境，他的心里那根弦

就不会松下来。”

傍晚，军机处传旨：“奉上谕，吴永着办理前路粮台。”接到上谕后，吴知县立即前去拜见肃王爷善耆，请肃王爷设法为他辞卸粮台重任。

善耆说：“怎么？不想做这份苦差事？这是上旨，我能有什么办法？”其实吴永不是不愿意办这份苦差，而是担心以一个小县令之力如何能担当起来？

两宫离开怀来县城，宣化镇何乘鳌带着马队，前来迎驾。在宣化镇打尖过后，圣驾继续挪动20里到达沙城驻蹕。沙城仍然是怀来辖区，吴永已经提前派人置备迎驾事宜，以宏伟宽敞的东大寺为行宫。

整日劳顿令善耆疲惫不堪。两宫驻蹕事宜安排停当后，善耆急忙回东大寺的侧殿，抽空小憩片刻。吴永躲在东大寺后山上一座破败的庙堂里，却没有得到片刻清闲。

新赶到的京官，纷纷向他索要供应、车辆、马匹。又有武卫左军多人，围在吴永身边，索要粮饷，众人高喊：“你是粮台，你就该供给军需，不能任意推诿。”众口一词，举枪扬刀，气势汹汹。

怒不可遏的吴永，挺身而起，眼中含着泪花，说道：“你们都是吃朝廷厚饷的人。洋兵一到，没有一人出来抵抗，致使圣驾蒙尘，颠沛到这个山庄。你们吼什么？我不过刚刚受命粮台一天，我口袋里又没装着粮饷。我惟有孑然一身，要命有一条，饷银分文没有，要杀要剐，你们随便。”

吐出满腹的愤懑，吴永觉得痛快多了，不觉席地而坐，闭目放声痛哭。哭了一阵，睁眼一看，不知什么时候，众人散尽，不见一人。

善耆说：“吴永身无一文，手无一兵，闭目一哭，无人能敌。这是兵书上没有的退兵良策。大本事，大本事！”

虽然暂时躲过一场麻烦，但是吴永知道，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不能靠眼泪鼻涕解除缠扰，下决心面见皇太后和皇上，奏明实情。

吴永匆匆来到东大寺行宫，没有通过肃王善耆，请求太监直接通报两宫有要事面奏。

李莲英自角门出，领吴永入内。太后站在佛殿正廊，皇上立于偏左。吴永跪拜：“蒙恩派臣为行在前路粮台，本应竭尽犬马之劳，惟臣官仅一七品知县，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饷，于体制诸多不便。现有甘肃藩司





岑春煊，率领马步旗营，随驾前行。该藩司官职较高，向各省行文催饷，系属平行，可否降谕旨，派岑春煊督办粮台？臣请改作会办，所有行宫一切事务，臣即可专力伺候，不致有误要差。”

太后沉思良久，说：“你这个主意可行，明儿个就下旨意。”

吴永见难题解决了，不禁感激流涕。善耆最恨鼻涕眼泪，暗暗叹到：“眼泪能感动皇太后，却救不了大清朝廷！”

两宫在宣化连住四天，观察联军各国政府的对华态度，等待议和消息，然而却没等到想要的结果。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前，各国在“保护使馆”的幌子下暂时勾结在一起。联军占领北京后，列强之间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纷争都凸现出来。这些黑心大盗面对中国这块肥肉都想咬一口，但是贼心所求不同。各国之间围绕先撤兵后议和还是先议和后撤兵展开争论的同时，各自挑选在华代理人，想多占一点在华权益。

驻蹕宣化期间，虽然没有等到慈禧太后所希望的消息，但是，慈禧太后也没闲着，政务还是要办的。譬如，令军机处继续发行朝报，宣布乘舆所在，使国人知道两宫行止；命载澜公爷从速返回怀来县；催促留守在怀来的庆亲王奕劻从速回京和李鸿章共同办理议和。

从阳高出发到聚乐堡，沿途一片荒凉，大地流淌着悲愁。眼前所见和新近传来的消息没有一件是慈禧太后想听的。善耆奏报皇太后，连日来乡民报告，各方溃兵，到处掳掠骡马，搜刮财物，屡禁不止，闹得鸡犬不宁。听过奏报，慈禧咬牙切齿地说：“这些东西实在可恶，我在途中已经吩咐过马玉昆，要他开杀戒，在居庸关杀了百十号人。现在，我再再说一遍，叫军机处下个告示，见有兵士抢掠，不问属于那个兵营的，都可以就地问斩。”

9月8日，恰逢农历中秋佳节。在皇上的行宫，忻州贡院里，惨淡的月色铺满大地。善耆奉上的月饼并没有给光绪带来一丝喜悦，圣颜依然与月颜一样苍白。跪安之后，善耆回到自己的临时府邸，举头遥望夜空，思念起病中的老母和家人。

次日銮舆到达太原，以抚署为行宫。行宫内的一切陈设器物，都是嘉庆年间置办的，以备当年皇上巡幸御用。打开藩库，库存器物灿烂如新，府衙上下无比欣慰。

9月11日,慈禧太后大清早就让李莲英宣善耆觐见。有早起习惯的善耆应声入宫,跪在慈禧面前。慈禧温言悦色、慢条斯理地对善耆说:“善耆,咱们娘们平安到了太原府。你看,这屋子的器物,祖宗100年前就给咱们备下了,这是祖宗的造化,也是天意。我看以后的路程就好走了。我们离开大内也快一个月了,一路上多亏你跑前跑后,为朝廷立了大功。你下去备办一下,起程回京城去,和李鸿章、奕劻一起处理政务,想法子办好议和这件大事儿。路上处处要多加小心,多带几名兵勇,大意不得。听说肃王府已经叫义和团给烧了。不要紧,别心疼,将来重修,修个更大更好的。你还年轻,好日子在后头呐。”

善耆奉旨返京,会同奕劻和李鸿章办理日常政务,于国于家都是好事,对家中病榻上老母的思念,时时在叩击善耆的心。善耆袭封肃亲王已经两年多了,没有当过一天舒心王爷,眼看着祖宗的基业日渐衰微,但是他雄心不已,壮志未泯,他决心扶起即将倾倒的大厦。

善耆想到太后老佛爷已经是65岁的人了,经过一番折腾,明显苍老了。皇上已经是29岁的人了,可他还像个孩子。皇上每天萎靡不振,闲暇时候坐地上和太监玩耍,毫无天子的威仪。宫监们对于皇上,根本不在意,皇上不过是老太后的傀儡。皇上是无奈还是韬光养晦?祖宗的基业是否还能延续?由谁延续?怎么延续?

太后的专横跋扈,皇上的懦弱无为,朝廷的腐败无能,洋人的恃强凌弱,肃王府的瓦砾尘埃,种种画面不停地在善耆的大脑里闪现,把善耆的心海搅得污浪秽涛翻滚不息。

善耆心中怀着万般急切和种种忧烦告别了皇太后和皇上,只带十几名兵勇随从,踏上回京的路程。

#### 第四节 凄风冷雨归京城

善耆冒着凄风冷雨回到了京城,他目睹了外国强盗们的暴行,中华古老辉煌的文明正在被洗劫,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以及大量经史子集等珍本图书被装船运往国外,善耆的心在流血,眼在流泪。

善耆病倒了。心灵的病痛把他击垮了。善耆带着病痛拜访了庆亲



王奕劻。奕劻对善耆说：“洋人对议和代表挺客气，给你办个证件，行动方便。但是，你多提防着点儿，防止意外。有消息说，八国联军统帅一到，议和立马开始，再等十天半月的光景，议和就会正式启动。”

奕劻压根儿就不怎么看重肃亲王，觉得善耆年轻没经验，而且做事太古板守旧，不讲变通，也不会变通，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奕劻认为，把事情办“通”了，必须善于“变”，要不断地变换手法，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变都可以。慈禧就很欣赏奕劻善于“变通”的能耐，一直让他在总理衙门当差。

善耆缺的就是“变通”的本事，好认“死理儿”，没有活泛劲儿。奕劻觉得奇怪，太后怎么让善耆回来协办议和？派回来一个聋子的耳朵！没有什么用场！奕劻对善耆说：“我看你病得不轻，先回家休息，把身体养好，再出来办差，议和的事情用不着担心，洋人只能和我们议和，别无选择。”

善耆从庆亲王的话语中可以听出，没有善耆，奕劻和李鸿章可以把议和事情办妥当。善耆“就坡下驴”，回家闭门养病，不再染指议和的事情。

善耆的自尊，驱使他把家搬迁到了京西斋堂冷格庄三世肃亲王丹臻阴宅内，把丹臻陵园作为临时府邸。丹臻陵园内有东西班房和东西朝房共24间，可供家人居住，仆人挤在临时搭建的蒙古包里。

陵园的后山上长满了郁郁葱葱、高耸入云的苍松。丹臻亲王就安葬在前后山之间。南山的前面是不舍昼夜、川流不息的永定河，依山修建一条有一百零八级石阶的天路，通往山下渡口，使陵园显得格外雄伟壮观。

善耆把家搬到冷格庄，远离令他感到羞惭的都城，不是为了同先祖做伴，也不仅仅是为了保持王爷的尊严，图的是一个清净，想在这静雅的环境里，修复自己身心的损伤。

善耆的小病真的变成了大病。善耆的脚指甲全部脱落，四肢无力，总是冒虚汗，头晕目眩。京城的贵胄们都知道善耆病了，但没有人知道善耆得的是心病。

病中的善耆多次跪在先祖灵位前追悔哀叹：“朝廷遭此灾难，受八国联军凌辱，纯系满洲族人自作自受。这次打击可算为努尔哈赤子孙

敲起了绝好的警钟！孽子孽孙们应该觉醒了把？该停止贪腐了吧？”

自从和洋人开战，不断遭到外敌的凌辱，善耆责难过洋毛子，但没有指责过汉官。他不断地嗔怪爱新觉罗的子孙腐败堕落，忘掉了祖宗留下的高尚传统。千错万错，都是满洲族人的错。如果当年的满洲族人像时下这副懒散的模样，怎么能在顺治元年入主中原？

每念及大清当今的惨状，善耆感到无地自容，肝肠欲断，怒气难平。但是，他觉得大清朝廷气数未尽，还有救，只要满洲族人猛醒，江山依旧不会坍塌。当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唤醒族人，革面图新，奋起自救。在他疗养期间，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元帅抵达大沽口，经天津进入北京。

1900年12月24日，除了参加武装侵略中国的俄、英、美、日、德、法、意、奥8个国家以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向清政府共同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声称这些条件“无可更改”，等同向大清政府下了最后通牒。

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急忙电告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见“议和大纲十二条”里头没有把她当作为“战争元凶”加以惩办，如获大赦，火急火燎地“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清政府通知11国政府代表，“议和大纲十二条”一概照允。

1900年年底，京城连续下了几场雪，京西的雪下得格外大，漫山遍野一片素白，这是多年没见过的大雪。冷格庄实在太冷，难怪它叫冷格庄。几场大雪，把冷格庄点缀得十分冷峻，山前的河水已经结成厚厚的坚冰，那坚冰也怕冷，被冻得嘎巴嘎巴地响，也许它被冻得心寒才这样高叫。

雪后，善耆回到了东交民巷肃王府，作为日本占领军的客人，受到了礼遇。柴五郎中佐多次向善耆行90度的鞠躬礼和举手礼，感谢亲王在日军危难时刻伸出援助之手，使得日军免遭灭顶之灾。

善耆是个聪明人，没有和日本人谈王府的事情，仅仅对日军为保护善耆父王的灵柩尽了最大的努力，表示感谢。面对肃王府的残垣断壁，善耆欲哭无泪，欲说无言。他挺直腰板站着，显出王爷的气概。王府已经没有善耆和他的家人站脚的地方，甚至王府的归属已经成了悬疑问题，肃王府可能被划入外国使馆区。大清王爷善耆已经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 第五节 不会贪污的官不是“好官”

034



浮华与苍凉  
红色王子爱新觉罗·宪东的家族往事

经过两个多月的身心疗养，善耆被任命为崇文门税务衙门监督。崇文门税务衙门是个日进斗金的政府机构。谁担任税务衙门的监督，谁就能一夜暴富。这个肥差是许多王公大臣梦寐以求的官职。善耆的前任奕劻和他的后任那桐都在崇文门税务衙门任上发了横财。

这份美差，是慈禧对善耆坚贞不渝、忠于朝廷的“族臣心”的表彰，奖赏他随扈有功，让他发一笔令人垂涎的大财，当然也包含着收买善耆的意思。

而善耆真的是“故里归来魂甫定，翩然又动昔年思”，他带着心中的阵阵酸痛开始为朝廷办差，忘我地为保住祖宗的基业效力，根本不把钱财那些身外之物放在眼里。

崇文门税务衙门是负责对进入北京的商品征税的机构，当时对酒、烟、茶、油、布匹以及宝石等奢侈品都要课税。崇文门税务衙门，就是北京税务总局，下设 23 个地方税务分局，卢沟桥、长辛店、南口都设有税务衙门。

税务衙门的官吏，不拿朝廷俸禄，朝廷允许每年由税银中提 12 万两归税务官员留用。税务官吏还可以为业主代办报关手续收取佣金，从逃税商品中捞取贿赂那是平常事，不接受贿赂才不正常。

朝廷也不断嚷嚷着叫官员们自律，可官员们不自律也没有人追究，实际上是纵容腐败。贪腐是大清朝廷及各级官吏罹患的、不可救药的绝症。

善耆不识“好歹”，不领慈禧这份儿情，没有陷入贪污腐败的泥淖，却把取得这一差事用作革故鼎新的机遇。善耆实在是辜负了太后老佛爷的一片真情！善耆走马上任后，提倡廉洁奉公，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法规条令，明令禁止下属官吏仗势欺人，强行加税，禁止索贿及私吞税款，并将知法犯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玩忽职守、故意犯禁的官吏拿办，一切照章办理，决不姑息养奸。

善耆采取的变革措施，一扫种种腐败弊端，得到了京城内外大小守法业主们的赞扬，一些正直人士反映，大清的官吏都能像善耆那样干干净地办差，大清朝廷定会中兴崛起。

善耆手下一些吃惯了贿赂的官员，却抱怨这位年轻的王爷不食人间烟火、小气、不通人情。他们甚至预言，像善耆这种干法，肯定“兔子尾巴，长不了”，不被参掉才是怪事。

那些偷税漏税、行贿受贿、走私贩毒的不法分子，被善耆严厉整治京城税务的举措，吓得胆战心惊，同时加紧活动，设法把善耆拉下马。世上所有的猴子身上都长毛，突然冒出一个身上没有毛的猴子，它的命运注定是被众猴子掐死。

善耆的廉政之举引起了贪官污吏们的不满和朝廷部分重臣的妒嫉，他们说善耆“轻佻、喜功”。有位王爷说，善耆想爬上正一品，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野心家，对他要多加提防。

有个来自权势集团的大烟贩子，请人给善耆送信：只要善耆让他的属下，睁只眼闭只眼，愿意出大价钱孝敬他，包括给善耆修王府，给老肃王修陵寝。同时也劝告善耆，大家互相给个方便，对谁都有好处。如果善耆不给面子，也未必就做不成生意，但善耆也许会吃点亏。

这件事儿提醒善耆，税务衙门要把缉毒、禁烟摆在自己工作的重要位置上。经过深入查访，善耆终于找到了烟贩子的蛛丝马迹，他的属下丁士源确认，大太监李莲英在暗中组织贩运烟土。

善耆本想把这个大案奏报朝廷，但是他不愿意给老佛爷添乱，讨个没趣。因为这时候（1901年2月），慈禧正在根据列强的要求降旨惩办参加反洋教的王公大臣：赐载勋自尽；载漪、载澜发配新疆，永远监禁；毓贤即行正法；刚毅革职；董福祥革职降调；英年革职，斩监候；徐桐、李秉衡革职，撤销恤典。

看到几位曾经和自己一起随扈西行的人，竟落到如此田地，下场如此悲惨，善耆的心一时也好像落入冰冷的冰窖里。朝廷的事情让善耆愤慨，但是他挽救大清江山于腐烂的决心依然。

善耆很快从孤寂、愤慨的阴影中走出，下令对于大案和要案一定一查到底，不管查到谁，哪怕是天王老子也要查。善耆腰杆子就是硬，因为他无私，他能身体力行，滴水不沾。他常常以没有干一件对不起祖宗的事情而自豪，他是朝廷内外公认的清官。

有善耆撑腰，好较真儿的丁士源，表现出他和腐败势不两立的气派，勇敢地捅了马蜂窝，把李莲英的大烟没收了。此案当年曾经震慑京



城内外。有人说，各行各业都出个肃亲王，国家自然就得救了。有人说，等着瞧吧，善耆早晚要倒霉，李莲英一定下毒手整治他，太后老佛爷不会护着肃王。预言家说：“不出一年，肃王准保被拉下马。”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控制了清政府，中国彻底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10月2日，慈禧再次下达懿旨，表示“变法自强”的决心，在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推动下，晚清“新政”开始启动。

10月6日，慈禧一行由西安启程返回北京。在返京途中，在开封发布懿旨：撤去溥儒大阿哥封号，令其立即出宫。

1902年1月8日，慈禧回到北京。慈禧以女元首的身份会见各国驻华使节，她第一次撤掉挂在面前的帘子，露出了她那饱经风霜的老脸，热情地接见各国外交使节。

慈禧为表彰善耆的扈从有功，赏戴三眼花翎，但是却免去了善耆的崇文门税务衙门监督的职务，补正白旗侍卫内大臣。

善耆离开崇文门税务衙门后，朝中有人要拿办丁士源。善耆闻讯立即送丁士源到英国留学，使丁士源躲过了一劫。从此，丁士源成了肃亲王的亲信，得到肃亲王亲属的待遇，后来宪东兄弟们都尊称丁士源为丁大哥。

被调离崇文门税务衙门，是善耆意料中的事情。中兴大清的渴望依然在善耆胸中燃烧，而且越烧越旺，他没有感到失落。善耆怀抱着更大的期待，相信报效朝廷的新机遇一定会出现。

## 第六节 善耆的悲愤与哀叹

在庚子年冬日，善耆随扈西行，半途归来。归后，在冷格庄写下了八首诗，名为《庚子冬日感事八首》（用少陵秋兴韵）。宪东生前多次和我切磋这八首诗，我们不是为了赏析这八首诗的艺术价值，而是探究诗中蕴涵着诗人的真实情感。

宪东认为这八首诗真实地反映了善耆伴驾出逃，归来后椎心泣血的感受，是研究善耆思想的重要史料，是把握善耆当时情感脉络的重

要线索,是善耆研究者不可不读的诗篇。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诗可以言志,可以抒怀,可以情理交融地反射诗人的内心冲动。善耆是个文化人,当他看到北京遭到八国联军破坏的残败景象,诗人心中的忧伤之重、激愤之深、块垒之大,前所未有。

现在,让我们和读者共同走到善耆的心房窗下,聆听他心灵的呻吟。善耆的《庚子冬日感事八首》中的第一首:

雪虐风饕逼上林,帝城景色太萧森。  
整军数载空防海,运甓何人解惜阴。  
关塞征衣游子泪,河山牧圉族臣心。  
招魂欲向巫咸说,八月忻州月下砧。

“雪虐风饕逼上林,帝城景色太萧森”,自然是被占领的北京的写照,但现实肯定不是“萧森”二字所能概括的,现实要严酷得多。诗人想到多年来,整军修武、购买军舰、建造海军,都已经成为一场空。然而,他们毕竟付出了许多心血,没有虚度时光。征战边塞的游子流淌着泪水,族臣们虔诚地守卫着家国河山。诗人告诉我们,他打算请巫咸(商王的大臣、占星家)为先烈们招魂,銮舆转眼到了忻州,听到月下河边妇女捶打衣服的声音,心中充满了悲愁。请读者注意诗中“族臣”二个字,善耆似乎没有和民族大家庭融合,他认为守护大清山河的只有“族臣”,只有“族臣”热爱大清国。

第二首是:

銮舆渐进玉钩斜,异地何堪换岁华。  
魏绛已闻持使节,张骞终见泛星槎。  
满城艳曲军中乐,一片商音塞上笳。  
穷巷悄然车马绝,南邻日日伴梅花。

出逃的銮舆继续在月色中蹉行,在离开京城的日子,身处异地的孤寂,心中充满忧伤。议和行动已经开始,“魏绛”拿到了使节,“张骞”终于见到了可以遨游星汉的“泛星槎”。在这里,善耆为朝廷无耻的卖国贼涂脂抹粉,也





为自己“画饼”。大清国在苟延残喘的时候，朝廷里哪有什么“魏绛”和“张騫”？军旅中不断传出颓靡之音、淫乱之声，丝毫不把国家兴亡放在心上，引起善耆的强烈不满和忧伤。在僻静的穷巷里，还有和梅花相伴的邻居。也许善耆也想做一个或者自诩做一个居陋巷伴梅花的高洁之士吧。

第三首是：

夕阴才过又朝晖，百望烽烟接翠微。  
 绣陌铜牛仍向北，瑶池青鸟莫西飞。  
 挥戈退日情犹壮，击楫临江愿竟违。  
 鸿雁嗷嗷霜雪里，羡他逐队鹤鹅肥。

夕阳西下，翌日又迎来一个朝晖。烽烟笼罩着北国大地，锦绣江山依然挺立着（绣陌铜牛仍向北）。善耆当然不想西行。他乞愿王母的青鸟不要西飞。决意力挽危局的豪情满怀，但现实正向逆向发展。仰望长空，善耆愿自己变作一只大雁，在霜雪蓝天里翱翔。他对伴驾队伍中那些脑满肠肥的“鹤鹅”，表示由衷的厌恶。

第四首是：

攒三聚四似争棋，黑白难分太可悲。  
 短褐芒鞋扶辇日，瘦童羸马渡关时。  
 已拼蔓草吟秋鹤，何幸黄华赋载驰。  
 故里归来魂甫定，翩然又动昔年思。

在这首诗里，善耆痛心疾首，表白自己的忠心。多么可悲啊！那些是非不辨、黑白不分的家伙，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好像在清闲对弈。多么艰辛啊！“短褐芒鞋”的善耆，一路上“瘦童羸马”，“扶辇”伴驾前行。忠心耿耿，劝说朝廷任用贤人。回到故里，惊魂甫定，痴心不改，往日的志向翩然涌上心头。他的“昔年思”就是他已故父王留下的遗言：保住祖宗创建的基业，保住大清的江山。

第五首是：

净业湖连万寿山，离官帐殿此中闲。

晨钟暮鼓谁能悟，玉宇琼楼夜不关。  
杨柳楼头飘翠带，芙蓉池上图红颜。  
十年旧事休回首，我亦曾随执戟班。

善耆不愿意回想 10 年前的旧事，他也在“执戟班”里当差作护卫。诗人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腐败朝廷的醉生梦死的生活。那时节，在从净业湖到万寿山宽广、宏伟的离宫里，宫内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晨钟暮鼓、玉宇琼楼的彻夜灯火辉煌中，浑浑噩噩度日。芙蓉池旁画着美女佳丽，烟花楼里流光溢彩，花天酒地令人迷醉丧魂。那里没有人去领悟生命的意义。

第六首是：

客来何事尽科头，更把光阴付奕秋。  
仰屋司空仍画诺，饮醇宰相太无愁。  
闭门偃息同龟鹤，谋国闲身似鹭鸥。  
玉敦珠盘盟定日，依然冠盖耀皇州。

诗人抨击完了朝廷，接着把批判矛头指向朝中的重臣。他对谋国的宰相和他身边的重臣破口大骂。他愤怒地指出：出进相府的都是些逗笑的平庸之辈，虚抛大好时光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身处逆境如同楚囚，照旧点卯画诺，关起门来饮酒作乐。闭目养神好似龟鹤，一身闲适恰如鹭鸥。只要议和能够签订，到时候他们的官爵依旧，他们依旧是大清国最耀眼的明星。

第七首是：

庸奴佗父复何功，超擢仍登九列中。  
小草有根终出土，断云无主且随风。  
谁怜国事乌头白，自诩官阶鹤头红。  
毕竟庸庸多厚福，不须思作富家翁。

诗人继续抨击时弊，他指出那些昏聩的奴才，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可谈，却身居朝廷高位，擢升为重臣之列。善耆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找到了答案：小草总有一天会出土，因为它有根基。断云肯定会随



风消散，因为它没有主子。没有人怜悯那些为国家累得黑发变成了白发的人，人们看到的是位高权重者在炫耀自己。得“厚福”者都是些平庸之辈，所以无须考虑去当什么富翁。善耆的心愿是，做一个安贫乐道的人。

第八首是：

西望长安路迢迢，连天枯草雪盈陂。  
 覆巢幸得留完卵，绳木安能养别枝。  
 郑困三钟犹可铸，周衰九鼎谁轻移。  
 寸心青史他年事，麟阁何人绩可垂。

诗人西望委蛇长安路，连天枯草雪满陂，自然心中会倍感凄凉。然而大清国居然能保存下来，“覆巢留完卵”实在是可庆幸的事情。善耆还保持着自己的自尊和骄傲，宣称把挺直的大树嫁接到低矮扭曲的劣等树上绝对不可能。“强楚”不允许“郑国”造武器，只准制作响器（“三钟”）。善耆认为可以接受，可以妥协，但是他同时也坚信，要毁掉泱泱九州是不可能的。他坚信大清国不会灭亡。最后，善耆宣言，一个人会不会永垂青史，那是后人决定的事情，谁人能入“麒麟阁”，那要根据历史功绩来裁定。言下之意，不必冗赘。

善耆以《庚子冬日感事八首》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那颗忠贞的满洲“族臣心”，他下定决心要为大清朝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名列麒麟阁，享受功臣的美誉。善耆似乎很有进入“麒麟阁”的信心。

读过善耆的八首诗，感到善耆确实想为保住祖宗的江山赴汤蹈火，确实是大清王朝忠贞不贰的良臣，而且自信大清中兴的大任非他莫属。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覘文辄见其心”（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刘勰指出，欣赏一首诗，一是“入情”，“见其心”；二是“沿波讨源”，把幽隐的东西读出来。作者的创作，因“情动而辞发”，在“情动”中含有作者的“志”。但是作者的情志，往往不一定在诗里明白说出来，就是刘勰所说的“波”和“幽”。如果用刘勰提出的标准来评价善耆的诗，我们会感到他的作品好像缺少了点“波”和“幽”，似乎直白了点儿。

第三章

善耆和川岛浪速的末世之交



狡诈诡谲的川岛浪速,始终把追求维新图强的善耆当做日本侵华的工具,自视聪颖睿智的善耆,始终把川岛浪速当做中兴大清的依托。他们互相利用……

——爱新觉罗·宪东

第一节 总理大臣引见的日本能人

奕劻父子滥用权势,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声名狼藉,人们把庆王府称作权钱交易的“庆记公司”。论年龄奕劻比善耆年长 28 岁,论辈分奕劻比善耆长两辈。善耆平时很少和庆亲王奕劻交往,嫌他脏,但是由于公务的原因,有时候又不能不和奕劻接触。

道光年间,奕劻家族一支的爵位已经由亲王降至辅国将军。奕劻 13 岁袭封辅国将军,23 岁晋封贝勒,47 岁晋封庆郡王。慈禧太后 60 大寿的时候,晋封奕劻为庆亲王,获得“世袭罔替”铁帽子王的殊荣。那年奕劻 71 岁。授封奕劻铁帽子王爷爵号,是慈禧对他和醇亲王奕譞(溥仪的祖父)等人修建颐和园的奖赏。辛丑议和使慈禧摆脱了战争祸首的罪责,是奕劻政治生涯中最显赫的“功绩”,也让他再次受到慈禧的褒奖。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后改外务部)长达 27 年之久,有人赞誉奕劻为总理衙门的常青树。

善耆大病痊愈后,到庆王府拜见奕劻。奕劻告诉善耆:“日本人对你的印象颇佳,日本驻华公使武官柴五郎在外交场合多次提到你,



总是对你表示敬佩。特别是义和团攻打日本公使馆的时候，你向日本人伸出援助之手，日本人殊深难忘。”

善耆从奕劻那里得知，日本侵略军福岛部队率先占领了紫禁城的一部分。福岛安正命令翻译官川岛浪速到神武门外喊话，劝说守护紫禁城的护卫军官兵放下武器。川岛浪速劝降成功，日军兵不血刃拿下了紫禁城。奕劻认为八国联军里头也有好人，这位川岛浪速翻译官就是一个。多亏川岛浪速的劝说，紫禁城得以保持完好。日军派川岛浪速管理紫禁城，他领导有方，太监们称呼他“浪爷”。后来日军派他管理东城区治安，也是成效显著。可见川岛浪速不仅是个好人，而且是个能人。

奕劻对善耆说：“老佛爷要咱们办洋务和洋人打交道，咱们要多交几位洋人朋友。我建议你得闲的时候，去和川岛浪速见个面，接触一下，交个朋友。”善耆对于庆亲王奕劻的嘱咐，并没有特别在意。他不信任奕劻，也不信任奕劻介绍的人。善耆从侧面访听到，川岛浪速是个既无军职又无官职的大陆浪人。

根据善耆的粗浅理解，浪人就是浪迹江湖、没有道德、不负责任的无业游民，甚至可能是劣迹斑斑的流氓，是开妓院卖鸦片、从事下贱行当的无赖人群。至于大陆浪人嘛，无非是到中国大陆来讨生计的流浪人群。

可是，在外交圈子里，对川岛浪速的传说越来越多，而且多半都是夸赞川岛浪速如何如何的厚道仁义，这引起了善耆的好奇，他想去见识见识这位“浪爷”的庐山真面目。

一天，善耆庄重地出现在北京东四三条川岛浪速的官舍里，事先已经由柴五郎向川岛浪速通报过，川岛浪速已经做好迎接王爷大驾的准备。见到肃王爷驾到，川岛浪速向善耆毕恭毕敬地行了个90度鞠躬礼和单腿跪拜礼。川岛浪速借机显示自己是个地道的“中国通”，此外也表示对肃亲王的崇高敬意。

川岛浪速真的十分感动，他不过是一名浪人，能够幸会高贵的王爷实在是三生有幸。他联想到沈阳的昭陵（北陵），在那座宏伟巍峨的陵寝里长眠的就是眼前这位王爷的先祖，面对这样血统高贵的人，深感自惭形秽。

大清国地位显赫的肃亲王亲访川岛浪速的消息，很快在北京的日本人中间传播开来。川岛浪速的同乡好友福岛安正少将提醒川岛浪速，要尽快回访肃亲王善耆，和善耆做个朋友，这在平时是绝对高攀不上的。

川岛浪速开始为回访做认真的准备，向宫内人咨询了王府里的礼仪，准备了应对的言辞，并准备了中式服饰。在善耆访问东四三条之后的第六天拂晓，川岛浪速便起程前往善耆临时王府冷格庄进行回访。

从东四牌楼到冷格庄，乘坐马车也要大半天时间，川岛浪速从拂晓出发，到上午10点钟才赶到冷格庄山脚下，车停在路口，徒步爬上108级台阶，走到肃王临时官邸，向善耆的仆从递上名片，请求接见。

川岛浪速穿的是藏青色皮袍，头戴宽沿礼帽，足蹬高统皮靴，名片上印的是：日本国陆军第5师团翻译官川岛浪速。善耆接到门禁递上的名片，脱下便装，换上朝服正装，去会见在客厅里等候的川岛浪速。

二人相见，川岛浪速说明来意，他说：“鄙人代表山口素臣中将、福岛安正少将以及柴五郎中佐向亲王和亲王一家在东交民巷之役中所受到的惊吓表示慰问，对于日军没有能保护住王府免受损失做正式道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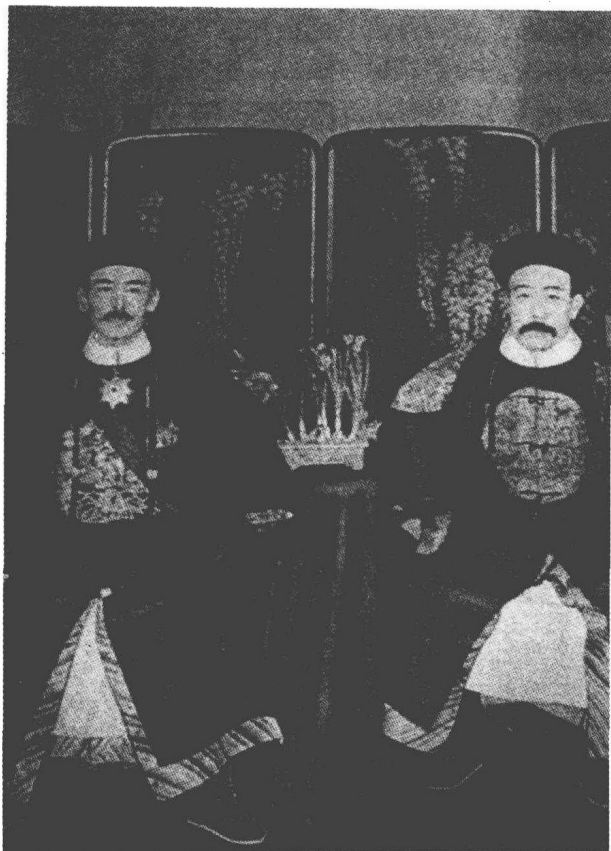
川岛浪速不失礼数，在善耆的带领下拜谒了善耆先祖的灵位，向丹臻的灵牌行跪拜大礼。川岛浪速的行礼姿势，把握得分毫不爽，无可挑剔，一看就是经过操练的。

礼毕，川岛浪速随善耆回到客厅，再次毕恭毕敬地对肃亲王说：“山口中将、福岛少将、柴五郎中佐和我个人向王爷道歉，我们日军没有能够保护好王府，请王爷宽宥。”

善耆说：“国家蒙受到这样大的耻辱，遭受到空前的打击，也可算为族人敲起绝好的警钟。这样大的惨痛教训，应该能唤起族人的觉醒。对大清国来说，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至于我个人和家庭的损失不能和朝廷的损失同日而语。”

“王爷现今竟然不得不暂住在先祖的阴宅里，而毫无怨言，实在令人敬佩。高风亮节，高风亮节！”

“哪里，哪里。什么高风亮节，本王不过是赖浩荡天恩之荫庇，能够苟延在世上，实在惭愧，惭愧！”



▲ 肃亲王善耆(右)与日本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左)合影(清朝廷曾封授川岛浪速四品客卿,1902年摄)

“王爷考虑的是国家安危的大事，因此，我斗胆向王爷进一言：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我们亚洲人不能等闲视之，要奋起反抗。日本、中国、朝鲜应该协和一致，结成一体，反抗白种人的扩张、掠夺和侵略。”

对于川岛浪速的这一番奇谈怪论，善耆一时竟无言以对。白人的行为是扩张、掠夺、侵略，难道日本人的占领就不是侵略？川岛浪速不过是日军里的一名翻译官，怎么发表起反抗白种人的高论来了？善耆倒想听听川岛浪速还有什么说辞。

川岛浪速说：“西方诸国仰仗着船坚炮利和先进技术，对东方人进行讹诈、掠夺、侵略。日本和中国无论哪国，单靠一己的力量实在难以对付，中国今日遭受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就是一个绝大的历史教训，应当汲取，不可虚抛。”

川岛浪速一语刺到了善耆的痛处，他应声说道：“国人确实到了该猛醒、自

强、奋起的时候了！国人必须愤发图强，洗雪国耻！”

川岛浪速毫不隐讳地直言：“依我之见，大清臣民的精神萎靡，是遭受不幸的根本原因。日本地少人多，也无力单独抗击白种人的入侵。如果日本刚毅的武士道精神和中国的地大物博的雄厚实力结合起来，肯定能抵挡白种人的侵略。日中两国将无敌于天下。”

川岛浪速把善耆的心绪打乱了，搅和得他心潮滚滚，首先他弄不清这位浪人到底是什么人？其次，他弄不清这个浪人想干什么？一个侵略军的翻译官居然唱起反侵略的歌谣，真是令人费解。

经过几次深谈，川岛浪速成了善耆府上的常客。川岛浪速经常给

善耆传递一些有关八国联军的情报,有些消息,经善耆考证相当准确。

在善耆面前川岛浪速表现得正直、忠诚、可靠,凡是善耆请川岛浪速办的事情,他都尽力照办。善耆开始相信奕劻的荐举,同时对浪人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在二人的相处中,川岛浪速始终保持着谦卑的低调姿态,谨言慎行,只谈亚洲人同心协力反抗白人的扩张,对其他事物不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此外,川岛浪速还不断地恭维善耆血统高贵、人格高尚。

川岛浪速似乎已经把肃亲王给征服了。他让善耆相信侵略军里有好人,浪人里也有好人,川岛浪速是一个信得过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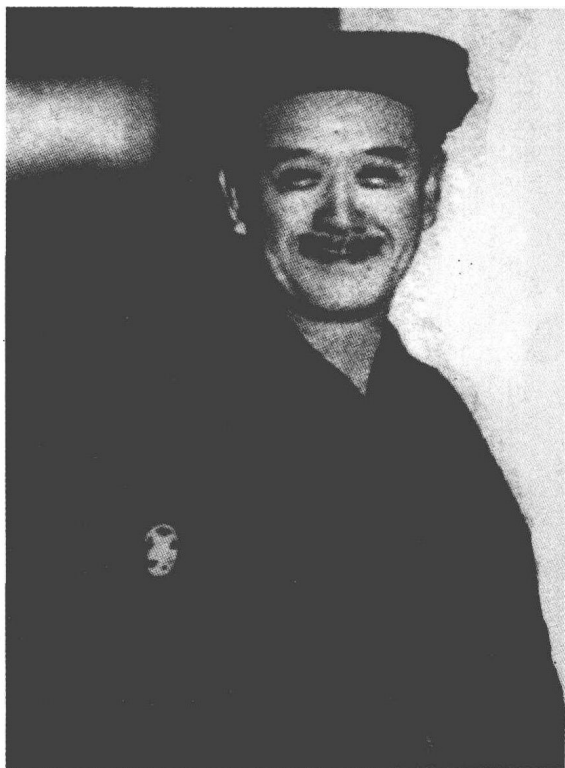
## 第二节 大陆浪人王的“志向”

松本藩(“藩”是大名的领地,亦称“藩国”)的奉行(官职)是一位名儒,名叫木泽鹤鸣(大书法家木泽樟南的弟弟)。他为人豁达开朗,不计小节,如闲云野鹤般悠悠自得,脑子里装的除了书道没有别的什么。

这位奉行经常忘了把印信佩在腰间。部下要他盖印信时,他总是说:“我的内人又忘了。”有一天,木泽鹤鸣去役所(衙门)上班,听说大手河洪水泛滥,他便坐在河边,呆呆地看了一整天,忘了上班。

下班的时候,有人拍拍他的肩膀说:“喂,奉行大人,今天你在忙什么?”他蓦然醒悟:“噢,我该去上班了。”拔腿就往役所跑,到了役所,役所大门紧闭,门卫告诉他“已经下班了”。回到家中,他便哼着小曲继续习字,忘记了吃饭。

木泽鹤鸣只有女儿,膝下无子。于是他收养了一个男孩,起名武太夫良胜,此人就



▲日本“大陆浪人王”川岛浪速(1902年摄)





是川岛浪速的祖父。武太夫良胜 36 岁便离世了，也没有留下子嗣，收养了稻垣家的二儿子稻垣谨一郎为养子，就是川岛浪速的父亲。

稻垣谨一郎改名为川岛良显，迎娶了渡边十郎的五女儿渡边荣子，她就是川岛浪速的母亲——川岛荣子。1865 年 12 月 6 日，松本城一整天都飘着鹅毛大雪，这是一场几十年未遇的大雪，积雪过膝。

12 月 7 日拂晓，风停了，雪止了。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俯瞰大地。在松本城北马场町，降生了一个男婴，就是后来的川岛浪速。那年，川岛良显 21 岁，川岛荣子 19 岁。

年轻貌美的川岛荣子说：“这小家伙倒挺秀气，就是骨骼细小，长大了怎么当武士？”川岛浪速 7 岁的时候，西邻有一位老先生开办一所村塾，把周边孩子聚集起来，教授汉语课程，先从孝经开始教授。川岛浪速的学业突出，同班孩子无人能比。但是川岛浪速体质羸弱，跟邻居孩子打架，屡战屡败。他开始和男孩子疏远，许多女孩子成了他童年的游戏伙伴。

川岛浪速 9 岁那年，父亲卖掉了松本的房产，全家迁居东京，住在本乡弓町一丁目的公卿华族豪宅里。父亲通过亲戚介绍，在茶水女子师范学校谋得一个庶务员职位，川岛浪速入茶水男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就学。

川岛浪速那时是个神经质的可怜虫，时常受到同学的欺负，有时竟然没有勇气迈进校门，同学中有一个叫西周毅平的小家伙，经常欺负他。川岛浪速放学回到家里，常常坐下来就哭。

妈妈责骂他：“又被学校里的孩子欺负了，真没骨气。这样能算个男人嘛？就知道哭，你不会有出息的。你若能出息，除非公鸡下蛋，公牛长翅膀飞上天。”

妈妈的责难刺痛了川岛浪速的弱小心灵，他下决心要做世上最伟大的事业，让妈妈看到她的儿子有出息。

“什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

“夺取天下就是世上最伟大的事业。”

川岛浪速决意夺取天下，但是他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他问自己：“川岛浪速，你的胆子这么小，怎么能称雄天下？”

川岛浪速开始训练自己的胆量，夜间跑到莽莽的森林里，有时裸

着身体站在林中瀑布下，让冰冷的瀑布把身体冲打得发红变紫。

有一年暑假，川岛浪速只身一人潜入没有人烟的幽谷里静坐，两天两夜没有进食，修炼自己的胆识和体肤。

川岛浪速渐渐从一个体弱胆小的孩童，变成一个野性的少年。他不仅勤学好问，而且好斗，经常和同学打架，总是率先出手，打得对手猝不及防。

读中学的时候，川岛浪速的数学成绩最好，特别酷爱几何学，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阅读课外读物上。川岛浪速课外学习涉猎十分广泛，他学习历史、地理、天文，读过许多有关历史上的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的传记。

川岛浪速悉心阅读了许多汉文古籍，如项羽传、高祖本记、荆轲传等。兵书是他研读的重点对象之一，《孙子兵法》、陆军部用的法兰西军事教科书等读物是他案头的常备书。

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寄宿期间，川岛浪速已经成为学校最会捣乱的学生之一，甚至可以制服高年级的学生，不可思议的是他没有被勒令退学。虽然好打架，但是学习成绩好，他的专业课——汉语课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到了18岁服兵役的年龄，川岛浪速不想去服兵役，虽然出身于武士家庭，但他不愿意受军人身份的约束。川岛浪速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胸怀天下的少年，下决心做个自由浪人，渡海去中国大陆，到中国打天下。

此时，川岛浪速的同乡陆军大尉福岛安正，在陆军参谋本部任职。由于福岛安正的关照，川岛浪速得到了一个职务，给驻天津领事馆的情报官、海军大尉当文职帮办。

福岛安正和几位同乡帮助川岛浪速筹集去天津的路费，但是数额不足，川岛浪速哭着向亲戚借了一百元。当时一碗拉面是1分钱，一百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到了那年9月，川岛浪速才筹齐盘缠赶到了天津。那位情报官对川岛浪速说：“你来晚了一步！让你3月份来，你没有来，我已经用别人了。”

幸好，川岛浪速听说他的同学小田切万寿之助已经到了上海，正



在那里大展宏图。在日本，川岛浪速原来以为只有自己是唯一立志在中国打天下、具有宏伟理想的人。到了上海，他吃惊地发现，那里雄心勃勃的大陆浪人数不胜数。

以到中国开拓疆土为宗旨的玄洋社、济济党等社团，派遣 20 多名青年，以广业洋行的仓库为聚集地开展活动。和那些野心勃勃的青年在一起，川岛浪速虽有心得，但收获不大。川岛浪速觉得那帮年轻人只有空泛的议论，缺少具体行动和周密的谋略，与其待在上海学习关于中国的人文地理知识，不如采取实际行动。

怎样采取行动？川岛浪速带着这个问题从上海返回日本，向福岛安正求教，他从福岛那里拿到一份《征讨清国策》。那上面这样谋划：日本军以主力进攻北京，并分兵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阻止江南清军北上。如果日本战胜，则将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和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都划入日本版图，把中国其余地方分割成若干小国，分别受日本监护。

这份文件还提出“以 5 年为期作为准备”，择时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征讨清国策》令川岛浪速又惊又喜，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侵吞中国的宏伟事业。

### 第三节 把间谍当忠臣

1894 年 8 月 1 日，光绪皇帝颁布上谕对日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中国正式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打响了。日军征召能熟练运用汉语的“有志人士”充当陆军翻译官。川岛浪速参加了侵略我国台湾的、乃木希典统帅的日本陆军第 2 师团，充当乃木希典大将的翻译官。

中日战争结束，乃木希典当上了台湾总督，川岛浪速担任禁毒督察官。在台湾的官场，聚集了伊藤博文的部下和桂太郎的同伙，与他们相比，乃木希典是一个典型的军人，不谙官场事务。川岛浪速认为，没有政治实力，没有从政经验的乃木希典，不可能当好总督。

川岛浪速虽然得到乃木希典的知遇，却预见到自己在台湾没有前途。他选择走人，离开台湾，到中国大陆发展，向他的人生目标迈进。川

岛浪速投靠了时任陆军少将的福岛安正，跟随在福岛安正身边做翻译。

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6月26日，福岛安正率领日军先遣队，在天津大沽登陆，川岛浪速随军，踏上了侵华的道路。8月14日，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她的亲信臣仆，仓皇出逃。紫禁城里留下没有逃脱的皇室贵妃6人、宫女约100人、宫人1000人左右以及护卫军将士约2000人。

日军首先攻入北京，并率先占领了紫禁城外的一部分。八国联军准备攻打紫禁城，特别是德军将领，态度最为强硬，决定炮轰紫禁城。德军司令官认为，必须首先拿下紫禁城，否则不能算攻下北京，大沽已经被夷为平地，对紫禁城也不用存什么顾忌，要用猛烈的火力攻击。

福岛安正则认为应尽可能地避免用猛烈的火力轰击皇宫。他并非是怜惜巍峨的宫殿，而是考虑到日俄之间不久就有一仗要打。他想借此机会向大清朝廷送个人情，将来和沙皇俄国抗衡的时候，大清国能向日本倾斜。

俄军在大举侵犯东北的过程中，制造了血洗海兰泡、强占江东64屯、火烧瑗珲城等惨案，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惨死在俄军的屠刀下。福岛安正可没有善心谴责俄军的野蛮凶残，对中国人民的屈辱也没有丝毫的同情。福岛安正眼看着俄国要把中国东北收入囊中，急得眼珠子冒火。他认为中国东北和蒙古本该是日本的囊中之物，不能容忍这些土地落到俄国人手中。

福岛安正向他的上司司令官山口素臣中将报告：“我军本想埋伏下来，等待时机，说服清廷护卫军打开紫禁城门，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德军很快就会推进到紫禁城外，攻击肯定很快开始。现在紫禁城内外联络渠道断绝，怎么办？想兵不血刃拿下紫禁城也难了。”

“迟缓友军行动，有没有办法？”山口素臣中将问。

“顶多延迟到明天天亮前，明天清晨友军会准时到达。”

山口素臣考虑再三，随即命令：“派川岛浪速向紫禁城守城清军喊话。”

得到了司令官的命令，川岛浪速一个人走到了紫禁城的门前。川



岛浪速和紫禁城内护军统领隔着门，对着门缝开始了对话。川岛浪速用他那流畅的汉语，说出了紫禁城面临的不利形势，劝说护卫军在天亮前打开城门。

护卫军的首领们答复：“给几个时辰，让咱们合计合计。”

紫禁城内的宫人们彻夜未眠，经过反复掂量，做出了最后选择：向日军投降，是祸是福，听天由命。

第二天黎明，紫禁城大门打开。城内的护卫军士兵在日军的指挥下，有秩序地出城受降。

日军从投降的清军兵士中挑选了200人留在城内继续负责维护紫禁城内的秩序。没有军衔的川岛浪速被任命为紫禁城治安管理监督。

10月17日，担任联军总司令的德国元帅瓦德西到达天津，联军司令部把北京城划为俄、英、日、美、法、德等几个占领区，实行军事殖民统治。12月10日，八国联军设立北京管理委员会。川岛浪速被任命为北京管理委员会日本辖区军政事务官，这是一项军警相兼的职务。

川岛浪速认为应该用清国人维持清国的治安，他向日军侵华司令官山口素臣中将提议，建立清国的警官培训机构。1901年正月，在北京北新桥成立京师警备学堂，从日军文武官员中选出汉语水平较好、具有警务和法制知识的人才出任教员，川岛浪速担任总监（校长）。学堂首先培训巡警，招收了3个班，每班120人，3个月一期。京师警备学堂先后培训了两期毕业生，当年日本辖区内到处活动着川岛浪速的门生。

庆亲王奕劻对川岛浪速的作为十分钦佩，到处鼓噪：“在维持北京秩序方面，川岛浪速功不可没，是一位难得的将才。”1901年6月，侵华日军开始向清朝政府归还民政管辖权，奕劻一面向朝廷奏报留用川岛浪速，一面向侵华日军司令部提出借用川岛浪速。

经朝廷和日军司令官准许，奕劻聘请川岛浪速担任警务厅总监，帮助中国建立警察制度，协助维持京城的治安。奕劻奏请朝廷授予川岛浪速四品客卿，川岛浪速开了日本人在清国朝廷做高官的先河。

#### 第四节 川岛浪速衣锦还乡

1902年秋，川岛浪速已经成为北京政坛的名人。当他正春风得意的时候，接到父亲来信催他从速回家奔丧，母亲谢世，留下弟弟妹妹共12人。

川岛浪速火速返回东京，办完丧事。父亲川岛良显和亲戚们商量，决定尽快帮35岁的川岛浪速解决终身大事，为他选择一位终身伴侣。

父亲为儿子相中的是某陆军骑兵将领的妹妹、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一位文静的女孩，父亲认为女孩肯定会成为贤惠的妻子。但是，川岛浪速和姑娘见面后，认为女孩纤弱矮小，婚后不能担负起家庭的重任。



▲川岛福子，川岛浪速的妻子，协助丈夫推行“满蒙独立运动”，长期潜伏在肃亲王府中，曾是肃亲王府的“管家”之一（1902年摄）



21岁的川井福子是川岛良显为儿子挑选的第2位候选人。福子毕业于茶水女子师范家政系，原籍鹿儿岛人，和介绍人是同乡。川井家并非名门华族，但是女孩长得靓丽大方，颇受关注。

相亲仪式安排在东京一家豪华酒家里，双方家长都非常重视，不惜花费高昂。仪式安排精细周到，男方由父亲、弟弟和介绍人陪同，女方由母亲、弟弟和妹妹陪同，准时进入酒店豪华套间里。

川井福子羞涩地低垂着头居中跪坐在房间的榻榻米上，她的母亲、弟弟、妹妹都跪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川岛浪速坐到川井福子的对面，双眼直勾勾地盯着福子，似乎想把福子的眉毛都数清楚：

川岛浪速眼里露出喜悦的光芒，心海激情荡漾，他看中了川井福子。但是川井福子没有回应，只是用眼梢瞟了对方两眼。二人默默对坐，谁也不知道如何打破这难堪的僵局。

突然间，川井福子缓缓地站起来，迈着轻轻的碎步，跪在妈妈面前，在妈妈的耳边说了什么。川井福子的脸渐渐地红了起来，看上去马上就要哭了出来。经过精心准备的相亲仪式草草收场，介绍人从女方家人的脸上不难读出：姑娘不喜欢川岛浪速。川井福子母亲有些气愤，率直地对介绍人说：“川岛家的儿子算是什么？是个不懂礼仪、没有规矩的野蛮人怎么的？简直是侮辱人？像什么样子？谁会把女儿嫁给他？”

川岛浪速真的不像个样子，本来长相不济，有些猴相，而且满脸堆着乱麻一样的胡须，不修边幅就来相亲，成何体统！

川岛良显看过姑娘，对儿子说：“怎么样，不错吧？这姑娘美丽大方又健康，可以为你传宗接代吧？姑娘的气质和长相，都是头等的。对吧？”川岛浪速笑吟吟地点头称是，这正是他要寻找的伴侣。但是，女方那边已经谢绝了这门婚事。介绍人倒是很执着，为了说服川井福子的父母，他的腿都快跑断了。

介绍人不惮其烦地向女方家长介绍：“川岛浪速官高位显，清国朝廷授他四品客卿。在日本，这个男人一定会当上大臣的。”介绍人绘影绘形地演绎了川岛浪速兵不血刃“说开”紫禁城城门的故事。

川井福子母亲的心被介绍人说动了，姐妹们也有了兴趣。其实，川井福子另有心上人，他就是1927年当上了“南满铁路”副总裁、1940年担任近卫内阁外相的松冈洋右。松冈洋右虽然对福子很有好感，但

迟迟不遣媒人上门提亲。

最后，川井福子嫁给了比自己大14岁的川岛浪速，把比自己年长一岁的松冈洋右留给了别的女孩。其实，川井福子心中并没有留下太大的遗憾，姑娘的心愿就是嫁给政治家，帮助丈夫实现“强国”理想。她想陪伴丈夫到地大物博的中国发展。

川岛浪速和川井福子的婚事办得很排场，甚至很轰动，是一次日本浪人的盛会。玄洋社、国本社、血盟团、国粹社、浪人会、建国会等日本浪人社团的头面人物竞相出席。浪人王头山满也派代表前往祝贺，著名浪人内田良平是川岛浪速的证婚人。浪人社团的追随者，一些军官学校的学生也前来助兴。毫不夸张地说，川岛浪速的婚礼是日本浪人的狂欢节日。

日本第11届内阁首相桂太郎和川岛浪速有一面之交，听说川岛浪速大婚也派人祝贺，更不用说参谋部的一些右翼军人趋之若鹜，纷纷赶到婚礼上凑热闹，因为此时的川岛浪速已经是军界和浪人社团里的名人，在日本国内已经露出大陆浪人领袖的端倪。

婚礼结束后，川岛浪速在年轻的妻子的陪伴下，带着勃勃野心返回清国，重新走进战败国的京城，心中充满了荣耀、自信和骄傲。他正向实现自己的“兴亚主义”目标前进。川井福子姑娘，已经从川井小姐变成川岛夫人——川岛福子。从决定结婚到婚礼结束，仅仅经过一个半月时间，她在思想情感上已经开始向丈夫的追求和理想倾斜，转变成丈夫的帮手。

## 第五节 善耆的又一次冒险

善耆从崇文门衙门离任，满腹怒火像沸腾的火山随时可能喷发。善耆始终确信天朝遭受八国联军蹂躏，是苍天给大清“族臣”降下的惩罚，是罪有应得，是报应，是活该。与其说他嫉恨列强的残暴，不如说他更恨大清国某些孽臣、孽子的无耻和腐败。

他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大清朝廷是腐败的政府，古老的八旗兵已经不能打仗。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并不





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剧，大清朝廷的政治腐败才是最大的悲剧。失败了依然妄自尊大，依然麻木不仁，依然不思进取，依然不思变革，不知道为什么失败，才是泱泱大国的最大悲剧。

离开崇文门衙门，善耆得到了短期休息的良机，可以喘口气。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到旅顺、大连租界地巡视，扩大自己的视野，看看洋毛子是怎么治理租界地的，去寻找大清国走出落后挨打的招法。

按清朝制度，王爷离开京城，必须向朝廷奏准，私自离京，如被发现是要被惩治、拿办的。但是，善耆决定冒一次险。川岛浪速把征服善耆和征服中国的宏愿结合起来，认为争取到善耆的“友谊”，可以掌握大清朝廷最核心的机密情报，这是他征服中国大陆所必需的保障。

川岛浪速认为善耆是自己不可放过的“朋友”，死活都要把善耆网罗进“兴亚”浪人团伙里。川岛浪速要让善耆在不知不觉中加入他的侵略中国的团伙，为大日本帝国服务效力，为大日本帝国提供可靠的情报。

川岛浪速在善耆的跟前依旧扮演着忠实的奴婢的角色，始终保持着谦卑恭顺的姿态。得知善耆打算微服私访旅大，川岛浪速及时向善耆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了确保善耆出行的安全，川岛浪速派出警备厅巡长吉田松阴协助制订访问计划，并全程陪同善耆秘密访问旅大。

倾心于学习明治维新经验的善耆，深感明治维新与他的“中兴大清”有异曲同工之处，决定抓住日本人不放，特别是抓住川岛浪速不放，因为川岛浪速毕竟是大清朝廷的四品客卿，和川岛浪速接触，不会生出什么闲言碎语。

行前，川岛浪速曾经精心地向善耆讲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艰难历程。川岛浪速用了整整4个长夜，倾囊以授，毫无保留，把老本都拿出来献给善耆。川岛浪速的精心讲授，使善耆深深地认识到日本的治国经验值得借鉴。

日本的改革家韬光养晦的经历，坚韧不拔的精神，令善耆敬佩不已，五体投地。善耆认为日本改革家们精诚团结，竭尽衷心拥戴天皇是日本维新成功的最紧要的经验。

善耆同时也感到天命难违。他认为日本维新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那是天助日本天皇，是天意。1867年，16岁的睦仁亲王即位天皇，宣布废除幕府制，成立由总裁（由皇族担任）、议定（由公卿及大名担任）、参与（由廷臣、藩士、庶民担任）三方人士组成的天皇新政府。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发布《五条誓文》（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善耆对天皇的《五条誓文》拍案叫绝，大呼：“符合天意，得民心也！”

善耆联想到戊戌年的变法，如果光绪变法成功，历史肯定会改写。光绪德薄福浅，是苍天注定的。

谈到向外国学习，川岛浪速说：“日本政府曾经派出由岩仓具视率领的使节团考察了美、英、法、比、德、俄、丹、瑞、意、奥、瑞士等12个国家，历时22个月。每到一国，首先接触各国首脑、政府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考察各国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学校、报社和各种社会福利设施，参观名胜古迹等等，加深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理解，找出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差距。”

川岛浪速这番话是在暗示善耆应当走出国门到外国去看看，不能把自己禁锢在北京城里，然而王爷走出京城已经不是易事，更何况走出国门？经过缜密准备，善耆一行即将起程。善耆决定除了带领吉田松阴，还邀请毓朗贝勒一同去旅大巡行。

善耆和川岛浪速都知道：明治时代是日本变革时代，也是日本拓展疆域时代。随着日本内政改革大体完成，明治政府便对中国虎视眈眈，大肆扩军备战，做好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准备。

通过对中国的近邻属国琉球和朝鲜的侵略，日本为对华侵略准备了基地。在明治天皇的支持下，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明治天皇是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谋和直接推动者。

善良的人们一定会问：一个是誓死要捍卫祖宗基业的努尔哈赤的子孙，一个是拼命要遵循明治天皇圣训欲“征服亚洲”的日本浪人，他们俩应该没有共同语言，谈不拢才对。是什么把他们二人结合起来，让他们二人走得那么热乎？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发誓要结成手足之谊，互相称兄道弟？他们的“友谊”太怪诞，但它是事实。善耆认为川岛浪速是可利用的“好人”，川岛浪速认为善耆是可利用的。

“友人”。

善耆在旅大受到了日本人的热情款待，结识了许多日本人，获益匪浅。旅大之行也进一步拉近了他和川岛浪速之间的距离，同时他也坚定了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经验的决心。

通过这次出行，川岛浪速已经紧紧地抓住了善耆的心。



第四章

善耆在夕阳残照中的搏击

沉醉在“中兴梦”中的善耆，始终认为大清朝廷有救，至死也没有弄明白他屡战屡败的缘由。这是他的悲哀所在。

——爱新觉罗·宪东

第一节 在工巡总局任上

早在1895年春，孙中山由海外归来，和香港的进步社团辅仁文社合作，成立兴中会总会。兴中会总会在《会章》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使中华大地为之震动，给善耆敲响了不祥的警钟。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海外，在华侨中间掀起了一股“尊皇攘后”浪潮。康有为前往加拿大等地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歌颂光绪皇帝的“圣德”，抨击“逆后贼臣”。

康、梁提出“国民与奴隶”、“朝廷与国家”、“国民与国家”、“权利与义务”等新概念，强调人民的主权，甚至说中国几千年来只有奴隶，没有国民，只有朝廷，没有国家。善耆不能苟同康、梁的言论。他认为朝廷就是国家或者叫家国，庶民和臣子都是天子的奴才，这是不可更改的天理。

但是，善耆认为康、梁“保救大清皇帝”是绝对正确的，天命不可违，臣子只能护卫天子。臣子怎可有推翻天子的叛逆念想？善耆从旅大



考察归来，痛下决心要走“维新”之路。他豪情满怀，准备用15年时光，把国家引上“维新”之路，就像日本从“黑船事件”到推翻“幕藩政体”用了15年时光一样。

善耆认为光绪皇帝赞成“变法”，是一位倾心“维新”的天子。光绪自然可以成为“明治”一样的圣明君主，但是可惜他身边缺少忠诚的精英政治家，缺乏像日本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那样的伟大忠良。善耆自信可以成为大清国的“三杰”式人物。

庚子之痛后，慈禧也在变，也在向“维新”方向转变。她在西安发布谕旨，要求官员们：“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施行“新政”。善耆预言“大清有救”，因为人心思变，世道在变，朝廷在变。

善耆为“新政”奔走呐喊，为“新政”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效而欢欣鼓舞。善耆看得出，朝廷的日子太艰难了，只要爆发一场动乱，政局必然恶化。想活，只有一条路，从速“维新”，也许还能得救。

“改革”是要付出经费和成本的，朝廷债台高筑，拿不出经费筹办“新政”。财政困难，使“新政”掣肘。朝廷的招法是增加税种、提高税率，有的官吏乘机贪污勒索，“新政”不但没有改掉旧的弊政，反而不断萌发新的腐败。对腐败和腐败分子深恶痛绝的善耆，不断地哀叹：“难道孽子孽孙们一定要自毁江山吗？”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4月，善耆被任命为工巡总局管理巡抚大臣，同时兼任步军统领。上谕说：“京师地面亟宜整顿，着派肃亲王善耆，督修街道工程，并管理巡捕事务。该亲王务当悉心经划，认真办理，以副委任。”

工巡总局是个权限很大的国家机构，它统管京城的公共建设，并兼管公共安全，大致相当监管现今的城建局、公安局以及武警部队。善耆想，朝廷把这样一桩重要差事交给他办，可见太后和皇上是看重他的。

庚子年以前，王府井大街一带路面很窄，凹凸不平，“晴天一身土、下雨两脚泥”。《辛丑条约》签订后，这条街南口的东交民巷成了使馆区，出入王府井的洋人增多了，加上东城区为上层社会的聚居地，王府井左近的道路就成了善耆整治的重点。经过善耆整治，王府井大街的



▲在工巡总局巡抚大臣任上的善耆(1902年摄)

路平了,宽敞了,干净了。

北京东城本来没有市场,伴随王府井大街道路的平整和拓宽,在以前并不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相继出现了一些小店铺,后来手提、肩挑、背扛的小贩,沿街叫卖,于是这条大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也显得嘈杂混乱。

善耆指令巡警整顿市场秩序,用了短短几个月工夫,整出了一个小规模的有序市场。市场由买卖青菜鲜货,发展到百货杂陈,后来,一些有经营头脑的商贾,申请购地建房,设置店铺,日盛一日,竟成东城的闹市。善耆委派陆震专司市场管理,陆震是个头脑清醒的警官,他制定了市场管理规章,使王府井逐渐变成了有序的商业街。

癸卯年春,善耆奏请朝廷,把王府井大街路东原吴三桂赐府遗址改建成初具规模的市场。不久“东安市场”遂正式挂牌营业,王府井大



街逐步繁华起来。期间,工巡总局在京城里架设了第一批电话线路。政府衙门和王府率先用上了电话。稍后,一些公共场所,如大戏园子、大旅店、大商家也装上了电话。这在当时可是一件新鲜事,怎么通过电线就能听到在老远之外的人语声,真是奇妙,市民交口称赞肃王爷善耆是个了不起的能人。

声威大震的善耆,极力推行西洋公用新式马车,逐渐取代老式马车,以美化市容。善耆为自己从德国买来一辆西式玻璃栅的双套马车。好事者把善耆购买洋车的事情捅到慈禧太后那里。慈禧太后听到谗言,挖苦说:“肃王随洋人啦。”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日本侵略军成立了所谓“安民公所”,组建了由240人组成的中国巡捕队,维护社会治安。稍后,又成立了“顺天府军警衙门”。“安民公所”和“军警衙门”,实际上都由日本大陆浪人川岛浪速节制。

川岛浪速看到清国步军衙门里一些官僚,没有起过多少正面作用,心里头很反感,要求善耆对那帮家伙严加惩治。善耆满腔怒火斥责说:“那些家伙都是些办正经事外行、贪赃受贿内行、只认识钱不讲道理的孽种。”

从就任工巡总局巡抚大臣那天起,善耆就下定决心革新警务制度,使步军衙门协防局和警务局真正合为一体。协调新兴的警察机构与旧有协防局之间的摩擦,是革新警务的最大难点。特别是裁减冗员,是更大的难题,因为每一位协防局官员的身后都有不止一个响当当的后台。裁减冗员得罪人不说,怕就怕得罪了人,事还没办成。

辛丑年正月,奕劻和日军司令官山口素臣曾经达成协定:警务学堂在继后5年内,3个月一期,每期培训巡警120人。逐步用警务学堂的毕业生把步军衙门的人替换下来。善耆担任工巡总局巡抚大臣后,决定警务学堂改为每班80人,6个月一期,除公开招考学员外,由各旗营保送部分学员,并另设高等研究科,培养高级警官。

善耆当了工巡总局巡抚大臣,川岛浪速成了善耆的下属,二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川岛浪速改称善耆为“艾堂兄”,善耆则称川岛浪速为“风外兄”,“风外”是善耆赠给川岛浪速的“字”。

川岛浪速从日本延聘町野武马、染川丰彦、前田爱之进、浅井新太

郎、岩井北子等人担任警务学堂教官，日本近代小说家长谷川辰之助（笔名二叶亭四迷）也在警务学堂任教。

1902年10月初，长谷川辰之助到北京拜访川岛浪速。这位文化人告诉川岛浪速，他本想通过做买卖成为大亨。他从东京出发直奔哈尔滨，到了那里后却无法立足，俄国人怀疑他是日本的军事间谍。接着，他又跑到蒙古做羊毛、牛肉生意，还是不赚钱。他来到北京，是想谋到个美差。

川岛浪速不相信长谷川辰之助的鬼话。凭经验判断，川岛浪速估计长谷川辰之助来华的目的不是要当什么大亨，他根本不是做买卖的料，肯定有军部的背景，说不定就是军部派来监视自己的间谍。川岛浪速佯作不知情，任命他为警务学堂“提调”，是总监之下的第二把手。

此时，警务学堂已经成为日本浪人在华最强大的情报机构。川岛浪速把长谷川辰之助安置在这个重要的职位上，是为了免除军部对自己的疑虑，也是给军部一个面子。川岛浪速对长谷川辰之助没有戒心，因为两人之间志同道合。他们都认为，满蒙应是插在俄罗斯和清国之间的楔子，为了维护日本的利益，日本必须把满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作为牵制俄罗斯和控制中国的利器。

因为川岛浪速的火暴急脾气得罪了不少人，长谷川辰之助在学堂内外的威信渐渐高出川岛浪速。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年过后长谷川辰之助突然提交了辞呈，悄悄地返回东京。川岛浪速估计长谷川辰之助是接到了上级要他撤离的密令。

长谷川辰之助的离去，并没有削弱日本浪人在华情报力量，因为川岛浪速已经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情报网，为日本提供准确、隐秘的内部情报。对日本帝国来说，大清国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川岛浪速已经把庆亲王和肃亲王紧紧地掌握在手中。

善耆知道，在工巡局里实施革新，不可能一帆风顺，肯定会遭受到某些人的攻击、阻拦。朝廷把军、警两个系统置于善耆一人统领之下，目的就是减少军警之间可能会产生的摩擦。

尽管善耆兼任步军统领，同时他改编步军的谋划，事先奏报过慈禧，但仍然遭到保守势力的猛烈反对，最后他不得不辞去工巡事务大臣的职务。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12月，善耆离开工巡总局衙门。回顾在





工巡总局衙门 1 年多的任期，善耆问心无愧，自认为有两个理由可以自豪：第一，自己干净，是清官；第二，自己确实为朝廷办了几件实事。

在工巡总局衙门任期内，善耆从荣禄手里买下南船板胡同 200 间房的宅邸作为自己的新王府。坊间传诵的“肃王府，肃王府，白菜帮子熬豆腐”的顺口溜，充分说明当年善耆府上日子过得比较简朴，算不上太奢侈。

善耆的新王府原是道光末年大学士兼四川总督宝兴的住宅，后售给良爽，良爽把它献给荣禄。这套宅子规模很大，但无法和原肃王府相比，府内没有富丽堂皇的殿堂和楼台亭阁，也没有雕梁画栋和翠柏苍松，缺少皇家气势。

经过善耆不断改建，新王府逐步有了模样，后来，还添盖一幢两层楼房，安装了发电设备和自来水设施，庭院里修建了喷水池，还有一个颇具现代风味的、宏大的法式客厅。客厅里面放着管风琴，棚顶悬挂着枝形吊灯，光彩绚丽。

别致小楼和洋派客厅在当年是新鲜物什，时人颇有微词，说善耆中了“洋毒”。当年紫禁城外的房舍能看到皇城宫内建筑，那是僭越，绝对不允许，但肃王府的洋楼是得到太后和皇上恩准建造的。迁进新王府，善耆一家人都很快乐，虽然他的家人依旧念念不忘旧王府的诸多好处。

面对种种困扰，善耆教导他的家人，不要常思既往，应该常思将来，唯看到将来，才能看到希望，才能有进取心。大清王朝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几乎土崩瓦解，国家遭受到奇耻大辱，王府的一点点损失算得了什么？

## 第二节 日俄战争中的间谍们

1904 年 2 月 10 日，日俄两国正式宣战。两个面目狰狞的强盗恣意践踏中华锦绣河山。无耻的日本强盗要求大清政府保持“中立”。

奄奄一息的慈禧太后传出懿旨：“照着办就是了。”被八国联军驯服得如同羔羊一般的慈禧，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微弱。但是，她除了听从列强的旨意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善耆于 1904 年 9 月领授镶黄旗蒙古都统。在日俄开战前和战争

进行中，川岛浪速始终在幕后穿梭于善耆、福岛安正和日本驻清国的公使内田康哉之间，探听、传递军事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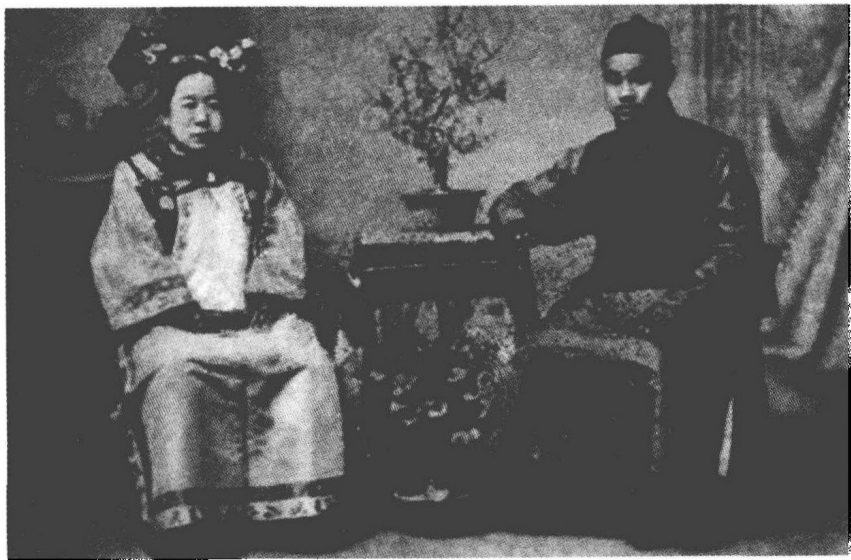
内蒙喀喇沁是横贯内蒙古南北的要冲，向北去，经由赤峰、洮南可以直达齐齐哈尔。俄日都想把喀喇沁握在自己的手中，两国都想得到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的欢心和支支持。日本正在奋力争取喀喇沁地区的地方官民站在自己的一边。

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的福晋善坤是善耆的胞妹。别看善坤是女流之辈，她的名气可一点也不比她哥哥善耆小。北京人常说善耆有位了不起的妹妹，或者说善坤有位了不起的哥哥，也有人说善坤有位开明的王爷丈夫。总之，善耆、贡桑诺尔布、善坤都是当时风云人物，都是维新派人物。

贡桑诺尔布是一位追求革新的王爷。他袭封王位后，废除了旗下臣民的贵贱等级。他规定下级官员参见王爷不准自称“包勒”（奴才），改跪拜礼为鞠躬。

贡桑诺尔布创办了崇正学堂。崇正学堂最初叫养正学堂，学堂设在王府内，免费招收旗内的青少年及适龄儿童入学。课程以蒙、汉文为主，兼设书法、绘画、音乐、体操等科目，开创了漠南蒙古新式教育的先河。贡桑诺尔布在大清国也算得上教育革新的先锋人物。

贡桑诺尔布还设立了守正武学堂，选拔本旗官员子弟入学，延聘日本军人担任教官，用日本操典，由日本教官用日语讲课，是一个完



▲善耆的五妹善坤与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结为伉俪，善坤时年19岁，贡桑诺尔布17岁（1889年摄）



▲善坤接见德国外交使节夫人及其子女(1906年摄)

全日本化的军事学校,在大清国也是首屈一指。

贡桑诺尔布曾经接受日本政府的邀请访问日本,参观了大阪国际博览会。访问日本期间,贡桑诺尔布会见了善耆的朋友、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下田歌子和贡桑诺尔布畅谈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贡桑诺尔布决心再创办一所女子学堂。但是,苦于缺少教员,还不能立即实现自己的创办女校的理想。

是时,喀喇沁王府里的某些要员已经被俄国人收买了,旗内的民众多数人认为俄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日本准备在肃亲王善耆的帮助下,促使喀喇沁郡王站在日本一边。

时任日军参谋本部情报课长的福岛安正,是军事机要部门的最高指挥官。福岛安正专程来到北京,带来了日军参谋本部的指示:“务必要让贡桑诺尔布在战争中和日本保持‘亲善’关系。”

福岛安正到达北京后立即会见肃亲王善耆,商谈日本和贡桑诺尔布之间建立“亲善”关系的问题,争取贡桑诺尔布郡王同情、支持日本。善耆表示将竭尽全力让贡桑诺尔布协助日本,在战争中助日本一臂之力。

福岛安正旋即来到日本公使馆,会见公使内田康哉,商谈在喀喇沁郡王府建立军事情报站事宜。福岛安正认为:一旦开战,在守正武学堂任教的伊藤柳太郎大尉,将结束他在喀喇沁郡王府里的秘密任务转入作战部队。眼下,必须立即选择一名能博得贡桑诺尔布和善坤绝对信任的人,继续隐蔽在喀喇沁郡王府里,完成帝国的神圣使命。

内田康哉认为应该派遣一名有责任心的女子，长期潜伏在喀喇沁郡王府里，因为女人不容易受到怀疑。福岛安正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位合适的人选，他问：“听犬养毅阁下说，去年8月派到中国一位名叫河原操子的小姐，是我的同乡，松本人。我和她父亲是至交。她眼下在哪里？”

河原操子早在1902年已经奉犬养毅的派遣潜入中国，供职于坐落在上海大南门花园街的“务本女子学堂”。

福岛安正接着说：“那位小姐学识好，对帝国绝对忠诚，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下田歌子非常欣赏她，就派她去喀喇沁郡王府吧。”福岛安正决意推荐河原操子作为帝国非常时期的秘密使者、军事情报的机要官员，公开的身份是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的教育顾问。

内田康哉给上海总领事发了急电，几天后河原操子赶到北京。内田康哉和公使馆辅武官青木纯大佐开始对河原操子进行特工职前紧急培训。

两位“外交官”向河原操子宣布了特工工作纪律，培养她的应变能力。内田康哉嘱咐说：“言行不能轻率，要有见机行事的机敏，还必须有足够的勇气随时准备为帝国献身。”

去喀喇沁前，河原操子根据内田康哉的指示，在川岛浪速的陪同下到肃王府拜见了善耆。河原操子在善耆府邸住了几天，向善耆和他的家人学习满、汉、蒙人的习俗及礼仪，并和川岛浪速磋商了一些相关事宜。

善耆嘱咐河原操子：“要下决心为喀喇沁的女子教育事业奉献终身，为那里善良的妇女做事情是值得的。蒙古草原很美丽，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有成群的牛羊自由地漫步，令人心旷神怡。”

在河原操子的记忆里，最难忘的是离开北京的那一刻，内田康哉微笑着对她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你能够取得贡桑诺尔布王爷和福晋善坤的信任。你的羽翼已经丰满，广阔的天空正等着你，到蒙古草原翱翔去吧。”

护送河原操子的车队启程了。河原操子穿上蒙古贵族妇女的服饰，坐着肃王府提供的车轿，带着善耆写给妹婿贡桑诺尔布和妹妹善坤的亲笔信，在公使馆委派的保镖以及从喀喇沁草原专程来迎接河原操子的王府官员的护送下，由北京出发去内蒙古喀喇沁郡王府。

从北京到喀喇沁郡王府有690华里，河原操子乘坐的骡马车轿，摇摇晃晃地颠簸在寒风刺骨的原野上，越往北，路越难走，天气越发寒冷。河原操子头晕目眩，但她强忍着。



公使馆的串山忠喜和森田宽表面上是护送人员，而实际上在执行间谍任务，沿途不停地绘制地图。河原操子觉得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暴露间谍身份的做法很愚蠢。

经过9天艰难跋涉，河原操子的车队安全到达喀喇沁郡王府。贡桑诺尔布和善坤由衷地感谢日本友人给喀喇沁派来女教师河原操子。善坤安排河原操子和老王爷的大福晋（礼亲王的妹妹）同住后宫。

由郡王题写校名，福晋善坤担任校长的“毓正女学堂”正式贴出布告开始招生了。为了要招到更多的学生，王爷和福晋决定给学生免费发放学习用品，并提供免费午餐。

招生布告贴出之后，民众纷纷传言：“王府来了东洋人，要把我们的女孩儿带走”、“王爷要把女孩儿们集中起来送到东洋去”、“东洋人要吃女孩子”、“杀了孩子把骨头取出来做汤”……看到王府的木匠制作桌椅，又传出谣言：“把孩子带到王府后，东洋人要把孩子放到木笼子里”……许多人家把女孩儿藏了起来。

善坤说：“先让王爷的妹妹带领后宫的侍女和附近官吏家的女孩子来上学，编一个班上课，开学典礼要隆重，多邀请贵宾来参加，壮大声势。”

学校开学后不久，一些学生家长开始认同河原操子老师，说河原先生教导有方，学生学业进步快。不久，学员增加到60多人，毓正女子学堂就这样办起来了。

河原操子随身带来一些防治感冒及肠胃病的药物，遇到学生和王府周边的牧民得病，她就分给他们使用。蒙古乡亲们开始说，日本老师的药很灵验，说河原操子不仅是名师，而且是名医。

喀喇沁草原上空开始飘浮着战争的阴霾，阴霾里散发着浓重的火药味，不久日俄战争爆发了。河原操子成为喀喇沁草原上唯一的日本人。守正学堂的伊藤柳太郎大尉和他的助手吉原四郎已经悄然从郡王府神秘消失。

喀喇沁草原不断出现俄国人和日本人雇佣的蒙古人探子，他们伪装成商人刺探军事情报。河原操子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为防不测，她悄悄地佩带上公使发给她的短剑和手枪，贡桑诺尔布、善坤还给河原操子增派了侍女。



▲善坤接见在北京的部分日籍女教师，她们多数在华从事间谍活动，前排左3为河原操子，左4为善坤。河原操子系日本军部的女间谍，曾获日本军部授予六等功勋章，是得此殊荣的唯一女性（1904年摄）

一天，河原操子收到肋光三的来信。肋光三是河原操子恩师的儿子，河原操子把他视作亲弟弟。不久，肋光三装扮成中国商人到贡王府和河原操子接头。肋光三的化装很蹩脚，用不着仔细端详，就可以看出他根本不是中国商人。

第二天晚上，日本敢死队的先遣队12人来到喀喇沁，班长就是守正武学堂的教官伊藤柳太郎，现在他已晋升为少佐，成员中有他的助手吉原四郎、肋光三等人，肋光三年龄最小，不满20岁。敢死队其他人员在北京待命，他们的任务是炸毁中东铁道的桥梁，让中东铁路瘫痪。

先遣队在暗夜中出发了。河原操子站在隐蔽处为他们送行，祈祷他们能平安完成任务。先遣班一行人在中途分为两组，伊藤柳太郎率领一组向海拉尔前进，横川省三带领另一组往齐齐哈尔进发，肋光三属横川组。

横川省三和他的一名部下到铁路沿线侦查，被一名哥萨克骑兵发



▲贡桑诺尔布夫妇与毓正女学堂日籍女教员  
河原操子(后站立者)合影(1906年摄)

现。他们脱掉袈裟,逃回到自己的帐篷里,被俄国大兵抓获,押送到齐齐哈尔。军事法庭根据从帐篷里查获的炸药和他们所带的1千卢布,判定他们是日本军事间谍,将他们判处死刑。

胁光三和松崎等4人装扮成商人,在逃跑的路上被一队蒙古马队击毙,海拉尔组的伊藤柳太郎在执行任务中丧命。胁光三死去的消息,河原操子是在几个月后从热河情报站知道的。

随后,参谋本部继续派敢死队到喀喇沁郡王府接头,河原操子把侦察到的情报及时报告给军部,贡王府已经变成内田康哉统领的中心情报站。河原操子一般不和其他情报站人员接头,只接受其他情报站信使送来的情报。她从信封上写的规定代号就知道是哪里送来的情报。比如,寄信人“沈”,就是赤峰情报站的情报,寄信人“张”,就是热河情报站的情报。

贡桑诺尔布和善坤已经猜出了河原操子的身份。其间,贡王府不断接到肃王府来信,善耆要求贡王给予河原操子全力帮助。河原操子总能及时把接到的情报送出,遇到紧急情况,就烦请善坤派人把情报送到热河站。

河原操子不使用发报机,目的是避免暴露身份。如果有特别紧急的情报要送到北京,就通过善坤请王爷派人送到北京肃王府,交给隐蔽在肃王府里的日本情报员。请福晋和王爷帮助,必须是遇到特殊情况,不能轻易提出,否则会泄露机密,也有可能被俄国间谍发现。

年底,喀喇沁郡王要到北京朝见皇上,东京方面担心离开王爷和福晋的庇护,河原操子没有安全保障,密令她迅速撤离。河原操子非常机警,她决定随贡桑诺尔布和善坤去北京。在撤离途中,河原操子和善坤同膳同寝,而且坐着肩轿,旅途舒心、惬意。

回到日本公使馆,河原操子从心里感到欢欣,可以随意讲日本话对她来说就是一种快乐。不久,日俄战争结束了,日本取得了胜利,河原操子被授予一枚六等功勋章。河原操子是日本唯一得到这种荣誉的女性。

在日俄战争中,善耆扮演了极不光彩的亲日角色。他根据日军的要求派人四处收集情报,并且指挥蒙古王公贵胄中的亲属参与情报工

作。此时的善耆已经完全被日本军方间谍和浪人团体包围。他的王府成了日本的可靠情报基地。

### 第三节 无法施行的惠蒙政策

风烛残年中的慈禧太后和她的几位昏庸老臣，驾驶着那艘年久失修的大清巨轮，挂上“新政”和“立宪”的彩旗，在狂风暴雨中艰难地航行，随时可能触礁，也随时可能解体。这一切，善耆并非完全不知道，但他还不愿面对这个现实。在慈禧太后降上谕“仿行宪政”前后，善耆痴心不改，依旧蓄势待发，准备为大清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坚信大清国是有救的。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春，善耆出任理藩院管理巡抚大臣。他到任后，屁股还没有把太师椅焐热，便奏请赴蒙古各地巡视。得到奏准，出行之前，兴奋之余，留下一首绝句：

#### 寄 内

——时奉使东蒙古

男儿事业在长征，岂惮关山万里行。  
寄语深闺停绣际，不须屈指计行程。

善耆先后巡视了喀喇沁、赤峰、乌母城、巴林、乌珠穆沁、图什业图、达尔罕、郑家屯、新民府，历时近三个月。

回到京城，善耆根据自己考察的心得，撰写了“兴蒙急需办好五件事”的奏章，上奏朝廷：一，联络蒙情折服蒙心；二，训练蒙军；三，劝谕蒙古兴学；四，群勘蒙地矿产；五，测绘蒙古地图。

善耆在家中经常教导子女，“满蒙”本是同族，我们家族的血脉里流淌的是满蒙的混合血液。太祖、太宗的后妃大都是蒙族女性。在太祖、太宗的心里，满蒙是一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子孙，要牢记先祖的教导，永远珍惜、保持和蒙族兄弟的情谊。善耆认为“联络蒙情折服蒙心”最为重要，大清朝廷不能忘记满蒙一家的亲情。

当年少年天子入主中原，依靠的是满军、蒙军、汉军八旗。现今，满





军八旗已经变成贪图享受的少爷兵，根本不能打仗，汉军的忠诚也很值得怀疑。建立一支强大的蒙军，保卫大清朝廷，捍卫祖宗的基业，是最紧要的大事。

让臣民走出愚昧，让臣子懂得怎样捍卫天朝，只有兴学一个办法，尤其是蒙古更应该把兴学摆到重要的位置上，因为相比之下，蒙古比较落后。善耆经过缜密探究，深入民间底层体察，还提出朝廷要办几件能让蒙族民众得到实惠的大事。

首先，要发展纺织业。蒙古的牧畜业发达，但是纺织业还处于手工编织阶段，应当尽快向机械生产转化，开办机织呢绒工厂，过去左宗棠也曾经向朝廷提出过类似的奏章。

第二，改良马种。蒙古乌珠穆沁马，色白体壮，奔跑如疾风闪电，速度极快，为良种军马，自古以来名扬天下，但是近年来有些退化，胸部有些变窄。善耆建议购进阿拉伯栗色良种马，和乌珠穆沁白马杂交，培育温和、健壮的优良品种。

第三，兴修水利，保障饮水。水利开发是蒙古文化进步的先决条件，保障饮水供应尤为重要。在巴林，善耆见到一口大贮水井，直径为一丈二尺，用于贮存雨水和雪水，此外还见到一些较小的水户，他们的贮水井的规模较小。要开发大小河流和湖泊的水源，保证蒙古的生息。如果供水问题能够解决，蒙古的发展将会加快。

第四，建设蒙古地区铁路网。善耆认为，建设朝阳—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新疆铁路（第一条）；赤峰—多伦诺尔—张家口—库伦铁路（第二条）；朝阳—新民府—辽源—洮南铁路（第三条），最为紧要。铁路是生存的命脉，它能保证物资和文化的顺畅交流。

善耆在蒙古巡视，受到了热情款待和欢迎，这同他在蒙古的声望高有关，也和郡王贡桑诺尔布和他的福晋善坤的成功改革有关。可惜，不久善耆被调离理藩院，他的想法无法得到实施。

#### 第四节 让慈禧懊悔的鼎新之举

20世纪初，大清朝廷四面楚歌，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中华

古老大地开始苏醒，革命怒涛正在涌动，神州四面八方的刀光剑影，昭示着国家要有个大变动。

同盟会成立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发展组织，学员中约有三分之一加入了同盟会。此外，国内各省的武备学堂的学生也踊跃加入同盟会或其他革命组织。

但是，善耆捍卫祖宗基业的雄心未泯，他把希望倾注在光绪皇上身上。载湉刚刚 37 岁，疾病缠身，善耆无时不在祈盼皇上龙体安康。皇上只要能熬过太后老佛爷，维新事业就有希望。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5 月，善耆接任民政部尚书一职，成为内阁重要成员。决心变革的善耆到任伊始，京城里便发生了一系列新鲜事儿。

庚子年后，外商强行在东长安街东南的空地上开设洋行，引起北京市民的强烈不满。善耆据约禁阻，收回了这片土地，京城市民拍手称快，赞赏善耆维护国家尊严的胆识和壮举。

针对某些亲贵故意犯警的实情，为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善耆常常微

服私访，有时乘坐门头沟进城送煤的煤车，暗中监视警务执行情况。善耆发现某些执勤人员，对权贵的违章行为，佯作不知、网开一面、法不上权贵等情，非常气愤，不能容忍。

善耆整治了玩忽职守的警务官员，拘罚了违章的某些亲贵，使警令得以实施。有一天，某贝勒的马车，违警疾驰，被巡警拘留，并被善耆派警员送往宗人府查处。自此，贵胄们都怕触怒善耆，亲贵们的马车，再不敢超速疾驰。

“派出所”是在善耆



▲民政大臣善耆(1907年摄)



任上出现在京城里的新鲜事之一。北京的主要街区出现一批派出所，巡警开始分街区执行日常警务，使社会治安得到明显好转。善耆还在繁华街道的路口设置警亭，时人称木制的警亭为“巡警阁子”，百姓说巡警躲在“阁子”里，不仅能维持社会、交通秩序，还能遮风避雨。

善耆出任民政部尚书后，立即着手建立户籍制度，并开始进行人口统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人口始终概称4万万同胞，这个数是1838年（道光年间）公布的数字，和实际人口数相距甚远。

开展广泛的禁毒行动是善耆的另一大政绩，他宣称10年内全面禁止罂粟种植和吸食鸦片。据广东、广西、云南、直隶、四川等9省禁烟局报告，官方和民间互相配合，禁毒行动力度强大，已经初见成效。民间成立了国民禁止吸食鸦片会，由林则徐的孙子林炳章任会长，京城里还组建了官方的戒烟局。全国戒除鸦片烟毒者数量可观，仅北京一地3个月内解除毒瘾者达570多人。

地处西单的“文明茶园”，是一家小型戏园子，允许妇女买票听戏。这可是一件移风易俗、轰动京华的大事。在善耆生活的年代，女人是不能进戏园子和男人一起听戏的。旧道德、旧习俗甚至不允许7岁以上的男儿童同席吃饭。

善耆说，做女人怎么了？谁家都有母亲，都有妻子、女儿。她们为什么不能享受和男人一样的权利？都是男人使的坏，把女人当做男人的玩偶和奴隶。善耆不怕某些守旧势力的围攻，力排众议批准创办了“文明茶园”。

不过善耆也有妥协，茶园实行男女分席，女宾坐席设在二楼，男宾坐席设在一楼。“文明茶园”的出入口有两个，左侧为男宾出入口，右侧为女宾出入口，中间有巡警维持秩序。百姓称赞善耆是一位开明的王爷，办了一件破除旧风俗的好事。

善耆行为好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保守派纷纷攻击，指责善耆干了一件伤风害俗的缺德事儿。有位王爷还上了奏章弹劾善耆。善耆没有理会，他说太后老佛爷也是女人，保护女人的权益，不违背祖宗的规矩。

报纸出版发行在当时也是刚刚出现的新事物。当时同盟会在上海办的《民立报》几经查封，而在京师，在朝廷眼皮底下的《国风日报》却从未遭此境遇。因为有民政部尚书善耆“保驾”，没有人敢查封。

民政部警务顾问川岛浪速告诉善耆，日本政府为皇族子弟设立了“学习院”，让皇族子弟接受现代教育，经费由国家拨发。善耆仿照日本教育体制，专为皇族子弟设立了“贵胄学堂”。

医药卫生事业也是民政部管理范围。善耆除整顿医药医疗从业人员之外，把城市卫生工作作为开拓重点。善耆首倡建起了第一批公共厕所。尽管这些公共厕所还比较简陋，但毕竟是一项开创性事业。时至今日，公共厕所依然是改进公共卫生的重要手段。

此前，国内只有私人经营的水会从事消防工作，难以适应北京消防的需要。善耆主持民政部后，培训消防人员，进口消防设备，组建了国内第一支消防队，负责京城消防工作，首先是内城的消防工作。

善耆创建的种种民政业绩，给北京的百姓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但并没有让朝廷感到欣悦，因为变革成效越显著，要求维新和民主的呼声越高，慈禧太后和权贵们越发感到君权受到威胁。慈禧太后常常懊悔，悔不该允许实行什么宪政那玩意儿，弄得大局难以控制。

## 第五节 快完了，快完了

恼人的国事，使慈禧太后心力交瘁，她病了，病得很重。俗语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慈禧太后头痛目倦，面目浮肿，御医认为属于“戴帽”绝症。太医一筹莫展，已经开不出新方子了。

1908年农历10月10日，是慈禧74岁生日，和往年不同，没有举行祝寿仪礼。慈禧太后和皇上双双病重的消息，不胫而走，使整个京城弥漫着一种不祥而紧张的气氛。大街小巷仿佛都预感到：慈禧的时代即将结束，一个难以预测的时代即将开始。

慈禧太后深知自己的日子已经走到尽头，皇上的病体也日渐衰弱，行动已经困难，怕也拖不了多久了，确立皇位继承人已成为燃眉之急。慈禧太后打算立即钦定皇位继承人，让那些盯着太和殿里宝座的人，把心放在肚子里，别在底下添乱。慈禧虽然行将就木，但神智依然清楚，还没太糊涂。

宫廷内外都在猜测：谁会是下一个皇帝？

这是大清国的头等大事，朝廷内外议论纷纷。



11月13日(农历10月20日)过午,紫禁城内气氛再度紧张,皇上病情急剧恶化,一度昏迷失语,接着,慈禧太后也觉着自己的病体骤然恶化,怕是凶多吉少。她紧急召见军机大臣,商讨确定皇位继承人问题。下午两点整,慈禧传谕:“醇亲王载沣抱阿哥溥仪进宫。”醇亲王载沣遵旨抱着溥仪到西苑仪鸾殿朝见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降下谕旨:醇亲王长子3岁的溥仪继承皇帝位,第二代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朝廷例行公事将由载沣代行。慈禧还决定,溥仪承继光绪(载湉是溥仪的伯父),兼祧同治(载淳是慈禧亲生子)。慈禧为故去多年的儿子载淳立嗣,也算清除了自己心上的一个巨大的块垒。

11月14日(农历10月21日)傍晚,载湉驾崩于西苑瀛台涵元殿。奉慈禧太后懿旨,载沣抱着溥仪离开醇王府。溥仪在载沣帮扶下一会儿到光绪灵前磕头哭祭,一会儿到慈禧病榻前叩头祈福,年幼不懂事的溥仪被折腾得迷迷瞪瞪。

11月15日(农历10月22日),下午未时,执掌朝纲、骄横几乎长达半个世纪的慈禧,在痛苦呻吟中停止了呼吸,闭上了双眼。光绪和慈禧在20小时内先后去世,慈禧的灵柩停在皇极殿,光绪的灵柩停在乾清宫,两起丧事同时举办。

12月2日(农历11月9日),紫禁城内隆重举行溥仪登基大典,大清的最高统治者,一个3岁的孩童,被放到太和殿的龙椅上。皇上的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着幼主,完成了一次改朝换代,改元宣统。

那位不懂事的幼主,几天来又累又怕,腻烦地大哭大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摄政王载沣急得满头是汗,轻轻地安抚幼主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后,恭亲王溥伟忿忿然离去,心中揣着不满。善耆愤怒地自言自语:“‘快完了’、‘要回家’?这是什么意思?”许多王公重臣都觉得有某种不祥的东西在向他们袭来,不过谁也不愿意挑明说清。

溥仪的登基大典过后,善耆回到家中沉下心来,仔细思忖良久。不愿坐龙椅的天子溥仪的哭泣形象,到底预示着什么?这一事件令善耆无比烦恼。他尽力摆脱溥仪的不祥表演,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醇亲王载沣身上。



▲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醇亲王载沣等清朝重臣会见外国使节，前排右4为载沣，右5为肃亲王善耆，右7为溥伟(1907年摄)

深知醇亲王底细的善耆，知道载沣重振大清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大清朝廷遵循的祖制是敬天法祖，祖宗定谁继承大统，谁就是真命天子。祖宗定下来的事情谁也无法改变。天命不可违！

醇王府和肃王府两家关系很一般。但是，善耆还是对醇亲王载沣寄予了同情和有条件的支持。仔细想来，立溥仪继承帝业，也许是正确的选择。如果由挥霍无度的溥伟继承大统，未必是好事，江山非断送在他手里不可。

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相貌堂堂，风度翩翩，颇有男子汉气派，从外貌上看，并不比溥伟差。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年仅18岁的载沣以御弟的显贵身份率使团赴德国柏林，为上一年在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遇刺身亡一事，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谢罪。载沣从海外归来，虽然长了见识，但是并没有被委以重任，到了25岁才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溥仪当了



皇上,26岁的载沣一步登天,做了摄政王、监国,善耆想也许载沣能励精图治,给衰朽的清王朝输入某些新气象。

善耆对载沣充满期待有更深层的理由:首先,他是光绪皇帝载湫的胞弟,应该对惨遭扼杀的维新变法牢记在心,会为立宪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其次,他曾出访欧洲,眼界应该超出前辈的主子,也许能迅速掀起开明变革之风潮。

载沣摄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整治心腹之患袁世凯。载湫驾崩不久,隆裕太后发现先帝留下“必杀袁世凯”的遗诏。善耆主张遵循载湫的遗诏,杀了袁世凯,不留后患。为了惩治袁世凯出卖光绪和戊戌变法,同时也是为了从袁世凯手中夺回对军队的统辖权,必须杀了他。

袁世凯手中掌握兵权,已经构成了对满洲贵族政权的威胁。慈禧太后在世时把袁世凯“晋升”为军机大臣,就是为了削去他的兵权,让他离开北洋军。善耆在与袁世凯接触中看出了袁世凯对大清朝廷有二心,所以力主杀掉袁世凯。

但是,满洲贵族上层对杀掉袁世凯有分歧,坚定的“杀袁派”并不占多数,手中握着实权的奕劻、那桐等人和袁世凯关系密切,并且接受了袁世凯多年的贿赂,力主“保袁”。军机重臣张之洞也反对杀袁世凯,说袁世凯有才干。最后,优柔寡断的载沣和隆裕太后,没敢下手,竟然保住了袁世凯一条性命,给大清朝廷留下了祸根。

载沣谎称袁世凯有“足疾”,行动不便,送回原籍“养病”,削去了袁世凯的一切职务。载沣把袁世凯打发回老家,只起到“纵虎归山,养痍遗患”的作用,袁世凯被罢官离职,实际上他依旧控制着北洋军队。

善耆认为摄政王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哀叹:“载沣做一个太平王爷还勉强,仰仗载沣来主持国政,恐怕难有好结果。”

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善耆并没有放松警惕,让他的心腹顾问川岛浪速布置密探,对袁世凯进行秘密监视,随时向善耆密报袁世凯的行动,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

新军控制在袁世凯手里,善耆最不放心,他计划组建蒙军,同时加强海军建设。经过几个月的悉心考察、潜心研究,善耆等提出一份千余字的奏折,对海军的教育情况、舰船情况及军港船坞等情况进行了陈述。

善耆强调培养海军人才的重要性,提出充分利用现存船只,加强海军基地的建设等主张,并对所需经费制定了预算。善耆的务实与见地,得到载沣的赞赏和认同。

说实话,摄政王对善耆的奏报还是重视的,载沣降谕:“方今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着派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按照所陈各节,妥慎筹划,命奕劻总核稽查。”

筹办海军是大事,筹钱是难事,欠洋人一屁股债,哪里去找钱?善耆、载泽等人议定:用各省摊派、发行公债、海外赤子捐赠、增加税收四种办法筹集海军建设资金。

不久,海军部成立,摄政王任命他的弟弟载洵和萨镇冰担任海军大臣。善耆作为海军筹办处的首脑对摄政王这项任命内心十分失望。载沣为加强对军权的控制,任命载涛贝勒、毓朗贝勒、铁良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企图建立由自己亲率的禁卫军。

载沣借溥仪名义下了一道上谕,宣布由皇帝亲自担任禁卫军大元帅,皇帝亲政前,由摄政王代为行使最高统帅权。军谘处也从陆军部分离出来,改为军谘府,以载涛、毓朗为军谘管理大臣。

军谘府相当于总参谋部,军谘管理大臣相当于总参谋长。这样,以载沣兄弟3人为核心的皇族亲贵就掌握了全国的海陆军权、禁卫军权,把全部军权集中于自家人手中。

载沣的二位胞弟载涛、载洵分别执掌了禁卫军和海军大权后,到欧美各国购买军火,和一些军火商、造船业主频繁接触。载涛、载洵从海外归国后,各国企业家也频繁造访他们的府邸,得到的贿金和赠品数额惊人。

期间,举国上下要求提前立宪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势不可当。但载沣却不能审时度势,他希望立宪越晚越好,一旦立宪,他和皇帝都被架空。善耆自然看穿了某些族人的真面目,心如刀绞,忧心难平。

1909年4月(宣统元年农历闰二月),善耆又把一份长约1500字的折子上奏摄政王,在奏折中对民政部“立宪”期内,所需落实的具体事宜作了周密的安排。内容涉及自治章程的制定、议事会、董事会的筹建、户籍法的施行以及人口普查等诸多事宜,并包括每一年对前一年工作的考核与审定办法。载沣对善耆的奏章十分赞赏,批准了善耆的





奏章。

1909年5月光绪皇帝的葬礼和11月慈禧太后的葬礼是对京城警务工作的严重考验,参加葬礼的日本特使伏见宫亲王、俄国沙皇特使陆军参谋总长、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特使及使节,都对葬礼的安排井然有序表示钦佩,对善耆的组织才干赞不绝口。

当时京城人心浮动,社会秩序混乱,经常出现小规模骚动,善耆遇变不惊,把葬礼办得圆满、体面、隆重,维护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威仪。

12月,各省请愿团纷纷到京,要求提早立宪,载沣拒绝接见,各衙门更是避之唯恐不及,而善耆却出人意料地在民政部大堂接见了请愿代表,听取了他们关于立宪的主张。

善耆向请愿团介绍了民政部在预备立宪期间的工作安排,并含蓄地表达了他赞同提早立宪的主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善耆对于严峻时局的较深刻的认识,对于稳定局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第六节 善耆和“铁西瓜”事件

1909年,汪精卫等人决意对清廷要人施行暗杀,“挽回党人的精神”。汪精卫原计划暗杀奕劻,但因奕劻戒备森严,未能得手,接着又去北京火车站对从海外采购归来的载涛、载洵兄弟行刺,依旧未能如愿。

1910年3月31日深夜,汪精卫等在北京什刹海附近银锭桥下埋设“铁西瓜”(炸弹)准备炸死摄政王载沣。因引爆线太短,未能引爆。善耆的下属——北京警厅的警探顺藤摸瓜,根据“铁西瓜”提供的线索,逮捕了汪精卫、黄树中和罗世勋。

归案后,汪精卫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在审讯当中,他慷慨陈词,颇具义士风采。汪精卫严正指出,清廷预备立宪是个骗局,骗局挽救不了清朝廷失败的命运。“此真燕雀巢于屋梁,而不知大厦之将倾也。”他在狱中写了四首诗,盛传一时。

汪精卫的这几首诗篇悲壮动人,一时拨动了许多年轻人的心弦。善耆觉得这位年仅27岁的年轻人很有才气,应该争取他为朝廷办事,同时也为自己网罗人才,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善耆希望以立宪缓和



▲善耆(左一)和外国教官在府中训练自己的子女使用洋枪(1908年摄)

国内矛盾、维护清朝统治,也希望给自己树立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家形象,为立宪后出任总理大臣作准备。

善耆通过他的内亲崇铠与革命党人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联系,给过革命党人一些方便。慈禧太后曾经怀疑善耆“与党人通”,确实没有冤枉他。在善耆府邸任教的同盟会会员程家桢对善耆说:“国家如枉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

川岛浪速向善耆转告日方的意见:“不要斩杀汪精卫,留着他将来的有用。”善耆觉得杀了汪精卫很容易,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但是,只会使已经混乱的局势更加不堪。

最后,善耆劝说摄政王载沣,判处汪、黄二人终身监禁。汪精卫在1910年4月16日被捕,5月1日正式被判刑入狱。汪精卫被监禁期间,善耆让他住在一间裱糊一新的单人监室,“终日披卷吟咏”,善耆多次找汪精卫密谈,并“赠以图史百余帙”。



善耆“礼贤下士”的风度，慑服了血气方刚的青年汪精卫。汪精卫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情不自禁地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方法。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汪精卫在被判刑后所写的诗，表明被判刑后和入狱初的汪精卫判若二人。汪精卫被判终身监禁后，对自己参加的革命活动自责自悔。

善耆认为，革命党人都是一些有才华的人，应该劝导他们为大清君主效力。保住江山社稷必须施德政，应特赦政治罪犯。汪精卫等得以免除死刑，特赦外释，主要是善耆从中活动的结果。善耆的崇拜者，常把劝降汪精卫的这段经历，当做肃亲王一件重大业绩颂扬。

## 第七节 竞选内阁总理大臣

善耆希望尽早立宪，越早越好，他一向蔑视奕劻，想取代那个卖官当面点钞票的巨贪。他认为凭自己的政绩之巨、亲王之尊、思想之新，谋求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也许会受到朝廷和多数臣工们的认可。这里面蕴涵着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抱负，也包含着急于用自己的才智挽救王朝危局的渴望。

罢斥袁世凯后，载沣宣示“预备立宪、维新图治”，诏令官员们筹办立宪事宜，并先后给戊戌维新中被黜革的官员“开复原官”，显示新朝确实要“除旧布新”。各省相继成立谘议局，有些省份的谘议局，为封建士大夫所控制，但在绝大多数省份的谘议局中，改良派都占据明显的优势。

改良派力图使谘议局成为代表“民意”的权威机构，他们一面以谘议局为讲坛，发表议论，通过各项决议，力争监督地方政府的权柄，同时要求从速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加快立宪的步伐。

1910年10月，作为“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在京召开第一次例会。政府交议的多为不关痛痒的“规则”、“章程”等条例，议员们渐渐失去兴致，中断了对条例的讨论。议员们要求首先讨论“速开国会案”和“弹劾军机大臣奕劻案”。善耆认为这两个议案获通过是大势所趋，朝

廷应当顺应历史潮流核准实施。

对于“速开国会”，载沣的回答是，将“预备”年限缩短三年，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对于“弹劾军机大臣奕劻”，则以“朱谕”形式，对资政院严加申斥，对军机大臣奕劻温言抚慰。载沣的回答让议员们失望，资政院开了100天的会，几乎没有办成一件大事，让国人看清了新朝和慈禧前朝没有两样。

会议期间，推举内阁总理大臣就成了朝廷内外的第一要务，经过皇家重臣协商，可以出任总理大臣候选人的有四人：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毓朗贝勒、载泽尚书。

奕劻是元老、军机大臣领班。不过，他善于敛财，是贪污受贿的高手，口碑很差。当然，奕劻不仅“帮”大，而且竞选经费充裕，还有人认为他是议和的“功臣”，他依然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肃亲王善耆，政绩显赫，国内外声誉很高。但是“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他对人要求过于严苛，令人望而生畏，尤其那些不能自律的同僚，怕他当上总理大臣，自己的日子不好过。善耆竞选完全靠政绩，拼声望，坚决不花一分钱用在竞选上。他的廉洁奉公注定他难以取胜。

毓朗贝勒和善耆关系密切，是善耆推荐的人选。他是乾隆长子永璜定亲王的后裔，曾经担任军机大臣、军谕大臣、民政部侍郎等职，人气高，在资政院发表的施政讲演，曾获得喝彩。

镇国公载泽，自幼聪颖过人，颇得奕劻怜爱，他的福晋是隆裕太后的妹妹，他可以通过这层裙带关系挟制载沣。谙于政情者多认为载泽会出任内阁总理大臣。

经过一场明争暗斗，奕劻胜出——这位晚清政坛的不倒翁，就是扳不倒，也真是邪了。善耆未能登上总理大臣宝座，仍然任民政大臣，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他欲哭无泪，哀叹：“大清江山难保啊！”

1911年8月15日（宣统三年闰6月21日），奕劻宣布内阁成立。新内阁13人中，汉族4人，满族9人，其中，皇族占5人。皇室成员位居要津、专擅大权的局面，即使在清王朝200多年历史上，也属罕见。新内阁被舆论抨击为“皇族内阁”，于是，“近支（皇族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的民谣到处流传。

清皇室变本加厉地加强皇室亲贵的专权，激起了公愤。立宪派决



意用请愿的和平方式,迫使清政府转向民主政治轨道。梁启超在《国风报》上破口大骂:“麻木不仁之政府”,“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发表《宣告全国书》,说:“新内阁如此,吾人民之希望绝矣。议员等一再呼号请命而不得,救亡之策穷矣。”

## 第八节 隆裕太后的眼泪

辛亥年初,国人普遍感到,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资政院的议员们分别组织了“宪友会”、“辛亥俱乐部”、“宪政实进会”等政治团体,准备应变。地方的立宪派也开始向革命派靠近。

革命党人詹大悲在他主编的《大江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时势,事事皆现死机”,号召人民抛弃一切幻想,准备和清政府决战。

1911年10月10日,大清帝国的丧钟敲响了!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在一个多月内,先后有13个省宣布独立,转向革命营垒。溥伟对摄政王说:“此次之变,总宜镇定,切不可张皇畏惧。”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被吓呆了,不知所措,热泪横流。她很糊涂,在国家危难之秋,她依旧贪图享乐,大兴土木,修建水晶宫,想效法她的姑姑慈禧,把持朝廷最高权柄。但是她的才智没法和她姑姑相比,再说了,此一时彼一时,此时已经不是慈禧临朝的时代。

优柔寡断的载沣,在穷途末路中,也拿不出保住大清江山的准主意。在一片惊恐当中,清廷派出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南下,同时命令海军驶入武汉江面,配合陆军作战。荫昌曾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校长),是袁世凯的老朋友并跟北洋诸将有师生之谊。荫昌在德国学过军事,但从未打过仗,又是满人,北洋将领是否听他调遣,心里并没有底。

事态的发展证实,荫昌的担心有道理,他根本指挥不动北洋军,袁世凯的部下不听招呼,摄政王傻眼没辙了。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看到时机已到,便同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等人,向载沣荐举袁世凯重新出山。

此时,害怕失去在华权益的列强,开始转向袁世凯,希望袁世凯出山指挥北洋军,镇压起义军。病急乱求医,载沣同意起用袁世凯出山。

善耆和川岛浪速早已察觉到袁世凯的野心，他们称袁世凯为“国贼”。善耆坚决反对让袁世凯出山，川岛浪速准备除掉袁世凯，就是还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溥伟也坚决反对起用袁世凯，他对载沣说：“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起用袁世凯是引虎自卫。”

载沣说：“奕劻和那桐再三力保，也许可用。”

溥伟说：“纵然难以收回成命，可否用几名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溥伟补充说：“袁世凯最害怕瞿子玖、岑春煊他们。让瞿子玖入内阁，岑春煊做北洋总督，以升允为钦差大臣，握重兵扼上游，庶杜袁四之狡谋。”

袁世凯对于朝廷的起用推辞再三，装模作样以脚病未好为借口，不肯应命，但是他也不完全谢绝。后来，袁世凯开出了明码实价，让他组织责任内阁，给他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就可以重出江湖。

摄政王无奈，答应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节制水陆各军。袁世凯得到满意答复，在彰德“遥领圣旨”，带领北洋军向革命军进攻，攻下汉口后，随即带卫队回到北京。

看到袁世凯重新上台，溥伟对善耆说：“大势去矣！”

从武汉回京城，星星已经不是那个星星，月亮已经不是那个月亮，袁世凯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袁世凯了。袁世凯抵达北京，组织责任内阁，“皇族内阁”宣告结束。袁世凯接下来便下令北洋军猛攻汉阳，炮击武昌。

此时，袁世凯通过已经被释放的汪精卫对革命党人不停地摇晃橄榄枝，有时也发布“全军整备再战”的命令，用列强可能干涉中国内战，来恫吓革命党人，制造对自己更有利的气氛。

袁世凯一度把反对共和的口号叫得震天价响，在隆裕太后面前流鼻涕淌眼泪地说：“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

可是，转过身就变脸，授意亲信向朝廷施压，请求共和的奏电雪片似的飞向北京。袁世凯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宫，要求“皇帝”退位，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已经别无出路。

袁世凯七搞八搞，搞出一个由北洋集团筹划的共和局面，显示他的权力得自清廷，不必受革命政府约束。袁世凯在民军方面的朋友，



已经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

一些革命党人,已经认定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他们认为: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成功。只要袁世凯肯干,可以请袁世凯做第一任大总统。

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双方正在磋商之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国民政府临时总统之职。袁世凯决计胁迫亲贵王公,进而恫吓太后,让皇室自行退位,由自己全权组织临时政府。

隆裕太后被逼进了死胡同,连忙多次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们召进养心殿拿主意。1912年1月17日(辛亥年11月29日)在养心殿召开御前会议,被召见的有醇王、庆王、恭王、肃王、睿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帕王、寅图王、博公。

在太后召集的御前会议上,奕劻和溥伦赞成皇帝退位,他们的立场遭到猛烈的抨击。第二天,奕劻没有敢来,溥伦也改变了口风,又赞成君主制了。多数王公大臣决心:要豁出满腔热血,和革命党人拼了。

太后问:“你们看到到底是君主制好?还是共和制好?”

大家立刻应声道:“奴才哪有主张共和的道理?”

有人还说:“请太后圣断坚持,勿为奕劻之流所惑。”

溥伟愤愤地说:“奕劻显然是欺君罔上!”

那彦图接着说:“太后往后可别再听奕劻的啦!”

“乱党实不足惧,冯国璋说过,发3个月的军饷,他就能把革命党打败。”溥伟和载泽同声说。

“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我真没有钱了!”隆裕太后摇头叹气。

这时,优待皇室的条件已经由南京各方代表议了出来。

太后说:“落不着优待条件,不就是亡国了吗?”

太后转过头对跪在一边一直不说话的载涛说:“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能打仗吗?”

“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说不准。”

太后不做声了。停了一晌,才说了一句:“你们先下去吧。”

跪在原地没动的善耆,向太后嘱咐说:“太后,您可要慎重降旨。”

“肃王，你还有什么法子吗？你就说吧，都到什么时候了。”

“臣以为，应该立即组建满蒙军，坚决把逆贼灭了，保住祖宗的基业。朝廷暂时可以到热河离宫避一避，臣可以先行一步。实在不行，我们就返回辽东。奉天那边，赵尔巽没让革命党得逞。有一位叫张作霖的汉臣，镇压革命党很得力。”

蒙古王公世代受封，与皇室联姻，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此时，贡桑诺尔布被清廷任命为“御前行走”，成为驻京蒙古王公中的领袖人物，以他为代表的蒙古王爷们坚决反对共和。

孙中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也令蒙古王公感到恐慌。在京蒙古王公由贡桑诺尔布和那彦图（清前期平定准噶尔部著名功臣超勇襄亲王策凌后裔）等王公首倡，宣布成立“蒙古王公联合会”，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向袁世凯呈递了一份请愿书，表示与清朝“大皇帝无二心”，继续效忠清王朝。

在驻京蒙古王公的影响下，内蒙古6盟49旗蒙古王公与外蒙古喀尔喀部86旗蒙古王公联合致电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表示反对共和，拥戴清朝，抨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是“狭隘民族主义”。

1月19日（农历辛亥12月1日），隆裕太后再次举行御前会议，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人坚决反对奕劻让皇帝自行退位的主张，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也持反对意见。次日，御前会议继续召开，蒙古王公反对共和更烈，会议无果而终。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同皇族“宗社党”一起，在清帝退位问题上，持坚决反对态度。

1月26日，“宗社党”主要成员良弼被同盟会员彭家珍炸伤身亡，吓坏了皇室亲贵。反对皇上退位的几位王公重臣都躲了起来。

1月29日，形势有了变化，民国政府颁布《蒙古待遇条例》，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维护蒙古地区制度和王公特权不变。

蒙古王公的疑虑解除了，他们立场转变，在御前会议上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

他们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要求新的民国政府，充分考虑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并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





蒙古王公在袁世凯召集的皇族近支军政会议上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

隆裕太后此时已经倾向共和，准备接受民国临时政府的优惠条件。

隆裕太后说：“我知天下系公产，并非满洲私物。但满洲既已遗传二百余载，我只求德宗陵寝可以修造，皇室地位不至坠落，则亦无恨。”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礼。

隆裕太后在太监引导下，流着眼泪，领着溥仪慢慢地从后殿走出来，走向宝座。众国务大臣，向隆裕太后行三鞠躬礼。

隆裕太后点头说：“我按照议和条件，把国家大权交出来，让袁世凯去办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

御前太监把皇帝退位诏书放在隆裕太后面前，她看了几行，泪水便模糊了她的双眼。隆裕太后想，这大清近300年的江山，就这样在自己手里让出了。她再次痛哭，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也再没有人要求她说什么了。

上演了近300年的大清国历史长剧，在隆裕太后的泪雨中徐徐落下了最后的一幕。

第五章

苟延中的“旅顺肃王府”

晚清统共有 12 位和硕亲王，日本人为什么单单对肃亲王善耆情有独钟，把他护送到旅顺，庇护起来？善耆蛰居在旅顺期间的经历，做出了不可更改的、可悲的回答。

——爱新觉罗·宪东

第一节 走入陷阱

宣统皇上退位粉碎了善耆的“中兴梦”，但是他还有梦，又有了“复辟梦”。善耆筹划返回辽东和张作霖联合，组建满蒙独立政府，然后再图重入中原。据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报告，张作霖与冯德麟、马龙潭等 33 名东北将领，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东北军人“决议勤王”。“劲旅数万，一旦有命，即可取道山东南下，誓当剿灭革命军，以区区微忠，尽瘁朝廷。”张作霖以为袁世凯是忠于朝廷的曾国藩，所以发了这份急电。

善耆暗喜大清国能有张作霖这样的大忠良，他在东北还有近百万亩良田，有经济实力，自以为恢复大清国的基业依然有望。在隆裕太后决定皇上退位、接受政府优待条件之后，川岛浪速问善耆：“今后怎么打算？”

善耆毫不迟疑地回答：“设法通知赵尔巽，让他和张作霖保持联系。我尽快返回辽东和他们面议。我们要尽快组建满蒙勤王军，保住祖宗的基业。”

和日本参谋本部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川岛浪速，得到善耆的行动计划后，立即电告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清国朝廷崩溃在即，肃亲王



▲1911年12月，善耆逃亡旅顺，途中赋得《出都口占》一首，寄托“亡国”之恨，凸显内心的悲凉。从遗墨中可以看出，善耆的书法功底深厚，书体俊雅挺秀。

善耆准备返回辽东，组建满蒙勤王军，望军部提供支援。”

日参谋本部没有考虑善耆和张作霖联手的事情，而立即决定要把善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让善耆为日本日后的战略需要服务。参谋本部把控制善耆的意图电告了川岛浪速。接到命令后，川岛浪速和善耆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1912年1月22日，川岛浪速再次电告日军参谋本部：“肃亲王已做出决定，将化名金晏怡，2月2日离开北京。”

2月2日那天，天空黄霾弥漫，天气突然变冷，北风吹得肃王府院中的几株古树不停地发出尖叫声。善耆在王府院内独自徜徉了约莫两个时辰，王府内昏昏晃晃，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善耆知道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在这座王府中漫步了，他抚摸着院中的每一棵树，努力抑制眼眶中的泪花。他很想趴在地上亲吻脚下的土地，不愿意割舍这片热土，但是这片热土却不再属于他。他暗暗发出誓言：不胜利再不

踏上这块土地。他坚信，他能以胜利者的姿态，骑着战马重新回到京都，重新站在他的王府里。

善耆走进客厅刚刚斜歪在沙发上，有仆人进来禀报：“高山公通大佐求见！”

听到禀报，善耆起身对仆人说：“今儿个，我自己出去，不用跟着了。”

给仆人撂下这么一句话，善耆一身便装，上了高山公通大佐开来的轿车。前后三辆挂着日本军旗的轿车，驶出肃王府，直奔正阳门火车站。

午后3时20分，善耆乘坐的列车开出北京火车站。日本驻华公使

伊集院彦吉紧急电告东京的福岛安正：“肃亲王已平安离开北京。”

行前，肃亲王曾经到地安门内太平街贡王府把自己出京的打算，对他的妹婿贡桑诺尔布谈过。善耆告诉贡桑诺尔布：“眼下，我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返回辽东和张作霖联手。有准儿没准儿，我都必须去做最后一搏。为了捍卫祖宗的基业，我万死不辞。”善坤对夫君贡桑诺尔布说：“哥哥是不会放弃一切机会的，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就要做大清的忠臣。”

善耆计划：由他即将组建并节制的勤王军，先期把两宫转移到热河，然后再图消灭革命党人。善耆也曾把自己的谋划向隆裕太后奏报过，太后没答应。隆裕说：“胜了当然好，败了怎么办？还是接受《优惠条件》，有准儿，不能冒失。”

川岛浪速对善耆准备策划组建满蒙勤王军，把朝廷接到热河的图谋了如指掌，心知肚明。日方认为可以把善耆的谋略纳入日本参谋部的战略策划之中。善耆的图谋和日本参谋部以及大陆浪人集团策划的满蒙独立战略意图，有异曲同工之处。

川岛浪速刚刚完成的《对支(华)管见》一文已经发表在日本刊物上，善耆已经通过翻译读过了。文章的主旨是：1.保持对俄国的势力均衡，提防俄国东渐南侵传统政策的实施；2.最终解决支那(中国)目前的问题，必须首先涉足中国东北，以为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领导权奠定基础；3.用向中国东北殖民的办法巧妙处理日本内地的人口过剩，保持该地区同母国的紧密关系，可以避免像英国那样因殖民地与本土远隔而给将来造成困难和悲剧；4.以大陆未开发的资源弥补日本本土资源的贫乏。

川岛浪速把“满蒙独立”当做实现东亚霸业的核心战略，善耆则是非常有利用价值的人物。川岛浪速对日本驻华公使说：“实现日本制定的满蒙独立谋略，已经成为现实课题。实现满蒙独立的大好时机已经到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万万不可让善耆从帝国手中溜掉。”

对于善耆去东北，日本军方制定了缜密的措施，以保证善耆的绝对安全。善耆乘坐的那节车厢，挂在火车机车的后头，是日军的包车，由日本军人把守，闲杂人等不许靠近。善耆顺利走进车厢，与身穿军装的高山公通大佐相对而坐，周围全是穿中式长袍，或棉袍、皮袍等便装



的日本人。

火车吭吭哧哧地爬行一天多时间，才到达山海关火车站，在那里加水、加煤，停40分钟。日本驻军派来随军女眷，为善耆和高山公通送来丰盛的茶点。不久，车站工作人员上车通知：“前方路轨故障，火车晚点至少两小时，旅客可以下车到站台上活动休息。”

高山公通大佐认为，应该护送善耆到日军山海关兵营休息，在车站等待发车，缺乏安全保障。善耆接受高山公通的意见，转移到日本山海关驻军营房等待发车。随后，日军驻山海关长官报告：据说兴城附近一座铁路桥梁被革命军炸毁，短时间内不能修复，去奉天的旅客已经办理退票手续，改乘水路和陆路交通工具去奉天（沈阳）。

高山公通提出，请肃亲王乘船，经旅顺去奉天。经善耆首肯后，高山公通陪同善耆登上了日军“渤海丸”号军舰。

高山公通大佐如释重负，深深地松了一口气，笑着对善耆说：“您的安全总算有了绝对保障，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人都被我们彻底甩掉了。请亲王放心，从现在起，您已经进了帝国的保险箱。中国的军人，未经允许，不能登上我们的军舰。到了旅顺，您就算到家了，那是鄙国的管辖范围。”

高山公通的一席话，使善耆的内心一阵酸痛，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位王府里有200多名奴才伺候的大清王爷、努尔哈赤的子孙居然要靠外国人保护，太祖、太宗九泉之下有灵，一定会伤心落泪。

善耆尽力镇伏住满腔的痛楚，走进了“渤海丸”舰长为他准备的单间客舱。高山大佐把善耆交给了舰长，急速返回了北京任所。东京陆军方面得到报告：“善耆已经登上‘渤海丸’，成功进入日本的管辖范围。”

东京陆军参谋部得知善耆顺利登上“渤海丸”号军舰，十分欣悦，立即指令舰长：“严加保护肃亲王，不得松懈。”

秦皇岛海面上一片迷茫，天空与海水都被狂风涂抹得灰突突的。大海掀起的浪涛，像凶神恶煞一般向“渤海丸”扑来。舰长发出命令：“暂时不能起航，要等风息之后，等到天气晴和再起航，让亲王有个好心情。”“渤海丸”的日本官兵个个精神抖擞，喜笑颜开。他们遵从长官的命令，尽职尽责地护卫着大日本帝国的友人、大清国的王

爷善耆。

逃亡路上的善耆能有什么好心情？战舰上的单间客舱和囚室没有什么不同！心中充满悲愤和哀愁的善耆，正在经历着逃亡的痛苦煎熬。舰长不停地嘘寒问暖，更让善耆平添几多愁绪，善耆突然感到自己坠落到深深的时间隧道里。曾经骑在骏马上或坐在肩轿上的肃王爷的灵魂，仿佛离开了自己的躯体在空中飘浮。

溟濛中，善耆仿佛重新经历一次那些痛苦而屈辱的往事。善耆情不自禁地大吼一声：“袁四，我早该杀了你！”转而他又自怨自艾地叫喊着：“大清不是洋人灭掉的，也不是革命党人灭掉的，更不是袁世凯灭掉的，是满洲的‘族臣们’自己把祖宗的基业毁了。”他的怒吼声在这浪涛汹涌的暗夜里显得那么微弱。

善耆不明白，政权的整体腐败必须革除弊政才能根治。只有革新体制，建立全新的制度，才能挽救已经腐败的政权。权利的失控是不能靠几个善于自律、自奉清廉、慎独自重的人拯救得了的。善耆的悲剧就在于他要保大清，而不知道腐朽的大清是保不住的。再好的医生也不能把一具腐烂的尸体医活。

海上风息了。善耆即兴拟就《出都口占》一首：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从诗中，读者看到的是，满腔悲愤的善耆痛苦地仰天长啸，在痛苦呐喊中离开了京城返回辽东，同时他作为满洲高层统治者，宣称“幽燕非故国”，说明他始终以高踞中原各民族之上的统治者自居，他没有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出身马背民族的肃王，明明是乘火车离开了京城，在秦皇岛登上了日本军舰，却依然欣赏着自己在马背上的雄姿，虚拟一个“回马看烽火”的特写。遥望着熊熊烽火，他依然心有不甘，依然眷恋着中原的美景。

1912年2月6日，日本军舰“渤海丸”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航行，把大清国的肃亲王善耆安全运送到了旅顺军港。善耆没有追问：他原本计划到奉天（沈阳），怎么到了旅顺？善耆自我安慰地认为，自己漂流到了旅顺口，也许是太祖、太宗送给他一次效忠祖宗的机遇。他不知道自己不过是大清王朝的殉道者而已，不知道延续2000余年的封建体制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 第二节 全家出逃

092



浮华与苍凉  
红色王子爱新觉罗·宪东的家族往事

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皇俄国一跃成为我国东北南部的霸主，便急急忙忙地把辽东半岛的一部分改称为“关东州”，设立一个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

当年，长春以北（北满）属俄国势力范围，而南满则属日本势力范围。日本除了在从长春到旅大，从奉天（沈阳）到安东（丹东）铁路沿线驻扎军队外，在奉天日本租界里，还有日军的后勤部队、通讯部队和特殊兵种部队驻扎，并设置特务机关，专门从事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工作。

1906年6月7日，日本天皇发布了第142号诏令，公布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之件》，11月26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South Manchuria Railways Co.，简称满铁，英文缩写SMR，）在东京正式成立。

1906年末，日本军国主义者以“保护”南满铁路和日本侨民为借口，派驻两个师团（1919年正式命名“关东军”）的兵力，占领了“满铁”沿线“附属地”。1907年，会社总部从东京迁往大连，被称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

当时筹建“满铁”的委员有80多名日本军阀、官僚、财阀，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在我国台湾省施行殖民统治的后藤新平，另一个是日军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他们一致认为采取“东印度公司”这一“商业公司”模式征服中国，是最恰当的战略。日本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铁路“附属地”的名义，在铁路沿线霸占大片土地，行使行政、司法、征税、警察等法权，奴役和压榨我国人民。“满铁”俨然是中国人民头上的“太上皇”。

善耆到达旅顺口，日本殖民当局，包括日军守备队、关东都督府、“满铁”的高级官员，悉数到达码头欢迎肃亲王。许多手里拿着日本国旗和龙旗的日本“民众”也到码头上欢迎肃亲王。

善耆检阅了日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善耆被送往他的临时府邸，旅顺旭川町69号（现旅顺新华大街9号）的一座二层砖造小楼

里。善耆的新“王府”周围树林茂密，主楼是一幢俄式建筑，原来是俄国贵族的别墅，日俄战争后由日本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占用。从善耆入住起，这幢别墅便被称作“肃王府”，后人把它称作“旅顺肃王府”。

善耆住进新“王府”后，日本外务省和日军参谋本部再次发急电，指示日本旅顺殖民当局：“对于肃亲王必须给予充分的保护和提供一切方便。”王府由日军守备队兵士日夜守护着，善耆仿佛落入一张大网之中，一张由日本政府、日军参谋总部、大陆浪人、外交官、军人、间谍、教员编织成的大网中。

有人说：“日本人裹胁了善耆。”

有人说：“日本人把善耆保护了起来。”

有人说：“是一次偶然奇遇使善耆漂流到了旅顺。”

善耆本人说：“一切都是天意。”

事实是：日本人早已把善耆的行动路线、欢迎的人群、王府、护卫、勤杂人员等等策划就绪。

2月6日这一天，旅顺日本驻军、关东厅、“满铁”的高级官员纷纷拜访善耆，表示愿意为肃亲王提供一切帮助和方便。就在这一天，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等文件，清廷宣布接受《优待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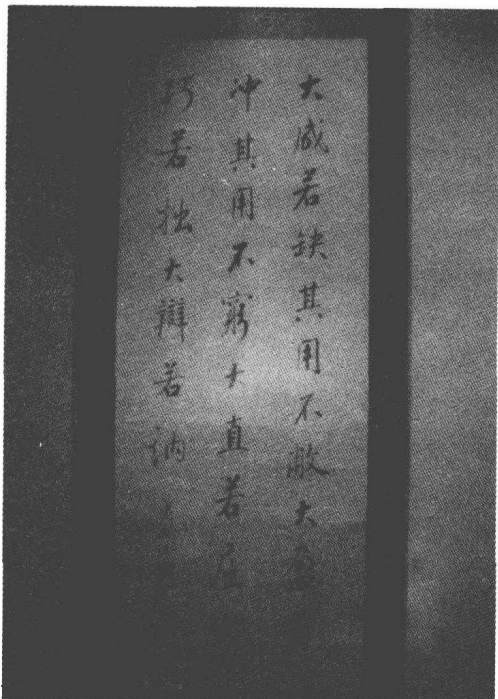
就在这天晚上，川岛福子出现在北京肃王府，与善耆的福晋赫舍里氏会面。她向福晋通报：“肃王已经平安到达旅顺，一切顺利，身体健康，精神畅快。肃王让福晋带领全家人，尽快到旅顺去。在路上的一切，川岛浪速已经做好安排。”

根据川岛浪速的部署，肃亲王的眷属立即全部转移到北京东城川岛浪速宅邸，以防袁世凯采取突然行动，威胁善耆家属安全。袁世凯内阁民政大臣赵秉钧发现肃王府内情况异常，经过内线侦察了解到，善耆不在府内，眷属已经转移。

阴险狡黠的袁世凯时时提防着宗社党的动向，宗社党那几十个人非同小可，特别是肃亲王善耆和恭亲王溥伟的能量不可小觑，他们都是冥顽不化的死硬派，坚决反对清帝退位。

虽然赵秉钧已经以名利、女色、恐吓、暗杀等手段拉拢、收买、制服了大部分宗社党徒和他们的支持者，但是袁世凯还是嘱咐他的警察头





▲善耆手书《道德经》第45章(1916年摄)

子赵秉钧：“对于宗社党人，一定要严加防范，北京和天津不同，京城里的皇族势力不是几天内可以肃清的。”

善耆认为袁世凯是头号国贼，赵秉钧是和袁世凯不分伯仲的一路货色。赵秉钧当年曾经当过善耆的副手，善耆非常了解他。禁卫军的满洲兵本来倾向宗社党，禁卫军的头目也都是朝廷的要员，全被赵秉钧用银票和恐吓制服了。袁世凯为了防止万一，还命令赵秉钧在前门火车站停放着一列客车，以防出现不测，可以确保乘车出逃。

赵秉钧对肃亲王的防范是严密的。赵秉钧曾经夸口：“肃王府里的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北京。”赵秉钧没有料到，善耆已经在他全然不知

中悄然遁去。

2月7日，赵秉钧派巡警包围了肃王府，静观事态发展。川岛浪速立即给袁世凯传话：“如果巡警继续包围肃王府，就是威胁日本警备部队的安全，我们有权采取任何手段回应。”袁世凯知道川岛浪速是个性情火爆的家伙，急令解除包围，改用便衣巡警秘密监视肃王府的动态。

善耆的眷属50人，随从婢仆10人，由日本驻北京的警备部队护送到大沽口，乘日本军舰“千代田丸”去旅顺。2月12日中午，善耆的眷属到达旅顺军港码头，受到日本官方按照日本皇族礼仪的盛大欢迎。善耆的几位福晋，悲喜交加，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热泪，善耆的孩子们个个满面堆笑，感到无比欢欣。他(她)们还不知道，这一天对于爱新觉罗族人的子孙而言将是一个极其苦涩的日子。

就在肃亲王一家团聚在旅顺的那一天，隆裕太后含着热泪以宣统皇帝名义签署了“退位诏书”，随后众臣到天安门举行了历史上最后一

次“金凤颁诏”仪式，昭告天下，宣统皇帝已经退位，从此废除了帝制。

至此，清自太祖努尔哈赤建金，至宣统退位，共计 297 年；自顺治入主中原，至宣统退位，为 268 年。“退位诏书”颁布后，好像一块石头落地，隆裕太后松了一口气，心理负担消散了。享受《优待条件》的小朝廷开始过上“新”的帝王生活。大清皇帝还称皇帝，清室宫中依然执行旧制，隆裕略感宽慰，不再哭泣。

善耆没有感到宽舒，没有把旅顺当做自己的最后落脚点，更谈不到把旅顺当做颐养天年的归宿。善耆 46 岁，正是壮年，他觉得自己没有丧失恢复祖宗基业的自信。对于善耆来说，人生真是一场梦，一场做不完的梦。

### 第三节 “满蒙独立运动”的第一次受挫

一晃，善耆一家子到达旅顺，已经过去半月有余。“王府”里的日子已经安顿出一个眉目，善耆便急切地向日本关东都督府都督大岛义昌陆军中将提出：“本王返回辽东的本意是准备和张作霖合作，推动满蒙独立，重返中原。本王准备去奉天，面见张作霖，给他一个效忠大清王朝的机会。”

“王爷殿下的想法很好。如果殿下能成行，日本方面一定保证殿下的安全。”善耆以为大岛义昌支持自己的计划，开始筹备去奉天有关事宜。其实大岛都督爽快地回避了是否同意善耆去奉天的计划，仅仅是赞扬了善耆的行动设想很好。

两天后，大岛都督派关东都督府事务局长在川岛浪速陪同下拜见善耆，向王爷通报：“王爷最好派特使去奉天会见张作霖，目前不宜亲自前去，否则安全难以保障。”关东都督府事务局长通报过后，善耆做了详尽的解释，说明必须亲自面见张作霖的道理，但是事务局长笑而不答。

善耆还没有完全进入自己的新角色，还没有习惯新的生存规则。他已经不能离开他的靠山独立行动，甚至不能独立思考。最后，善耆还是听从了日本人的安排，派弟弟善豫去奉天会见张作霖。善豫在奉天等了多日，才得到张作霖的短暂接见，张作霖直截了当地对善豫说：



“袁世凯的代表已经来了，就在隔壁的房间里等着我给他回话。袁大总统愿意出 300 万现大洋，请求我支持他。如果大清朝廷肯出 800 万现大洋，我就组建勤王军，帮你们复辟。”

谈判不欢而散，善豫怀着满腔怒火和无法抹去的懊恼，返回旅顺，而善豫的一名主要随行人员，因为和张作霖顶撞，指责张作霖“欺人太甚”，被张作霖的属下扣押在奉天，下落不明，有人说已经被张作霖的下属枪毙了。

善豫的奉天之行对善耆的心神损伤过大，直到去世前，善耆依然耿耿于怀，常常对子女们说：“如果日本人不限制我的行动，让我亲自去见张作霖，会谈是会成功的，历史也许会改写。”

虽然张作霖令善耆倍感失望，日本人的限制令他不满，但是善耆没有彻底绝望。善耆找川岛浪速，催促他立即施行“满蒙独立运动”计划。川岛浪速也认为在中国政权更迭期间利用“宗社党”推行“满蒙独立运动”，使东北和东蒙地区脱离中国而“独立”，置于日本控制之下，正是大好时机。

其实，“满蒙独立运动”计划是川岛浪速和几名日本军人共同制订的。川岛浪速在给日本参谋本部的电报中吐露实情：“满蒙独立运动在表面上使人感到是中国人的自发行动，而暗中则由日本幕后操纵。”

几位倾心“独立”的蒙古王公，为置办武器等事宜，曾经向川岛浪速求助，请求斡旋贷款事宜。川岛浪速及时地把蒙古王公的动态和他打算同土匪头目左宪章联合组建“满蒙独立义军”的计划，向日本政府和参谋总部做了详细报告，并得到首肯。日本政府同意“以卓索图盟五旗内所有矿山为抵押”提供贷款 11 万日元，用以招兵买马和置办武器弹药。

善耆期望喀喇沁、巴林、宾图各蒙王能够互相配合，组织起一支蒙古兵队伍，作为实现满蒙独立的武装力量。根据川岛浪速的安排，多贺忠之少佐负责置办武器，并把武器交给松井清助大尉，然后运往喀喇沁王府。高山公通担任指挥，川岛浪速和他的得力同僚薄益三也参加行动。

多贺忠之等人的行动很快，分别完成了各自的任务。但是天不遂人愿，当日本军官把大批军火伪装成农具，由公主岭运往内蒙，途经郑

家屯(今双辽地区)时,不知何故被奉天军方发觉,47辆大车的军火全部被焚毁。为运输队保驾的薄益三率领的100名土匪,被万福麟麾下的军队包围、歼灭。

松井清助、薄益三等人被奉军包围,松井大尉等人身负重伤,无力抵抗,只好俯首就擒。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决定把松井清助等人当做土匪斩处。日本驻长春领事闻讯,火速出面交涉,使得他们免于一死。

其间,张作霖的奉军破坏了宗社党在开原、公主岭、怀德、宽甸、海城等地的秘密机关,给宗社党势力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袁世凯的一封密函已经把张作霖安抚了,袁世凯告诉张作霖:天下大势变了,清帝退位了,袁世凯决定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防务督办。于是,张作霖摇身一变,变成了袁世凯麾下的一名悍将。张作霖岂容善耆等人插足他的地盘,推动什么“满蒙独立运动”。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导演的“满蒙独立运动”就这样被搁浅,最出乎预料的是,善耆的妹婿贡桑诺尔布转变了政治态度。宣统退位后,孙中山多次会见贡桑诺尔布,使他对同盟会的宗旨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不久,贡桑诺尔布加入了同盟会。对妹婿和妹妹的立场转变,善耆仅仅说了一句:“人各有志嘛!”

川岛浪速被日本参谋总部急电召回东京,通知他停止在满蒙的一切行动。福岛安正告诉川岛浪速:“对华方针的改变是内阁会议决定的。”川岛浪速又愤然拜见了时任外相的内田康哉。

内田康哉对川岛浪速说,既然袁世凯已经执掌了政权,日本目前必须同他亲善提携。况且,各国正共议提供联合贷款事宜,日本如不参加,就会坐失良机,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总之,既然国家的对华方针已经变化,你们在满蒙的行动只能停止。如果你们从北方采取刺激袁世凯政府的行动,他就会感到日本政府包藏祸心。那么,中国的排日运动可能无法控制。

川岛浪速对日本政府转变态度十分不满,日本军部内许多侵华老手,对终止“满蒙独立运动”也持异议。日本政坛元老大隈重信主编的《新日本》杂志,极力鼓噪满蒙独立。川岛浪速跟着叫嚣:“现在是解决满洲问题的最佳时机,这个问题是日本迟早必须解决的。日本打算在满洲有所发展,就不可能用和平手段获得圆满解决。日本已经几次失



▲穿西装的善耆，1812年8月。（1912年7月30日，日本明治天皇逝世，善耆斋戒三日，赶制西装一套，准备东渡日本，前去吊唁。善耆为了哀悼明治天皇，脱下传统的旗装，换上西装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东渡计划未能实现。）

掉‘合并’满洲的机会，必须赶快动手。”

从东京回到旅顺，川岛浪速如实地把日本内阁的决定向善耆做了通报，善耆只得痛苦地喝下这杯苦酒，他说：“贵国内阁决定暂时终止‘满蒙独立运动’也许是好事，我们要做更充分的准备，从头再来……”川岛浪速深受善耆永不放弃和宽于待人的气度所感动，开始筹谋新的行动计划。不管怎么说，善耆不想也不能离开日本人的提携。日本人暂时也不会抛弃善耆，因为他还有利用价值。善耆身边还集聚着溥伟、允升、康有为、梁启超等一些宗社党和立宪派人士，日本军政界和企业界人士更加频繁地造访旅顺肃王府。

“满蒙独立运动”受挫后，福岛安正来到旅顺，为善耆打气。比善耆年长14岁的福岛安正来到旅顺，确实

给善耆带来许多欣慰。福岛安正到善耆府上和善耆促膝谈心，对世界大事发表各自的看法，双方都感到有所裨益。

1912年7月30日，开辟日本维新历史新纪元的明治天皇驾崩，善耆立即致电日本皇室，深表哀痛，并准备亲自去东京吊唁，请日本裁缝制作了西装，那是善耆一生中唯一的一套西装。可能由于外交原因，善耆计划中的日本之旅未能成行。明治天皇是善耆心中的偶像，善耆素食3日，以表对明治天皇逝世的哀悼。

善耆对日本提携他的复辟事业，始终牢记在心间。善耆的侄女嫁到蒙古的图什业图，出嫁时善耆在嫁衣中放入一件日本和服，并且特意嘱咐说：“大清皇帝退位之后，我家还能过上太平日子，全赖祖宗的保佑和日本友人的提携，日后复辟成功，也永远不要忘记日本人给咱

家的恩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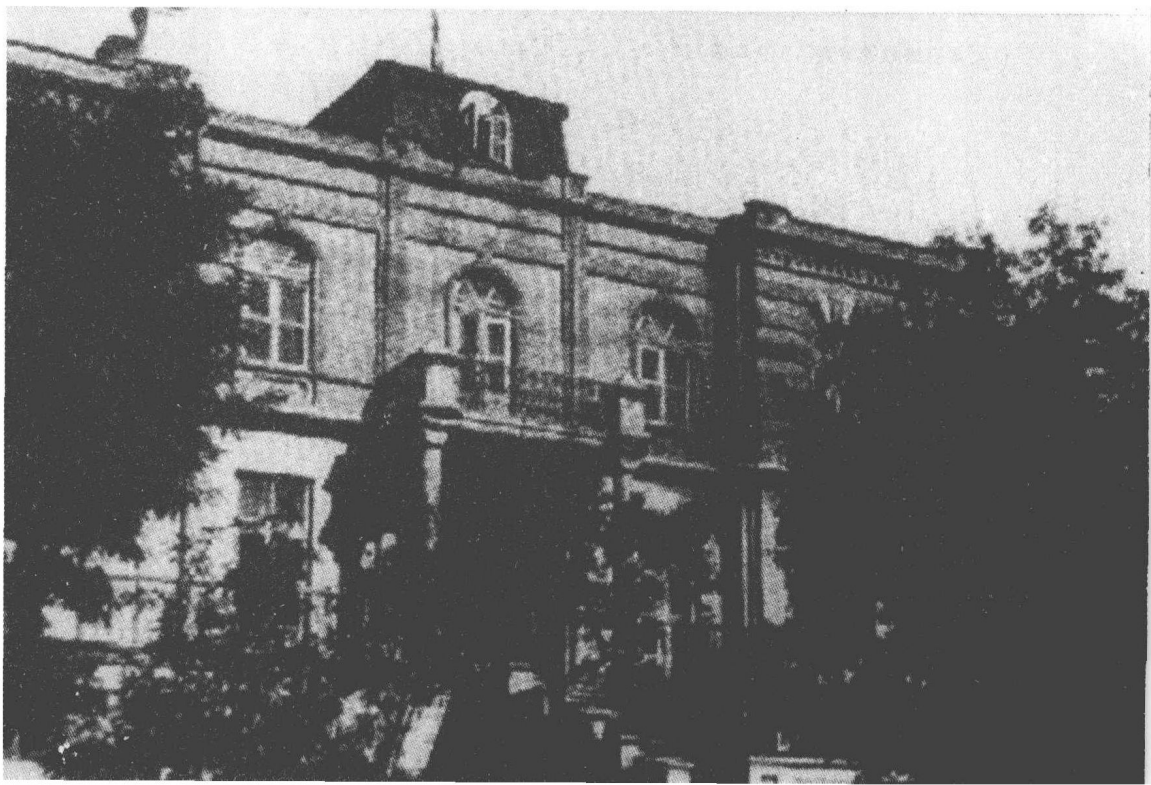
#### 第四节 “旅顺肃王府”的日常生活

逊肃亲王善耆在旅顺的王府，围墙内占地面积 2700 平方米，宽阔的庭院中种植了各种花草，主楼的建筑面积 470 平方米。善耆住在二楼上的一间很宽敞的房间里。已婚的男子，每人分给一间，其余的都是按同母所生的兄弟姊妹，两三个人共住一间。

善耆一家人在旅顺的生活和在北京肃王府里的生活相比较，显得过分简朴。在北京有童仆侍女 200 余人，供王爷家人役使，到了旅顺只有 10 名仆人。在北京王府可使用的房间有近 400 间，在旅顺临时肃王府的两幢小楼仅有 30 套居室。善耆家人，包括仆人、医护、警卫在内，统共有 70~80 口人挤在两幢小楼里，自然显得紧巴巴的。

肃王府生活条件变了，家庭的礼法规矩没有变，依旧严格执行旧

▼日本关东厅为善耆提供的住所(旅顺临时肃王府)旧址(坐落在今旅顺新市区新华街)





▲在旅顺的善耆(1912年摄)

制。王府里的生活也很有规律，全家人起床、用餐、就寝，都听钟声指挥，善耆要求家人行动必须一丝不苟。用膳钟声响起，未婚的人全都到食堂集合，一起吃饭，已婚者在各自的房间用餐。王爷和福晋的饮食由王子、格格们伺候。善耆喜欢洁净，家庭卫生要求特别严格，王子和格格们轮流值日打扫楼道和房间。孩子们不管是嫡出还是庶出，手心手背都是肉，生活待遇一律平等，一起玩耍，一起学习。

善耆常常讲，汉光武皇帝为了光复汉室大业，吃大苦耐大劳的故事，讲刘秀和自己的臣民一起吃滹沱河沿岸百姓的粗茶淡饭、喝茱萸亭豆粥的故事。福晋和侧福晋亲自照料幼儿，自己洗衣服，自己缝制鞋袜。善耆多次对家人说：“靠自己

劳动养活自己，才符合天意。”

他常常告诫家人：人人都不能摆脱命运的主宰，但是努尔哈赤留下的业绩将与日月同在，豪格的家族也是不会消逝的。今天大清朝廷倾倒了，我们全家人没有离散，继续过着团圆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的福分。

善耆对子女的教育和训练仍很严格，他把子女集中在大饭厅，由他教授汉语和写字，日本教师教授日语和数学。在大雪纷飞的冬日，善耆常带领孩子去登山，攀登 203 高地，增强身体素质。

善耆指令第三王子宪平担任体操教官，按照陆军操典训练王子，聘请了外国教官教授使用洋枪。学习射箭是善耆子女的重要课程。善耆对身边的日本警卫千田大尉说：“我们满人自古以来，儿童学习总是先从射击开始。”后来，善耆在千田大尉帮助下，建立了习射场，每天在



▲善耆有 14 名子女在旅顺市日本小学上学(1912 年摄)

规定时间内练习射击。往年在北京,每逢善耆生日,总是举行运动会,家族全员都参加各种竞技项目,热闹非常。到了旅顺继续保持这个传统,除了自家人参加外,还邀请善耆的日本友人和一些日本中小學生参加比赛,场面很壮观。

1912 年,就是善耆一家人亡命旅顺那年。善耆最大的孩子是第一王子宪章,当时 27 岁,最小的是 3 岁的第十五格格显珣,第十四格格显玕(金璧辉,川岛芳子)刚刚 5 岁。其中上小学的孩子总共 14 名,都在日本人办的旅顺市第二寻常小学就学,一律穿着日本式的碎白花纹布上衣和裙裤。

川岛福子经过多年的历练,已经成为坚定的政治人物,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川岛福子是事实上的肃王府家政总管,协助赫舍里氏料理王府的家务,她根据王爷的口谕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管理章程。善耆说她是“练达的外交家”,认为她的言行都带有政治目的,当然,善耆也承认川岛福子是一位“贤惠的淑女”,她给王府中的每个人献上一份温





馨和友爱。

川岛福子有时帮助孩子学习，有时下厨房制作日本料理，有时和仆人一起擦地板。结婚 10 余年，没有生育，川岛夫妇十分喜欢孩子，在川岛浪速外出公干时，她便和善耆的孩子们同住。她对 5 岁的显玕格外喜欢，喜欢显玕的伶俐，和显玕在一起，她感到快乐幸福。

北京肃王府得以保存，一是有《皇室优待条件》保护，二是日本在中国有治外法权，袁世凯还不想因为肃王府的问题得罪日本人。北京肃王府的事物由川岛浪速委派的原田梁二郎照管。

“礼王府的墙，豫王府的房，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这是旧时老北京人对几家王府的评议。肃亲王一家，从高祖豪格起，便不断得到皇上的恩赏。到了善耆这一代，肃王府在直隶、东北有大量的耕地，在热河有大森林和金矿，在张家口有大牧场，在北京附近有煤矿，在天津有实业。

善耆的财产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估算在数千万两以上，毫无疑问，当时善耆可以登上世界富豪榜。不管年成好坏，也不管年收入多少，肃王府的银子都能维持一家人的体面生活。善耆从来不把精力放在钱财管理上，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财富，但是日本人知道，日本人掌控了善耆家的大量信息。

当年为逃避大太监李莲英报复，被善耆送往英国留学的丁士源，在大清倾倒后，由海外归来。善耆让他尽量挤进北洋政府，探听政坛风声。丁士源担任京张铁路局长，和亲日派的官僚关系密切。

丁士源还受托协助原田梁二郎管理肃王府的家产，还要担任肃王创办的天津和利房地产公司理事长。丁士源身兼数职，实在分身无术，后来善耆的三王子宪平接替他，担任天津和利房地产公司理事长。

原田梁二郎、丁士源和宪平都缺乏经营头脑，同时由于受政情的干扰，善耆的财政情况出现明显危机，收入下滑。善耆和他的家人亡命到旅顺后，用度大，处处都要花钱，不管怎么节省，每个月也要花费 700 到 800 块现大洋，一时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1912 年冬，川岛浪速通过日本外务省，经关东都督府批准，向东拓株式会社贷借一笔巨款，把现今大连西岗区长江路以南、黄路以北、长春路以东、沈阳路以西总面积 4.63 万平方米的地皮买了

下来。善耆利用这片地，开办了规模很大的“露天市场”。后来露天市场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不仅经营旧货，而且建起了剧院、澡堂、妓院、烟馆、赌场，历年盈余颇多，竟成为善耆家子弟教育、生活费用的重要来源。

善耆在旅顺的亡命生活，并不缺少情趣。他酷爱书法艺术，喜欢诗歌和读书，常常把自己的子孙召集到一起，讲解汉字的结构，教导孩子写字。他的棋艺高超，曾经邀日本著名围棋手濂越宪作对弈，并不在下风。喜欢钓鱼的他，常带着儿子们去旅顺湾钓鱼，经常能带着收获物从海滨归来，和家人一起享受垂钓的收获。



▲善耆与日本著名棋手濂越宪作对弈(濂越宪作生于1889年,小善耆23岁,1948年被推选为日本棋院理事长,1955年获名誉9段,逝世于1972年。)(照片摄于1918年)

## 第五节 “满蒙独立运动”风波再起

104



浮华与苍凉  
红色王子爱新觉罗·宪东的家族往事

川岛浪速在前次上演的“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携夫人回日本，为发动下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做精神和物资上的准备。他一方面宣传鼓噪，另一方面筹集资金，置办武器。期间，日本关东厅外交官小平总治作为川岛浪速的代表，负责管理旅顺肃王府事务。

在日本国内，头山满被日本人称作“浪人王”，而川岛浪速被称为“大陆浪人王”。川岛浪速用善耆所拥有的不动产、大量良田和大牧场等资产作抵押，从日本财阀那里借贷了一笔巨款，用作宗社党的活动军费。这个时期川岛浪速正春风得意，身边有许多年轻追随者。因为手里有钱，川岛浪速经常出席豪宴，组织豪游，发展信徒。川岛浪速鼓噪的“满蒙独立”目标逐渐清晰，他就是建立一个“满蒙新国家”。他在东京疯狂地开展反华活动。在报刊上鼓噪“满蒙独立”，组织反华示威，要求日本内阁出兵中国东北。

此时，岩崎久弥、大仓喜八郎等大财阀也拼命地为“满蒙独立”奔忙呼叫，妄图把白山黑水划入日本的版图。大财阀们提供贷款附有一个特别条件：将来满蒙独立后，由他们在吉林省和朝鲜豆满江接壤的龙井地区建立一个中立的独立国——东洋的瑞士，由财阀们自己确定国王。

蜷缩在旅顺的善耆，对在东瀛从事疯狂侵华活动的川岛浪速，予以高度赞赏，不断给川岛浪速喝彩。这时，在中国东蒙，崛起一个叫巴布扎布的民族分裂分子，高喊着“满蒙独立”，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

巴布扎布，蒙族人，1878年生于内蒙东苏鲁克旗(辽宁彰武县)一个地主家庭。巴布扎布早年当过绿林头目，呼啸在辽西



▲“满蒙独立运动”的狂热分子巴布扎布(1916年摄)

地区。日俄战争期间，巴布扎布参加日本特遣队“特务班”，在桥口勇马中佐麾下，担任一支骑兵武装的副将。

巴布扎布在与俄军作战中，扰乱俄军后方，破坏粮食和武器的运输线，爆破范家屯铁路，切断俄军退路等，为日军立了卓著战功，深得日军信任，并得到高额的赏金。日俄战争结束后，巴布扎布经日军推荐，回彰武县担任警察局长。

辛亥革命爆发后，巴布扎布率 36 骑北上，参加外蒙古独立活动，被活佛哲布尊丹巴看中，委任他出任东南方面军司令官，率兵入侵林西、克什克腾、多伦诺尔一带。

1912 年 11 月 3 日，沙俄同外蒙当局非法签订了“俄蒙协约”及“商务章程”，宣称“蒙古对中国的过去关系已经终止”，俄国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并为外蒙编练军队，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汉人“移居蒙地”，俄国在外蒙古享有特权，其他外国人不得享有超于俄国的权利，不经俄国政府允许，外蒙古不得与“别国立约”。

随后，沙俄以“承认中华民国”为诱饵，对袁世凯政府进行讹诈。经过近一年的谈判，1913 年 11 月，袁世凯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声明》，“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声明虽然“承认中国在外蒙古有宗主权”，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却规定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设治、驻军、移民，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

随后，巴布扎布带兵北上，就任外蒙古东部都督，但是他有过协助日军对俄作战的经历，使俄国人对他的忠诚表示怀疑。巴布扎布一怒之下，决定和外蒙一刀两断，走自己的路，寻求内蒙古独立。巴布扎布率部南下，来到西乌达布功诺尔至哈尔哈河一带自立山头。

巴布扎布的兵士虽然勇猛善战，但是武器弹药短缺，没有后勤保障。巴布扎布想起了宗社党，也想起了日本特遣队的朋友。他提醒自己：“尽快与宗社党人和日本朋友联络，也许他们会给自己及时的援助。于是，巴布扎布派遣他的内亲塔沙和巴塔为特使，在日本浪人宫里一郎陪同下去日本寻求援助。

塔沙和巴塔拜见了日本浪人王头山满，头山满郑重地介绍两人结识了川岛浪速。川岛浪速热情地接待了两名使者，并且预感到两位使者的到来，是神灵助他完成“满蒙独立”大业的预兆。



川岛浪速立即召集“满蒙独立运动”骨干分子开会。侵华狂徒们一致认为，为了实现“满蒙独立”的宿愿，应该给予巴布扎布最有力的援助和支持。川岛浪速请塔沙返回内蒙古向巴布扎布复命，还派青柳胜敏、木泽畅等数名浪人，由巴塔带领，前往内蒙古巴布扎布的大本营进行考察。

青柳胜敏一行，经由海拉尔顺利到达巴布扎布营地。大本营，地处大兴安岭西麓，是一片与山区相连的肥沃草原。那里林木繁茂，水丰草美，又有盐湖资源可供开发，的确是一个训练军队、安营扎寨的好地方。

野性十足的巴布扎布，对日本“客人”说：“我们不惧什么，‘东北王’来了，我们像踩死蚂蚁一样，踩死他。我们不愁吃，不愁喝，缺少的是枪支弹药。”

阴险的青柳胜敏得意地告诉巴布扎布：“请将军放心，武器没有问题，川岛浪速先生现在正在筹办。你先把人马操练好。”

巴布扎布自负地答道：“也请青柳先生放心，我手下的人，个个骁勇善战，以一当十，只要有了枪炮，他们就会变成带翅膀的猛虎。”

打发巴布扎布的使者离开东京后，川岛浪速奔走于陆军参谋本部和外务省之间，向军方通报“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行动计划。当时的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该部第二部部长福田雅次郎、海军军令部军务局长秋山真之、海军预备役中将上泉德弥、外务省政策局局长小池张造等人都明确表示支持川岛浪速的计划。

川岛浪速得到军政实力派人物的支持，立即携夫人乘船赶赴旅顺，同行的还有参谋本部派遣的土井市之进大佐以及几名大陆浪人。

回到旅顺当晚，善耆设宴为川岛夫妇接风洗尘。席间，川岛浪速向善耆报告了巴布扎布王爷的情况。

善耆做过理藩院大臣，自然知道朝廷授封过多少蒙古王爷。听过川岛浪速介绍，善耆笑了：“王爷？没有叫巴布扎布的王爷。”

川岛浪速说：“活佛哲布尊丹巴很器重巴布扎布，曾经任命他为东南方面军司令官，返回家乡又当过警察局长，现在他属下估摸有5000名铁骑。此人在这多事之秋，愿意效命满蒙独立事业，实在难能可贵。”

川岛浪速在善耆面前夸奖巴布扎布，希望善耆能够赏识巴布扎布

这位蒙古族强人。善耆觉得巴布扎布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人物，为复兴祖宗的基业，为满蒙独立，可以和巴布扎布合作。

川岛浪速是个急性子，他把自己拟定好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计划，有保留地向善耆陈述一遍。他强调：“我们要组织军队，控制辽阳东面的千山，让巴布扎布部队乘机一举拿下奉天城，宣布组建包括内外蒙古、东北三省在内的独立王国，请出溥仪做皇帝。”

1916年春天，“满蒙独立运动指挥总部”在大连组建完毕，“总部”名义上是“宗社党”的组织机构，实际上完全由川岛浪速和土井市之进掌控。日本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与日本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福田雅太郎决定，除了土井市之进以外，还加派小矶国昭少佐（后来任日本41届首相）等四人派往旅顺，协助川岛浪速举事。

在“总部”的计划中有两项任务最为迫切：一是把武器弹药尽快运送到巴布扎布驻地；二是招募、组建“勤王军”2000名。

大陆浪人石本权四郎等人在小林大尉的秘密协助下，组建了8个“弹药输送班”，把手枪子弹包装成一包包火柴的样子，把地雷埋到大酱桶里，大批军火经过伪装，以“三井物产”货物的名义装上火车，由日本军人亲自押运，经哈尔滨、海拉尔，运送到巴布扎布部队驻地，逃过了中东铁路的俄国军警的眼睛。

人江种矩、青柳胜敏、木泽畅等日本军官潜入巴布扎布营区，协助巴布扎布整训部队，待命举事。善耆的第七子宪奎（金璧东）在辽东半岛招募了号称有2000名的“勤王军”，其实只有几百人。

日本参谋本部决定任命土井市之进大佐为“勤王军”总指挥，善耆还聘请了俄国和英国军官协助训练勤王军。善耆也让他的子女随同勤王军一起，接受外国教官训练，学习使用洋枪洋炮。川岛浪速和土井市之进决定一个月后举事。新任关东都督中村觉陆军大将得知这一决定欢喜若狂，立即向东北各地领事馆通报，而且守备队司令官也下达密令，要求各部队密切合作作战。

覆盖北国大地上的皑皑白雪开始融化，天气日渐转暖，是骑兵作战的大好季节。“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至此已经万事俱备，各路人马只待“总部”一声令下，勤王军和巴布扎布的铁骑将呼啸出动。

善耆和川岛浪速的心中充满了欢乐，几年来没有过这样的好心情



了。战斗打响前，巴布扎布把自己的次子甘珠尔扎布护送到旅顺肃王府，请善耆予以关照，并请善耆把亲王的第七王子宪奎送到巴布扎布军中，对巴布扎布的部队予以指导。

善耆见到特使带来的巴布扎布的亲笔信，慨然应允，命宪奎立即跟随特使去巴布扎布驻地。善耆认为，巴布扎布要求互换人质，并不过分，理应照办。

正当川岛浪速和善耆紧锣密鼓准备开战的时候，日本外务省政策局森田宽藏衔命来到奉天，召集驻东北三省的领事们开会。日本驻中国公使伊集院彦吉和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大将，也远道赶来参加会议。

森田宽藏在会上要求日本驻东北各领事理解政府的意图，尽全力促进、支持张作霖发动满蒙独立，不应该支持川岛浪速的冒险计划。森田宽藏认为张作霖一旦行动，凭借他的军事实力，满蒙独立指日可待。

日本驻安东（今丹东）领事吉田茂（后来他先后5次组织内阁）和日本驻奉代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认为：川岛浪速的行动非但不会成功，反而让人产生“暴露意外丑态之虞”。

这几名在东北有影响的重量级的外交界人士，坚决反对川岛浪速的行动计划。他们发急电给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和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东京外务省和陆军参谋部接到矢田七太郎的电报后，开始转变，准备撤销对川岛浪速的支持。

田中义一认为吉田茂和矢田七太郎言之有理，可以考虑阻止川岛浪速，转而支持张作霖。田中义一指出，此时应进一步向张作霖透露日方真意，促其宣布独立。

不久，张作霖北洋政府被任命为奉天将军兼奉天巡按使，成为奉省最高统治者。日本政府和军方，通过袁金铠、于冲汉以及张作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等人，和张作霖进行秘密联络。日方甚至为张作霖代拟了“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的主要内容是：张作霖宣布长城以北的“满蒙”地区脱离中国，成立在宣统皇帝统治下的一个独立国家。

以关东都督府中村觉大将为为首的一派，则主张继续支持川岛浪速和巴布扎布。他们认为张作霖匪性难改，是绝对靠不住的、不讲诚信的土匪。

川岛浪速骂石井菊次郎、田中义一等人是一群书呆子和没有头脑

的家伙，斥责他们没有读懂中国。这帮无脑儿不知道张作霖是不能接受溥仪当皇上的，当然，中国老百姓也不会接受一个土匪当皇上。想依靠张作霖实现满蒙独立，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川岛浪速和土井市之进撇开日本外务省那帮家伙的干扰，经过密室策划，决定用“非常手段”把张作霖做掉，使支持张作霖的计划破产。川岛浪速认为这个计划是满蒙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灭掉张作霖，可以加快满蒙独立的步伐。即使不能灭掉张作霖，也会粉碎某些人支持张作霖实施满蒙独立的幻想。

川岛浪速和土井市之进共同拟订了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并决定对善耆保密，因为善耆对张作霖曾经抱有幻想。接着立即组建由伊达顺之助、三村丰两位预备役少尉为核心的“满蒙决死队”，并命令他们隐蔽在奉天满铁附属地，伺机送张作霖归天。

1916年5月27日，日本天皇的弟弟载仁由莫斯科途经奉天回国，满蒙决死队有了下手的机会。那天，张作霖率领部下汤玉麟等，乘五辆俄式马车赴车站迎接载仁。张作霖的车队到达小西关附近，遭遇到事先埋伏的日本陆军少尉三村丰等刺客投弹袭击。

瞬息间，小西门大街轰然一声巨响，硝烟弥漫，一片恐怖混乱。由于刺客不认识张作霖，驱车回城的奉军旅长汤玉麟和几名奉军士兵被误炸。张作霖闻讯后，在马队卫兵保护下，向将军行署方向奔去。

途经奉天交涉署附近，张作霖又遭遇到从奉天图书馆3楼投下的第2颗炸弹袭击，弹片炸掉了张作霖的帽子。日本“决死队”两次投弹，张作霖两次幸免，仅汤玉麟负轻伤和几名卫兵伤亡。

随着张作霖的脱险和暗杀的日本兵被击毙，川岛浪速的如意盘算没能得逞，同时日本外务省利用张作霖实现满蒙独立的计划也死于胎中。

但是，野心勃勃的川岛浪速和心狠手辣的土井市之进并没有就此罢手。

## 第六节 巴布扎布的覆灭

1916年7月初，巴布扎布率领5000余名骑兵，从海拉尔出发，挥





师南下，向突泉展开攻势。张作霖派吴俊升率部前去镇压，吴俊升在战斗中身负重伤，退守洮南。巴布扎布的部队攻势很猛，准备夺取郑家屯（今双辽市），冯德麟所部受命率先进驻郑家屯，巴布扎布部队因弹药不足及青纱帐繁茂，行军不便，处境渐趋不利，遂转进南满铁路附近的郭家店，请求驻屯在那里的日本守备部队予以保护。

奉军包围了郭家店，双方对峙长达一个多月之久。见巴布扎布所部处境不利，日本守备队开始进行军事干涉。“宗社党”乘机给巴布扎布所部送来四门青铜炮，并派退役炮兵少尉西园元三郎前来驰援，准备给张作霖的武装一个教训。

为了减轻奉军对巴布扎布所部的压力，日军守备队制造了“郑家屯事件”。侨居郑家屯的日本浪人吉本一郎，在街上买鱼，一位卖鱼童以其给价太低，不肯出卖，吉本一郎挥拳痛打卖鱼孩童，驻地奉军士兵出面劝阻。吉本一郎引来武装日本兵 20 余名，前往奉军驻地寻衅，受门卫拦阻，日本士兵开枪，奉军亦自卫还击，结果双方各死伤 10 余人。

郑家屯属于内蒙古哲里木盟，既不是南满，更不是南满铁路附属地，与日本守备队无关。日军无端进驻郑家屯，设日本警察署，奉天省当局迭请撤退，日本悍然不顾。“郑家屯事变”后，日军守备队长井上松尾一面电令附近日军守备队来援，一面向中国地方当局交涉，要求奉军第 28 师所部，退出城外 30 里。

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后，遂将辽源镇守使署衙及奉军各营房尽行占领，并张贴告示，宣布由郑家屯至四平街 30 里内，不准华人入境。与此同时，大连宗社党本部又将其招编的“勤王军”数百人，由南满铁道运至郭家店支援巴布扎布所部。

是时，张作霖就任奉天督军仅几个月，他深恐得罪了日本人，急忙派出日籍顾问菊池武夫前往调停。奉军方面答应只要巴布扎布退兵，奉军不予追击。双面间谍菊池武夫的“调停”确实有效，巴布扎布为保存实力，同意退兵。

巴布扎布退出郭家店后，依然无法摆脱奉军的包围。日本守备队为了保护巴布扎布的军队，从公主岭调来一个骑兵小队（排），打着日本国旗护送巴布扎布军队脱离奉军包围。巴布扎布的部队推进到朝阳坡，一颗流弹打穿日本国旗。日军与奉军发生激战，双方都有多人受

伤。“朝阳坡事件”把事情闹复杂了，奉军和日军的矛盾开始激化。这正是巴布扎布求之不得的局面。

1916年10月，寺内正毅内阁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对华政策上，寺内正毅首相明确支持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打算把日本国内骤增的过剩资金借给段祺瑞政府，以便通过财政援助，在中国培植亲日傀儡政权。

张作霖和寺内正毅是老相识。老奸巨猾的张作霖学乖了，对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表示，他对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十分理解，欢迎日本开发满蒙，并请菊池武夫将此意转告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告诉菊池武夫，日本立即训令川岛浪速，让他停止推行他的“满蒙独立运动”。训令传来，川岛浪速一伙，个个肝肠寸断，怒气难平，扼腕挥拳，顿足骂娘。

川岛浪速对政府反复无常，朝令夕改，愤怒至极。川岛浪速向国内发去一份加急电报，表示他的愤怒和绝不后退的决心。政府方面见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估计川岛浪速已经骑虎难下，不会立马改弦更张。日本政府任命参谋本部的河面大佐为安抚特使，从速赶往大连会晤川岛浪速，做好安抚工作。

在和河面大佐洽商时，川岛浪速收到青柳大尉发来的一封急电，电文说：“抵郭家店车站，受敌军四面包围，弹尽，乞火速补充。”川岛浪速很清楚，没有弹药，这支部队肯定全军覆灭。川岛浪速请河面大佐要求日本中央政府：命令西川少将立即从大连的陆军仓库拨发武器弹药。河面大佐急忙和西川少将交涉。按规定，不经陆军本部批准，大连的陆军仓库是不能拨发武器弹药的。经过协商，西川少将最后表示：如果河面大佐作为政府特使敢于负责，就可以把仓库打开。

大连的陆军仓库打开了。当晚，关东都督府派了一个专列运送军火，并把川岛浪速在大连招募的勤王军余部作为援军一起运往郭家店。陷入奉军重围的巴布扎布得救了。得到军火和兵员补充后，巴布扎布继续与奉军激战。

新一轮战斗打响了。本告辰二、川岛量平（川岛浪速之弟）等人，冲杀在前，抢占了附近的高地。这块高地的前沿驻扎着日军守备队，巴布扎布等人原以为，日军会支援他们。结果，守备队不但没有支援他们，



反而宣布保持中立,要求交战双方退出日军守备队辖区。这种局面的出现,其根源是交战双方的背后由一个老板操纵。

退出守备队辖区,对巴布扎布来说,就意味着放弃有利地形,放弃阵地优势。经过日本守备队反复劝说,巴布扎布答应退出高地,放弃有利地形。在夜暗中,巴布扎布率部从高地上撤下。

翌日拂晓,奉军无视同日军守备队达成的协议,占领了高地,居高临下对撤出战斗的巴布扎布的部队开枪射击,并射击日军守备队派出调停的军使。在战斗中,担任巴布扎布军指挥官的本告辰二被击毙。日军开始还击,与巴布扎布军联合作战。形势开始向不利于奉军方面发展,奉军派出代表和日军守备队谈判休战。

日军同意交战各方,休战10日,并签订了《休战协定》。《协定》要求巴布扎布部队,经整顿后返回原驻地。巴布扎布再也无法掩盖他的失意和绝望情绪,双手空空返回原驻地,对巴布扎布来说,就是举手投降。为避免巴布扎布的部队同奉军发生摩擦,关东都督府同意派出部分日军守备队监护巴布扎布部队返回驻地。

川岛浪速已经无话可说。他开始劝说巴布扎布队伍中的日本军人服从命令,准备回国。巴布扎布所部在行军途中,依然不断受到奉军的袭扰,巴布扎布不得不做适当的还击。当巴布扎布所部行至毛家大城子附近,日军守备队与巴布扎布分手了。

巴布扎布部队沿兴安岭支脉山脊行进,经过艰苦跋涉,终于来到大巴林王爷府北部。巴布扎布制订了夺取林西城的计划。巴布扎布的属下,听说要发起积极攻势,士气顿时高涨起来。

1916年12月2日,北国的寒风裹着风沙呼啸着。巴布扎布的部队,包围了林西,形势对巴布扎布所部有利。巴布扎布亲自率领部队,发起冲锋,撕开了敌阵的一角。人江种矩大尉在司令部没有见到巴布扎布,初步判断巴布扎布到战斗前沿去了,在人江种矩的脑海里,有一丝不祥的预感掠过。

人江种矩扬鞭催马,奔向战斗前沿,去寻找巴布扎布。突然间,一名士兵神色慌张地跑到人江种矩跟前,流着泪打了耳语。人江种矩大尉听过,大惊失色,跟着那个蒙族士兵,走到一座沙丘上,找到了巴布扎布。巴布扎布再也不能开口讲话了。他仰面朝天,躺在地上,额头上

血迹斑斑，脑袋被子弹打穿。

当巴布扎布被击毙的消息传开时，巴布扎布所部士气立即涣散。至此，巴布扎布为自己设计的“满蒙独立”的美梦，随着他的死而破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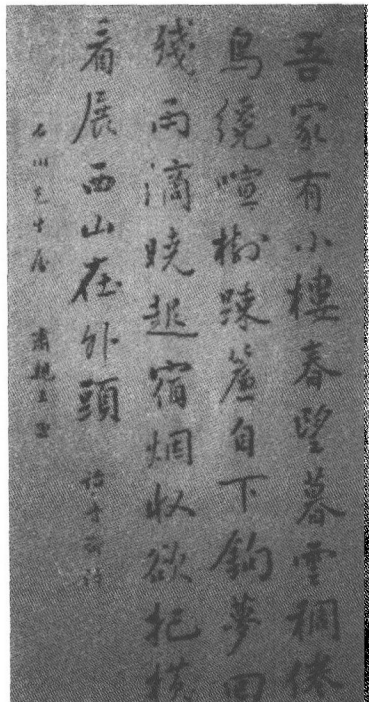
## 第七节 善耆的最后日子

在巴布扎布毙命、川岛浪速策划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之后，善耆觉得他没有机会了。在善耆意志消沉的时刻，已经擢升为大将的福岛安正，延请作家石川半山先生为善耆撰写传记《肃亲王》一书。

1916年，应石川半山请求，福岛安正为《肃亲王》一书题写了“万古清风”四个大字，颂扬善耆。善耆遵嘱题写了两首律诗。诗云：吾家有小楼，春望暮云稠。倦鸟才喧树，疏帘自下钩。梦回残雨滴，晓起宿烟收。欲把横看展，西山在外头。从诗中可以看出，亡命在日本人提供的那幢小楼里的善耆，是多么孤寂，已经难以找到往日的欢欣和雄心壮志了。小楼隐藏在稠云里，夕阳西下，倦鸟还在树上喧闹，此时善耆心中在想什么？他什么也不想说。一觉醒来，雾蔼已经散去，西山横卧在眼前，无法向远方眺望，自然无比烦闷。

善耆在同年同月给他的日本友人南谷先生写了一首绝句：湛湛嘉树阴，清露夜景沉。悄然群物寂，高阁似阴岑。这首诗看似写景，实是写情，是写善耆自己悲凉的心境。复辟美梦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被束缚在阴森的小山上高阁里的他，自然痛感他原来幻想的“群物”已经悄然沉寂了。昔日大清国的王爷怎能高兴起来？怎么能有好心情？

身心交瘁的善耆把千愁万绪隐藏在心底最隐蔽的角落里，然而破碎的复辟美梦，



▲善耆为《肃亲王》一书的作者题写的诗作《小楼》手迹(1916年)



▲善耆为南谷先生撰写的条幅(1916年)

依然像挥之不去的幻影，总是隐约出现在他的双眸里。

川岛浪速的脾气也变得愈发暴躁，常常无缘无故地对自己怒吼起来。他认为自己两次被本国政府的混蛋们愚弄了，失败仿佛侮辱了他的武士精神。他找政府理论，要求政府给肃亲王善耆赔偿，给战死者抚恤。经过交涉，日本政府承担了向大仓喜八郎贷款的责任，把贷款变成政治捐款，另外赔偿肃亲王70万元。赔偿款项由川岛浪速和善耆的二王子宪德管理。川岛浪速带着宪德，动用政治捐款的一部分，豪游东京。善耆得知宪德把大把的钱花在游乐上，非常气愤，再没有让他接触钱财，与宪德断绝了关系。

川岛浪速用剩余的款项做了两笔生意：一笔投资办了炼油厂；另一笔投资创办了一家汽水厂，生产“少女牌”汽水。可惜，川岛浪速经营不善，两家企业全部亏损、倒闭，使川岛浪速在精神上又受到一次重创。

听到川岛浪速为宗社党经办的企业受挫的消息，善耆给川岛浪速写了一封长信，安慰他“不应以小败而定天命”，“即使遭到千挫万折，只要尚有一息，亦决不可抛弃夙志。”善耆在信中进一步激励川岛浪速要协助他完成“匡复清室”之伟业。

川岛浪速常常在内心里谩骂日本内阁施行的“多元化”政策，朝三暮四，不讲诚信。川岛浪速认为，大隈重信和寺内正毅是一路货色，都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家伙。这些所谓政治家压根儿就不懂得政治，不懂若想控制中国必先实现满蒙独立，然后才能占领华夏大地。

川岛福子也深深地陷入失望之中。这个自称女政治家的川岛福

子,回到日本就一直病倒在床上。失意使川岛家的生活变得黯淡无味。川岛福子回到鹿儿岛娘家休养去了。她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目光呆滞,突然间衰老了许多。

川岛浪速表面上好像回国隐居了,其实他依旧在巩固着他的阵营。他的盟友松本菊熊、若月太郎、伊达顺之助,还有暗杀张作霖未遂、后来参加巴布扎布军队的人江种矩,仍旧是川岛浪速东京府邸的常客。甚至日本浪人大头目头山满也应邀到过川岛浪速私邸,清朝复辟派的头面人物允升也曾登门就教。在日本留学的善耆的几位王子和巴布扎布的遗孤甘珠尔扎布、正珠尔扎布也都寄养在川岛浪速的家里。

善耆的神智开始恍惚,视力、记忆力明显减退,血压和血糖指标都偏高,医生说,必须全日休息。善耆挣扎着,没有躺在病榻上,他要继续活下去,常常到海滨散步或钓鱼,遥望无边浩渺的大海,某种无奈的、回天无力的情愫不断地叩击他的心扉。

1918年之后,善耆的身体每况愈下,每天都离不开药罐子。善耆特别怕闻到汤药味儿,但是,为了生存,他总是按时服药。年过半百的善耆,自己估摸着,不会这么早就去见祖宗,他还要恢复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

善耆觉得大清的沦亡,文化观念的落后是一个重要缘由。他把自己子女送到外国去上洋学堂,目的就是让下一代成为复辟大清的栋梁。善耆的长子留学英国,次子留学德国,三子留学比利时,其余王子全部送往日本留学。

善耆这位大清末世忠臣,为复辟屡战屡败,但是始终不相信努尔哈赤的子孙会永远失去祖宗的基业。善耆告诫自己的子孙,要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捍卫住肃亲王世代的高尚荣誉。

此时,大连的“露天市场”不仅是善耆的重要经济来源,同时也是川岛浪速的重要经济来源。早在1914年秋,被川岛浪速收为养女的十四格格显玕,改名川岛芳子,经常陪同川岛浪速,到大连照看“露天市场”,顺便回家探视善耆和第四侧福晋。

看着显玕已经长大了,政治上成熟了,善耆感到极大的欣慰。善耆对第四侧福晋说:“显玕若是个男孩就好了,她有一颗坚定的忠于祖宗



的心，在兄弟姐妹中，无人能和她比肩。显玕是子女中最具忠心的大清臣子，她把复辟祖宗的伟业，看得高于一切，决心为复兴大清国贡献自己的终身。”

善耆感谢川岛浪速对显玕的精心栽培，把显玕的成长归功于川岛浪速教导有方。在交谈中，显玕常常向父王讲述太祖、太宗创业的艰辛，而且能够体恤父王维护大清祖业的衷心。她常常讲述自己编造的许多复辟大清朝廷的策划，令父王放声大笑。然而，每当善耆看到，显玕趴在川岛浪速身上，完全不顾格格的身份，为川岛浪速按摩，善耆痛苦地叹息：“显玕是为大清伟业献身的。”

时光进入1922年，春节过后，善耆觉得四肢无力，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走到尽头了。当时，第四侧福晋正怀孕，为护理好病重的丈夫，服用了堕胎药，失血过多，于1922年2月28日（农历二月初二）不治身亡，享年37岁。第四侧福晋在弥留之际，已经昏迷，显玕依然是她无法忘记的心事，口中不断地念叨着：“王爷，千万把十四格格要回来，让她活得幸福，像个格格。”

失去第四侧福晋之后，1922年3月29日（农历三月初二），善耆因患糖尿病，医治无效，闭上了期待复辟的双眼，享年57岁。善耆在离世前，不断重复着他的训诫：“爱新觉罗的子孙要坚持满蒙独立运动，组建满蒙军，先把皇上接到热河，最后让皇上重新回到北京大内。”善耆的子女都记得先王的这个遗训，记得最牢的是他的十四格格显玕，那位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吹捧为风云人物的川岛芳子。

大清王朝已经不复存在，善耆的丧事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大清律制办理，但是肃王的丧事操办得还算排场。日本的在华势力依然强大，日本人使尽浑身解数要把善耆的葬礼办得体面、盛大。得到善耆的死讯，近亲、管家、佣人等络绎不绝从北京赶到旅顺。国内外宾客也陆续到达，前往吊唁的宾客络绎不绝。在举丧期间，旅顺肃王府内外一片素白，家人和家丁都穿上了白布孝袍。和尚、喇嘛、尼姑、道士终日诵经不止，衬出一片悲凉。

肃王的祖坟在北京，善耆长子宪章率领家人，护送灵柩归葬北京。起灵那天，善耆的灵柩用黄缎裹罩，他宠爱的第四侧福晋的灵

柩用红缎裹罩。送葬的队列排得很长，善耆长子宪章打着白幡，头上戴着白布孝箍，身穿粗布白孝袍，两边各有一人搀扶，走在送葬人群的最前面。在他的身后，次子、三子……依次排下去，两边也各有一人搀扶。孝子的后面是亲王的福晋，然后是侧福晋，她们坐在车上。福晋和侧福晋车队的后面是前来吊唁的贵宾，仅日本人就达 5000 之众。

送葬的人群行进的速度很慢，从旅顺市新市街到大连火车站，整整走了一天的时间，街道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市民，盛况空前。两具灵柩用火车，经奉天、山海关运回北京。

在奉天车站前临时设置了祭坛，来祭灵的人很多，以致火车久久不能发车，善耆生前没有见到的张作霖也特率官员到车站祭灵，在灵柩中躺着的善耆已经对他没有任何威胁了。

火车到了北京，迎灵的人更多，以奉系军阀为背景的梁士诒等内

阁官员也分别前往车站致祭。由火车站到广渠门外架松村铺设了临时路轨线，灵车由骡马牵引，由上午 10 点到晚上 12 点才到架松村（第一世肃亲王豪格也安葬于此），沿线搭起多处祭棚，接受皇室远近亲属和善耆生前友好祭奠。

善耆的丧礼，一直热闹了 49 天。之后，大家脱



▲病中的善耆(1921年摄)





掉白色丧服，男子换上黑布衣，女子换素衣，在 100 天内，男子不许剃须理发，女子不能穿着艳服，然后戴孝 3 年。逊帝溥仪在得到善耆去世的音讯，赐给善耆的谥号是一个“忠”字，赏赐祭奠费大洋 2000 元。

善耆是伟大时代的一个可怜的“弃儿”。一生的挫折并没有让他清醒地认识那个时代。善耆死后 9 年，善耆的生前友人小平总治、罗振玉和李西，于 1931 年在旅顺市新市区原肃王府院内，竖立《清故和硕肃忠亲王之碑》一块，碑文由罗振玉撰写并篆额，小平总治以汉隶书丹，李西刻字，算是尽到朋友之谊了。



▲书丹善耆碑文的小平总治

## 第六章

# 川島芳子的人生

显玕姐姐惨遭川岛浪速蹂躏，而我们没有起而抗争，我作为几位知情人之一深感内疚。我的一位侄子在日本公开揭露川岛浪速的流氓行径，谴责川岛浪速的兽行，我们坚决支持。

——爱新觉罗·宪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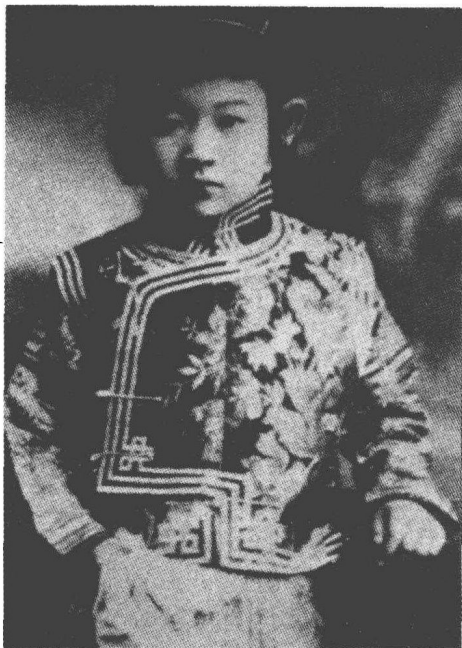
### 第一节 衔命走东瀛

爱新觉罗·显玕，1907年5月23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丁未四月十二日），出生在北京市北新桥船板胡同18号。那年，显玕的父亲善耆41岁，母亲白氏（第四侧福晋）年方21岁。

善耆时任民政部尚书，处于事业鼎盛时期。大清王朝虽然日渐衰微，慈禧太后已经奄奄一息，但是善耆正雄心勃勃地想做“中兴王爷”，重振祖宗的基业。

那几年，善耆的家庭生活充满阳光，府中常请戏剧名家唱堂会，有时兴致所至，王爷自己也登台露一手。显玕当了5年格格，皇上逊位，她随母亲于1912年2月12日乘日本“千代田丸”军舰到达旅顺，和先期到达旅顺的父亲会合，开始了漂泊的亡命生活，但是在家中旧制仍存，她依然被称为格格，她的自我感觉没变。不过，大清王朝的覆灭，使显玕的生命之旅，发生了巨变。

1913年春，宗社党发起的“满蒙独立运动”被日本内阁勒令叫停，川岛浪速偕同妻子从旅顺返回东京。川岛浪速虽然离开中国，但分散在中国东北各地的同伙仍留在原地不动，他和善耆继续保持着密切联



▲爱新觉罗·显玕离家东渡前(1914年摄)

系,他还把善耆的七王子宪奎(金璧东)带到日本留学,留宿在他的家中。

1913年7月,川岛浪速同军国主义秘密组织黑龙会的首领内田良平等人重新组建了“对支研究会”(中国研究会),准备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自行采取武装行动。同年9月7日,川岛浪速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对支(中国)问题国民大会”,会后他率领党徒涌向日本外务省,要求政府出兵侵华。川岛浪速在东京日夜不停地为分割中国领土疯狂叫嚣、四处奔忙。

留学日本的七王子宪奎,受川岛浪速的委托,返回旅顺,向善耆禀报日本的重大政治事件,特别是:日本军方已经首肯“对支研究会”的主张,并愿鼎力推动“满蒙独立运动”;软弱的山本权兵卫内阁被迫引咎辞职,强硬的日本军方

将尽全力支持“满蒙独立运动”。听完宪奎的禀报,善耆心中大喜,大声赞道:“风外真是才华出众,乃真豪杰也!”宪奎还带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川岛夫人回到日本后,精神萎靡,家庭风波不断地发生,日子过得没有乐趣。

善耆暗自思忖:“风外夫妇结婚已10年有余,仍没有生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风外日夜为国事操劳,为了朋友的家庭幸福,也许应该把风外夫妇平素最喜爱的十四格格送到日本给他们当养女。”

善耆的闪念并没有立即变成王爷的谕旨,他足足踌躇了两天,还是难以定夺。显玕实在太可爱了,她不仅聪明伶俐而且还特别的善解人意,知道体贴家人和朋友。善耆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最后,他想送显玕到东瀛去,等于派了一名使者,把自己一家人的命运和日本连接起来;而且,因为风外夫妇格外喜欢显玕,只有她才能完成这个使命;另外,只有把最可爱的格格献出,才能显示出自己的真诚。

经过几个昼夜的思考,善耆做出了痛苦的决定,下令为显玕东渡日本做好准备。王爷的谕旨 in 王府里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再说十四

格格只是第四侧福晋的闺女，别人不会站出来提出异议。显玕的母亲当然不舍，她站在王爷的面前低声地问：“川岛夫妇无嗣，可他的兄弟姐妹达 11 人之多。怎么不从他近支兄弟姐妹那里过继一个孩子？”

善耆不满地说：“真是妇人之见！为什么川岛浪速把我视作手足？还不是为了共同的宏图。把显玕送给风外，让我和风外的情谊巩固下来，也是为了恢复祖宗的基业。”

善耆觉得，他和川岛浪速在这乱世中能亲如兄弟是天意，也是苍天赏赐给他的一份礼物。他在民政部尚书的任上，风外竭尽全力、真心诚意地辅佐过他。从京城出走，风外又使尽了浑身解数，把他全家送到旅顺。风外的深情厚谊，善耆殊深铭记。

当时日本内阁邀请肃亲王尽快选派谈判代表去东京商谈“满蒙独立”事宜，福岛安正建议善耆派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人作为谈判代表，他还给善耆提出一个候选人名单。而善耆却毫不犹豫地指派川岛作为自己的代表。

显玕离家东渡的日子一天天近了，起初，她不哭不闹，反而有些快乐，家人都说东洋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而她的母亲却心神飘忽，即将到来的分别让她陷入悲痛的深渊，可怜的母亲孤独无援，明显憔悴了。后来，显玕的情绪突然又出现了变化，因为听一位姐姐说，此去不知道何时能再见面，她还能再见到阿玛、额娘和童年伙伴吗？

临行前一天的晚上，显玕在额娘和宪奎、宪立两位哥哥陪同下来到王爷房间向父王辞行，一面流着泪水，一面不断地哭诉着“我不去日本”，第四侧福晋在一旁不断地安慰她：“显玕，不哭！显玕，不哭！”善耆抑制着自己的激动情感，也不断地哄着：“显玕，不哭！显玕，不哭！”他从案头拿起一支毛笔，在一张信笺上写了两个大字：“东珍”。叮嘱说：“今后，显玕就用这个名字。东，东洋的东，珍，珍宝的珍。”

善耆把写着“东珍”二字的那张信笺，递给了准备陪同显玕去东京的宪奎，接着拿起笔写了一封言简意赅的信。

风外兄：

将小玩具献君，望君珍爱。

肃亲王



▲爱新觉罗·显玕(中间)与川岛浪速的追随者(摄于东京,1914年初冬)

大福晋拉着显玕的手,摸着孩子的头,说:“好孩子,别哭!你到川岛家,受不着委屈。川岛夫妇身边没有小孩,他们平素就喜欢你,不会亏待你。看样子,东洋那边的日子过得也差不了。你就大胆去吧,享福去吧!”

其他几位侧福晋都是热心肠,嘴又巧,个个能说会道,经过她们一番劝说,显玕的心情由阴转晴,不再大声哭了。她想,既然都说东洋那边好玩,不妨去玩玩,看看热闹。

显玕离开旅顺那天正赶上星期天,孩子们没有上学,去码头的马车还没有到,全家人都已经聚在王府门前,在北京贵胄学堂担任过教师的木村芳子也赶来为显玕送行。显玕,一个年仅7岁的幼女,背负着父王复辟大清的使命,乘坐“千代田丸”军舰,于1914年秋抵达东瀛的下关码头。

川岛浪速能够受到大清王爷的信任,能够收养大清皇室格格为养女,感到无上荣光。“东珍”是川岛浪速桂冠上的明珠,是大陆浪人手中标志性的“招牌”。天真纯洁的显玕,从此变成了生父和养父之间牢不

可破的“友谊”的符号，是两个狂士之间连接的纽带。显玕在迷蒙中接受了命运给她安排的一切。

川岛浪速夫妇在下关码头迎接显玕，川岛福子把显玕紧紧地抱在怀里，一面亲着她那白里透红的小脸蛋，一面问道：“坐大船好玩吗？”

显玕伤心地说：“不好玩，我想阿玛和额娘。”

“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额娘，你就是我的女儿。”

从鹿儿岛返回的川岛福子，仿佛得到了新生，感受到了做母亲的温馨，幸福的泪花从眼眶中流出。而显玕却没有感到任何欢欣和愉悦，她依旧想念阿玛和额娘。

川岛浪速兴奋异常，他庆幸与善耆的“情谊”再也不会被切断了。燃烧在心中“满蒙独立”的火焰，像火山岩浆喷发一样炽烈。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显玕培养成为“满蒙独立运动”的指挥者。让她像男孩一样发挥领袖作用，实现日本统领下的东亚繁荣。

## 第二节 更名改姓

显玕乘坐的马车从两侧立着花岗岩门柱的大门穿过，通向正厅的甬道两旁挺立着高大的樱花树，马车走了一段长长的路，才到达川岛浪速的正厅。进入了宽敞的客厅，显玕格外惊愕：“好大！比父王的客厅还大！”

在这深宅大院内，还住着川岛浪速的秘书村井修夫妇。村井修到过旅顺，记得显玕的温顺和机灵。村井修的夫人村井八重子则成了显玕的新朋友。她给显玕穿上蓝色的裙裤，头上扎条天蓝色的缎带。而显玕喜欢穿绛紫色的裙裤，头上扎粉红色的缎带，于是村井八重子立即派人去买。她尽量让显玕保持豪门闺秀的仪态，别人一看便知显玕是华族秀女。



▲在东京丰岛师范附属小学读书的川岛芳子和家庭教师合影(1918年摄)



川岛浪速出行，总是把显玕带在身边，显示自己和大清皇室的密切关系。他会见客人也常常少不了显玕，客人大多是政界要人和军官学校或外语学校的学生。客人们都喜欢和从中国来的格格谈话，像喜爱珍稀宠物那样关爱着显玕。

在新年到来之前，川岛浪速一家人为了让显玕尽快适应日本生活，使她逐步转化为日本小姐，决定给她取个日本女孩的名字。川岛夫人说，女孩子不要太张扬，要内向一些好，就叫“良子”吧，这样好显示出“温良”的气质。于是，显玕改称良子(YOSHIKO)。

1915年，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川岛良子进入丰岛师范附属小学就读。上学之后，老师建议把“良子”改成“芳子”，老师说叫芳子好，女孩味儿浓一些，汉字写法变了，日语读法未变，还是YOSHIKO。川岛浪速和夫人没有表示异议。从此，爱新觉罗·显玕就成了川岛芳子。

在这个小学读书的，大多是富家子女。学生们一般穿的都是棉布上衣和斜纹哗叽裙裤，而川岛芳子穿的则是淡黄色绫子上衣和绛紫色绸缎裙裤，显出格格的华贵风采。每天上学放学，总有一名男青年负责护送。

她爱好广泛，喜欢日本舞蹈、日本琴、茶道，课余跟法国老师学习油画。另外她觉得自己是满族人，祖辈都喜欢骑马射箭，所以她也要学习骑马。周边邻里用羡慕的目光关注着川岛芳子的成长，她在心理上萌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优越感。她的生活每天都丰富多彩，川岛福子也跟着忙活，没有片刻得闲的时候。

1916年，川岛浪速夫妇再次到大连组织“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此次川岛浪速准备去打仗，接受生死考验，于是他决定把川岛芳子留在东京。偌大的豪宅，只留下了川岛芳子和佣人当然不行。临行前，川岛浪速为川岛芳子请了一位家庭教师——27岁的赤羽松江小姐，是川岛浪速的同乡。接受了川岛浪速的委托，赤羽松江担当起管家、教师、妈妈的职责。她给了川岛芳子超越政治利害关系之上的真爱，倾注了她的全部精力和爱心，承担起了培养川岛芳子成长为日本淑女的使命。

每天川岛芳子上学前，赤羽松江为她打点衣着和午餐饭盒，放学后帮助她检查功课，陪她做游戏。川岛芳子亲切地称松江为“赤羽妈

妈”。川岛芳子非常聪明,与赤羽松江相处不久,就对她的喜好了如指掌。凡是老师爱吃的东西,即使川岛芳子自己的食案上有,也不肯吃,总是说:“我不爱吃这个,留给赤羽妈妈吧。”她的体贴令赤羽松江感动不已,终生难忘。而川岛芳子也认为赤羽松江是她一生中最知心的亲人之一。后来川岛芳子在狱中,曾经写信给她的秘书小方八郎,说这世界上对她的死最感悲痛的将是赤羽松江妈妈。

赤羽松江用终生的慈爱呵护着川岛芳子,在川岛芳子伏法后赤羽松江依然维护着她的声誉。她向媒体呼吁要传达关于川岛芳子真实的信息,不要为了轰动效应,任意杜撰虚假故事,强加给川岛芳子。她认为小说家村松梢风出版的《男装丽人》一书中塑造的满里子这个人物形象,虽然原型是川岛芳子,但是满里子不等同于川岛芳子。村松梢风是小说家,他有权塑造虚拟人物,但是现今有些作家有意把虚拟的东西加在真实的川岛芳子身上,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种做法的动机。

“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川岛浪速回到东京,川岛府邸又增加了两个蒙古族男孩,汉姓为“韩”,哥哥甘珠尔扎布,汉名韩绍约,日本名字川岛隆良;弟弟叫正甘珠尔扎布,汉名韩绍德,日本名字叫川岛诚信,他们都是巴布扎布的遗孤。

川岛芳子常常亲昵地称呼甘珠尔扎布为韩二,称正甘珠尔扎布叫韩三,因为他们曾经有一个哥哥浓乃扎布。韩二生于1903年9月8日(农历七月十七日),大川岛芳子4岁。兄弟俩经常跟川岛浪速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在一起探讨国际和日本国内大事,也经常外出活动,韩二从外地回来总是给川岛芳子带回一些礼品。

川岛芳子和韩氏兄弟相处得很融洽,芳子经常跟着他们学骑马。甘珠尔扎布经常表扬川岛芳子,说她的马术不亚于男孩,如果她能生活在蒙古草原上,肯定会成为一名好骑手。甘珠尔扎布喜欢川岛芳子的男孩子气概,总是迁就着她,怎么玩?到哪儿玩?都听她的招呼。温顺的甘珠尔扎布像哥哥一样处处关照着川岛芳子。

1920年,川岛芳子完成小学学业,进入迹见花蹊创设的迹见女子高等学校就学。



### 第三节 松本名媛

126



浮华与苍凉  
红色王子爱新觉罗·宪东的家族往事



▲在松本女子高校就读的川岛芳子(1921年摄)

宗社党的党产中,没有获得任何成效,也是屡战屡败;他在松本创办的炼油厂和汽水厂也处在倒闭的边缘。1921年,川岛浪速举家搬回他的故乡长野县松本市,而他的夫人则回到了鹿儿岛娘家。

川岛芳子告别了东京,成为松本女子高等学校的插班生。她的家庭、社会环境都变了。回到松本后,川岛浪速和一个叫光子的女人同居在一起,川岛

“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之后,川岛浪速仿佛失去了生存的信心,他对日本当局强烈不满,满腔的怒火不知向哪里发泄?他的脾气越来越坏,而且很执拗,听不得他人的劝告,家庭纠葛不断,还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做一些有失人格尊严的事情。

川岛福子依旧保持着女强人的气质,她对丈夫百般劝慰,鼓励丈夫不要灰心,坚强起来以谋东山再起,但不见任何功效。川岛福子从困难中看清了丈夫的本性——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活脱脱像个玻璃人,经受不起真正的碰撞。

川岛浪速在政治上遭受挫折;在经营



▲川岛芳子(左)和小里文子(原松本市长小里赖永的女儿)(1921年摄)

芳子讨厌这个女人，总是直呼其名，没有给她好脸。新家位于浅间温泉区“鸢之汤”，是一条僻静的街道，家中有川岛浪速、川岛光子、川岛芳子和一名女佣，川岛芳子以家中的女主人自居，一家四口都听她的指挥。

川岛浪速是松本市的名人，他的养女名气更大。川岛芳子以她独特的生活风格，让人刮目相看。在松本，川岛芳子以骑马上学的小姐而著称。其实，川岛家离学校并不太远，但她出于对骑术的爱好和对甘珠尔扎布兄弟的思念，时常骑马上学。喜欢骑马的松本市长小里赖永为了帮助川岛芳子提高骑术，常和她一起骑马郊游。除了骑马，还有格格身世、美貌和杰出的社交能力，这些都凸现川岛芳子的与众不同，使她成了松本的名媛。

到松本后，川岛浪速身边依然有大量追随者，一些上层浪人执着地追随左右，多名秘书忠实地听从他的召唤。川岛浪速经营的企业全部倒闭，大连“露天市场”成为他经济的唯一来源。他时常到大连去管理、开发市场业务，有时也派他弟弟川岛量平代行其职。1922年2月28日，正值川岛浪速在大连处理市场业务之时，得悉川岛芳子的生母病逝，他立即返回松本，接川岛芳子回旅顺奔丧。当川岛浪速和川岛芳子到达旅顺的时候，善耆已经病危，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弥留之际，善耆痛苦地对芳子说：“我的阳寿怕是不长了。我相信努尔哈赤的子孙一定会重新崛起，祖宗的基业迟早会恢复。”接着低声对川岛浪速说：“感谢日本朋友对我家人的关注。我走后还希望你对我的子女教育问题多加关照，让他们不要忘记恢复祖宗的基业。”

1922年3月29日，善耆在他的爱妻第四侧福晋白氏病逝一个月后，因患糖尿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葬礼过后，川岛浪速提出：“遵照王爷的嘱托，小王子宪东、十八子宪开、长孙连组，应该跟我到日本



▲川岛芳子和她的爱马(1921年摄)



▲善耆逝世后寄养在川岛浪速身边的善耆后裔，前排为川岛浪速，后排左一宪东，左二连组（善耆的长孙），左三川岛芳子，右一宪开（善耆18子）（1923年摄）

接受日本传统武士教育，让孩子继承祖业，匡复大清祖业。不应让孩子留在府内养尊处优，贻误了匡复祖宗基业的大事。”经大福晋的首肯，川岛浪速和川岛芳子带着宪开、宪东、连组三人，来到长野县松本市。

一则因为清朝的礼仪规定：皇室的遗族要身披孝服守墓七七四十九天；二则要为养父川岛浪速当好秘书，川岛芳子几乎休学了一个学期。在此期间，松本女子高等学校来了一位治学严谨的新校长。他规定：学生必须使用白布雨伞，不得使用花伞；一、二年级女学生可梳三股编的小辫，不得留散发；学生的制服统一为筒袖和服配藏蓝色裙裤，不允许穿奇装异服。而标新立异的川岛芳子穿的是水兵式服装，她的头发有时梳成辫发，有时则梳成披肩卷边发，也有时梳成散发。她有时女孩打扮，有时着男孩装束。校方以“扰乱学校秩序”为由，拒绝了川岛

芳子复学的要求。

川岛浪速并不介意养女失去了复学的机会，他既没有去说服养女遵守学校规定，改变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也没有找校长说情变通。川岛浪速的教育目标，是要把她培养成一个“能吃苦耐劳、能为匡复大清献身”的人，其他小节可以不拘。川岛芳子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把复辟事业进行到底。复辟成功了，就远走高飞，否则就嫁给无名小辈献出终身。这既是她作为爱新觉罗族人的最高理想，也是她作为平凡女子最平常的心愿。

尽管川岛浪速在生活上和事业上都不如意，家中时常打架愠气，他对善耆的后人——川岛芳子、宪开、宪东、连组的管教却毫不松懈，十分严格。他经常颠来倒去地向王子和格格灌输日本的皇道学说，但是，善耆的后人对他的那一套还是无法完全接受，他们的血管里毕竟流淌着爱新觉罗家族的血液，敬天法祖的传统依然是他们的信仰。

川岛浪速不断地教导他们：“你们是大清国王爷的后代，你们有高贵的血统，你们肩负着匡复大清的使命，你们应该为匡复大清国而献身！”川岛浪速每天早晨都向他们发问：“你们一定要匡复大清国，对吗？”

四人同声回答：“一定要匡复大清国！”

有时，川岛浪速要求他们重复地喊几遍“一定要匡复大清国！”王子、王孙、格格的答案声音是那么洪亮，那么齐整，他们是在用心灵呼喊，他们确实做梦都想复辟大清国。

#### 第四节 傍晚枪声

川岛芳子转眼成熟了，在家里俨然是一位主妇，把哥哥、弟弟和侄子，包括养父和他的小妾光子的生活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川岛家周围的年轻男子开始追求川岛芳子。

让川岛芳子心动的第一个男人是松本团的山家亨少尉。山家亨和川岛芳子从暗送秋波到一起散步谈情说爱，前后经历了很长时间。本来川岛芳子很主动，可越往前走，山家亨越跟不上川岛芳子的前进脚



▲金璧辉与初恋情人山家亨合影  
(1938年摄于北京)



步，他们的爱情没有太大的进展。

在山家亨与川岛芳子相恋的过程中，插进来一个思想极右的岩田爱之助，他是“兴亚主义”的拥护者，主张日本立即发兵中国东北，占领中国东北，利用中国东北的资源，“振兴大东亚”。他认为日本要尽快动手拿下“满蒙”，不能丧失大好时机。岩田爱之助与川岛芳子之间的交往，理性多于爱慕。他们谈论的话题里，没有风花雪月，多半是政治大事。岩田爱之助常常以思想指导者的面目出现在川岛芳子面前，而不是以情人身份。

出人意料的是，年近花甲的川岛浪速也加入到追逐川岛芳子的行列中。川岛浪速曾经对宪立说：“你父亲肃亲王是位仁者，我是个勇者。我想如将仁者和勇者的血液结合在一起，所生的孩子，必然是仁勇兼备。”他要宪立同意他娶川岛芳子为妾，为他生儿育女。卑鄙龌龊的川岛浪速早有淫念，决心要占有花样年华的川岛芳子。

1924年10月6日，经过一年多的相恋，岩田爱之助准备向川岛芳子求婚。然而自从大连归来，川岛芳子心情一直都很烦躁，她多次向岩田爱之助表白：“我不想活了，我应该了此一生。”岩田爱之助见川岛芳子心情不好，增加了和川岛芳子的约会次数，和她谈些日本国内外形势，为她排忧解难。川岛芳子依然唉声叹气，不断地重复着那句丧气的话。

岩田爱之助从川岛芳子那里，没有得到一点温存，却总是面对着川岛芳子的忧伤表情。他生气了，对川岛芳子高声说：“真的想死吗？我这里有机。”说完从腰间拔出自己心爱的小口径手枪，把子弹顶上膛，放在芳子的面前，怒气冲冲地说：“想死吗？你开枪吧！把自己打死。”

川岛芳子毫不犹豫，拿起手枪，对着心脏部位，扣动了扳机。听到枪响，家人慌忙地朝芳子的房间冲去，只见川岛芳子脸色苍白，躺在榻榻米上。岩田爱之助呆坐在一旁，喃喃地说：“她真的开枪了。”

在时钟指向晚8时40分，全家人乱作一团的时候，川岛浪速急忙跑到附近的医院，拉来他的好友相藤大夫和护士。大夫检查发现，子弹穿过川岛芳子左肋，没有伤及心脏，造成的创伤面较小。子弹卡在胸腔后部，暂时可以不取出，不会危及她那年轻的生命。

在川岛浪速的恳求下，相藤大夫同意在家中治疗，这样川岛浪速就可以封锁川岛芳子自杀未遂的消息，川岛芳子的兄弟们也不想让这

个消息散播出去。

然而，消息可以对外封锁，真相是盖不住的。从川岛芳子扣动扳机的那一刻起，川岛浪速家崩溃了。

川岛光子最先和川岛浪速闹翻了，她早已发现丈夫的行为不端。川岛浪速不能容忍光子对他的管束，两人经常大打出手。事发几天后，川岛芳子向身边的亲人控诉了川岛浪速的无耻行径。她痛苦地把川岛浪速在大连奸污了自己，并继续死皮赖脸纠缠的事实告诉了亲人们。

“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去责难任何人。父母已经不在，我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川岛芳子问连组、宪开和宪东。寄养在川岛家的几个善耆后人，决定写信给宪立哥哥询问对策。宪立接到信后，急忙回信说：“不能和川岛浪速公开决裂，因为我们和川岛浪速目前还有无法断绝的联系。妹妹要鼓起勇气，勇敢地生活下去。估计川岛浪速自己也会做适当的反省，设法解决已经发生的事情。”

事情果然向着宪立预料的方向发展。为了帮助川岛福子尽快恢复健康，川岛浪速提议，让川岛芳子到鹿儿岛川岛福子娘家暂住一个时期。随后，连组和宪开考进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去了东京。最后，川岛浪速索性把光子送给了浪人石川良一。在浅间温泉区“鸢之汤”的川岛浪速的住宅里，只剩下川岛浪速、宪东和一位仆人。年近花甲的川岛浪速，日夜面对仇视他的宪东，承受着难看的尴尬。身边没有亲人的宪东，日夜忍受着屈辱的折磨。老家伙决定送宪东回旅顺上小学，继续抚养他已经非其所愿。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将军派鹿钟麟部队进宫，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宣布废除皇帝尊号，皇室优待条例也同时宣告废除。此时国内外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各地的“旗地”开始变为“民地”，17世纪清朝入主中原占据的土地一律归还原主。川岛浪速所依赖的肃王爷去世了，他再也不能以善耆的名义向日本政府伸手要钱了。川岛浪速变成了无所作为的布衣浪人。他的双耳开始失聪，最后到了只能用笔进行谈话的地步。他为他疯狂、自大、无耻、下流的行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川岛浪速把旧宅卖了，告别浅间温泉区“鸢之汤”，逃离那所给他留下难堪记忆的住宅。川岛浪速在松本市天白町租赁一处房舍，准备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川岛芳子是川岛浪速和善耆一家保持联系的纽



带,但是被他亲手割断了,现在他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纽带。

1925年春,川岛浪速把宪章的次女廉铝接到松本,收为养女,廉铝更名川岛廉子。廉子在川岛浪速家是川岛芳子的妹妹,她俩同为川岛浪速的养女,在肃王家川岛芳子是川岛廉子的姑母。

12岁的川岛廉子来到松本后,川岛浪速在黑姬山买了一块荒地,在那里建造名叫玄牝庵的山庄别墅。黑姬山四周景色优美,位于现今的长野县上水内郡信浓町,附近有野尻湖,池尻川,还有多处温泉和滑雪场。川岛浪速的山庄坐落在一座山丘上,周边没有邻舍。川岛浪速的玄牝庵山庄,是他亲自设计,并亲自搬运木材和石头建成的。

川岛廉子来到松本后,川岛浪速的性情变得比较温和了些。廉子与川岛浪速在一起生活得很舒畅。每天早晨,廉子要坐禅一个小时,是川岛浪速规定的晨练,但是廉子嫌腿疼,只是坐在那里而已。每天上午,由家庭教师山崎将忠先生教廉子学习。下午,是廉子的自习时间。傍晚,廉子负责把浴池里的泉水烧热。晚饭后,可以看着满天的星星,泡在浴池里洗澡。

川岛浪速经常写信给妻子,希望福子能返回松本安度晚年。在鹿儿岛休养的川岛福子,自从有了川岛芳子的陪伴,生活完全变了样,身体也好了起来。她为川岛芳子的美貌、成熟、稳重而高兴,不断为养女祈福。当川岛福子知道宪东已经回到旅顺,她开始怜悯起了丈夫,盘算着等她身体完全康复,重新返回丈夫的身边。

川岛芳子在鹿儿岛过着表面宁静、内心凄苦的日子。她不断地给宪立写信,寻求解脱痛苦的办法。她想控告川岛浪速,让这个魔鬼得到严惩。宪立回信鼓励她挺起胸膛活下去,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的伤心事;朝前看,乐观地憧憬未来;打起精神牢记父王的遗志,披荆斩棘为未来开辟一条道路。

川岛芳子无法忘记自己所受的凌辱,她常常吟诵着她自己命名为“辞世诗”那首小诗:有家不得归,有泪无处垂,有法不公正,有冤诉向谁。

这首诗一直伴随着她,如同一句神秘的谶语



▲身心遭受重创的17岁的川岛芳子(1924年)(这张照片始终摆放在川岛浪速生前的案头,照片背后川岛浪速亲笔书写:“川岛芳子十七岁像,戒名芳云院龙种东珍大姐”,后来又把“龙种”改为“龙珠”。)

向她昭示着什么。

20世纪2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军部、政党对中国政局的动荡,特别是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感到十分焦虑和恐慌。这时,日本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帝国政府急欲摆脱困境,准备对富饶的中国下手。

1927年7月7日,田中义一在首相官邸召开的、以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为目的的“东方会议”上,作了重要训示,这个训示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对华政策纲领》。东方会议结束后不久,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精神,拟就名为《对满蒙积极政策》的奏折,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田中奏折》。

大陆浪人王川岛浪速老了,但是老家伙的政治敏感丝毫没有减退。日本举国上下把目光投向中国东北的时候,老家伙欢呼雀跃,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他的“满蒙独立”理念终获正果,终于得到政界和军界的公开认可。他立即采取行动,在大连设立了“川岛浪速办事处”,同时他也认识到不能和善耆一家人彻底割断联系,自己的生活还要靠大连“露天市场”的收益,那毕竟是关东厅划拨给逊肃亲王的土地。

川岛福子在川岛芳子的帮助下,身心已经痊愈,在丈夫写信不断地催促下,她回到松本。1927年夏,在川岛福子决定回松本之际,她百般劝说川岛芳子和自己一起回到川岛浪速身边,遭到川岛芳子的断然拒绝。

在川岛福子返回松本的同时,川岛芳子离开了鹿儿岛,回到大连家人的身边。得知川岛芳子离开鹿儿岛后,川岛浪速紧跟着就给川岛芳子的哥哥宪立写了一封信。他用最少的文字,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伤感:

宪立先生:

割断难以割断的思念,将川岛芳子还给你。

川岛浪速

其实,川岛芳子和川岛浪速之间的养父养女关系早已彻底决裂。虽然对外没有公开宣布,但是双方心里完全明白。



▲这幅条幅至今悬挂在《孤独的王女川岛芳子》的作者园本琴音女士的客厅里。条幅题跋:于北京城 紫宸殿 金璧辉





## 第五节 川岛芳子与甘珠尔扎布的啼笑姻缘

川岛芳子回到大连，暂住在七哥宪奎（金璧东）家里。七哥告诉川岛芳子，甘珠尔扎布 1925 年 10 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1927 年 7 月毕业，刚刚回到大连。寂寞的川岛芳子经常约甘珠尔扎布一起散步。

已经成年的川岛芳子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拥有她应该有的一切，她感到曾经坚定的复辟理想正离她而去。在无助和迷茫中，她感到了来自甘珠尔扎布的爱，她想他一定能够成为她忠诚的生活伴侣。他已经走向成熟，时常约见关东军高级参谋磋商国内外大事，显示出他已经不再软弱稚嫩。

川岛芳子想成为韩二的贤惠妻子，她心中燃烧着炽烈的爱情火焰催促她迅速赶往上海，去会见在那里办事的胞兄宪立。她告诉哥哥，甘

珠尔扎布向她求婚，她也喜爱甘珠尔扎布，想和他结婚。父王已故，宪立作为同父同母的长兄，有权利和义务决定妹妹的终身大事。宪立想到二人青梅竹马，从少年时代起就在东京共同生活，有感情基础，应该是一桩般配的姻缘，因此同意他们结合。

日本关东军和“满铁”也始终盯着善耆的后裔，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争取让他们为“满蒙独立”奉献力量。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奈良恒得悉川岛芳子准备招甘珠尔扎布为“驸马”，拍手叫好，对这桩满蒙结合的婚姻表示衷心的祝贺。

1927 年 11 月，川岛芳子同甘珠尔扎布举行婚礼，典礼在旅顺大和旅馆举行。善耆长子宪章作为家长主持婚礼，斋藤奈良恒担任主婚人，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也参加



▲川岛芳子和甘珠尔扎布的结婚照(1927年11月)



▲川岛芳子(左)和正珠尔扎布夫妇(正珠尔扎布夫妇的婚姻是川岛芳子撮合成的。)

了婚礼。川岛浪速没有露面,也没有人提及他,他已经成为局外人。

在婚后三年的时光里,川岛芳子作为一个规规矩矩、任劳任怨的家庭主妇,承担了全部家务,这是居住在大连的亲朋好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实。婚后,川岛芳子把过去的酸痛淡忘了。她像孝敬母亲一样孝敬婆婆。婆婆疼爱她,夸奖她,呵护她。丈夫把她当做天使一般宠



爱着，她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韩二。韩二是她的安慰，是她的依靠，是她的一切！她爱韩二！

1930年春天，甘珠尔扎布要到图什业图王府当军事教官，川岛芳子兴高采烈地随同丈夫一起离开了大连，去过草原生活，去寻求安静和欢乐。草原上的鲜花、蓝天、白云、在草原上散步的成群的牛羊和散落在草原上的蒙古包，给她带来难得的安宁。

然而，当热恋的激情渐渐消退后，父王的遗愿开始在她的胸膛中重新翻腾起来。父王的灵魂时时在召唤她，要求她重新投入到复辟的斗争中去。图什业图的宁静被打碎了，她忆起曾经立下的誓言：将不惜抛弃自己的生命，竭尽一切力量去复辟大清王朝。川岛芳子改变了对丈夫的承诺，她决意离开草原，也许是暂时的，也许是长期的，她不能永久陪伴韩二。想到即将到来的离别，川岛芳子的心都快碎了。

让川岛芳子下决心离开丈夫，内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婚前，幼稚的川岛芳子遭受侮辱后，想把自己的身体清理干净，请日本医生做了绝育手术。两人越是恩爱，她越是感到自己必须离开甘珠尔扎布。她希望甘珠尔扎布再迎娶几位侧福晋，为他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她不能继续留在丈夫身边，因为有她在，韩二绝不肯迎娶侧福晋，她是甘珠尔扎布幸福的牵绊。为了复辟大清国，也为了韩二的幸福，川岛芳子选择了离开。

在离开草原前，川岛芳子骗韩二说她要到大连去，也许用不了几天就会回来。在她离开后，甘珠尔扎布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待爱妻归来。在相当漫长的日子里，甘珠尔扎布生活在对爱妻的甜美思念中，坚守着无望的苦等……

## 第六节 川岛芳子和田中隆吉的孽缘

川岛芳子回到大连，立即到“满铁”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给“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当秘书。虽然秘书生涯很短暂，但它拉近了川岛芳子与松冈洋右之间的距离。川岛芳子喜欢这份工作，也崇拜上司的才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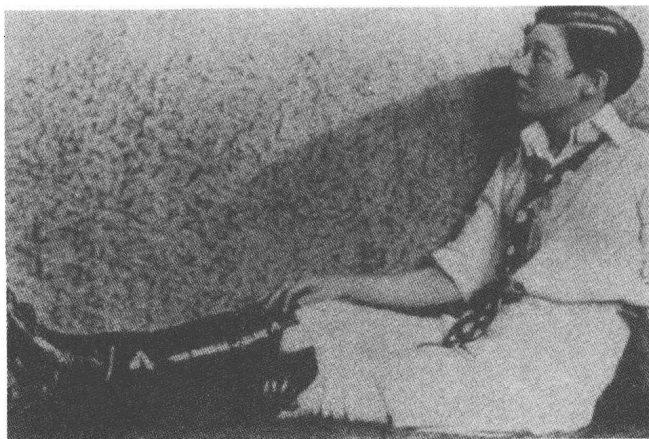
但是川岛芳子依然心绪不宁，她担心甘珠尔扎布会找来，怕那难



▲川岛芳子和松冈洋右在酒会上,举杯者为松冈洋右,戴头巾者为川岛芳子,川岛芳子于1930年曾短期担任松冈洋右的秘书(1930年)

以割舍的夫妻深情浇灭了她心中复辟大清的烈火。她不能回到甘珠尔扎布温馨的怀抱里,害怕夫妇的温情会毁掉实现父王遗训的理想。1930年秋,川岛芳子毅然离开了大连,乘船到东京池袋,找到已经在那里定居的哥哥宪立。

川岛芳子到日本东京有两个目的:一是躲避甘珠尔扎布,二是筹措一笔活动经费,为复辟祖宗基业大干一场。当她如愿从哥哥手中拿到一笔可观的经费后,她离开东京,乘船到了上海。在三井物产举行的一次酒会上,经人介绍,川岛芳子结识了刚刚到上海就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辅佐、上海特务机关长职务的关东军参谋、陆军少佐田中隆吉。



▲在上海的川岛芳子(1932年摄)



田中隆吉在1917年（日本大正六年）曾经见过川岛芳子。当时还是少女的川岛芳子，跟随川岛浪速出席在东京音羽护国寺举行的慰灵法会，该法会是为了祭奠同巴布扎布一起战死的日本士兵。当他看到当年的少女已经出落得如此标致动人时，他不由得暗暗惊羨少女的美色，这次见面给他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

川岛芳子则对田中隆吉一见钟情，在心中产生了无法克制、驱之不去的爱意，她主动利用各种机会接近田中隆吉。而田中隆吉考虑到川

岛芳子的大清格格身份，既不敢怠慢她，也不敢有非分之想。每次与她相见，田中隆吉总是彬彬有礼，不敢有出格的念想和行为。

田中隆吉告诉川岛芳子不要穿男装，他觉得她身穿男装并不合适，不能显现出她完美的线条，这说明田中已经在意川岛芳子，认真品味过她。当川岛芳子再次出现在田中隆吉面前时，她穿着一身中式旗袍，丰姿绰约的川岛芳子，不断用多情的语言向田中隆吉暗示，他俩的情感已经升温。

在川岛芳子因病住院，田中隆吉去探视的时候，川岛芳子向他提出，希望自己有个固定的住处，田中隆吉立马就办，很快就给她找了一所住宅。1931年的元旦过后，他们在舞厅不期而遇，川岛芳子抓住机会，没有放过英俊的田中隆吉。经过一个热舞之夜，他们的关系进一步升级，结下孽缘。

不久，田中隆吉为川岛芳子购置一所住宅，从此，川岛芳子便成了田中难以割舍的心上人。在他们热恋的日子里，正是日本为摆脱本国



▲出入歌厅的川岛芳子（1932年摄）

政治、经济危机，急于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图谋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的严峻时刻。

川岛芳子的前上司松冈洋右于1931年1月在帝国议会上发表演说，提出：“满蒙对日本来说，无论从国防还是从本民族经济而言，都已经成为一条生命线。”松冈高调叫嚣“满蒙生命线”的讲演，立即在日本国内掀起新一轮“满蒙生命线论”的疯狂鼓噪。尤其是在军队内部，军国主义者鼓动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公开策划“满蒙”完全日本领土化的阴谋。

在1929年前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在“满铁”调查课的协助下，秘密制订武装占领“满蒙”的计划。1930年秋，已经做好占领“满蒙”准备。虽然日本政府、军部和关东军之间，围绕对满蒙问题的基本认识及其具体侵占方式，还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分歧，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中国东北对日本来说不仅是一个天然资源供给地，同时也是商品输出市场和防御假想敌国苏联的战略基地。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经过长时间研究之后，制定出《1931年形势判断》，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三个步骤：1.“在满洲建立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2.“使这一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3.不用组织亲日政权，由日本军队直接占领“满蒙”。

与此同时，关东军也制定了相应的占领中国东北的纲要。他们认为，1931年的情势已经达到直接军事占领“满蒙”阶段。关东军参谋部提出的《关于情势判断的意见》，主张“要立即着手”，“不能等待良机的偶然发生，而要亲自制造机会”。

在大本营的支持下，关东军参谋部制订了武装占领东北的具体计划，决定于1931年9月28日，在沈阳北郊柳条湖炸毁南满铁路路轨，以此为口实，出兵占领奉天，进而占领整个东北。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把了解到的军事行动情报，报告给了外务省。外务省担心行动过于激烈，会引起各国的不满和反对，招致国际舆论的谴责。

9月15日，币原喜重郎外相在内阁会议上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参谋本部的桥本欣五郎中佐得知关东军的计划已经泄露，立即给



关东军打电报，催促其提前行动。关东军接到电报后，决定提前行动。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法西斯拉开了侵占东北的序幕。其间，张学良将军麾下的东北军有12万之众，日本侵略军不过2万余人，但东北军不战而溃，使白山黑水尽入敌手。

日本占领沈阳后，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片仓衷等军官开会，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决定把溥仪弄到东北，协助日本“建立一个以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和内蒙古为领土的独立满蒙新国家”。

土肥原贤二到天津搬请溥仪。他告诉溥仪，日军采取行动，只为对付张学良，他把满洲3000万民众搅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保证，日本是被迫出兵的。关东军只想帮助满洲民众建立“王道乐土”，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尽快回到满洲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五族协和”的新国家。

溥仪最关心的却是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国？如果是帝制，让他当皇帝，他就干，否则不能从命。得到土肥原贤二肯定的答复后，溥仪欣然于1931年11月10日登上“淡路丸”客轮，踏上了前往东北的旅程。

期间，肃亲王的几个儿子已经和日本侵华势力搭上了关系，其中宪奎和宪立最受日本关东军的重视。板垣征四郎对宪立说，他打算让川岛芳子去天津把婉容皇后接过来。宪立慨然应允，立即把川岛芳子召到大连。

川岛芳子认为自己领受了一项伟大的使命，给皇上办事，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给未来的满洲国办事更是她求之不得的荣光。父王为之奋斗的“满蒙独立”理想，将随着“满洲国”建立而完全实现，她感到欢欣鼓舞。为了皇上，就是肝脑涂地，她也会含笑面对。

大约在溥仪到达营口10天后，天津“静园”总务处任事胡嗣瑗和庶务处任事佟济煦找到“静园”总管李国维，关照说：“这是皇上的亲笔信，你把它交给皇后，并通报一声，现在有两人已经到园，要面见皇后。”

李国维问：“来者是谁？”

“皇后看过信，就明白了。”

随后，只见一位头戴礼帽、身着西装的青年，由一个日本人陪同，



上楼直奔婉容房间。约摸过了20分钟,客人离开。半小时后,婉容的太监来传,叫李国维去见皇后。

“老爷子传奴才有事吗?”李国维问。

“肃王的第十四格格来了,就是那个穿西服的。”婉容接着说:“十四格格捎话来,皇上让我去呢!今儿晚上就走。这事儿还要保密,皇上怎么走的,我也怎么走。你把车准备好,到时候开到吉田忠太郎翻译官家,别的不用管。”

那天晚上8点整,天津连日来稀稀落落的枪声突然停了。跟上次送溥仪一样,李国维发动了那台跑车,打开了后厢盖子,把婉容扶进后备厢中。

车到吉田忠太郎家门口,十四格格这时已经恢复了女儿装,身穿旗袍,由吉田忠太郎的女儿陪着,等待皇后。婉容从车厢中爬出来,被簇拥着往屋里走。

吉田忠太郎安排婉容和川岛芳子乘坐一艘货船,由大沽口直达大连。皇后对这次“成功的冒险”很满意,于是便把母亲留下的翡翠耳坠赏给了川岛芳子。

把皇后送到皇上的身边,完成了关东军交给的使命后,川岛芳子立即返回上海,重新回到田中隆吉的怀抱。她已经无法忘记那位英俊潇洒的田中隆吉,无法摆脱令她魂牵梦萦的美男魅力,从此踏上了一条可耻的不归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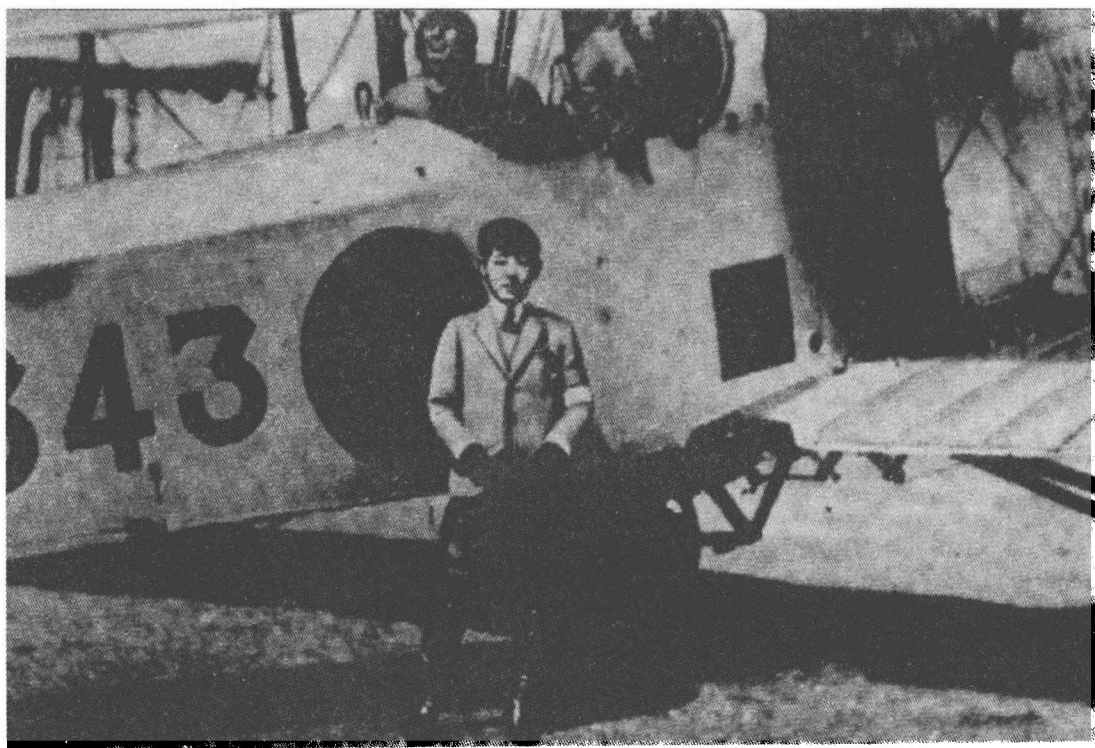


▲在街头活动的川岛芳子(1932年摄)

## 第七节 “一二八”事变的帮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眼看着日本陆军在东北已经轻易得手,便认为侵略上海的时机已经成熟,准备武装占领上海,在中国南方打开缺口,建立侵略中国长江流域和内地的新基地。一旦上





▲“一二八”事变期间的川岛芳子，到机场会见曾经追求过她而没有引起川岛芳子心动的铃木常吉(飞机驾驶舱里坐着的即是)(1932年初)

海被占，就可以把国际视线由东北转到上海，以掩护日本把东北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的野心。

英、法、美起初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径是纵容，而且还鼓励日本北上进攻苏联。但是日本占领东北后并没有北上，而是停下来巩固其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决意建立伪满洲国，这令列强心中十分不快。列强准备利用“国联”进行干预，平分侵华利益。日本侵略者明白列强在上海的利益比在东北的利益更加重要，于是他们决意在上海制造一起重大事变，拖住列强手脚，乘机把伪满洲国建立起来。

1931年11月，板垣征四郎与田中隆吉密谋，准备为在上海发动战争制造借口，就像在沈阳制造柳条湖事变一样。为此板垣征四郎给田中隆吉汇去两万元活动经费，田中隆吉决定让川岛芳子和自己共同

完成这项新使命。他凭借多年的特工经验和敏锐嗅觉，完全掌握了川岛芳子的心理状态、思考方式和行为准则。

田中隆吉心知肚明，善耆和川岛浪速在追求“满蒙独立”的路上，一个做着恢复大清的兴国梦，一个做着扩张日本统治的霸权梦。仔细探究起来，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友谊”。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纯属“交易”，而川岛芳子则是这场可耻交易诞生的畸形儿。川岛芳子是善耆和川岛浪速二人栽培的毒苗子。

田中隆吉看透了川岛芳子的灵魂，他知道只要是为了复辟清廷，川岛芳子愿意奉献一切。他诡称发动上海事变是为了建立满洲国，而建立满洲国是为了让溥仪重登龙廷。川岛芳子相信了田中隆吉编织的谎言，准备为皇上赴汤蹈火。

为了制造战争借口，田中隆吉交给川岛芳子一万元活动经费，要求她参加挑起上海事变的前哨战。诡计多端的田中隆吉，把上海三友实业公司毛巾厂作为发动战争借口的肇事地点，使“三友实业毛巾厂”成为上海的“柳条湖”。

首先，田中隆吉派日本海军陆战队到三友毛巾厂进行公开挑衅。在光天化日之下，撕毁工人义勇军在工厂门外张贴的一幅巨型宣传画。于是，毛巾厂的工人义勇军和日本军人发生了冲突。接着，他又派人组织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及信徒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5人，以“寒中修行”的名义，在三友毛巾厂门前敲打扁鼓，四下窥探。毛巾厂工人义勇军立即派人跟踪、监视日本和尚。

见到毛巾厂派人跟踪，天崎启升和水上秀雄和尚带着三名信徒，拼命地往租界方向逃跑，在赵家宅附近，他们被工人义勇军追上拦住并进行盘查。其间，突然跑来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冲进人群揪住日本和尚便打。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被殴重伤，另外三名日本信徒立即逃遁。那批身份不明的打手，见日本和尚已经奄奄一息，便呼哨散去，不见踪影。

此后，田中隆吉便部署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日本浪人组织“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70余人，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前往三友实业毛巾厂进行“报复”，他们焚烧了工厂，随后扬长遁去。



当日下午,日本侵略者又在公共租界日本人俱乐部,召开“日本居留民大会”。会后,1000多日侨在海军陆战队掩护下,在靶子路、北四川路一带游行示威,一路用棍棒打碎中国商店的橱窗玻璃,撕毁抗日标语,破坏公共汽车,殴打值勤巡捕。肇事后,游行队伍前往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驻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

1932年1月21日,日本领事村井仓松跑到上海市政府,一口咬定杀死日莲宗和尚的凶手是“三友实业”毛巾厂的工人,并向市政府提出了书面抗议和四项无理要求:“1.上海市长须向日本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2.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速切实履行;3.对于被害者5人,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4.关于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轨行动一概予以取缔,尤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即时解散。”

27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再次出面,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上海市政府于28日下午6时前,答复日本总领事所提的四项要求。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当晚发表声明:“日前上海除租界内外,人心动摇,不稳的局势日益恶化。工部局公布戒严令,各国军队正在严加警戒,帝国海军因担心有大多数日侨居住的闸北一带的治安,特决定配备兵力负责维持。本司令官切望中国方面尽快撤除配备在闸北方面的敌对设施。”

随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命令,停泊在上海各军舰上的陆战队登陆,准备进攻闸北。淞沪抗战历时33天,上海遭受了空前的损失,被日寇蹂躏的地区总面积达3297平方公里,直接受损害的居民达814084人。

川岛芳子在“一二八”事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在战争结束后,田中隆吉出版了回忆录——《田中隆吉文集》,书中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日僧事件”是淞沪抗战的导火索,川岛芳子参与了“日僧事件”的策划和执行的全过程。

“一二八”事变中,日军为了集中力量巩固在东北的既得利益,急于结束战争;而国民政府为了集中全力打内战,也希望尽早结束战争,于是两国开始和谈。日本芳泽外相命令重光葵尽速结束上海停战会

议,接受国联调停。川岛芳子主动承担了联络任务,她出入歌舞厅,进行秘密活动。她曾向第十九路军方面传递消息,说日本军队已经从上海溯江而上,建议中方应该赶快结束战争;另一方面,她又把中国军队的情报转告日军,建议抓紧有利时机停战。

田中隆吉让川岛芳子通过在舞厅交际的机会,和京沪政要接触,刺探情报。她在舞厅里抢先捕捉到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的情报,不久由日本操纵的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川岛芳子博得了日本军方的信任和赞赏。

田中隆吉之所以能够利用川岛芳子做间谍,“就是因为她时刻都没有忘记自己是清朝王族的后裔,要千方百计依靠日本的势力来促成清朝的复辟,而且为了复辟即使出卖祖国人民利益,她也在所不惜。只要告诉她,为了复辟大清或者可以帮助她复辟,叫她干什么,她都乐意去做,而且无所畏惧。”(田中隆吉语)

奸狡的田中隆吉完全明白,复辟大清朝廷只不过是川岛芳子的南柯一梦而已。田中隆吉拼命地吹捧川岛芳子,利用各种媒体吹嘘她是东方的贞德,那是趁机为自己向帝国邀功请赏罢了。

## 第八节 畅销书《男装丽人》的轰动效应

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田中隆吉的鼓动下,创作了《男装丽人》一书,使川岛芳子的“芳名”轰动东瀛。在书中,作者以川岛芳子为模特,塑造出一个出身没落皇室、名为“满里子”的姑娘,给她安排了种种离奇的故事情节。例如满里子受过特务训练,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16岁返回中国,开始了风流女谍生涯。在日本侵华战争及大小事变中,仿佛都有她的身影。

在众多不重事实的作品中,川岛芳子已经完全蜕变成满里子,她被描绘成一个精通五国语言、能开飞机驾汽车、骑马射箭、徒手格斗、玩弄敌寇于石榴裙下,神乎其神的、女扮男装的大间谍。

村松梢风一再强调“情节和内容是虚构的”,可是他越否定,读者就越把小说中的主人公和“一二八”事变中的风云人物川岛芳子联系



起来。虽然满里子的原型是川岛芳子,但是满里子肯定不等于川岛芳子,但是《男装丽人》使川岛芳子无法摆脱强加在她身上的光环和污秽。

在川岛芳子被处决的7年后,村松梢风在《大众读物》杂志2月号上发表了《男装丽人还活着》的一篇文章,文中指出,他为了写《男装丽人》,曾在川岛芳子宅邸待了两个月,专门研究川岛芳子。小说中的情节,多数是自己虚构的,其中也有川岛芳子自己杜撰的。

1932年2月16日,日本关东军纠集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和马占山举行了“四巨头建国会议”。2月23日,板垣征四郎到旅顺会见溥仪,说明“建国会议”讨论建立新国家的情况。板垣征四郎说:“这个国家国号叫‘满洲国’;主要由五个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新国家的元首称‘执政’。”第二天,板垣征四郎把郑孝胥、罗振玉等叫到大和旅馆,进一步说明“建国会议”的宗旨,让他们向溥仪传达意见:“军部的要求不能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视为敌对态度,那就会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待。如果溥仪不肯出山,就请溥伟出来做元首。”

在关东军的淫威逼迫下,溥仪屈从了,同意暂任“执政”一年。《新国家组织大纲》正式宣布:新国家定名为“满洲国”,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首都设在长春,改称“新京”,并声称新国家的版图是由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以及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各盟组成。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宣言,宣布满洲国正式成立。3月7日,溥仪在汉奸和日本法西斯军人的簇拥下,由汤岗子乘火车去长春。3月9日关东军导演了溥仪就任“执政”典礼。

1932年3月1日那天,在松本市举行了由市长小里赖永主持的“为实施帝政而作出卓越贡献的隐居者——松本市出身的东亚伟人川岛浪速翁的庆祝慰劳大会”。由于满洲国的建立,川岛浪速受到了褒奖,被吹捧为“东亚伟人”。与此同时,川岛芳子也陶醉在所取得的“成功”和“名望”里不能自己。她以日本帝国和满洲国的功臣自居,不再把周围的人看在眼里,连田中隆吉也不再是她的偶像。

1932年2月22日在上海庙巷镇,3名日本陆军士兵抱着炸弹冲入中方阵地丧命,因而被崇拜为军神,他们因此也被神化为“肉弹三勇士”。而川岛芳子居然公开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这只不过是田中隆吉编造的英雄故事,用来藐视海军。实际上是这三个士兵错把1米的导火索弄成50厘米而造成的事故死亡。

秘密一公开,田中隆吉遭到了三上卓海军中尉等人的袭击,生命受到威胁。他被迫写了一篇题为《向海军在事变以来的出色行动表示敬意》的文章,暂时躲过一劫。关于这件事,战后田中隆吉曾在东京广播电台的《我的昭和史》节目中谈过,把因炸弹事故死亡的3名士兵编造成英雄的,是当时的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肉弹三勇士”的称号也是他取的。

田中隆吉感觉到,“一二八”事变后,他已驾驭不了川岛芳子这匹桀骜不驯的野马。他坚决要求板垣征四郎把川岛芳子接走,因为她不受特工纪律约束,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讲话,不适合让她继续留在上海。

宪立参加完在长春举行的执政就职大典后,就接到关东军的命令,让他出任马占山的机要秘书一职。但是宪立刚刚到齐齐哈尔,八角八郎就告诉宪立,马占山已经宣布抗日,率队逃跑了。在宪立不知所措之际,他接到板垣征四郎的一封亲笔信,要他立即返回奉天。

宪立急忙赶到奉天,板垣告诉他,川岛芳子在上海胡作非为,影响军方的行动,要求他立即把川岛芳子接回。宪立赶到上海,把川岛芳子接回大连。刚回大连,宪立就接到田中隆吉给川岛芳子发来的一封密电,他说:“我离开你将无法生活下去。”看过电报,宪立眉头紧锁,心中十分不悦,把译出的电报交给了妹妹。

宪立判断他俩在情感上发生了难以割舍的纠葛,而且不能自救。他愤怒地把田中隆吉的非正常感情行为,报告给了板垣征四郎。板垣征四郎收到宪立的报告,大发雷霆,发出一份电报,严厉地训斥了田中隆吉。他因此失掉了关东军的信任,被调往大阪野炮第四联队任大队长。在归国途中,田中隆吉曾到大连和川岛芳子幽会,他还偕同川岛芳子前往多田骏住所,请求多田骏在他离开中国的日子里关照川岛芳子。

## 第九节 在多田骏的戎幕下

经田中隆吉的介绍,不到5分钟的时间,多田骏已经被川岛芳子的口才和美貌所征服。他认为川岛芳子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坚信她不仅在上海能为日本帝国立大功,而且还可以继续为关东军服务,在“满洲国”也能大有作为。于是川岛芳子留在多田骏身边,被任命为机要秘书。

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向“满洲国军”派驻军事顾问团,陆军大佐多田骏出任最高顾问,是满洲国军的太上皇。多田骏年长川岛芳子24岁,她称呼多田骏为“哥哥”,有时在背后也撒娇地称呼他为“爸爸”。

川岛芳子在被军统关押期间曾经交代:“我在长春见了多田,他很



▲投靠多田骏(右三)的川岛芳子(右二)(1933年摄)

欢喜我,把我留在身边工作,事事和我商量。例如中国情形如何,土匪如何收编。”其实,不仅多田骏喜欢川岛芳子,关东军第1(作战)、第2(情报)、第3(政务)、第4(宣抚)课,也都认为川岛芳子有利用价值。

川岛芳子在上海使出浑身解数,做了大量卖国求荣的勾当,被田中隆吉吹捧成日本战时的青年楷模。到长春后川岛芳子仍然不遗余力地进行卖国活动,自然也会得到关东军的吹捧。

川岛芳子作为多田骏的秘书,总是伴随在他的身边。多田骏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因此川岛芳子的身影出现在满洲的各个角落,她一会儿去收编土匪,一会儿去进剿抗日游击队。关东军第4课关于川岛芳子的报道,肯定有夸张成分,其中关于川岛芳子劝降苏炳文的报道,就是一条没有事实根据的新闻。

1932年9月,苏炳文在海拉尔、满洲里地区发动起义,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担任总司令。他在海拉尔收容、监控了300多名日本侨民。事件发生后,为了救出这些日本人,日军希望采取和平的方式。为了探询劝降苏炳文的可能性,多田骏同川岛芳子一起到时任齐齐哈尔市长的宪立家。宪立坦率地告诉多田骏,苏炳文不可能接受劝降。日伪军方媒体却借此编造出许多神奇的故事,并在报纸上发表。后来据宪立证实,事实是川岛芳子当时因旧病复发,失掉了时机,她未能做任何事情。

但失实的报道却使川岛芳子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神化”。这种毒化宣传给她提供了充当日本青年偶像的机会,同时也让法西斯军人完成了一次愚弄大众的“使命”。川岛芳子在被关押期间继续吹嘘:“在‘满洲里事变’的时候,我去救了不少日本人”及“电商苏炳文同意后,我坐飞机到了满洲里。我跳伞下去的时候,日军在地面发动总攻击,我就在蒙古人家躲起来,直到战争结束才回来。”仔细推敲一下就知道川岛芳子在撒谎。



▲川岛芳子赠给多田骏少将的照片(照片的字是多田良磨——多田骏的父亲所书,签字日期为1933年10月1日)





川岛芳子的哥哥、弟弟都讨厌她的胡吹瞎扯，特别对她放荡不羁的作风不满。她的家人，特别是哥哥宪立和弟弟宪东，曾经公开谴责多田骏的下流行为，指责他有失将军身份。多田骏甚至当着宪立的面面对川岛芳子做出下流的亲昵姿势，这让他无法容忍。有关他俩之间的绯闻实在是不胜枚举。其间，川岛芳子在多田骏戎幕下，与其说是多田骏的秘书、参谋，不如说是他的情妇。川岛芳子的风流放荡，让她的家人丢脸。于是她在家族中陷入孤立，没有人愿意和她交往。

在此期间，川岛芳子还结识了满洲国参议府副议长筑紫熊七。筑紫是日本陆军退役中将，士族出身，在日本很有“资望”。这位年过古稀的筑紫熊七，非常欣赏川岛芳子的“献身”精神。川岛芳子决心复辟大清王朝不可动摇的信念，打动了他。为此，他曾经给了川岛芳子许多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支持。

日本战犯古海忠之在回忆录中写过这样一段话：“1863年1月出生的筑紫熊七，在昭和7年（1932年）满洲国成立那年，虚岁71岁。可是，就是这么一位老人，跟川岛芳子一接触，也莫名其妙地生出许多谣言，说川岛芳子常常睡在筑紫熊七和他夫人之间。人言可畏啊，连对筑紫熊七先生这样真挚敦厚的人也不放过……”

年逾古稀的筑紫熊七对川岛芳子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说：“川岛芳子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很少有人具备她那种炽烈的‘爱国精神’。”他认为：“虽然社会上对川岛芳子的评价不高，但那些评头论足、搬弄是非的人是错误的。”

## 第十节 “安国军”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给甘珠尔扎布3000支步枪，30万发子弹，令他纠集蒙古地方武装和蒙匪，组建了一支1000人左右的蒙古独立军，松井清助大佐给他当顾问。后来松井清助战死，甘珠尔扎布的队伍溃散，残部编入满洲国军。

川岛芳子知道甘珠尔扎布当上了司令，甘珠尔扎布也听说她在多田骏身边当“高级参谋”。于是川岛芳子在长春主动约见了久别的丈夫

甘珠尔扎布，川岛芳子满怀愧疚，她在感情上欠丈夫的实在太多。但她告诉丈夫，她依然是他的福晋，但是已经不能再与他共享夫妻相守的幸福了，她要出去闯荡，去完成父王的遗志。性情柔弱的甘珠尔扎布在川岛芳子面前不知所措，只能默默地望着自己的“福晋”。他依旧爱她，心中没有一点怨恨，对川岛芳子沉迷于复辟大清的事业既理解又无奈。

川岛芳子发誓一定要帮丈夫他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侧福晋”。和丈夫见面之后，她立即想到蒙古杨王 17 岁的孙女，美丽的杨公主，她是川岛芳子记忆里最靓丽的姑娘。经过川岛芳子锲而不舍的撮合，甘珠尔扎布和杨公主双方“情投意合”，同意结成连理。川岛芳子高兴得“疯”了，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平生最最完美的大事，她很久没有如此欢愉了。



▲川岛芳子抱着甘珠尔扎布和他的侧妃所生的儿子，将其视为己出(1937年摄)



▲川岛芳子和她安国军的班底(1933年摄)



与甘珠尔扎布重逢,给了她一个启示:“甘珠尔扎布可以组建自己的军队,为什么我不能?甘珠尔扎布可以当将军,为什么我不能当?”川岛芳子只要愿意,她立即可以成为将军夫人,但是她要自己当将军。倏忽间,川岛芳子想起曾经在北洋军阀张宗昌麾下当过参谋的方永昌。

方永昌曾经向川岛芳子提出组建“安国军”的建议,以此去实现复辟大清的愿望。而且方永昌还极力拥戴川岛芳子为总司令,他甘担副司令。于是川岛芳子找到方永昌,二人开始认真筹划组建“安国军”事宜,她不能放过这个机遇。

方永昌说:“我手下有 20 多名可靠的军官。”

“那太少。”川岛芳子说。

“一名军官能带出来 300 名兵士,20 名军官就能带出来 6000 名兵士。当年张大帅起事的时候,手里连 20 名军官也没有呢。”方永昌颇为自信地说。

经过初步商议,他俩决定首先由方永昌把部下召集起来,把他们训练成合格的军官,成为能带兵打仗的骨干。至于兵丁的招募,这不是难事,散兵游勇、无业游民、胡子土匪遍布各地。把东三省的胡子改编十分之一,就是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

组建“安国军”的主意,得到了筑紫熊七、多田骏的赞赏。他们告诉川岛芳子,关东军和满洲国军即将进入热河作战,希望她的部队能和关东军协同作战。关东军第 3 课长原田熊吉和第 4 课长坂田义朗认为,她组建的



▲着冬装的川岛芳子(1933年冬摄)

“安国军”，可以用热河地方军队名义出现，以此说明热河民众欢迎关东军进驻。

多田骏应允给她提供部分枪械和军费，但是她的部队不能进入满洲国军序列。因为关东军对她的部队战斗力从来就没抱多大期望，他们没有幻想靠一个弱女子去带兵打仗。日军和满洲国军里并没有女性军官，多田骏同意川岛芳子挂大将军衔，是要利用她的贵族身份，进行宣传，用以提高士气，同时用来瓦解抗日军队的斗志。

一个月后，“安国军司令部”的牌子挂在了新京（长春）南湖边一座小楼门旁，川岛芳子是这样给“安国军”定位的：这是支为日满两国服务的军队，在精神上是八旗军的延续。将来部队强大了，应该把皇上接到热河，最后再让皇上回归紫禁城，复辟大清国。日本占领军并不计较她怎样定义自己的军队，因为不管她怎么折腾，也都在关东军的掌控中。

川岛芳子自己设计、制作了挂大将军衔的军装。她的军装既不同于满洲国军的军装，也不和日军军装完全一致。因为“安国军”既不属关东军序列，也不属于满洲国军序列，实际上只是支热河“杂牌军”，是那种自生自灭的部队。而带有各种倾向的、自发组建的“杂牌军”，在满洲国境内难以计数，“杂牌军”首脑的军衔都是自封的，将军遍地跑，比山上的兔子还多，因此大将军衔并没有给她增添什么声威。在开赴热河前线之前，川岛芳子招募了几百名乌合之众，她以挂名大将军衔“司令官”的身份去热河参战，希望在战争中逐步壮大自己，扩大自己的实力。

关东军曾经告诉过溥仪，“满洲国”并不是清国的延续，是不会允许川岛芳子进行复辟的，但是川岛芳子还是要奋力一试。出发前，她根据关东军的要求给自己取个新名，叫金璧辉。她说七哥宪奎，父王给他取名“金璧东”，她随哥哥的“璧”字辈，叫金璧辉，意为璀璨的美玉，她希望新名字能给她带来好运。

## 第十一节 金璧辉梦断热河

1933年1月3日，日军在飞机和坦克配合下，侵犯临榆县城。山海关失守，热河形势严峻，战火近在咫尺，热河之战即将爆发。



▲川岛芳子去热河前线出发前同友人合影(1933年摄)

当时热河境内，中国守军有 10 余万人，被编成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自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张作相。中国守军严阵以待，万福麟为第四军团长，率 5 个旅在凌源、平泉一带布防；汤玉麟为第五军团长，率 6 个旅在热辽边境迎击进犯之敌；义勇军冯占海、邓文等部配合汤玉麟在热东、热北阻击日军；孙殿英率所部第 41 军由山西驰援热河，进抵围场、赤峰一带布防。

日军蛮横地诡称：“热河省为满洲国之一部，乃属俨然之事实。”“日军决定与满洲国军队合作，肃清热河军，确保满洲国之基础。”日本的报刊竟颠倒黑白，说张学良军越过长城是“侵入热河”，日军武力进攻热河是“讨伐叛逆”。日满军侵犯热河的具体部署是：北路由日军第六师团与满洲国军张海鹏、刘桂堂、程国瑞部，从通辽进攻开

鲁；中路由日军第八师团从义县进攻朝阳；南路由日军混成十四旅团从绥中向凌源推进。

2月22日，日军进攻热辽边境上的南岭，守军董福亭旅和义勇军耿继周部进行激烈抵抗，后因热河军 58 团前线降敌，遂使南岭、口北营子、北票相继失陷。就在这一天，《朝日新闻》登载了一篇关于川岛芳子出任“热河自卫团”总司令的消息。这篇题为《热河自卫团总司令金璧辉奔赴热河前线》的报道，署名为“新京特派员”，发表日期为 2 月 20 日。

报道内容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披露了满清王爷家庭出身的川岛芳子以“金璧辉”的名字组建“热河自卫团”的内幕；第二部分公开了川岛芳子为蒙古王妃的身份；第三部分继续吹嘘川岛芳子在“一·二八”事变中为帝国建立的功勋；第四部分赞赏川岛芳子从苏炳文手中营救日本侨民的故事；第五部分透露川岛芳子准备奔赴热河前线，为帝国再立新功。而且在这篇报道中，还登了一张川岛芳子身着军服、头戴军帽的全身照片。

川岛芳子率领“热河自卫团”奔赴前线作战的消息就像风一样在日本各地传开，成了轰动东瀛的重大新闻，在日本又兴起一股“川岛芳子热”。从此时起，川岛芳子身穿军装的照片，常常出现在日本各大报的显著位置。

这篇报道充分说明，关东军想利用川岛芳子的“声望”，利用她来热河参战，鼓舞军队的士气。关东军的驻新京特派员没有使用“安国军”番号，而是强加给川岛芳子一个“热河自卫团”的名号，川岛芳子改称“金璧辉”，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想盗用热河人民的名义，掩盖他们侵略的本质。而金璧辉对出任“安国军”总司令一事还是十分在意的，她认为这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她不承认日本人强加给她的“热河自卫团”的称号，她对外继续自称安国军总司令。

去热河前，筑紫熊七和多田骏给川岛芳子写了一封介绍信，供她在应急时求助使用。并且还特别嘱咐她，遇到困难去找古海忠之领导的宣抚处。金璧辉出发前也给筑紫熊七留下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近日内我将赴前线，干干脆脆地死去，以表我心。活在这种是非颠倒的世上又能做出什么事情呢？我将死去，到天国里指挥日满这两个国家。”决心为恢复祖宗基业赴死的金璧辉，“悲壮地”带领部队奔赴热河前线，她不知道前面迎接她的将是什么？

23日，日军茂木旅团从通辽攻开鲁，中国守军汤玉麟部骑兵旅长率部逃往林东。24日，开鲁被占，日军沿辽河直趋下洼。25日，日军第八师团占领朝阳。3月2日，凌源失陷，驻平泉的万福麟，不战即率军急忙退往喜峰口。于是，从朝阳至承德的大路完全敞开。张作相抵承德仅数日，见大势已去，即率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人员撤往古北口。3月4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热河民众不顾，率千余人逃往丰宁。川原旅团先头部队仅用百余骑，就轻松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此时，金璧辉率领的“安国军”刚刚到达朝阳。战场上发生的事情，把金璧辉吓呆了，日军



▲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小姐(1933年2月22日)



▲川岛芳子和她的白俄军事顾问(1933年摄)

任意杀害无辜民众,奸淫无力反抗的妇女,其场面惨不忍睹。

金璧辉的部队发展很快,进入朝阳时已经扩充到3000人,但是当部队后勤保障跟不上的问题暴露出来后,她就无法控制和稳定局面了。那些士兵匪性难改,四处骚扰民众、胡作非为。金璧辉决定去找朝阳宣抚班的田中新一和岩畔豪雄求助。她拿着多田骏开的介绍信,对岩畔豪雄说:“为了新生的‘满洲国’,我创建了‘安国军’。眼下虽仅有3000左右兵力,但我计划一统全满各路胡匪,协同友军作战。”随即她提出要20万日元的军饷。当时的20万,换算成今天的钞票,大概要增值一千倍,相当于2亿多日元。

“多田骏将军让我到你这儿来领款。”金璧辉趾高气扬地说。

岩畔豪雄搪塞她说:“这笔军饷虽然是为了协助我军作战,但我们手头上的钱是宣抚工作的专款,也不能随意挪用啊。”

金璧辉一再打着多田骏的招牌,执拗地要求岩畔豪雄拨款。岩畔豪雄难以拒绝,只好说“我去问问负责人田中新一”。田中新一立刻回绝:“这个人来历不明,怎么能给她20万?”

“满洲国”在锦州设立了宣抚办事处,下属3个宣抚班,分别设在朝阳、承德、赤峰。古海忠之到热河前,受过筑紫熊七、多田骏之托,对川岛芳子存在某些同情,准备帮助她。但他到实地一看,金璧辉的队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给关东军制造许多麻烦,拖了宣抚工作的后腿,于是就有了上面田中新一表演的一幕。

同时,一些前线指挥官向关东军大本营控告金璧辉,说她的部队成分复杂,简直是乌合之众,比土匪还要恶劣,甚至还敢和日军相抗衡。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接到控告后,亲自赶到朝阳,经过考察后下令把金璧辉押回奉天,解散“安国军”,并且宫内府也禁止她出入。金璧辉心仪的那个网罗全满土匪、指挥“安国军”复辟清国的美梦猝然破灭

了。而且此刻她的身份也变了，关东军宣传课不再称她为金司令，而称她是女妖、魔女。

仅仅过了一个月时光，曾经是日军口中的英雄式人物的川岛芳子，瞬息间身败名裂，转身变成女妖。在完成为日军“宣传”的使命后，她在关东军的眼里已经变成累赘。关东军认为金璧辉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已经不再需要她，于是她被遣送回日本，身影从满洲国消失。



▲川岛芳子得意的军装照之一(1933年仲夏摄)

## 第十二节 漂泊东京的日子

日本人决定把金璧辉送回日本去，免得她总是制造麻烦，筑紫熊七和多田骏也没有出面挽留。利用日本侵华势力复辟大清王朝的宏愿再次落空。虽然金璧辉遭到关东军的弃用，但是“川岛芳子”这块发光的金字招牌，给她保留了一定的回旋余地。

回到东京，金璧辉依旧使用川岛芳子的芳名。她仍然具有一大摞耀眼的桂冠，诸如逊肃亲王的格格、甘珠尔扎布的福晋、上海事变的英雄、上海特务机关特工、安国军总司令(热河自卫团总司令)……她依旧是熠熠生辉的明星。

身心憔悴的金璧辉暂住在多田骏的私邸，她经常出入东京银座、赤坂、人形町等繁华舞厅，在艺妓的陪伴下寻欢作乐。川岛芳子向人们昭示：她不仅回到了日本，而且体面地生活着。她所到之处总是人山人海，受到了凯旋英雄般的欢迎。她到广播电台发表讲演，获得雷鸣般的喝彩，她甚至用那粗嗓子歌唱，都受到追星族的青睐。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还特意为她灌制了一张演唱蒙古歌曲的专辑。

川岛芳子在社交场上的运气不错，她以闪电般的速度和著名的大富豪伊东阪二拉扯上了关系，二人常常出双入对地泡在歌舞厅里，尽情地寻欢作乐。伊东阪二为川岛芳子大把大把地花钱，川岛芳子正在享受着疯狂的追捧和体面的荣耀。

不久，川岛芳子入住东京九段白百合女子高等学校附近的高级公





寓里,她的寓所铺着绿色的地毯,摆放着鲜红的床,显得十分豪华。虽然她已经没有一兵一卒,门口仍挂着“司令官”的牌子,客厅里挂着川岛芳子身穿大将军装的照片。摆放灵牌的神龛里,放着她亲笔题写的“祖先灵位”的纸条。

已经被异化成日本青年偶像的川岛芳子,丝毫不把军方的威胁看在眼里。她利用丰厚的政治资本,以东京麻布区樱田町的“满洲国”大使馆的二楼为据点,进行频繁的社交活动。

然而,在喧嚣的声浪中,可怕的孤寂也常常偷袭川岛芳子的心房。关东军已经终止了和她的往来,她在东京难有作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犹如一株无根的浮萍。她无法忘记在热河看到的残忍杀戮和无耻奸淫,憎恨那些征服者的野蛮行径。

川岛芳子在1933年(昭和八年)8月号的日本《妇人公论》上,发表了题为“我爱祖国”的手记,在“手记”中写道:“为了那些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得不到任何人同情的满洲黎民百姓,我真诚地向日本的女性们呼吁,希望伸出温暖的同情之手。……这些可怜的无辜百姓,现在却处在悲惨的境地……亲爱的日本知识阶层的姐妹们……不能否认在日本人当中,也有的人变成了像所谓‘支那浪人’那样的坏人。……我是一个从小在日本长大成人,理解日本固有的美德,并从日本得到许多恩惠的人,但我却不敢相信大陆上的那些人就是日本人……我对那些打着‘日本人’幌子的日本人,有说不尽的愤懑,但在这公开的杂志上,我还是给他们留了脸面。”

川岛芳子的痛苦呼吁,自然引起军方的强烈不满。川岛芳子不知道和军方对抗的结果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川岛芳子在东京“漂”了一年多光景,虽然有众多的崇拜者吹捧她,为她喝彩,为她欢呼,但在夜深人静时,她感到眼前一片迷茫,她乘坐的一叶扁舟失去了前进的方向。此时几乎被遗忘的川岛浪速,正在忍受着晚年孤独和寂寞的煎熬。“满洲国”成立是川岛浪速倡导的“满蒙独立运动”的终结。他和他的理想已经离他而去,随着历史的云烟慢慢消散。

1935年1月7日是川岛浪速的70岁生日,川岛芳子决定为他,为她的灾星做寿,希望借此既能抹掉那桩难以忘却的终身恨事,也可消弭市井间的种种猜想和传言,恢复表面的养父和养女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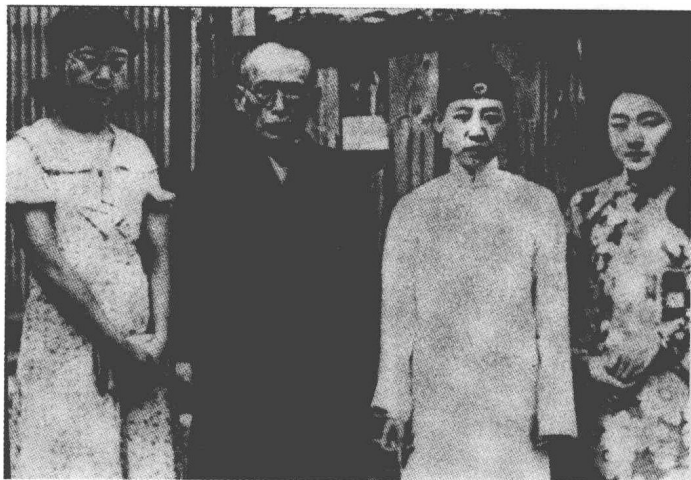
决心下定后，川岛芳子亲自为“荣归松本”做准备，她想把寿诞办得体面、豪华。大富豪伊东阪二为此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但是还不足，还需要一笔资金支付娱乐和餐饮的开销。某日，她换上华贵的和式盛装，戴上时尚的假发，打扮成一个真正日本女性的模样，访问了大名鼎鼎的堀内文治郎中将。

装扮典雅的川岛芳子的造访，让堀内家的仆人们大吃一惊，赶忙把她请进客厅。堀内文治郎曾经担任山县有朋的参谋，是鼓动武装侵华的狂人，一生热心“满蒙独立”，是善耆的坚定吹捧者。他看到川岛芳子一身和服装束，显得益发年轻娇艳，感到惊喜异常。

川岛芳子首先开口说：“我已经不做男人了，要当女人。看看我，已经穿上了女装。”这样的开场白让堀内文治郎将军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随后，川岛芳子告诉他，她在东京九段租了一处公寓，开销很大。堀内文治郎一听没有什么大事，无非要点资助，便满口应允赞助一笔款子。川岛芳子还提出要带 30 名壮汉去松本，工钱也请堀内文治郎支付。堀内文治郎虽然不知道她的用意，但是慨然应允了。川岛芳子非常感激堀内文治郎的慷慨，立即召来摄影师，为两人照了纪念像。至此，“荣归松本”活动准备就绪。

邀请各地亲朋至友参加庆寿活动的请柬，是川岛芳子亲自拟定和发出的。虽然贺寿是喜事，但请柬中却流露出川岛芳子的一片悲情和内心难以承



▲川岛芳子携秘书千鹤子，到位于松本市太白町川岛浪速租赁的宅邸看望川岛浪速和川岛麻子(1937年夏摄)



▲川岛芳子与堀内文治郎合影(1933年秋摄)

受的压力。

尊敬的嘉宾：

新年好！

我又回到了日夜眷恋的日本。借皇太子殿下诞生之余庆，在培育我成长的故乡，与各位亲友团聚，心中充满欢畅。

前年回日本，因来去匆匆，来不及向各位亲友多年赐予的关照致以谢意，便返回满洲，深感歉疚。

这次，趁家父古稀寿辰之际，千里迢迢，漂洋过海回到日本。谨向各位亲友对固执的家父，所给予的悉心关照，聊表谢忱。

谨定于1月7日在小柳温泉设便宴，畅叙旧情，以慰年迈家父。敬请拨冗驾临。

川岛芳子谨启

地址：松本浅间 小柳温泉

时间：昭和十年(1935年)1月7日下午6时

又及：

恕我赘言：家父一生为日本国和满洲国费尽了心机。作为他的女儿对父亲深表崇敬，我带来了满洲国民向父亲的问候。父亲尽管年迈，但仍怀着献身满洲国的意愿。溥仪皇帝陛下深知此情，实在令人惶恐。

时下，不知家父何时将以龙钟老态之身离开温柔之乡，踏上满洲原野，更不知我这个奉献于“日、满、华”之躯，何日能再返我的岗位。离别后，更不知何日能再与各位亲友相见？他日也许就是我们父女的忌日。再次敬请尊驾惠临！

### 第十三节 松本“荣归”

1935年1月6日，川岛芳子一身贵族小姐的装束，乘火车到达松本。她带来的30名勇士，跟从在身边，毕恭毕敬地称她为司令，听从她的调遣。她享受着“女王”般的待遇，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前来欢迎她的民众都看得出来，川岛芳子似乎“很得意”、很激动。





▲川岛芳子精心为川岛浪速准备的祝寿庆典(1935年1月7日在松本小柳温泉二楼举行。会场悬挂的是日本国旗和伪满洲国国旗,1月9日《信浓每日新闻》登载了这张照片。)

《信浓每日新闻》记者长岛正三郎报道,在松本车站,川岛浪速和亲朋至友都来到车站自不待说,市民像欢迎凯旋的将军似的,都把她视为英雄。欢迎的人群把检票口挤得水泄不通,川岛芳子被热烈欢迎的人群团团围住,她频频挥手致意,不断地向人群送出真诚的微笑。回到松本,川岛芳子得到了暂时的宽慰,她又见到了熟悉的街道和亲切的面孔,她又见到了川岛福子妈妈和赤羽松江妈妈。

1月7日,庆典正式举行,当天参加宴会的有100多人。小柳温泉的二楼大厅为主会场,演出了能、狂言、清元等古典歌舞剧。演员都是东京的明星,是川岛芳子从东京邀请来的,松本的演员也演唱了当地的民谣等节目。庆典会场里挂着日本和伪满洲国国旗,松本第50步兵联队长田畑八十吉少将带领着祝寿人员三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前“满蒙义军”的指挥官人江种矩带领着祝寿人员三呼“满洲国”万岁,然后由松本市长小里赖永发表祝词,川岛芳子眼含热泪,哽咽得无法讲话。

川岛芳子和川岛廉子一会儿给川岛浪速戴上鲜红的头巾,一会儿



▲川岛芳子(右一)为川岛浪速(中间)举办古稀祝寿会,左为川岛廉子(1935年1月7日)



▲谢介石(左)、川岛浪速(中)、人江种矩(右)合影(1935年摄)

穿上儿童用的外罩大坎肩来助兴,川岛浪速顺从地任凭摆布。祝寿仪式完成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1月9日的《信浓每日新闻》上登载为川岛浪速祝寿的照片,并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寿宴的盛况。川岛芳子以“总司令”的身份主持了盛宴,她利用这个机会,尽情地推销了自己。

在庆典过后的日子里,川岛芳子旧地重游。川岛芳子和她的秘书千鹤子一起探访了至爱亲朋、老师和校友,她们的足迹踏遍了松本的每一个角落,留下了大量的摄影记录。

1935年4月6日,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访问日本,日本天皇亲自到东京车站迎接。车站前搭起了满洲建筑式样的“奉迎门”,前去欢迎的市民手里拿着伪满洲国国旗,欢迎溥仪。川岛芳子接到通知,在溥仪访日期间,皇上将向川岛浪速授勋。于是她把川岛浪速和人江种矩接到东京,等候溥仪的褒奖。

4月13日,溥仪的亲随警卫官工藤忠(日本浪人,原名工藤铁三郎,溥仪赐他一个“忠”字,故改名工藤忠)和伪满洲国外长谢介石

作为特使，到东京九段川岛芳子的私邸，慰问了川岛浪速和人江种矩，这是川岛浪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川岛芳子则身穿军服，剪短发，站在大门口迎接贵宾。客厅里摆好恭迎桌，川岛浪速和人江种矩接受了谢介石赠送的礼品和代表皇上颁发的勋章。

从溥仪访日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这两年间，川岛芳子已经到了不用镇痛剂不能维持生存的地步。自杀未遂留下的后遗症始终在折磨着她，虽然医学博士饭岛庸德从她体内取出了子弹，但是枪击造成的神经伤痛始终没有消除。其间，川岛芳子经常回到松本或到海拔 3000 米的乘鞍高原温泉疗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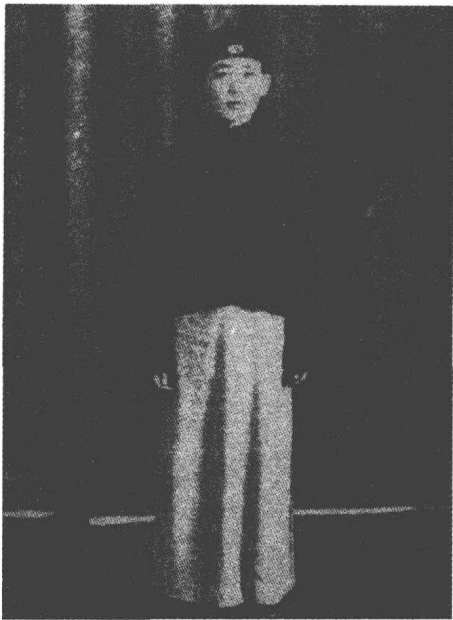
在卢沟桥战火燃起之前的 4 个月（1937 年 3 月 23 日），川岛芳子的母校松本女子高等学校同窗会举行接纳新会员大会，川岛芳子应邀出席并在大会上做了讲演。3 月 25 日的《信浓每日新闻》报道了这次演说的盛况：会场爆满，从正门到四柱神社的院内挤满了听讲的人群。当天晚上，川岛芳子身穿旗袍，看起来很虚弱，由秘书搀扶着走上讲台。她激昂地指出：“今天晚上到会的各界朋友，可能都是对我抱有好感的人。在中国的日本人，如果能拿出今天各位对我这种好意的万分之一，来对待我的同胞，我们将不知如何感谢了。可是，今天在中国或满洲的日本人，都是一些在国内没人理睬的流氓无赖，或是一些想到大陆发笔横财的人。所以，受到了中国人的畏惧和嫌弃。要想真正做到日满亲善，用外交官、军人或特权阶层的那种做法是不行的，必须依靠群众之间的真挚握手。我认为：征讨者和被征讨者都要明白，我们都是同一祖国的同胞。正因为我有这种诚恳的愿望，所以，我不是个喜欢打仗的司令，而是个竭力使战争能得



▲佩戴兰花勋章的川岛浪速(1935 年 4 月 6 日)



▲川岛芳子发表演讲(1937 年)



▲ 1937年3月川岛芳子身穿中装再次返回  
松本参加同窗会

以避免的司令,我也一直在为此而尽绵薄之力的。”

接着,川岛芳子质问日本当局:“为什么日本的阵亡士兵被当做护国英雄,在靖国神社里被祭祀着,而我的部下,却葬身于旷野里无人过问?”她呼吁在伪满洲国也应为护国的英灵建立护国神社以慰亡灵。最后,她指责日本的对华政策,说如同给肺病患者投之以胃药,在方向上是错误的。媒体以“男装丽人,悲愤的呐喊”为标题,将川岛芳子对政府内阁和军部的抨击公诸于众。这同她发表在《妇人公论》上的手记,思路大同小异,是对日本军部政策的一种谴责。川岛芳子的这次讲演,引起了军方的强烈不满,有人主张“干掉”她。

宪东的革命领路人、日本革命者加藤惟效对川岛芳子是这样评价的:“川岛芳子的真正目的是要复辟大清王朝。用更明白的话来说,作为日本敌人的中国国民政府,同时也是她的血亲的敌人。日中两国关系已经演变到如此地步,她还痴心梦想要靠复辟建设一片乐土,简直是幼稚可笑,是一派胡言。事实上,川岛芳子始终在帮助日本侵略者。她自己则不断地宣称她已献身‘日、满、华’。献身‘日、满、华’就是坚持‘兴亚主义’的荒诞谬论,就是坚持‘大东亚共荣圈’的法西斯学说。更可笑的是,川岛芳子到处鼓吹‘在做日本人之前首先要做亚洲人’的谬论。她自己 and 个别人认为是在宣扬什么新鲜的东西,其实在当时她宣扬的就是日本法西斯分子制定的‘兴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就要把亚洲人民变成日本的奴隶。”

#### 第十四节 日伪军兵站——“东兴楼饭庄”女老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的烈火全面燃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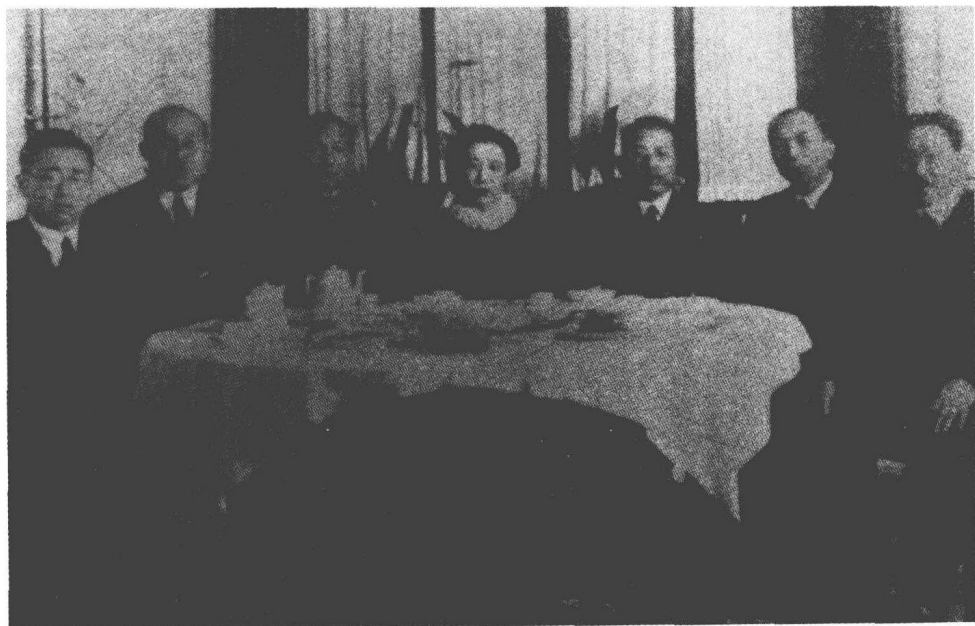
不久，平津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川岛芳子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试图扮演新的角色。

此时，曾经担任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的多田骏，回到东京出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并没有忘记川岛芳子，再次向她伸出友谊之手。他建议川岛芳子脱掉戎装，到天津去发展，去开一家饭庄，给前线的日本士兵送上一点慰问。

经多田骏的贴心劝告，机灵的川岛芳子理会到，开饭庄除了慰劳日军，还能为她们的旧部——“安国军”官兵提供就业机会。这对“生养她的祖国”和“抚养她的祖国”都尽到了责任，是日满两国所需要的，她似乎从多田骏的体贴中找到了某种归宿感。

经过和多田骏几次筹划，川岛芳子拖着病痛之身，来到天津，日本驻屯军拨给她一笔经费，帮助她安排了住处，并完成了饭庄的选址。川岛芳子的私人住所安排在天津市奉化道附近的一处砖木结构的二层德式小楼里，饭庄坐落在天津日租界松岛街，是一座庭院式建筑。

川岛芳子依据“兴亚主义”的理念，给饭庄取名“东兴楼”，振兴东



▲金璧辉宴请在日本的军人和企业家(1937年摄)





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意思。她个人继续使用金璧辉的名字,摇身一变当上了东兴楼饭庄女老板。东兴楼饭庄名义上是饭庄,其实是为日伪军提供服务的兵站。金璧辉开办的东兴楼饭庄,要加上“金记”二字,因为在金璧辉之先,在北京和天津都有过性质不同却有相同名号的东兴楼饭庄。

1937年10月23日,日本《每夕新闻》登出一条消息,以赞赏的口吻报道金璧辉把东兴楼饭庄办成了“士兵之家”,给即将上前线的和从前线归来的日本官兵提供一处舒适的休憩场所。饭庄颇具规模,员工近百人。开张后,生意很红火。对光顾的日伪军士兵,提供免费茶点,接待热情周到。金璧辉一时间又成了明星,曾经黯淡了的复辟之心又跳动了起来。

日本侵华高级军官和在华北经营电力、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的著名企业家都为她捧场。有人提议金璧辉出面组织自己的军队,她开始盘算组织“华北人民自卫军”。为了取得日本驻屯军的信任,争取得到日军的支持,她使出浑身解数想把东兴楼饭庄办好。

在北平东单无量大人胡同,金璧辉也安置了一处寓所。她经常在北平之间穿梭,活跃在社交界,有时也去日本,继续争取日本军政要人的支持。但东兴楼红火的经营里暗藏着



▲天津东兴楼饭庄老板金璧辉(川岛芳子)(1937年秋摄)

危机。首先，金璧辉明目张胆地为侵华日军效命，频繁地接待日本军政要人，自然会引起抗日组织的注意，难免遭受抗日组织的仇视。其次，东兴楼亏损严重，已成了侵华日军财政的一大包袱，日本侵略军难以长期支持东兴楼的经营。

金璧辉大梦不醒，不知缩手抽头，更没有预测到大祸即将临头。1938年底，金璧辉遭到抗日地下组织的突然袭击，险些丧命。1939年1月2日，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以三分之二的版面报道了金璧辉被击毙的消息，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袭击的全过程，坊间都误以为她已经瞑目归西。

1月4日，《大阪每日新闻》报道金璧辉在天津法租界遇袭，头部负重伤，经过抢救脱离生命危险，被秘密转移到日租界接受治疗。《华北日报》发布的死讯报道和《大阪每日新闻》发布的脱险新闻，让金璧



▲金璧辉在东兴楼饭庄院内与客人合影(后排左二为《信浓每日新闻》随军记者藤泽藤雄,左三为片仓制造小口氏)(1937年摄)



辉的生死成了扑朔迷离的街谈巷议。2月18日,日本《每日新闻》则报道了金璧辉因拖欠房租,被勒令交出东兴楼的消息,却没有提及遇袭事件。而事实上,金璧辉正住在医院里疗伤。

对于东兴楼饭庄倒闭的深层原因,坊间有许多传闻。有人说是因为川岛芳子受到抗日组织的威胁,不敢再抛头露面了;有人说是她办事大手大脚,挥霍无度,无法支付房租,被迫交出了饭庄;还有人说是日本驻屯军不愿意继续为她提供保护,趁机强行关闭了东兴楼。尽管东兴楼饭庄倒闭之谜外界不得而知,但金璧辉遇袭的经过却被详细披露出来。

据她的秘书小方八郎披露:1938年12月21日下午2点左右,金璧辉离开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住所,来到北京厚生医药学校。这所医药学校的使命是为日伪军培养战地救护人员。金璧辉刚到学校,就有两个小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她们的母亲病危了。两位小姐的母亲姓刘,夫姓王,人称王夫人。王夫人是金璧辉的崇拜者,在日本曾经侍候过金璧辉,而且给日本军方提供过情报。两位小姐说,她们的母亲遭到抗日地下组织人员袭击,住进了法租界的玛更歇医院。

金璧辉当日便赶到医院看望王夫人,并留下来看护王夫人。大约在夜里11点左右,王夫人的女儿和护士到隔壁房间小憩,病人床边只剩下金璧辉一个人,突然有两个中年汉子手持铁榔头闯了进来,一榔头把王夫人的前额打碎,王夫人当场毙命。金璧辉站起来和两名汉子搏斗,并大声呼喊“来人”,刺客随即逃遁,在与刺客搏斗中,金璧辉左手被击伤,后脑挨了一击,立即不省人事。

那两个刺客并不知道病榻旁的看护人是金璧辉,她只是被误伤,伤势并不严重。如果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金璧辉,也许就和王夫人一起被击毙了。金璧辉被转移到日租界的共立医院,经过两个月的治疗,伤病痊愈后的她,若无其事地对朋友说:“我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现在身体痊愈了。本来已经被认定活不成了,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老天爷不让我死,那就是我的罪还没遭够,只好活下去。东兴楼饭庄歇业了,我也该歇歇了。”

## 附录：人生没有痛苦算什么人生

在离开东兴楼饭庄之后，金璧辉的生命仿佛在云雾中飘忽，在迷蒙中摇荡，悲伤、泪水、孤独、绝望、空虚、恐惧时刻在伴随着她。金璧辉常常感到死神向她招手，但她不想死，她要走完迷茫的人生旅程。

在此期间，金璧辉写了数量可观的诗歌。宪东认为其中《人生没有痛苦算什么人生》的组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金璧辉的心路。

### 人生没有痛苦算什么人生(歌日记)

金璧辉

我对着一朵花儿倾吐真情  
我找不到不能入睡的缘由

天亮了，花儿绽放笑容  
谁能知道泪水隐藏在花朵中

花儿要凋谢了，快把它摘下来  
献给没有祖国的、睡梦中的和子

夜半三更，用双手撒着山茶花瓣  
献给母亲，心儿越发疼痛

南国的山茶花为什么这样红  
为什么情愫却变白了，冷了

夜朦胧，记忆在迷茫中摇曳  
只留下孤独的和子了

在灯影里酣睡的人儿多么靓丽



望着朦胧中的靓丽,竟忘记了心痛

睡眠惺忪,看了整整一夜,  
还是没有看清朦胧中那靓丽的模样

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流泪  
想知道枕边包藏的悄悄话

有谁知道残留在异国的泪水  
隐含着多少难堪的哀愁

眼前的每一条路都在摇晃  
像影子一样被风吹得迷迷蒙蒙

人们用花言巧语诱惑你  
你像影子一样摇来摇去  
虚伪的你,虚伪的我  
你我之间为什么相距这样遥远

唱着歌,等待你来宵夜  
相会就会酿造出泪水

这颗心能和谁的心连接在一起  
和子不相信能和他结合

冬天的寒风依旧苍茫  
今天对一切都已经绝望

要相信缘分,知己不会  
像热血般的潮水一样涌来

武士的后裔为什么如此艰辛

只有和子一个人站在地平线上

眼睛还没有看透  
尽可能把记忆留住

不要踏上死亡的路程  
我愿你走完艰难的人生

怎么来到了这个悲惨的地方  
踏上了武士之路  
生命飘忽不定仿佛在云雾中  
那胜似语言的云来往飞奔

我为何成为人之子  
也许神不让我走常人走的路

把思念你的心分成两半  
我是人之子,还有……

今天还要把缘分隐藏起来  
我只能独自叹息,面对着血色潮水

一边搏击着,一边生存  
不愿意让人看见那止不住的泪水

舍弃了自己的故园  
伪装藏匿到如今

凝视着冰冷的山茶花,我心痛  
求你对我说上一句:原谅你

身心两伤的母亲啊



看着孩子的徒手画告别了夜更

母亲啊，母亲有了善终  
她的眼神已经给了和子答复

那双美丽的眼睛再看一眼和子  
凝视着和子……就在现在

母亲啊，知道吗？  
这条路，还有那条路都很凄惨

你为什么一个人回到了天国  
不带走孤独的和子

主啊，你距离孤儿是多么遥远  
现在孩子已经成为一具行尸

落日的余晖洒在故乡的街道上  
没有主人的庭院在月色中

对于友邦的虚伪记忆还在  
但是刚有直觉就把它涂掉了

血色夕阳射进了我的胸膛  
黄昏时刻更加思念故乡

记忆中的景色清晰依旧  
多么想笑，眼里却充满热泪

万籁寂静，人们坠入梦乡  
唯有我在枕边和自己的心绪搏斗

有谁知道一夜又一夜泪水湿透了睡枕  
为了等待夜暗离去

我为什么要成为人之子  
悲惨的南国的人们啊

腮边残留的泪水温暖依旧  
月夜中思念你的情感正在涌动

嘴边没有真实的话语  
说了也得不到原谅,只有分手

今年元旦哪里过  
不知谁来迎接和子

心儿得不到回答  
含泪望着天空

拿起笔叙说自己的悲伤  
诗歌伴我等待天明

看见了凋敝的红山茶  
请给我已故的母亲捎个话

现在我把想说的话撒向囊中  
伤心了,你就哭吧,亲爱的妈妈

只有母亲的心感受最深  
健壮的父亲已经追你而去

病中的和子夜夜梦游冥府  
去看望悲伤的妈妈





神灵啊,为什么人间只有不信任  
请给予这孩子一些信任吧

直到今日,求生不得,求死不成  
半夜三更哭在东瀛

往事已成空,谴责拒绝真情的人世吧  
只有神灵才能理解这孤苦的人

仰慕我的朋友已经坠入梦乡  
孤独的我流着泪发着誓言

异乡人大病缠身  
委托和子去寻找墓碑

零落的花儿也是泪,离开喧闹的人群  
想笑已经无力

我问我的心  
四亿人民怎样

枕头里藏着悲伤的声音  
变成知我的人

这组诗,是金璧辉写给自己的,是自我宣泄,表达了金璧辉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点滴情愫。诗中的“和子”是自喻。走投无路的金璧辉已经跌入绝望的深渊,已经成为行尸走肉。这组粗浅的诗歌显现了金璧辉内心世界隐蔽的一角。

## 第七章

## 川島芳子之死

显珩姐姐要复辟大清王朝的顽固信念和她那好张扬的个性，把她推进了死亡的深渊。伏法是她无法逃避的下场。

——爱新觉罗·宪东

## 第一节 惶悚中的挣扎与无奈

1939年，多田骏调任日本派遣军驻华北司令官；金璧辉的初恋情人山家亨，出任武德报社社长、华北侵略军报导班班长，是日军华北特务机关头目。东兴楼倒闭后，多田骏和山家亨成了金璧辉的生存靠山。她依托多田骏的势力，有时也仰仗着与山家亨的旧情，享受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她依旧不改好虚荣、好出风头的恶习，喜欢到处抛头露面。因此在北京城里，金璧辉依然是个小有名气的“名人”。

在她周围依旧麇集着一些吹捧者和追随者，其中有的向她屈膝求助，她也真的为他们成功办了几件事情，比如，北京北方中学的房舍，原本是东北官银号的房产，几个日本人以该校的房产应属于伪满洲国为名，要强行没收。北方中学校长罗庆山请人找金璧辉从中斡旋，保住了北方中学校园。“蒙古旗民国术馆”推举金璧辉做名誉会长，她为该馆办好了注册手续，并应邀出席开幕典礼剪彩。蒙古旗民国术馆把她当保护神，她也因之名利双收。京剧名伶梁秀娟请金璧辉帮助解救了她的丈夫，事后梁秀娟认她为义父（金璧辉学慈禧太后喜欢男性称呼）。

金璧辉很想做生意发笔大财，以维持她的奢侈生活。她应邀兼任



▲川岛芳子得意的军装照之一(1933年仲夏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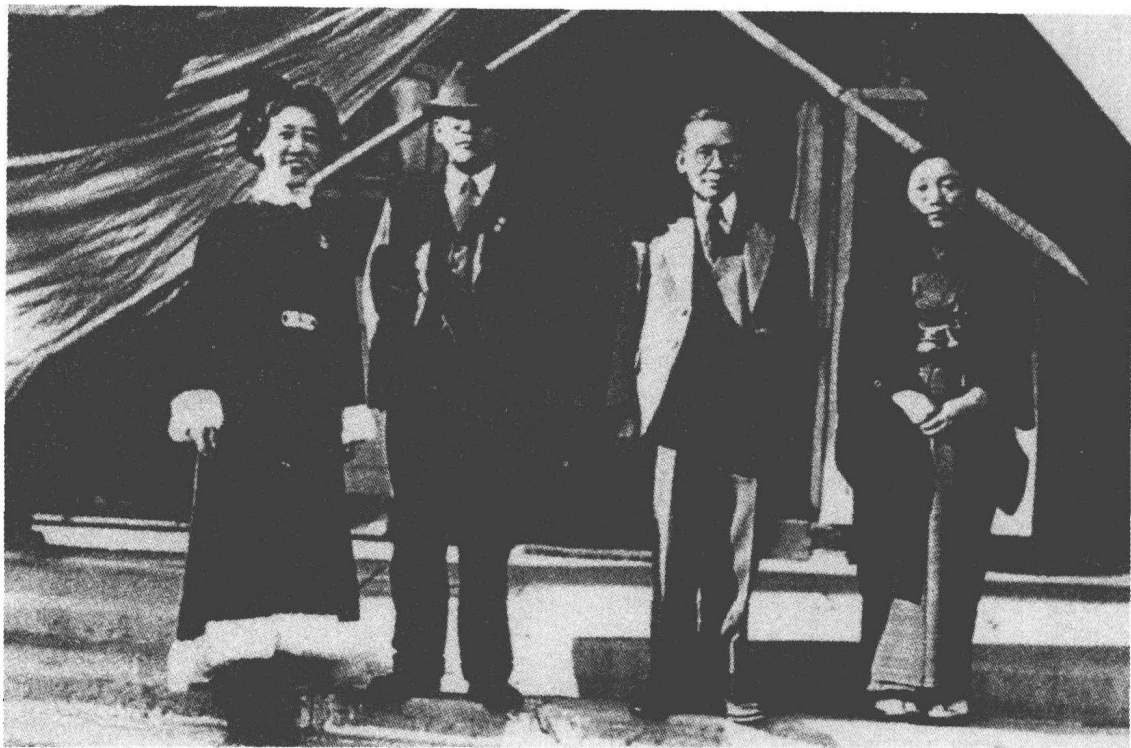
北方采金公司董事长,领取一笔丰厚的聘金。她和日本军官合伙走私违禁品,在黑市上发了一笔不义之财。可惜走私案发,几名与案情相关的日本军官受到查处。上天没有赋予金璧辉闯荡商界的才能。

不过,局外人还不知道,此时多田骏已经对她失去耐心,染上毒瘾的山家亨在女人中鬼混,金璧辉在他们的眼里已经黯然失色,风光不再。然而,金璧辉依旧凭借她的政治资本,继续在北京横冲直闯,没有人敢惹她或者说没有人愿意惹她。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女混混,变成了狐假虎威、蛮横街市的女痞子。

有一次,金璧辉驾车撞坏了一名日本大佐的轿车,本以为惹了麻烦,但完全出乎她的意料,那位大佐非但没有怪罪,反而请她到北京饭店喝

茶。不过,第二天宪兵司令部派人对她发出警告:以后必须遵守交通法规,不可再犯同类错误。金璧辉非常气愤,当面不讲背后告黑状,表面彬彬有礼背后下毒手,她鄙视这种小人伎俩。她从这次事件中明白,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已经对她抱着并不十分友好的态度。

还有一次,金璧辉为了表示对某名伶的支持,请山家亨去看戏,遭到了婉拒。山家亨的缺席让金璧辉丢了脸面,而且他事先承诺过一定出席。山家亨的轻慢令金璧辉无法容忍,机灵的她略施小计,骗出山家亨,用汽车把他拉到肃王府祠堂里关押起来。日本宪兵得悉,包围了祠



▲金璧辉出席旗民武术协会开幕典礼(1944年摄)

堂,要求她放人。金璧辉一时冲动,挥拳打了宪兵,而宪兵是皇权的象征,殴打宪兵是日本军人不能容忍的。

宪兵司令部异常恼怒,要求金璧辉在限定时间内交人。金璧辉却揭发山家亨吸毒,她不愿看到像山家亨这样的流氓,在她眼皮底下任意蹂躏女性,提出放人的条件就是要把作恶多端的山家亨送回日本,最后军方只得答应金璧辉的要求。但是,宪兵司令部认为她妨碍公务,发出传票准备审判她,她抗拒了宪兵司令部的传讯。宪兵司令部准备对她采取强制行动,并把决定知会给多田骏。鉴于金璧辉曾经在黑市上出售违禁品,致使有些军官受到停职处分,多田骏不再庇护她,同意对她严加管束。

1941年4月,笹川良一以大众党总裁的身份到北京进行慰问,下榻于翠明庄旅馆。笹川良一是川岛浪速的门生,是川岛浪速的代理人、



秘书之一,追随川岛浪速多年,川岛芳子称他为哥哥。笹川良一的好友由利少尉在看望笹川良一时告诉他,金璧辉在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手下,立了很大的功劳。可是,现在军方认为她有些棘手了……华北方面军命令他把金璧辉送出华北或者干脆把她“做掉”。

由利少尉说:“把金璧辉送出华北可以,把她‘做掉’,我觉得这太不合乎情义了。宪兵司令部方面可能下手,现在金璧辉处境险恶,军队怕也难保住她。应该通知她尽快离开北京,走为上策。”听了这番话之后,笹川良一说:“这太残酷了。好啦,我现在就去找金璧辉,想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就不劳你们费神了。”

笹川良一到了无量大人胡同,发现附近有宪兵盯梢。当天,他便把金璧辉带到大连藏了起来。金璧辉在大连有很多亲友,但是她也不能在大连久留,因为亲友们大多不愿意和她往来,都认为她好惹是生非,而且听不进劝告,太任性,不安分。

笹川良一问她今后的打算,金璧辉表示:“回日本,去东京,也许能做点什么。”于是笹川良一陪同她回到了日本。在福冈海关,金璧辉得到通知,她暂时不能去东京。日本军方已经公开限制她的行动,这是她意料之中的事情,她不得不在福冈博多东中州旅馆——清流庄下榻。关东军不让靠近,华北驻屯军不让靠近,亲戚不愿和她来往,日本国内对她进行严密监视,金璧辉真的走到了“天尽头”。

不过,川岛芳子逗留福冈期间也算平静,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笹川良一想利用川岛芳子的声望,请她在福冈为国粹大众党(法西斯党)进行后援演说,金璧辉重新粉墨登场,继续使用“川岛芳子”这个名字进行公开活动。1941年5月6日,金璧辉给笹川良一写了一封加急快信,建议笹川良一同她一起到重庆去同蒋介石进行幕后和平谈判。

信的核心内容如下:“我认为哥哥应走的道路只有一条。每次演说也不过只能图一时的高兴,即使增加几名党员又能如何?你能把他们引导到何处去?我觉得目前只有同中国结合,除此以外别无出路。芳想到蒋介石那里走一趟,但在时机上,早也不行、晚也不行。请哥哥来一下,我们好好地研究研究,然后再同松冈洋右先生商量一下,由我们两个人到重庆去。尊意如何?如果能实现这一计划,那么在我们的一生中,哪管只做这一件工作,愿亦足矣……”

川岛芳子想插足对华和谈，并且期盼能有所建树。如果能如愿，她就可以东山再起，走出人生困境。但是要和重庆谈判，需要政府授权，因此她必须设法离开福冈，到东京活动。于是她想方设法和时任外相的松冈洋右取得联系，得到了他的关照。经军方同意，川岛芳子到了东京，被安排在指定的定居点——山王饭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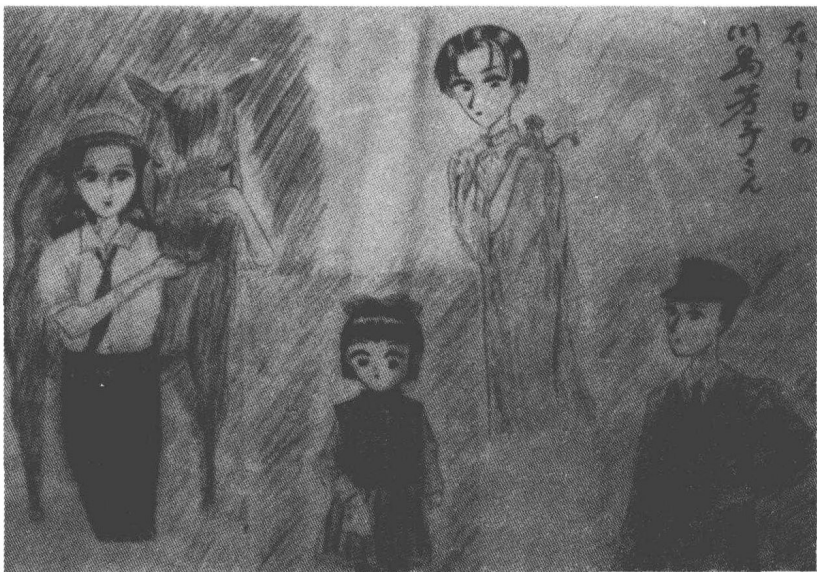
在山王饭店住下后，川岛芳子曾与东条英机的夫人东条胜子通电话商谈同重庆和谈问题，东条英机却说：“就是和谈也不会找一个女人去。”遭到拒绝后，川岛芳子并不死心，而且不断地和东条胜子联络。东条胜子对川岛芳子也不感兴趣，而且对她利用自己到处炫耀感到不满。

川岛芳子在山王饭店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过了不久，就有俘虏被送进了山王饭店。当时一般的俘虏被送到日本各地的俘虏收容所，凡被押送到东京的，大多被关在大森俘虏收容所。能住进山王饭店的，那是受到特殊待遇的、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川岛芳子隔壁房间住的是一个澳洲人，虽然有语言隔碍，互相不能交流，但相处得还



▲川岛芳子拜访“浪人王”头山满请教时局问题(前排左一为川岛芳子,中间为头山满,右一为头山满夫人,后排为小方八郎,1942年摄)



▲在日本的川岛芳子(画中四个人物:1.穿中式服装的格格;2.牵着爱马的女生;3.身穿军装的女士;4.身背翻猴的女士)此图表述了画者的人生经历。(绘于1943年)



算融洽。小方八郎猜想他就是科曾斯大佐——那个著名的美籍日本女间谍“东京蔷薇”的顶头上司。

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第一次轰炸了东京。6月，日本海军主力在中途岛海战中遭遇惨败，日本国内人心惶惶。川岛芳子待在山王饭店，每天无所事事，且受军方的监视。

1943年初，川岛芳子在小方八郎陪同下去拜访头山满，请教时局问题。头山满一向对川岛芳子抱有好感，认为一个年轻的女人怀着坚定的信念，决心匡复祖宗的基业，实属女中“豪杰”。虽然日本已经陷入无法摆脱的战争泥淖，失败难以避免，但头山满却依然满怀豪情地教导川岛芳子：“必须首先解决中国问题，再图解决大东亚问题，要用大和魂精神战胜眼前的困难，日本还有希望。”但川岛芳子依然感到日本的前途渺茫，因为她觉得日本内阁采取的方针不对头，妄言日本还有希望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

此间，无所事事的川岛芳子从浅草买来一对猴子喂养在房间里。后来猴子又产仔，变成了4只，她分别给它们起了名字：阿福，阿蒙和小铤儿头、小不点儿。川岛芳子和猴子们相伴打发惶惑、烦闷的时光。

1943年4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被击毙，日本战局日趋恶化。为了躲避美军轰炸，川岛芳子决定离开东京。胞弟宪东的同

▼金璧辉为自己做寿(1944年)



学,说服了日本军部上层,解除了对川岛芳子的监视,准许她离境。

1943年12月26日,川岛芳子终于成行。是日清晨,她戴着墨镜、身穿中式旗袍、围着那条她心爱的长长的纱巾,默默地站在甲板上,任凭海风吹拂。1944年2月,川岛芳子回到北平,住入东四牌楼九条34号一座宽敞的院落里。她的身体每况日下,日渐羸弱。百无聊赖的川岛芳子常到东城观音寺拜访随军僧人、心理咨询大师、贴心好友古川大航和尚,听法师讲佛学,说佛法,疏解心中的困惑与淤塞。

虽然川岛芳子经常造访观音寺,和古川大航和尚切磋佛学,但是她无法摆脱俗念,经常和北平梨园名伶交往,请著名演员到家中唱戏,以打发苦闷的日子,并从名伶那儿接受不菲的“保护礼金”。日本战败前夕,川岛芳子还为自己举办了一次祝寿活动,出席的宾客近百人。其间,她和多田骏已经断绝了联系,但是生日礼品中却有多田骏馈赠的银盾,据说那是她自己掏腰包从金店买的。

在川岛芳子的友人中,有一位颇有声望的日本记者,名叫小玉吞象。善耆在世的时候,他曾经是亲王家的常客。在撤回日本前,他曾经拜访川岛芳子,诚恳地给她提出建议:“如果你想逃往蒙古,现在还为时不晚,我可以给你介绍一条逃脱渠道。”

川岛芳子谢绝了,她说:“虽然我曾经与国民政府为敌,但是我真诚地关爱中国百姓,所以我既用不着躲,也用不着藏,等着命运安排吧。我现在身体也垮了,说不定在逃脱的路上就没命了。”

命运会给她怎样的安排呢?刚愎自用的川岛芳子开始走向崩溃。她觉得面前已经没有供她选择的路,四周被充满荆棘的迷茫所包围。

## 第二节 束手就擒

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之后,北京东四牌楼九条34号住宅的大门整日紧锁着。这座四合院门庭已经彻底被冷落,没有人愿意靠近它。金璧辉把自己禁锢在四合院里,不愿意,也许是不敢迈出大门一步。金璧辉常常想起古川大航法师,她想古川大航也许已经回到日本,也许……

金璧辉好像丢掉了魂灵,浑浑噩噩过着寂寞而痛苦的日子。她的





▲《一触即发》系川岛芳子所绘一幅漫画，漫画的题跋：丁丑夏日爱新觉罗第十一世显玕东珍。川岛芳子（1937年夏）

作息时间和常人不太一样，她多半是中午起床吃早饭，接着就躺下继续睡觉，晚上吃午饭，半夜吃晚饭。一日三餐，一顿不少。

1945年10月11日，金璧辉刚吃过早饭，躺下开始睡觉，在朦胧中听到院子里传来嘈杂声。她想按床铃，问问出了什么事？正在犹豫中，一名大汉踢开卧室的门，走到床边用台布蒙住她的头，像捉小鸡一样把她拎到院子里。大约有10名剽悍男子，手持短枪，身着白色上衣黑色西裤，气势汹汹地站在院中。金璧辉赤着脚，仅仅穿着一套睡衣，小方八郎上前对便衣说：“长官，金璧辉有病，让她穿上衣服吧。”

顷刻间，囚车到了。金璧辉穿着一条西裤和一件灰色外套，便被推进囚车。当时住宅里住着秘书小方八郎、曾在川岛廉子家做过多年帮工的老女仆和女仆

的小儿子李宝珍，还有川岛芳子的贴身女侍和看门的老头。九条34号住宅内的人员，悉数被推进囚车押走。

“便衣们”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明，更没有出示合法的逮捕证件，金璧辉问：“你们是谁，为什么抓我？怎么可以随意抓人？”

没有人回答，囚车继续前行。

金璧辉和小方八郎，互相间传递眼神，并作怪相，没有一点紧张的表现，还用日语交流几句。金璧辉笑着说：“都二十世纪了，怎么使用这样的手铐？两个铁环加一把普通的小锁，太原始。”

在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部，经过问讯、提审，被捕的仆人全被释放。而金璧辉和小方八郎则分别被临时羁押在十一战区司令部“贵宾馆”内的一座四合院里（“贵宾馆”曾经作为日本驻屯军招待所，称“贵宾招待所”，位于北京护国寺街）。金璧辉以前到过这个地方，不过这次

不是作为贵宾,而是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督察处(国民党军统机关)的囚徒。

11月14日,日本《读卖新闻》转载了《世界每日新闻》的报道:著名日本女间谍金璧辉(川岛芳子)被捕。据说她曾在日军参谋本部接受训练,在14年(1931—1945)的中日战争中,特别是在日本侵略满蒙中,为日军效命。

11月29日,重庆《大公报》报道:“敌间谍金璧辉在北平落网,被拘留在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另外还逮捕了120名敌宪兵和特务等,这些人都是多年来一直从事反共工作,所以他们希望能得到当局的赦免。”金璧辉对被捕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对后来被判处死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

在被羁押“贵宾馆”期间,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的将领们纷纷到拘留室查看、询问金璧辉,希望能从大间谍口中率先得到一些珍贵情报。但是,金璧辉的表现令将领们失望,她手中没有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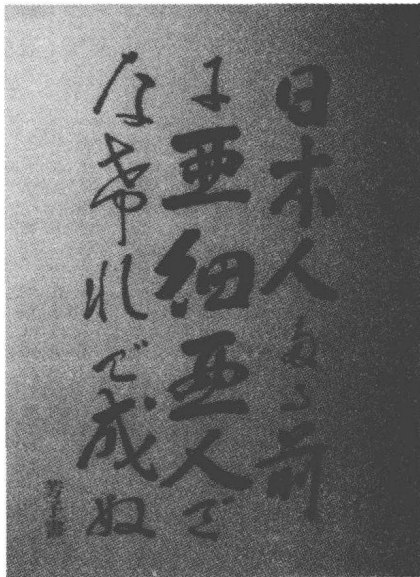
看到金璧辉的身体羸弱异常,国民党驻军首脑估计她的生命恐怕不能延续到1946年春天。金璧辉自己也感到身体支撑不住了,被捕前,她靠“打针”(军方认为金打的是吗啡)维持生命,而在拘押中这一切都停止了,浑身上下没有不疼的地方。她希望审讯加快进行,早点儿放她出去,还她自由,否则她将不久于人世。

“军事机关”(军统局)长官认为,要尽力给金璧辉治病,同时要加快审讯步伐,尽快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军事机关没有使用强制的办法对付金璧辉,而是用谈话的方式“诱供”,审讯人员通过谈话问出一些东西,金璧辉也写了一些书面交代材料。

12月初,北平军统机关由护国寺街“贵宾馆”迁出独立办公,并接收了原日军陆军监狱(北平北



▲羁押在北平护国寺“贵宾招待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督察处)的金璧辉,编号为125(1945年10月)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疯狂推销“大东亚共荣圈”,川岛芳子也跟着鼓吹“大东亚主义”,她写下这个“在成为日本人之前先做亚细亚人”的口号,深得日本右翼的欣赏。



新桥炮局子胡同,俗称“炮局子监狱”),改为“军统特种罪犯拘留所”。12月9日,金璧辉被移送到炮局子监狱羁押,编号125。

经过在炮局子监狱多次庭审,金璧辉感觉自己的表演很成功,已经骗过了法官的眼睛。她认为应该多接触一些人,增加往监狱外透露她的消息的机会。审讯当中,金璧辉声称有些中国话听不懂,要求给她找一名日语翻译。

监狱当局给她找了一名叫伊藤四郎的日本战俘做翻译,伊藤四郎是宪兵上士,因战犯嫌疑被关押在监狱里。他俩第一次见面,是在监狱审讯室里。金璧辉主动用日语和他搭话,说:“你认识我吗?我是川岛芳子。”

不出金璧辉所料,伊藤四郎出狱后向大墙外,传出许多关于金璧辉在狱中受审的情况。伊藤四郎说,金璧辉在受审当中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曾经把头伸到法官面前,请法官给她一支香烟,然后又让法官给她点上。

伊藤四郎证实,正是电影《满蒙建国之黎明》和小说《男装丽人》要了金璧辉的命。他在审讯室里给金璧辉做翻译,看见法官的桌子上放着一只装着《满蒙建国之黎明》影片的盒子。

金璧辉好张扬的本性难改,在审讯中吹嘘自己毕业于日本学习院,在川岛家由养父延聘专职教师,教她打枪、骑马、游泳、开汽车、开飞机、跑百米、滑冰、跳舞、说外国语、画油画、会计、速记、军事、政治等等。

金璧辉在炮局子监狱,和毒品断绝了关系,身体日渐康复,没有像官方和她自己预料的那样,生命在1946年春即将结束。到1946年6月初,金璧辉异想天开,她给法官写了一封信,向军统机关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和军统联手,为国民政府做事,而且不拿薪水。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督察处处长、军统局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汉三认为,经查证小说《男装丽人》和电影《满蒙建国之黎明》中的主角就是金璧辉,足以证明她的汉奸嫌疑,但她刁顽狡猾,没有吐露真情,对她的间谍生涯半隐半露。

在军统拘留所审查8个月零20天之后,于1946年6月30日,毛人凤和马汉三共同签署命令,决定移送金璧辉至地方法院,由河北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审判、制裁她。1946年7月3日,南京《中央日报》报道:金璧辉(川岛芳子)已由“军事机构”移送到河北高等法院审理。

### 第三节 公审金璧辉

1946年7月2日,金璧辉被移送到河北第一监狱(北平姚家井监狱)羁押,编号:汉三。同时被羁押在姚家井监狱的有王揖唐、赵欣伯等。经过4个月侦办,河北高等法院公布了对金璧辉的起诉书。南京《中央日报》还以《中央社》北平11月2日电,刊载了对金璧辉的起诉书。

#### 河北高等法院检察官起诉书

被告金璧辉(即川岛芳子)女,年32岁,热河人,寄居北平东四牌楼九条34号。

右被告因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度特侦字第169号汉奸一案业经侦查终结,认为应行提起公诉。兹将犯罪事实及证据暨所犯法条叙述于后。

被告金璧辉,号诚之,系逊清肃亲王之女,生于日本,3岁丧父母,为日人川岛浪速收养,因又名川岛芳子,9岁时复认多田骏为义父,仍由川岛浪速养育,自幼聪颖倜傥,有男子风,喜戎装,好读英雄传等书,曾受日本教育,肄业于东京学习院,课余之暇于政治、军事、语言、绘画、骑马、打枪,无所不学,游泳、赛跑、溜冰、跳舞及驾驶汽车、飞机无所不能,其志向盖欲藉日本之力,以恢复爱新觉罗氏之帝业。

因肃王生前即倡言中日亲善,引荐川岛浪速为清廷顾问,川岛素喜亲华,复受清廷优待,于清帝逊位后,颇同情于肃王。被告承乃父之遗志,聆川岛之庭训,直视我国国民革命为仇敌,而时谋反抗。日本侵略我国早具决心,因于九·一八事变后,劫溥仪于长春立为伪满皇帝。川岛浪速之妻与日皇后系属同宗,身跻贵族。被告既系溥仪近族,又作川岛义女,皇亲而贵族更为一般所重视,况川岛浪速与日元老头山满有金兰谊,其妻与松冈洋右为中表亲,故凡与头山满、川岛浪速有关之军政各界要人,如近卫文麿、东条



英机、本庄繁、冈村宁次、多田骏、土肥原贤二、和知鹰二、宇佐美、岛田松一、中村文治、角田独峰、三井多一郎、松冈洋右等无不与被告熟识且时相过从，因而日军侵占我国领土后，驻在京沪、平津、辽吉之敌，日军政人员多与被告有关，即伪组织之首脑汪精卫等抵日后，亦常至头山满及川岛家商讨国事。

被告于此优越环境中，趁本国与日本战乱，得以通谋帝国而为种种反抗本国之图谋，间谍行为仅其附带之一部。被告于民国二十一年春初次回至上海，即与日本领事馆及田中武官往来甚密，旋至长春与多田司令带信多件，时其兄金璧东任伪满新京市长兼警备司令，后又充兴安游击司令，常与被告及多田计划满洲国建军事务，凡收编陈国瑞部为定国军，解决护国军苏炳文部队，被告均经参与，继又与其侄毓升计议将满皇迁至热河离官，再迎还北平，以复帝业。因日军不予同意，遂至天津出资三万元开设东兴楼饭庄，以为联络日人之地，后多田调驻天津，和知充特务机关长，常至东兴楼与被告联欢，谈及中国问题，主张利用汪精卫并派谷荻与汪联络，有华南不动，华中给汪，华北给朱深之议。

嗣以东兴楼倒闭，被告又来北平，时宇佐美充华北交通公司总裁，山家亨任武德报社社长与李香兰、中岛成子等专做谍报工作。被告时与往来，一般随敌求荣之辈罗庆山、朱复昌、袁规、汲亚鹏等多人均趋附门下，共为资敌利敌祸国殃民勾当。被告于民国24年曾回日本一次，在东京、大阪电台播讲中日亲善。民国三十年又回日本福冈，松冈洋右由德归来，被告亲至机场欢迎。旋至东京适汪精卫在日与头山满研究中日问题，主张应与中央合作，和平始得成功，并在妇人公论以中国事情为题发表言论，复与伪皇二次赴日，发起庆祝会提灯欢迎。

被告由日归国时，系用近卫首相转嘱东条首相所发之出国证，并向东条之妻建议快快和平计。被告在本国12年曾任北京满洲同乡会总裁、中华采金公司董事长、满洲国皇官女官长、留学生总裁、北方中学董事长、华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等伪职，既据自白不讳，复有获案之印信、照片、画报及小方八郎之供述可凭，揆其行为之内容无非联络敌伪人员，藉日本武力以遂其回复满清之迷

梦,是其同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嫌,不能谓非重大,应构成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

被告之财产于去年10月11日被捕后,业经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查封,依同条例第8条第1项第9条应予没收。爱依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第1条、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1项提起公诉。

此致

本院刑事庭

中华民国35年10月31日

检察官 程三月

应该说,起诉书击中了金璧辉的软肋。“其志向盖欲藉日本之力,以恢复爱新觉罗氏之帝业”,“被告承乃父之遗志,聆川岛之庭训,直视我国国民革命为仇敌,而时谋反抗”,“计议将满皇迁至热河离宫,再迎还北平,以复帝业”,被告“藉日本武力以遂其回复满清之迷梦,是其同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嫌,不能谓非重大,应构成惩治汉奸条例第2条第1项第1款之罪,”等诉词都抓住了被告的要害。

法庭起诉的依据是金璧辉的自白、印信、照片、画报和小方八郎的供述,如起诉书所说“既据自白不讳,复有获案之印信、照片、画报及小方八郎之供述可凭”。起诉书下达后,河北第一监狱刑事法庭开展调查,继续搜集罪证。从起诉书的表述看,罪犯口供是起诉重要依据之一,法庭对金璧辉一生的活动及犯罪事实,显然还没有完全掌握。

1946年11月下旬,金璧辉挑选李宜琛、李朋、丁作韶为辩护律师,律师立即申请查阅与被告相关的全部卷宗。金璧辉和辩护律师协商,确定抗辩方案:争取得到日本战犯待遇,被遣送回日本,接受日本法庭审判,量刑或许会低一些。

李香兰(山口淑子)生于辽宁省辽阳北烟台,其父山口文雄是日本福冈人。李香兰1938年进入“满映”拍摄了多部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张目的影片。据传文化汉奸李香兰,可能被判处极刑,但依据户籍副本,证明李香兰确系日本人,法院宣布撤销汉奸嫌疑罪,遣送回日本。



金璧辉必须拿出户籍副本证明自己的日本国籍,才能免除汉奸嫌疑,而事实上金璧辉没有入日本户籍,川岛浪速迟迟拿不出户籍本。面对审判和起诉,金璧辉妄图用谎言和抵赖进行抗辩。

金璧辉坚称自己生于日本大正5年(公元1916年,民国5年),32岁,其实她生于清光绪33年(明治40年,公元1907年),把自己的年龄缩小了9岁。编造一个大谎言,必须用许多中小谎言补充。她说她母亲随父亲到日本,因为活动过多,把怀孕8个月的她产在日本。她父亲是躲避清政府对他救助汪精卫的追究。金璧辉忘记了,1916年已经是民国5年,政权已经更迭了。金璧辉在法庭上编造的谎言无法统计。史家认为她没供出一句真话。

金璧辉根本没有向法庭交代在北京、旅顺、东京、松本、鹿儿岛、大连、内蒙、上海、沈阳、长春、天津、福冈各地所从事活动的真相。在法庭上,法官对金璧辉的年龄、学历、出生年月也曾表示怀疑,但是没有掌握确切证据,所以采纳了被告的口供。尽管如此,检察官和法官在关键问题上毫不动摇,没有被她蒙蔽。

法庭始终认定:“被告可能有双重国籍,但他的父亲是肃亲王善耆,应属中国国籍,金璧辉必须按通敌论处。”“被告和侵华日军要人往来密切,特别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中,协助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制造‘日僧事件’,无法抵赖”。根据法院掌握的证据,检察官认定被告是日本间谍,应按通敌叛国罪判处。

在审理期间,民国36年(1947年)2月,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法庭开庭审理日本战犯、前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蒋介石电飭北平行辕密解金璧辉往南京羁押数日,让她出庭作证。2月21日,她被密押到南京,4月10日在上海出庭作证,5月14日押回北平河北第一监狱。其间,小方八郎由于为金璧辉购买镇痛用的注射剂,而被定为“代购麻醉药品”罪,后于1947年3月获释,4月3日回到了日本的佐世堡。

小方八郎归国后,立即给在狱中的川岛芳子写信,告诉她已经平安回国。金璧辉在南京收到小方八郎的来信,非常高兴,立即回信道:“我的案子毫无头绪,到底是什么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真没办法。总之,因为我想复辟清王朝,并与日本合作,才被说成是通敌卖国的。”



▲金璧辉在国防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时的照片(1947年4月摄于上海)

她还告诉小方八郎：“听说你看过李先生(金璧辉的律师),他是我的恩人,请你经常给他写信,代我向他致谢。我强烈地预感到,像我这样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的知名人士,光靠我自己的力量,已是无能为力。某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正向我袭来。我除了踏上由人们、由各国的人们刻意给我设置的道路外,再没有其他可选择的道路了。”

金璧辉案是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日本媒体对金璧辉案特别关注。《朝日新闻》据美合众社报道:“河北省高等法院,现在正在审理川岛芳子一案,她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女间谍,并以协助日本阴谋侵略整个中国的先驱者而闻名。”

在战后的日本,围绕金璧辉的报道,虚实难辨。某些新闻媒体编造了许许多多的有关川岛芳子的花边新闻,把她描写成一个极富戏剧性的人物,说她乔装成一个男性浪人,生活上放荡不羁,和军部一些大人物之间关系非同一般。有的记者同情她,说她作为一个女流,能到处闯荡,也真不易,她的下场,也够可怜的了。还有的撰稿人则用不堪入目





▲川岛芳子和秘书小方八郎夫妇(1940年摄)

的语言骂她，说她是妖花、荡妇……

1947年10月8日，河北高等法院宣布对金璧辉进行公审，准备出席公审的人群中，有想抢头条新闻的记者们，大多数则是想一睹“男装丽人”芳容的普通群众。前往看热闹的人据说有近5000人，法庭自然容纳不下，准备旁听的群众把窗玻璃挤碎，把椅子踩坏，现场一片混乱，结果因宪警无法控制秩序，审判长吴盛涵根据律师李宜琛的申请，经审判厅合议，宣布公审改期举行。

10月15日下午，河北高等法院临时刑事法庭在法院后花园再次举行公审，由北平市警察局维持秩序。首先由检察官贾秉铨

陈述被告的犯罪事实和证据，请审判庭根据起诉书依法公判。接着被告和被告律师在审讯中，对起诉书所提出的指控进行了言词辩驳。

10月16日，法院继续开庭审判。金璧辉律师团竭力要把作为通敌罪犯的金璧辉，先拉进日本战犯圈内，然后再通过否认战犯罪行的办法，以达到避免极刑的目的。金璧辉的律师李宜琛，曾留学日本，战争期间在重庆开办律师事务所，战后回到北平，曾为一些日本战犯做辩护律师，使几名疑犯获得释放。他对金璧辉存有几分同情，说“金璧辉年纪虽轻，却是个敢作敢当的人。”

李宜琛在法庭上指出：清朝廷灭亡，肃亲王善耆逃到日本，他没有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属无国籍人士，被告由日人川岛浪速收养，根据日本国籍法应当属日本国籍无疑。而事实上善耆根本不曾逃到日本，因此律师拿不出证据来，何况善耆的遗骨就埋在北京架松村。



▲金璧辉被押送公审会的路上(1947年10月8日摄于北平)

律师丁作韶认为,本案被告被定为通敌嫌疑系为谣言所致。谣言之所以构成对金璧辉威胁,并具有杀伤力,是由于被告贵族出身,她生父和养父的地位,使她有机会结识许多政界和商界的要人。她性格豪爽、好张扬,而且爱好广泛,因此被好事的艺人演绎成国际间谍的形象。

10月17日,南京《中央日报》报道:金璧辉在16日下午两小时另20分钟的公审中,凡对自己有利的问题,她都能做出清楚的回答,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便故意回避,并以“你是怎么知道的?”来反问庭长。金璧辉还申明自己衷心热爱中国,尽管加入了日本国籍,还是发誓忠于清王朝。金璧辉拒绝承认卖国,她宣称希望中国一天比一天好。当然,她爱的是大清国而并不是中华民国,在爱国的问题上,法官和金璧辉没有共同语言。

对汉奸金璧辉的公审,不但新闻媒体做过大量报道,而且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各大城市放映,金璧辉再次成为国人关注的人物。



## 第四节 终审判决

1947年10月22日，金璧辉的死刑判决书下达监狱，南京《中央日报》做了如下报道：

中央社北平22日电：轰动中外之女间谍金璧辉（川岛芳子）汉奸案，业经河北省高等法院辩论终结，今晨就近于第一监狱宣判，由庭长吴盛涵、推事陈天儒、刘仲山，检察官贾秉铨，书记官李嘉第等主持。

11时1刻开庭，被告金璧辉步入临时法庭时，神色似极愉快，毫无恐惧之愁容，面施白粉，短发光亮，于宣判台前直立，左顾右盼，时露笑容，庭长询问被告姓名、年龄、籍贯后，即起立宣读判决主文，并补充陈述处刑理由。金璧辉聆听后，默默无语。11时39分斥退羁押，按该逆为华北汉奸判处死刑之第6人。

1947年11月6日，判决书送达金璧辉手中。判决书全文如下：

### 河北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 （三十六年度特字第五〇〇号）

公诉人 本院检察官

被告 金璧辉即川岛芳子 女 年三十三岁 热河人 住北平东四牌楼九条三十四号

右选任辩护人：李宜琛律师

李朋律师

丁作韶律师

右被告因汉奸案件，经检察官提起公诉，本案判决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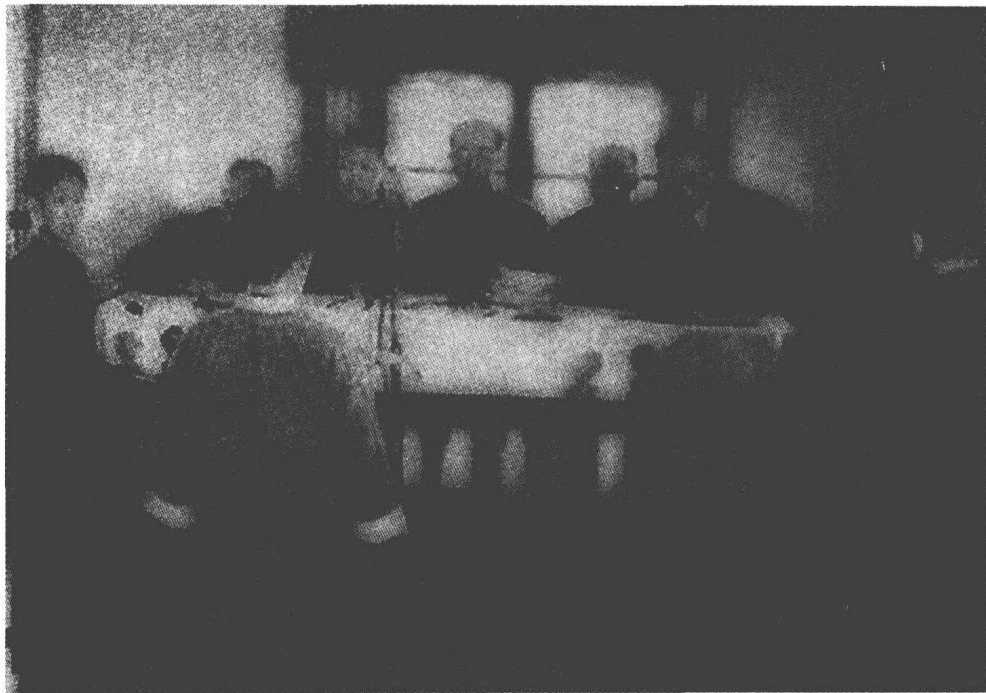
主文

金璧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

## 事实

金璧辉为逊清肃亲王善耆之女。经日人川岛浪速收为养女，取名川岛芳子。清世末季善耆任民政部长，川岛浪速为清室顾问，均主张中日亲善。金璧辉幼受其养父教育，灌输政治理想，教授各种技能，兼通中日英法文字，善讲演、骑射，工化装、游泳、跳舞及驾驶飞机、汽车等技能。因其养母与日本皇后为中表姊妹，川岛浪速与头山满、近卫文麿、多田骏、松冈洋右、小矶国昭、东条英机、本庄繁、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郎、和知鹰二、宇佐美、小幡等均有联络。被告遂得一一与之接纳，耳濡目染，养成武士道思想，而有政治上、军事上之警觉性，故好男装善交际，生活浪漫，不拘礼法。因其父善耆图复清室未成，被告则谋借外力以继其父之志。日本政府以其可以利用，于“九·一八”事变即命其返国，从事危害中国之秘密工作。民国二十年被告至上海藉充舞女，刺探军事政治情报，以助上海一·二八事变。嗣与其兄金璧东护送溥仪之妻，同往长春充伪满皇官女官长。在关东军参谋长多田骏戎幕，策划伪满





建军及其他军事计划。组织定国军及奉天兴安游击队，收编陈国瑞等部队，由其统帅前往长白山。欲迎溥仪之热河行宫，组织伪政府。因未得日本军部同意致被解散。复入多田骏戎幕，诱降苏炳文等未果。其后往来中日两国间向日本国民发表中日亲善言论，东京放送局为之广播。七·七事变起多田骏调任驻津军司令和知鹰二充特务机关长。被告与之策划主张利用汪精卫并将溥仪迎至北平，企图恢复满清帝国。复往来于日本福冈、东京、京都、长野及北平、天津等地为树立伪政权颠覆政府之叛国行为。民国三十年六月汪精卫访日，又向汪探知汪与蒋委员长有无秘密联络。嗣任伪华北自卫军总司令，以为日本军事上之协助。复任北京满洲同乡会总裁、中华采金公司董事长、留日学生总裁等伪职，以积极推行其叛国助敌之企图。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督察处逮捕，移送本院检查官侦查提起公诉。

#### 理由

被告金璧辉为逊清肃亲王善耆之女。经日本人川岛浪速收为养女。虽据陈称于民国五年出生于日本东京，被收养后取得日本国籍。第查中国国籍法，采血统主义，出生时父为中国人者，无论其出生地为中国抑为外国及是否依出生地法取得外国国籍，依国籍法第一条规定应视为中国人。被告之父善耆于清室逊位后移居日本，并未丧失中国国籍，纵被告于川岛浪速收养后，以日本法取得日本国籍，而依前开法条规定自仍为中华民国人民。按其罪行依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第一条第二项但书规定，应由本院审理合先说明。

本件被告金璧辉又名川岛芳子。幼年受日本教育，有男子体魄，富武士道思想，性情豪放，生活浪漫，善交际，工技能。因其养父川岛浪速为清廷顾问，且与日本皇室谊属姻娅。被告得以日本军政人员接纳，图藉外力恢复满清。日人久欲亡华，乐为利用。故皇姑屯事件系由河本大佐指挥，九·一八事变由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其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及土肥原等策划、占领沈阳，其如何下令，被告均知之甚详。已据被告供述在卷，苟非与之通谋肇开战端，以一弱质女子何能知悉敌国军事上之秘密，实



▲1946年6月30日,金璧辉由军统督察处移送河北高等法院审理,羁押在河北第一监狱

属毋庸讳言。九·一八之后被告又赴上海充当舞女,刺探中国军事情报,以助敌人。一·二八之事变被告对于此点虽只承认在沪出入舞场,系由他人接济生活,而于藉充舞女刺探情报则坚决否认。但查日人村松梢风所著之《男装丽人》及日本报道部管理情报之中佐山家主使李香兰就该小说主演为《黎明之晓》又名《满洲建国的黎明》,询被告秘书小方八郎供称:“小说的内容系描写生于日本而至上海之中国女子桦岛满里子。因为中国军人所爱得到中国的军事消息,报告日本。最后并说桦岛满里子即川岛芳子。听说电影内幕也是描写川岛芳子做间谍的事。”被告亦称《男装丽人》是村松梢风瞎编的小说的主人叫满里子。有好些人写信问他是否即指川岛芳子。所以村松又写后部就说是王爷的小孩以及我的行状容貌都以我为标准更明白是说我了。”(见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三十五年六月五日笔录)。实足证明被告藉充舞女刺探中国军情以助敌



人上海之变属实。况被告身出贵胄，生计豪华，如无重大使命，岂能执此贱业，饰词狡辩，自无足采。此后被告又与其兄伪长春市长金璧东，前往长春晋谒溥仪，携带田中信件交与关东军参谋长多田骏，转交司令本庄繁。因之在多田戎幕，策划伪满建军及其他军事计划。旋在北票组织伪定国军，欲收编各地部队充实武力，组织伪奉天兴安游击队，以和田为顾问，收编陈国瑞等部队，拟将溥仪接至热河行宫组织伪政府，改编为侍卫军由被告带至长白山。因多田骏召开军事会议并允接济枪械，以未得军部同意派机轰炸强行解散。多田亲往接回复佐戎幕。此种事实有被告“我由上海到长春见了多田很欢喜我，把我留在身边工作、事事和我商量，例如中国情形如何，土匪如何收编”。又云“苏炳文等在满洲里事变的时候，我去了救了不少的日本人”及“电商苏炳文同意后我坐飞机到满洲里。我跳伞下去日军在地面发动总攻击，我就在蒙古人家躲起来等到战争终了回来。”（见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三十五年三月二十日笔录）各供述可证则被告之参赞敌军，组织并收编武装部队，以图颠覆政府、占据领土，实昭然若揭。且其趁机受伤卧病于日本福冈时，全国妇女青年纷往慰问为被告所自认。如未为敌冒死效命，何能存此魔力。乃以反抗侵略主张撤兵，为日人嫉视，勒令回津为辩解，岂堪于信。被告之在长春及往来日本各地，常发表政见及中日亲善讲演，由长春放送局及东京放送局先后为之广播，以图削沉民族意志、削弱抗战情绪，贯彻其叛国助敌之理想。被告虽否认曾为祸国言论，但就日人龙水一纪、西冈大元等所致被告信内有“我对你所发表的中日两国亲善提携这种意见实际佩服之至就是不能把你的真情主义传与读者遗憾之至。”“由满洲复国后因办事处人员对于满蒙人毫无知识，整个不知运用方法，非请川岛小皇子知道本心的来讲给他们，简直没有你来协助不可”各等语，详为观察已极明确要非空言所可知者。七·七事变之次年，被告由日来津与和知鹰二、立花、谷荻等讨论伪组织事件拟将“南边的事由南边的人作，北边的事由北边人作，东北的事由东北人作。可以利用汪精卫出来并由谷荻前往联络，将汪精卫位置华中，华北派朱琛负责。半年之后和知又向我重申前议，并嘱不可告诉寺内，又

请我回日商洽。认为时间晚了不能生效乃改派他人进行。”(见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同日笔录)。又据被告陈称“老想把皇官复归来,把皇上请回去北京给皇上。”(见被告我的经过)。更于民国三十年六月趁汪精卫访日之便,在头山满家与汪会谈。探知汪与蒋委员长并无秘密联络,均经被告一一供明(见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笔录),是被告于中日战争中奔走骇汗,积极策动割裂中国领土,分化国府政权,已属不遗余力。且更自认松冈洋右外相于访德苏订立日苏中立条约后返国途中电知被告。在福冈机场会谈嘱其好好发展,是其参与国际阴谋,冀图祖国速亡之情绪,尤非一般细奸所能望及。再次华北沦陷后日本收集民枪,组织华北人民自卫军,以被告为总司令为日本军事之协助。被告虽称时在日本,印信系人代收,实未就职。但查其往来信件均称之为金司令,被告亦以本司令自居。二十九年被告在华北祝寿之照片,且有总座寿辰字样。日本总司令多田骏以下均往致贺。如无实职,何能如此皇赫。凡在沦陷区内由日军卵翼下成立之机构均为伪组织,不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体系下者为限。既于被告室内搜得该项印信,日人减井彦荪函致被告亦称“为大东亚民众希望尽力活动,请代问司令部诸位福安,战争之中我们所过这样平平安安,确是诸位之活动功绩。”岂能以未就实职所能掩饰。被告在审理中就其供述及亲笔自白书均力加否认。并称前经驻平日军勒令返日,在九州大学医院居住二年直至民国三十四年春间返平,并未为日本刺探情报。惟查其自白书及前后供述既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每页笔录又经被告分别签名,此项公文书之记载,除有确切反证外,自有其证据力,要非事后可以任意推翻。被告与上述职务外,复任北京满洲同乡会总裁、中华采金公司董事长、留日学生总裁等伪职,均有卷证可考,要不外为遂行其叛国企图。按汉奸罪刑系就刑法外患罪所设之特别规定,仍与刑法外患罪同一性质。凡在中华领域内或领域外犯该惩治汉奸条列之罪者,依刑法第十一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均适用之。被告始终以通谋敌国意思而为反抗本国行为,犯意概括一贯到底直至光复之日为止。应即构成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核其罪行或在





国外助敌侵华或在国内策划亡国，上而迄于总司令下而至于舞女，浸透社会无往不入。凡属有利于敌而危害于国者则无不可为，恶行重大，罪迹昭著，自古亡国贱臣实无如此卑下者。衡情论拟殊无可原，自应处以极刑，以昭炯戒并褫夺公权终身，所有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以外没收。

据上论结应依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第一条、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第一条、惩治汉奸条件第一条、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第八条第一项、第九条、刑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三十七条第一项、第三项及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前段判决如主文。

本件经检查官贾秉铨莅庭执行职务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河北高等法院刑事庭

审判长推事 吴盛涵

推事 陈子儒

推事 刘仲山

书记官 李嘉第

由判决正本证明与原本无异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六日送达

本判决送达后十日内得向本院提出书状申请复判

金璧辉不服判决，申请复判。李朋律师认为，金璧辉利用日本势力进行复辟活动，当然有罪，但是不应判处极刑，同时，审判程序不完善。

1947年11月17日，金璧辉的申请复判理由状，经河北高等法院转呈最高法院刑事庭。被告对判决书进行了全面反驳，吁恳最高法院，俯赐鉴察，秉公裁判，撤销原判，谕知无罪，或发回更审。

辩护律师刘煌和李宜琛申请复判的辩护理由是：被告年幼无知，没有介入政治；被告没有参与“一二八”事件；在多田骏戎幕中的活动没有事实；原判谓被告任华北自卫军总司令，查从未闻华北沦陷后有华北自卫军组织云云。

1948年1月16日，最高法院刑事第十一庭，核准维持对金璧辉的死刑原判。2月28日，金璧辉申请再审，请求恩准暂停执行刑罚，以

垂生命。她说,判决一经执行,死者不可复生,死刑之执行,必待再审之结果,然后执行。

1948年2月28日,金璧辉在申请恩准暂停刑罚执行时,在《自白书》中给自己做了这样的结论:“生于蛊惑,死于蛊惑,这就是我的一生。”由此可以看出,金璧辉对自己生命旅程的评价还有几分清醒。

金璧辉在《自白书》中为自己辩解自然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她隐瞒了事实真相。她说日本确未强迫她做间谍,理由是:1.她不是日本人,没有为日本效忠的义务。2.强迫一个人做间谍,能得到真实的情报吗?3.压迫愈大,反抗愈强,她的性格不可能做间谍。4.她和军部有金钱关系,乃理中之必然,因为贷借无门。5.和军方不睦,她是非武力派。6.不了解中国的事情,怎么给日本做间谍?她也不能为中国做间谍,因为中国不可能信任她,怎么为中国做间谍?总之,她不是间谍。

在抗告的最后日子里,金璧辉依旧惦记着韩二,思念她的夫君。在《自白书》里,写出了她的最低要求:“如果能到有吃白米饭的地方,即使小住三天,然后被杀亦可。”

3月9日,河北高等法院检察处检察官何承斌批示:“暂可停止执行。”

3月10日,辩护律师李宜琛向河北高等法院提供物证共三件:川岛浪速致李宜琛的信、日本长野县上水内郡信浓尻村村长常田丰治的证明信和金璧辉的自白书(自辩书)。

3月12日,河北高等法院驳回金璧辉再审的申请,理由是,金璧辉为肃亲王善耆的女儿,按中国国籍法应为中国人,不能按战犯审理;村松梢风编写的影片《黎明之晓》和小说《男装丽人》内容就是描写金璧辉的,已经由小方八郎所供认、证明;金璧辉的自白书不能推翻先前的供词,特别是在军统局已经供认的事实。

3月15日,得知请求再审被驳回,金璧辉写信给刘煌、李宜琛、李朋、丁作韶四位律师,提出最后的抗辩。然而,最后抗辩没有回应,最高法院命令河北高等法院对金璧辉执行死刑判决,执行时间定为3月25日上午7时。

1948年3月26日南京《中央日报》发布了一个简略的报道:“本报25日北平电:金逆璧辉(川岛芳子)于今晨6时40在北平第一监狱



▲金璧辉在河北第一监狱被执行死刑(金璧辉汉奸案于1947年10月22日经河北高等法院宣判死刑,于1948年3月25日执行)

执行死刑。金逆之上诉书,甫经最高法院北平办事处裁定驳回,最高法院执行令,亦已下达。”

美联社25日发北平特电:“一颗子弹终于结束了川岛芳子的生命。以叛国通敌罪而被判处死刑的东方的玛塔·哈丽——川岛芳子,25日于中国最高法院北平第一监狱刑场被执行枪决。川岛芳子本来就希望‘不让任何人知道’,这次可能满足了她的要求。在晨曦微光中,她即被拉到刑场,令其面壁而立,执行官问她‘是否要留遗嘱’,川岛芳子说:‘我想给常年照顾我的养父川岛浪速留封信。’于是便站着写了信。执行官核对了姓名后,便宣布她的上诉已被驳回,并宣读了判决。然后命其跪下,随即由她的后脑部打进一颗子弹。就这样极其不幸的川岛芳子便结束了她那33岁的生命。据执行官说,在伏法前她像个贵夫人,连眉头也没皱从容死去。”

北平《经世日报》记者张定在《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死之谜》一文中,刊出了金璧辉给她养父的遗书:“父亲大人:终于3月25日的早晨

被执行了，请告诉青年们永远不止地祈祷着中国之将来，并请到亡父的墓前，告诉中国的事情及我亦将于来世为中国而效力。”

她请川岛浪速到善耆墓前去转告她的境况和国内已经发生的事情，大概是找对了人。据张定透露，金璧辉在临刑前，还留下一份遗书，是写给典狱长等人的。

“典狱长、科长、赵看守长、蔡先生、冯先生、其他先生：谢谢生前的美意，临死也没换衣服，实际是想不到，大家对于我这个样子。其他不谈了。金璧辉”

就这样，金璧辉悲剧的一生结束了。

## 第五节 身后之事

侨居在北平市的小桥助人，是川岛浪速的密友，也是金璧辉的友人。他于1948年3月31日写信给川岛浪速，详细地报告了有关川岛芳子被处决后尸体处置的经过：

1948年3月初，侨居在北平的古川大航和尚，密切地关注着北平报端所载有关金璧辉的报道。得知金璧辉申诉复判被驳回，几位友人商定，由河北平津区留用日籍技术人员自治会会长古闲二夫、会长代理广濑英雄和古川大航法师，通过律师李宜琛交涉，办理领尸手续。

1948年3月25日上午7点多，古川大航随同广濑英雄一起到法院切结，领取领尸许可证件，9点半到达第一监狱。监狱官员告诉，死刑已经执行，验尸还没有结束。12点多钟，监狱的西门外，横放着一块放着尸体的白木板子，面部盖着一块



▲步入穷途末路的金璧辉去会见日本观音寺住持古川大航和尚



▲ 曾经为金璧辉领尸火化并将部分骨灰带回日本而声名鹊起的古川大航和尚(87岁时留影,1957年摄)

旧苇席,怕风吹走,用了2块破瓦压着。死者穿着破旧的囚衣,脸上血迹斑斑,看得出,枪弹从脑后打入,从仰面鼻梁正中射出。古川大航对尸体做了处置,取下遮面苇席,换上一块新棉布,木板上铺上一块白布,在尸体上面又盖上一块花布,然后和尚开始诵经。古川大航和广濑英雄将尸体抬上卡车,下午1点多钟由监狱出发,2点多到了朝阳门外的火葬场。金璧辉的生前友好、川岛浪速的友人小桥助人始终跟随古川大航左右。

在监狱西门外诵经的时候,有二三百名巡警维持秩序。到达火葬场之后,古川大航法师、日莲宗总寺院妙法寺深泽世和尚、广濑英雄、小桥助人以及火葬场的人一起将尸体安置在室内,随后便将遗体送入火葬室密封。因事出突然,火葬场未准备燃料,当夜未能火化,广濑英雄留下看管尸体,直至次日清晨火化。

26日下午1点半火化完毕,古川大航等选择了埋葬地。古川大航、深泽世、小桥助人把骨灰分成两份,留下一份就地埋葬,另一份留给川岛浪

速。在分骨灰和掩埋骨灰过程中,古川大航和深泽世不断地诵经、焚香。给川岛浪速的那份骨灰,安放在观音寺佛坛,每天都能受到禅师的香火。

3月31日,古川大航通知生前友好前来祭拜。参加祭拜仪式的有:日侨自治会会长古闲二夫偕同夫人、佐藤修一郎(旧华北交通)、笹井光太郎、茂手木宗一、坂本七三郎(旧华北交通)偕同夫人、足立氏(原钟纺天津支店长)共8人。祭拜式由古川大航、深泽世和小桥助人主持,于31日下午2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

不久,古川大航把川岛芳子的骨灰带回日本,送给川岛浪速,同时还送交川岛芳子的一绺头发。川岛浪速把头发和当地的一把泥沙一起放进川岛芳子的骨灰盒里,然后把它埋在黑姬山庄林场里。至今在那里立着一根四方形的木柱,那就是川岛芳子的墓地。黑姬山庄川岛芳子墓地,现今是矮竹丛生的荒野,周围一片葱茏,没有通往大道的小路,平常很少有人到这里造访,是个非常僻静的山区。

## 第六节 “替身”风波

“入土为安”这句老话，对金璧辉来说并不适用。金璧辉伏法后，居然刮起一阵沸沸扬扬的“替身”风波，说被枪毙的不是金璧辉，而是她的“替身”。

对金璧辉死刑的执行，河北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曾经指令：事先绝对保守秘密不对外宣布，保持监狱内的安宁免生其他事端，事后任人参观以策万全而昭大信。闻讯纷纷赶到监狱的各报新闻记者，均未获准进入执法现场，因此法院备受责难。

次日，有个别小报记者故布疑阵，说金璧辉面部血迹模糊，死者是否金逆本人不能确知。5月初，有位署名刘凤贞的女子，写了两封举报信给法院，并发表于报端，肯定河北高等法院处决的不是金璧辉本人，而是金璧辉的“替身”。

1948年5月17日，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下达训令，饬查在执行金璧辉死刑当中是否存在购买他人替死等情。1948年5月22日，北平《世界日报》第三版发表了河北监署（河北监察使署）一份长篇报告。《报告》详尽地陈述了金璧辉被执行死刑的全过程，证明金璧辉确实已死，调换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据《世界日报》报道，署名刘凤贞的“举报信”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我姐姐刘凤玲，她是孝女，面貌像金一样，还会日文日语，我母亲听我盟哥刘仲济的话，把我姐姐的命卖了十条黄金。”

二、“临执行的头天晚上，我和母亲到监狱官舍，见一、二科长王、万、典狱长吴大人，他们才给四条金子，下欠六条说几天后就给，母亲哭得了不得，想要后悔不干，三位大人全生气说：你们要反复，把你们娘三（仨）全杀了。姐姐是已患胃病要死的人了，又因孝心，反劝母亲回家。”

三、“听刘仲济说：金璧辉从女监提出来到院内，就和我姐姐调换，从小门逃往东北去了。”

四、“刘仲济因制毒在二监执行，徒刑期满，就用金条买了个办事



员，受徒刑的人还能当官，真是怪事。”

五、“万科长坐家吃个看守饷，吴大人可发财老了。王科长由(民国)三十一年就在一监当科长，作弊老手，还有陈医官、秋专员，全是吴大人帮助生财的人啊。别的我不恨。我就恨他们金条不给足，还要害我们娘俩。”

信的下款具名苦命小女刘凤贞叩，并写明：信皮地址是假的，我们藏起，怕他们害。

刘凤贞的第二封举报信的要点：

一、“四月十九日晚我母刘李氏又找一监吴典狱长、王、万两科长、秋专员，讨要我姐姐替金璧辉枪毙的身价金六条，被万、王两科长打嘴巴了。吴、秋俩大人说：你这个娘们，不乐意活着了。”

二、“我母亲回头找我干哥刘仲济说理，可是制造吗啡、打徒刑、用金子买了个一监狱办事员当的人，那(哪)还能讲理呢？他还说：你要活着，就不该要了。我也劝他(她)不要，可是我母亲听风传东北共产党周保中将军用金一百条派人来买金璧辉的命，我姐姐替人家死，说是十条金子还不能给，那(哪)能答应他。”

三、“四月廿日晚，我母亲又往监狱官舍，找吴、王、万、秋四位大人要金子，由那天我母亲就未回来，我向刘仲济打听，他说你快快藏起来，好逃命，我刻下各处藏躲，不敢露面，我姐姐已替人，母亲命又搭上了，请院长查查吧。”

冀监署(河北监察使署)除发表了所谓刘凤贞的两封举报信的要点，同时还发表了冀监署对举报信的分析：

一、“刘凤玲替死的因素有四：刘凤玲是一孝女；替死的代价十条黄金；刘凤玲听信了刘仲济之言；刘凤玲的面貌和金璧辉一样。刘仲济坚决否认认识刘凤玲姐妹。刘凤贞应挺身而出与刘仲济对质。”

二、“刘凤玲为患病将死之人，代替一健康正常之人，能蒙蔽执行检察官吗？”

三、“在刑场上由检察官何承斌验明正身，询问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问其有无遗嘱等，然后下令绑赴刑场执行死刑，监狱仅提供人犯，监狱无权介入执行事宜。”

因此，刘凤贞的揭发纯属无稽。

其实，不用冀监署分析，也不难看出：

一、刘凤贞的举报信，应该是一封匿名信或疑似匿名信，可以理会也可以不理睬。为什么在金璧辉被执行死刑后很快掀动一个“替身”风波呢？到底什么人是“替身”风波的幕后操手？

二、刘凤贞的举报重点是揭露河北北平第一监狱官员的腐败，而且言之凿凿，但不能说明金璧辉被调换了。“替身”风波幕后操手，必须编造出一个完整的金璧辉出逃的链条来，才有可信度。

三、贪腐是一回事，误杀人犯又是一回事。两者都触犯法律，但两者性质不同。如果“替身”属实，重点必须问责检察官何承斌，揭露检察官的种种劣迹才对。

四、金璧辉虽然被秘密处决，但处决过程完全依法行事。处决后在监狱外张贴告示，尸体在监狱后门外停放，任人参观及新闻记者拍照。

五、当日下午，金璧辉尸体由监狱交由金璧辉生前友好、日僧古川大航具领。日本和尚也应是“替身”风波链条上的一环，难道古川大航会领一具假尸不成？

六、金璧辉是“名人”，审判金璧辉的纪录片曾在全国大城市放映，是一张众人熟悉的面孔，根本不可能用“替身”代替。

七、金璧辉一案是南京最高法院裁定死刑的要案，是轰动一时的大案，难有敢于铤而走险者。即使有胆大包天的人，他能成功吗？

金璧辉“替身”风波幕后操手出于反共立场，上演了一出政治滑稽戏，把脏水泼在共产党身上。

刘凤贞在举报信中说：“我母亲听风传东北共产党周保中将军，用金一百条派人来买金璧辉的命。”冀监署还说：署名刘凤贞的举报信的字迹与他们掌控的某匪特的字迹丝毫不爽。金璧辉“替身”风波幕后操手，故意把水搅混，造成共产党插手的假象。想从混淆视听中捞取点儿在战场上捞不到的东西。

周保中将军是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1948年刮起金璧辉“替身”风波的时候，东北战场硝烟弥漫，周保中将军正在前线率部与国民党军进行生死决战。造谣中伤、无端捏造挽救不了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败局。

最后，检察院河北检察使署派员调查，于5月22日公布了调查报





告,证实金璧辉已死,平津各报均有刊载,真相大白。6月2日,河北北平第一监狱典狱长向河北高等法院据实报告了执行金璧辉死刑的经过。6月5日,检察官何承斌向河北高等法院签呈了执行金璧辉死刑的真相。这场“替身”闹剧落下帷幕。

## 第七节 余波未了

1948年的“替身”风波已经消逝,新的风波又起。

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电影人拍摄了影片《战云密布下的亚洲王女》,影片中的川岛芳子已经不是英雄,而是个十足的反面人物,是一个鲜廉寡耻、行为浪荡不羁的下流女间谍。

步入耄耋之年的日本和尚古川大航法师,也不甘寂寞,他因为把生前好友的骨灰带回日本而名声鹊起。老和尚计划在有生之年,为川岛芳子建墓地。经过奔波呼号,古川大航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1958年5月21日,《每日新闻》长野版登载了如下报道:“在松本市长大成人并成为后人争议的知名人物川岛芳子的墓碑,从去年12月起,经有关人士着手修建,今年5月19日终于在松本市正麟寺为墓碑举行了落成开光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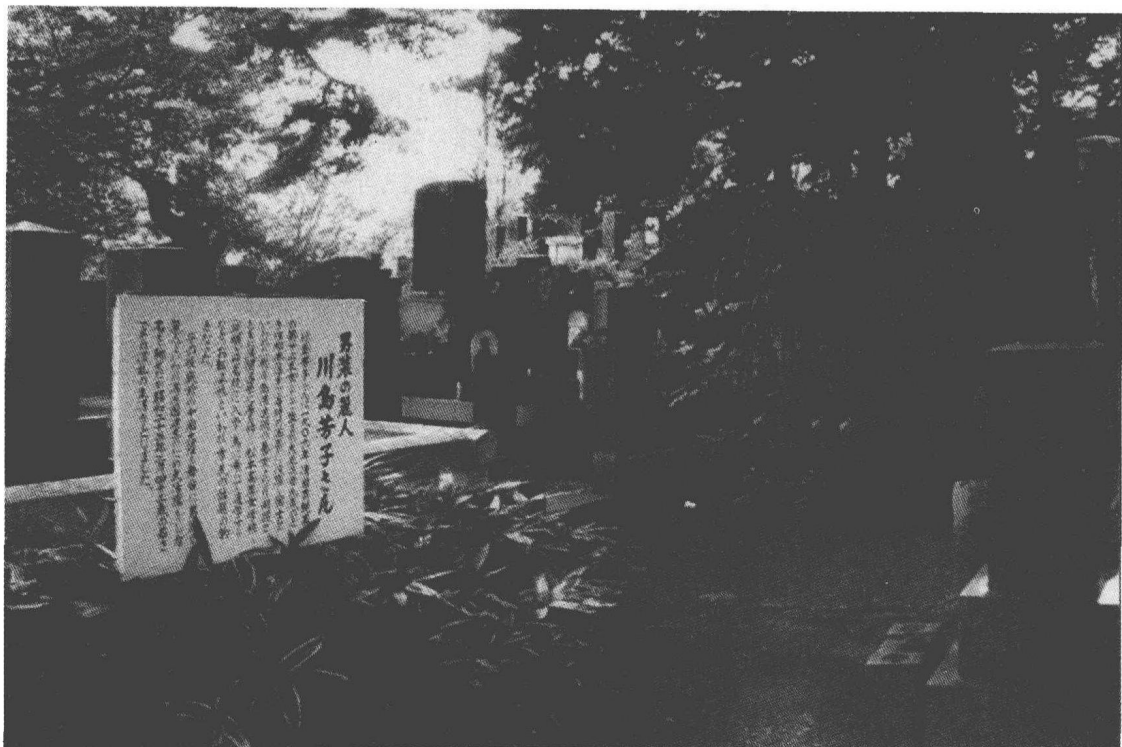
那块墓碑上面写着“国土川岛浪速墓”,墓碑上左侧写着“同女 芳子”,右侧写着“同夫人 福子”,下款写着“昭和32年(1957年)12月立妙心管长87叟大航书”。

凤来山正麟寺里的川岛芳子墓虽然说是三人合葬墓,石碑却明显地突出了川岛芳子。

在墓碑背面的上半部磨出一块四方的平面,上面刻着:“芳云院龙种东珍大姐建碑式插香”几个字。接着又刻着古川大航的题诗:

芳名鸣国际 纤手复中原  
 龙潜幽松下 英雄未了魂

昭和32年12月  
 花园正法山主 87叟大航草



▲时年 87 岁的古川大航和尚，于 1957 年在松本市凤来山正麟寺公墓为川岛芳子修建了墓地

在古川大航题诗的下部，刻着亡人的法号和卒年月日。

墓碑书丹出自古川大航和尚之手，在二战结束前，古川大航始终为侵略战争服务。1957年他为川岛浪速、川岛福子和川岛芳子立碑时，已经 87 岁。曾经的随军和尚古川大航尊称川岛浪速为国土，可见他依旧坚持侵华立场未变。

现今，在松本市凤来山正麟寺公墓进口处立着一块白色的木牌，上面写着：“‘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墓导游图。”在这个牌子的旁边，还有个解说牌，上面写着：

“男装丽人”——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生于 1906 年，为大清国肃亲王之第 13 王女，大正 3 年 9 岁时，成为旧松本藩士、当时正活跃于满蒙被称为国土、故



川岛浪速翁之养女，随即与其养父移居浅间温泉，进入松本高等女子学校求学，因其经常骑马上学，故有“假小子”之绰号，成为市民议论之中心。她从战前即以中国大陆为舞台进行活动，故被称为“男装丽人”或“东方之玛塔·哈丽”。因她为满洲之建国做出重大贡献而驰名中外，但终于昭和 23 年 2 月，以 42 岁风华之年，结束了她那波澜起伏的一生。

解说牌中解说词讹误颇多，其中有褒有贬，但褒多于贬。川岛芳子的悲剧告诉后人：历史不能倒退，任何形式的复辟都注定失败；依靠外国势力进行复辟，认贼作父反对本国人民，更是罪不可赦。

战争结束了，但是战争思维并没有完全消逝。旧的王朝覆灭了，旧王朝的思维依旧没有散尽。二战那个血腥时代的历史烟云已经远去，然而历史留下的教训并不会完全消散。

在国内外，对金璧辉复辟活动大加赞赏者不乏其人。对于金璧辉于 1948 年 3 月 25 日伏法颇有微词者也大有人在。

赞赏也罢，微词也罢，都改变不了历史的真实和历史对她的正义审判。

有的人或公开或暗中，用公开或隐蔽的方式为金璧辉进行翻案活动，在国内外始终没有间断过。

其实，金璧辉的案子，翻不了。

她的汉奸卖国贼帽子戴定了。

理由，应到金璧辉的人生经历中去找。

第八章

红色王子宪东的光荣归宿(上)

大清朝廷上下的贪腐，毁掉了太祖、太宗历尽艰辛创建的江山。  
大清的覆灭是太祖、太宗的不肖子孙自毁江山，是历史的必然。

——爱新觉罗·宪东

第一节 “转世灵童”

1914年8月9日，下午3点钟，善耆一家上上下下一片慌乱，惊恐、悲凉、哀怨的气氛笼罩着旅顺肃王府，成年男人都到海滨去了，女人们含着眼泪等待搜救的消息，看家狗胖胖一声不响地趴在大门旁，小花猫闭着眼睛蜷缩在大福晋的身后，周边没有一丝丝动静，仿佛整个王府突然窒息了。

19岁的第六王子宪英，喜欢玩水，而且水性好，在旅顺口浴场游泳，不慎被潮水吞没。海上救援队立刻出动搜救，善耆亲临海滨指挥打捞，然而到傍晚依然没有结果，宪英已经随着大海的波涛远去。

宪英溺水而亡，对善耆一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旅顺肃王府内的男人女人都低下了头，伤心的泪水伴随揪心的无言，仿佛把旅顺肃王府突然推进闷热、阴暗、濡湿的陷阱里。宪英的逝去让善耆一家人品味到了生命的脆弱，一时间竟无一人能够给他们一点点摆脱悲怆的勇气和力量，让一家人从痛苦的捆绑中解脱出来。

王府内突然间，传来了得救的信号，第四侧福晋发出轻微的呻吟声，随后产前阵痛令四侧福晋呼叫起来，身陷悲痛折磨中的善耆一家，仿佛听到了特大喜讯。呻吟声停止，继而传来了婴儿的哭叫声……接



着第三侧福晋悄悄跑到王爷身边，低声禀报：“王爷，四侧福晋生了，是个男孩！”

过度悲痛的善耆没有听清三侧福晋的禀报，她提高了嗓门，又禀报一遍：“四侧福晋给您添了第二十一王子！”

正在办丧事的时候，突然从天上降下一件喜事，一个男婴降生在肃王府，王爷惊诧地说：“啊，宪东来了！”善耆和四侧福晋早有约定，生男孩取名叫宪东，把他宪（献）给东亚，让他和日本友人共同去实现东亚的繁荣与和平。

爱新觉罗家族，又来了个宪东，王府里重新有了生机，都说宪东是福星下凡，给全家带来了安宁、温馨、希望和幸福。宪东立即成了王爷的娇宠、精神寄托，王爷陪着四侧福晋和小王子宪东，足足坐了一整夜。

失去亲子的第二侧福晋彻夜未眠，她合上眼睛就见宪英笑眯眯地站在自己的床头，睁开眼又不见他那可爱的身影。经过整夜的煎熬，她坚信宪英还活着，他一定已经回来了，就在王府里藏着呢。天亮了，第二侧福晋眼睛一亮，她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止住了泪水，对女仆说：“去禀报王爷，我要去看看四侧福晋生的那个小宝宝。”

第二侧福晋躲开女仆的搀扶，撇开礼数，没有向王爷请安，直奔四侧福晋床边，抱起新生儿宪东，不停顿地亲吻，然后对着王爷和四侧福晋说：“你们看啊，这孩子和他六哥长得一模一样。这孩子就是他六哥托生的，就是六哥的‘转世灵童’。”

“怎么会是六哥托生的？”四侧福晋说。

“怎么不会是六哥托生的？”二侧福晋不依不饶地说，“六哥前脚走了，二十一弟后脚就来了，他就是六哥托生的。我昨几个夜里，看见他回来了。”二侧福晋嘴里不断地嘟囔着，便把宪东抱回自己的屋里。

王爷看着二侧福晋把宪东抱走，并没有责怪她。他对四侧福晋说：“宪东归你们两个人抚养。这孩子有福分，有两个额娘。”

“转世灵童”宪东生来便有两位额娘，得到双份的关爱，这是他和别的王子不同的地方。同时，宪东还得到了王爷的双份娇宠和精心的培育，虽然他是庶出。他的降生，让王府上下化涕为笑、化悲为喜。自然，四侧福晋立马成了肃王府的喜神、大功臣。亲友们、善耆的日本朋

友们纷纷登门前来祝贺。王府大厅和长廊里摆满了贺喜的花篮和花束，芳香醉人。

宪东学会走路之后，总是在王爷跟前转悠，陪伴王爷遛弯儿、练拳、钓鱼，总之王爷身边总少不了小王子。家中来客称呼他“王子”，仆人称呼他“爷”，他自我感觉很好，活得自在、快乐、自豪。

宪东记得，父王给他讲述过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故事，特别是那个关于佛库伦女神的故事，让宪东常常沉浸在神秘奇幻的氛围里，仿佛女神和先祖们时时都在监护着王爷和他的族人，高贵的王子身份令宪东感到自己身上流淌的是与众不同的高贵血液。

## 第二节 渐渐清晰的记忆

佛库伦女神的传说是父王讲的最美好故事之一。王爷非常庄重而严肃地告诉宪东：“满洲人都是佛库伦女神的后裔。”随着时光的推移，宪东渐渐明白“佛库伦女神的传说”是父王进行“敬天法祖”教育的必修科目。

宪东已经不记得是哪年哪月父王开始给他讲述那迷人的女神故事的，只记得从他记事的时候起，父王就一直没完没了地讲述着那动人的神奇传说。后来随着年龄增长，佛库伦女神的传说渐渐变成了宪东的清晰、美好、永恒记忆。

传说，长白山上有一泓闾门湖，长宽 80 多里，是鸭绿、混同、爱涛三江的源头。闾门湖东面有座布库里峰，山峰下就是驰名的布尔瑚里湖，湖水碧绿清澈，俗称天池。风水家预言：长白山将有圣人出世，统一列国，让天下人过上没有杀戮、没有贫穷的好日子。

天界有三位神女：大姐恩库伦、二姐正库伦、三妹佛库伦。三位姐妹体态丰盈，相貌端庄。她们不甘天宫寂寞，常常赤着秀美的天足，穿着羽衣霓裳，拖着黝黑的长发，戴着鲜花编织的花冠，乘云御风降落在长白山内，享受自然风光的秀美。

她们姐妹三人经常在洁净的天池戏水沐浴。一天，三位神女正在天池中沐浴，忽然天外飞来一只神鹊，口衔朱果，飞到岸边，把朱果放



在三妹佛库伦的衣袂上。那神鹊放下朱果，飞鸣离去。三姐妹沐浴尽兴后登岸，纯真的三妹见到那粒鲜美的朱果，醇香醉人，捡起来不假思索，含到嘴里吞吃了，因此怀了身孕。

佛库伦孑然一身生活在山中，不久产下一男婴，生下来就会说话，体貌伟岸奇异。佛库伦悉心抚养，那男孩不久出落成一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汉。母亲把身世向儿子说了一遍，并且说：“你姓爱新觉罗，名布库里雍顺，你是天廷派来平乱世、定乾坤的人。”

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乘坐一叶小舟来到一条幽静的小河边，登岸折些柳枝和野蒿编制一把坐具，自己端坐在上面，八面威风，气宇轩昂，风采照人。

众人纷纷跑到河边去看，无不感到惊奇，问道：“好汉，你从哪里来的？你不是此地人氏啊。”布库里雍顺答道：“我是神女所生，天廷派我来平定天下。”众人当下议定：天降圣人了，我们当迎他做共主。众人把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请回长白山东麓的“俄漠惠鄂多里城”。

是时，当地有三大姓，彼此争雄，搆兵仇杀，连年征伐，月月厮杀，无一日安宁。百姓苦不堪言，期盼出现圣人，平定乱世，享受太平。布库里雍顺既然做了共主，遂定居在长白山北俄朵里城，教民射猎之法。三姓彼此不再征战，都听从布库里雍顺的号令，尊奉他为共主，定族号为满洲。

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和他的儿孙，率领部众享受着美好太平时光，然而不知道又过了几代，少数爱新觉罗族人贪图享乐，漠视民生，国人叛变，爱新觉罗族人大部遭杀害。传说，爱新觉罗族人中只有幼子范察，逃过此劫，幸存下来。在国人追杀中，范察逃遁到荒郊野外的林丛中，有群喜鹊落在范察头顶上，追兵以为是一段枯木，幸免于难。在远去的历史时空里，范察和他的子孙在频繁的迁徙中，颠沛流离，艰难度日，但豪气仍存，为民族的生存做不屈的斗争。

后来，宪东了解到，大清的历代皇帝毫无例外地都把佛库伦女神认作满族的人文先祖。宪东到了晚年依然常常对朋友和家人提及佛库伦女神的传说。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时代和自己的神话传说，然而某些史学家恰恰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有的人甚至把满族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当做糟粕批判，实在是历史学科的重大迷误。

元末以降，爱新觉罗族人中几位杰出人物的身影，又重现在中华民族的大舞台上，其中几位有名望人的衣冠和尸骨，都安葬在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境内的清永陵里，享受着后代子孙给他们献上的哀荣。清永陵，满语称“恩特和莫蒙安”，始建于明万历 26 年（1598 年），清天聪 8 年（1634 年）改称兴京陵，顺治 16 年（1659 年）尊称永陵。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皇帝曾先后 9 次驾临新宾先祖的陵寝谒陵祭祖，使永陵祭祖活动成为清代的国家大典。

善耆善于利用先祖所创建的辉煌业绩当做教材，对儿孙们进行“敬天法祖”的教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家人的耳根子都磨出趺子了。

善耆说努尔哈赤的长相酷似关羽，沈阳、山海关一带有一些关帝庙里头供奉着的人称白脸关公的就是努尔哈赤的塑像。

善耆问宪东：“东三省三件宝是什么？”

“人参、貂皮、鹿茸角。”

“为什么东三省有三件宝？”

“不知道。”

“三件宝是为了努尔哈赤建立金国才被发现的。努尔哈赤年轻时在抚顺做生意，但是他头脑中想的是女真各部落实现统一的大事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努尔哈赤对族众的忠心感动了苍天，让他用三件宝赚大钱，完成了女真人的统一大业。”

经父王这么一讲，宪东更不明白了，仿佛没有努尔哈赤，天老爷就不会给东三省三件宝派上用场似的。

善耆告诉宪东，努尔哈赤当年只用祖辈留下的“13 副遗甲”，不超过 50 名甲丁，历经 5 年的征战，使爱新觉罗部落一跃而成为女真族中最强大的一支，打出一个锦绣江山。

善耆问：“这是为什么？”

“是天意。”肃王府的臣子都知道应该这样回答。

自从 1583 年以降，努尔哈赤斩尼堪外兰，败 9 部联军 30000 人，10 年之内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接着，又灭哈达，并辉发，亡乌拉，降叶赫，取东海女真。

1595 年（万历 23 年），努尔哈赤宣称自己是“女真国建州卫”王子。





1605年(万历33年),他又宣称自己是“建州王”。1616年(万历44年)正月,努尔哈赤举行开国登基大典,宣称自己是“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国号为大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定都赫图阿喇。

女真人的崛起,大明朝廷曾经“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摆下战场,进行一场大战役(史称“萨尔浒之战”),坚决要把努尔哈赤的势力掐死在摇篮里。在萨尔浒战斗中,努尔哈赤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在5天之内,在3个地点进行了3次大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为了颂扬先祖的功业,善耆自编了“萨尔浒之战”的评书段子,不但可以说,而且可以唱,称得上是一部说唱艺术佳作,可惜家人没有记录下来。

经过几十年的征战,努尔哈赤实现了自元、明300年来,女真各部所期盼而始终未能实现的大一统。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盛京(沈阳)。努尔哈赤说:“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明国,从都尔弼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2、3日可到。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

1626年7月,努尔哈赤身患毒疽,8月11日在距离盛京东40里的戮鸡堡,带着他的功与过离开了人世,享年68岁。

“太祖崩,大贝勒代善(努尔哈赤的二王子)等合词请(皇太极)速正大宝,以天命11年(1626年)9月庚午朔即位,时年30有5”。1627年,皇太极改元天聪,定都兴京。

善耆告诉自己的儿子,努尔哈赤去见佛库伦女神之前,女神已经钦定皇太极为后金汗位的继承者。皇太极是努儿哈赤的第8王子,皇储在汉语中称皇太子,在蒙语中称皇太极,努尔哈赤的8王子的名字在满音、蒙音和汉语中都和皇太子谐音。这种出奇的巧合,就是皇太极必登大宝的先兆。善耆说这是天意。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皇太极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4位大贝勒及时提出了一系列新政: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马匹、举行汉族生员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得中者获得自由和奖赏)、吸收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充实各级行政机构。

皇太极深知要战胜朱明王朝,首先要向明王朝学习,“凡事都照大

明会典”办理。其次,要尽快征服蒙古,特别是要征服横亘在大明与后金之间的漠南蒙古。他千方百计笼络蒙古各部,极力想使满蒙合为一体。建造一个满蒙不分的大满洲是皇太极的美好理想之一。他一生迎娶了15位配偶,生11子,14女。他的1后4妃,都是蒙古族女性,都是博尔济吉特氏,分属于蒙古科尔沁部和察哈尔部。

1635年(崇祯8年,天聪9年)10月13日,皇太极宣布废除诸申(女真)旧号,定族名为满洲(辛亥革命后通称为满族)。满洲族称是以布库里雍顺的传说而定的,都来源于女神佛库伦的传说。皇太极更定族称,得到了满洲同胞的热烈拥护,是史册永存的重大历史事件。从1635年起,满洲这个族名便正式出现在中国和世界的史册上。

1636年(崇祯9年)5月,关外广大地区已经牢牢地控制在皇太极手中,皇太极宣告称帝,改元崇德,定都盛京。皇太极在改元同时,定国号为清,金与宋有世仇,为清除汉族人民的疑虑而改清,其实“清、金”字面不同,在满音没有任何差异。

1642年3月,驻守在松山城内的清军副将夏承德降清,作为内应,引清兵入城,清兵主帅洪承畴被俘。至此,除了宁远一座孤城外,明朝在关外的据点全部落入清军手中。松锦大捷后,皇太极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腐朽的明王朝,在李自成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摇摇欲坠。

1643年9月21日,在大清接近胜利、即将入主中原的时节,皇太极撒手人寰,衔恨飘然离去,享年52岁。“大勋未集”,没能登上北京紫禁城里的宝座,是长眠在沈阳昭陵里的皇太极的最大恨事。历史证明,皇太极的业绩和太祖相比毫不逊色,出色地完成了努尔哈赤的未竟事业。

### 第三节 被困死的大鱼

经过父王的悉心教导,宪东对佛库伦、努尔哈赤、皇太极敬佩得五体投地,可是到了他7岁那年,情况有了变化。那年,宪东和哥哥、姐姐一起,穿的是日本样式的服装,到日本小学上学,第一堂课学的是“天皇万岁”。



放学回家，宪东问父王：“日本天皇和大清国皇上谁大？”

父王说：“天皇是日本国的皇上，宣统皇帝是大清国的皇上。他们都是天子，都是至高无上的。”

“他们都是一个天神的儿子吗？”

“好像不是。”

“那么，到底有几个天神呢？”

“应该只有一个。”

善耆被儿子问得难以应答，最后只得答道：“对日本天皇和中国皇上都要敬畏。”宪东没再追问，但疑问依然留在他的幼小心坎里。

也是在这一年，宪东在额娘的衣柜里，找到一支白色的小龙旗。他拿着白色小龙旗去问额娘：“这小旗是干什么的。”

额娘把儿子带到房间里，对他说：“这是你父王和蒙王巴布扎布发动‘满蒙运动’使用的旗帜。”于是，额娘给宪东讲述了他的父王、川岛浪速和巴布扎布共同举行“满蒙独立运动”遭到失败的往事。

就是在这一年，宪东第一次较详细地了解了大清国王朝灭亡的一些事情，第一次体验到大清国的灭亡对于阿玛、额娘和自己是一个多么大的不幸。

令额娘常常伤心落泪的另一件不幸是于1914年把十四格格显玗过继给川岛浪速做养女的事情。十四格格显玗在弟弟的眼里是个美丽大方的姑娘。她虽然做了日本人的养女，但是她依旧眷恋、热爱大清国，对溥仪皇帝忠贞不贰。她常常陪同养父到大连，照看大连“露天市场”，办理收租、纳税等事项。每逢回到旅顺，显玗总是跪在祖宗灵牌前，朝拜皇上和祖宗。阿玛和额娘见到她有为复辟大清王朝献身的坚定决心，非常高兴，阿玛不断叹息可惜她是个女孩。

1918年之后，善耆的健康状况欠佳，耳鸣目眩，腿部浮肿，每日和药罐子做伴。但他依旧常带宪东到海滨钓鱼，依旧接待宾客、写字、做诗，依旧用“敬天法祖”的理念，教育、熏陶子女。

1921年7月，善耆病重，已经不能带宪东去海滨钓鱼了。当时，宪东的额娘正怀着第11个孩子，为照顾好丈夫，她服了堕胎药，准备终止妊娠，但是服药过量，危及了自己的生命。

第四侧福晋在弥留之际，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不断地呼喊

着,请求王爷把显玕接回来。她在痛苦的呼号声中离开了人世。这一幕永远镌刻在宪东的脑海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第四侧福晋去世后,善耆病体每况愈下,已经步履艰难,卧床不起了。宪东常常走到阿玛的病榻前,渴望能倾听父王讲述的故事,渴望父王能起来带他去海滨散步。但是父王只是用慈爱的目光扫他一眼,连多看一会儿的力量也没有了。宪东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他的父王已经来日不多了。

1922年3月28日,宪东和哥哥在海滨,钓上了一条大鱼。兴奋的宪东,拉上大鱼之后,急忙赶回王府。那大鱼生命力很强,活蹦乱跳。宪东一定要把大鱼养起来,仆人找遍王府也找不到合适的鱼缸。最后,一位日本警卫员从附近医院的化验室里找来一只大玻璃缸,总算能放下那条大鱼,但大鱼的活动受到了限制。

那天傍晚直到就寝前,宪东始终围着那条大鱼转悠,临睡前还往浴缸里撒了鱼食。夜里,善耆病重,宪东在朦胧中听到王府上下叽叽喳喳,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那么大的一条鱼,一个孩子怎么能钓上来?”

“本来就不该把那条鱼拉上来,应该放回大海里。”

“拿回来也应该送回海里去,怎么还放在鱼缸里?”

宪东仿佛听到福晋和几位侧福晋都在议论那条大鱼,都在指责宪东的过失。

3月29日,那条大鱼死了,福晋和几位侧福晋个个脸色都变了,觉得不是好兆头。宪东也感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正当王府上下不知怎样处理那条死去大鱼的时候,在第四侧福晋去世一个月后,前清逊肃亲王善耆瞑目归天了。

善耆归天后,逊肃王家人都认识到,王爷就是被困死在旅顺的。肃王府相信天意,包括那条大鱼被困死,都是天意。然而,就是这条大鱼让宪东背了一辈子黑锅。宪东困死了那条大鱼的现实是不能更改的。宪东进入晚年的时候,也不能忘记那条被困死在玻璃缸里的大鱼,更不能割断那条大鱼和父王两者之间的联系。

王府里多数人说宪东命硬,根据有两条:一是他来了六哥宪英走了,二是把一条大鱼困死了。一些家人预言:宪东将来恐怕也是家里的



异类。

宪东并不理会什么命硬命软的说道，因为他从小就不怎么太相信宿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发相信命运要靠自己把握。

善耆的葬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善耆是一个大人物，他还享受逊王爷的待遇，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影响。日本在华势力也尽力协助办理丧事，停灵期间日本守备队派日本兵轮流守灵，出殡那天派出仪仗队送到火车站。繁缛的葬礼给宪东留下的记忆有两点：一是“热闹”，二是“累”。善耆和他的第四侧福晋的灵柩在马路上慢慢移动。孝子们披麻戴孝，按顺序排成一行在马路中间行进，每位孝子由陪祭仆人搀扶，中途也没有休息和进餐时间。

福晋、侧福晋和格格们乘坐马车跟随在送葬队伍的最后。“小王子”宪东实在忍受不了这份“累”，后来二侧福晋把宪东抱到马车上，喝了一杯开水，吃了一块烧饼，在二侧福晋怀里睡了。回到北京，宪东参加守灵，接受亲朋好友和政要们祭奠，跪在灵前也是够辛苦的。在僧尼的诵经声中，折腾了七七四十九天，盛大的葬礼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 第四节 川岛浪速的魔鬼训练

“曲终人散”，“入土为安”，葬礼结束了。“旅顺肃王府”的岗哨撤了，关东军的日本兵不再站岗。善耆的未亡人——福晋和两位侧福晋都留在北京，没有返回旅顺。遗孤们有的留下管家，有的分别出国留学，只有年纪较小的 18 子宪开、21 子宪东、长孙连组没有确定的去处。

福晋赫舍里氏召见川岛浪速，对川岛浪速说：“风外先生，您给拿个主意，宪开、宪东和连组怎么安排？”

川岛浪速说：“依我之见，宪开、宪东、连组都随我到日本接受武士道教育。亲王的后代有了武士道精神，复辟大清朝才有希望。”

听川岛浪速这么一说，福晋传下口谕，为宪开、宪东、连组准备行装，跟随川岛浪速东渡日本。王爷去世，福晋的口谕自然是最高谕旨，不容违抗。

第二侧福晋听到仆人传下福晋谕旨,哭得像泪人一般。她不想让宪东离开自己,离开宪东她无法活下去。她把宪东带到福晋面前,母子双双跪下,恳求让宪东留下,由她抚养。

福晋已经决定的事情,不能更改,更有川岛浪速在一旁煽风点火,最后,福晋下了死命令,宪东必须随川岛浪速去日本。

起程那天,第二侧福晋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突然站出来抱住宪东不放,大喊大叫:“我不让宪东去日本!我不让宪东去日本!”

福晋没有心软,传谕:“把二侧福晋关起来。”几名仆人把二侧福晋关在她自己的房间里,从二侧福晋怀中抢出了宪东,交给川岛浪速和显玕带到天津,转乘大客轮去日本。

宪东、宪开、连组离开北京,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变了,身边没有了仆人服侍,没有人再喊他们“王子”和“爷”什么的。川岛浪速和显玕格格都是急性子,离开北京后便开始按照日本的规矩对宪东、宪开、连组进行严格的管理。

在天津大和旅馆,宪东无意中碰倒了一桶水,受到显玕严厉的训斥。从来没有受过训斥的宪东,觉得很委屈,碰倒一桶水算什么,叫仆人收拾就是了,何必发那么大的火?高傲的小王子宪东不理解。

到了松本,宪东的生存环境变化更大,川岛浪速的家是由几间小居室组成的一栋小楼,居住条件与昔日相比反差太大。显玕不再是格格,宪东不再是王子,都姓川岛,宪东改名川岛良治。

姐姐叫川岛芳子,情有可原,因为她是川岛浪速的养女,强令宪东改名,让宪东心情十分不爽。

还有更叫宪东心烦的事情,那就是川岛浪速的变化。过去,川岛浪速在王爷面前,甚至在王子面前不敢放肆,总是摆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到了松本,谩骂王爷的后代就像天天少不了的家常便饭一样。宪东等几位善耆后人和川岛浪速之间很快就产生了情感上的隔阂。

显玕休学了,和宪开、宪东、连组一起接受武士道教育,每天按时聆听川岛浪速关于武士道学说的“教诲”。

川岛浪速所谓的教育不是训斥就是谩骂。川岛浪速说:“你们身上虽然流淌着高贵的血液,但是你们也有许多贱毛病,你们心灵里缺少刚毅的精神,缺少必胜的信念,缺少为事业赴死的勇气。”



川岛浪速污蔑中国人是常事，他常说：“对于中国人可以给糖果吃，但是必须先打他们一顿，教育他们懂得规矩。”

宪东被送进松本旭町小学就读。宪东个头较矮，虽不通日语，但为人老实，总是面带笑容，同学们都喜欢和他一起玩。有的同学喜欢和他开善意的玩笑，有的同学常常拿他开心，用脏话、玩笑话和他逗趣儿。显玟可不是一个能忍气吞声的人，她亲自到旭町小学去调查，发现有几个年龄较大的同学居心制造恶作剧，欺侮宪东。她决定予以必要的还击，她教给弟弟一些脏话、玩笑话，准备应战，但是憨厚的宪东就是不敢开口和同学斗嘴。她告诉弟弟：“听明白同学骂你，就要回敬对方几句，往后他们就不敢再欺侮你了。”过了大约十几天工夫，宪东终于敢开口和同学斗嘴了。几个月以后，学校里的同学再没有人敢欺侮宪东了。

显玟并非教弟弟逞强，而是逼弟弟大胆开口讲话。她认为学外语必须开口讲话，必须把握住在各种语境中应用外语的能力。另外，真正学会外国语，最好和外国人学，因为和外国人生活在一起，才能学到外国的文化，才能掌握外国的成语、谚语、俚语、俏皮话的真正含义，而用外语吵架也是一种学习方式。

在姐姐的督导下，宪东的日语说得一天比一天顺溜。川岛浪速督促显玟帮助宪开、宪东、连组阅读日本文学作品，尽快提高他们的日文阅读能力。随着宪东兄弟日语水平逐步提高，川岛浪速的“皇道”和“武士道”教育的深度也在加强。

川岛浪速说：“‘武士道’是日本人的‘遗传性的存在’。皇道是天照大神的伟大理想的体现，人类最高文明就是皇道精神。日本固有的最高道德、最高理想一定会把世界带入真正的文明社会。现今，执行神道、皇道的时候到来了。就在今天，在眼前。”

宪东从吮吮额娘的乳汁开始，接受的是“敬天法祖”的教育。在他那并不十分宽阔的脑海里，好像佛库伦女神和先祖天天都在注视着他。川岛浪速讲的“天照大神”和父王讲的“苍天”开始碰撞，中日两种不同的文化发生摩擦。

宪开、宪东、连组的心中充满疑惑：既然“武士道”是日本人的“遗传性的存在”，那么外国人怎么学习？怎样理解“天照大神”和“天皇”是

一体的？怎么理解“皇权神授”？

在他们4人当中，宪东年龄最小，他根本不能理解川岛浪速的说教。但当时他认为，川岛浪速所讲的万世一系的皇统比改朝换代的帝制要好一些，更神圣一些，为争皇位，父子、叔侄、兄弟之间打得稀里哗啦，互相厮杀，实在不可取。

川岛浪速要求他们必须阅读各国的英雄传记，如《荆柯传》、《项羽传》、《彼得大帝传》、《拿破仑传》等，要以英雄为榜样，规范自己的行动，要不怕苦不怕死，敢于为复辟大清国献身赴死。

每逢狂风大作，大雪纷飞的时节，川岛浪速出行的兴致就来了，他兴高采烈地带领善肴的后裔们，登山越野，长途远足，不带食品，不带饮水，一走就是一个昼夜。有一次，宪东在远足中不慎掉进山涧里，大家奋力把他救出，轮流把他背回家。

川岛浪速对这种锻炼很满意，说这是做武士所必需的锻炼。一个武士必须学会能吃大苦耐大劳，不要说一个昼夜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就是三天五日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也应该能坚强地生存下去。

经过历练，宪东的身体日渐健壮，柔道课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不但身体强壮，宪东的毅力和悟性都有很大的提高。他思考的一些问题往往超出了同龄人的思考水平。

宪东承认明治维新好，明治天皇对日本有贡献，但是明治天皇主张扩大日本的疆土，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侵占朝鲜和中国的领土，肯定不对，是侵略邻国的行为。

川岛浪速的火爆脾气，令宪东难以容忍，凡不合他心意的事情，他就发火。有一次，他们外出旅游，看到火车进站了，川岛浪速便催促宪东快跑。川岛浪速一边跑一边向火车司机招手，等他们赶到站台，火车按时鸣笛出发了。于是，川岛浪速对着已经开出车站的火车，暴跳如雷，破口大骂，骂完了火车，骂车站的工作人员，一直骂到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才算罢休。

宪东忘不了1924年10月6日傍晚那令人揪心的枪声，忘不了姐姐躺在榻榻米上那苍白的面孔，也忘不了岩田爱之助懊丧的表情……宪东知道真相后，曾想用姐姐自杀用过的那把手枪打死川岛浪速那个老家伙，可惜宪东已经无法找到那把手枪了。





姐姐自杀未遂之后，宪东常常一个人跑到松本美铃湖畔，面向西北，向家乡眺望。1924年年底，宪东在川岛浪速的弟弟川岛量平的陪同下，告别了川岛浪速，欢欢喜喜地回到了旅顺肃王府，回到了自己的家，好像得到了解脱。

宪东总是想把关于在松本的那段经历的苦涩记忆彻底抹掉，但是他办不到，特别抹不掉姐姐显玕被老家伙川岛浪速夺取青春的那段仇恨的记忆。多年来，许多写作者总是想从宪东那里探出那段恨事的真实底细，但是人们当然不知几位知情亲人早已定下协议，把真情隐去，忘掉那沉重的记忆。

### 第五节 赤色思潮的洗礼

回到冷清的旅顺肃王府，宪东的精神立刻轻松起来，没有王爷的旅顺肃王府已经没有往日的辉煌和喧闹，但是亲情仍在，府内依旧弥漫着许多温馨的回忆。宪东丝毫没有感到孤寂和伤感，他和八哥宪真、三姐显珊、十三哥宪云、十九哥宪容生活在一起。

宪东的生活由十九哥宪容照料，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回想起在松本三年的生活，好像一场噩梦。离开松本川岛浪速的家，就好像走出了污浊的泥淖，回到旅顺，就好像来到了晴朗天空下的美丽田园，豁然开朗，心旷神怡。

回国后，宪东感到唯一的困难就是用母语交流出现障碍，常常话到嘴边就是不能顺畅地讲出来。他仍然进日本小学就学，每天晚上和星期天全天，准时到十三哥宪云的岳父家补习汉语。

在旅顺读书，和那么多兄弟姐妹在一起，无忧无虑，生活得很快活，偶尔也回忆起松本的老师 and 同学，回忆起那里的山山水水，特别是那里的温泉。经过在松本的磨砺，宪东的独立生活能力和同龄的孩子相比，要高出一大截，他自己洗洗刷刷没问题，厨房里的活也拿得起放得下。

1927年春天，显玕姐姐也回到了旅顺，姐弟相逢格外高兴。显玕没有住肃王府，而是住在大连七哥金璧东（宪奎）的家里，她常到旅顺

来看望宪东，帮助弟弟洗洗衣服或者做顿饭吃。宪东看得出姐姐已经走出了自杀留下的阴影，心中的伤痕正慢慢愈合。有时候，姐姐和甘珠尔扎布一起到旅顺来，外人猜得出他们在恋爱。宪东暗自高兴，祝愿姐姐能够幸福。

天难遂人愿，但总有花好月圆时，经过宪立哥哥同意，显玕和甘珠尔扎布走进了婚姻殿堂。宪东参加了姐姐和甘珠尔扎布在旅顺大和饭店举行的盛大婚礼，完婚之后新人定居在大连，兄弟姐妹们看到他们的和谐生活，看到他们幸福，都为他们感到高兴。

宪东记得有些日本人，其中包括关东军的长官也参加了姐姐的婚礼，虽然王爷远去了，关东军依旧关注着善善子女的动向，尽力把他们网罗进侵华的“团队”里。

1927年底，宪东的十九哥宪容取得日本国一所名校的学籍，宪东随哥宪容来到了东京。宪东第二次来到日本，继续使用川岛良治这个名字，考入东京府立第六中学。那是一所四年制中学，多数学生来自社会上层的家庭，校长崇拜明治天皇，每周都带领学生到明治神宫参拜，每天的朝会，都要向明治神宫遥拜，每天上课前都要背诵明治天皇的诗篇。

然而，就是在这所具有浓厚日本神道传统的学校里，宪东的思维方式悄然发生了变化。

宪东自幼住在王府里，父王亡故后寄居在川岛浪速家，这次宪容哥哥和他住在租赁的一间民宅里，接触的是下层劳动人民。宪东在东京下宿结识的佐藤幸诚和内海国吾两家人，都是一些普通劳动者。他们聪明、勤奋、善良、诚实，是宪东先前没有接触过的新人类。这些勤劳的人每天全身心地劳作，才能维持温饱生活。宪东尊敬他们、热爱他们，每逢公休日，宪东总是和哥哥登门拜访他们，帮助他们做一些杂活。

一年半以后，哥哥结识了东京学生运动领袖加藤惟效。加藤惟效比宪容年长三岁，是哥哥的上级生。关于加藤惟效的传言很多，听说他被当局逮捕多次，但是，他都巧妙地解脱了，当局始终没有摸清他的政治身份。哥哥说，加藤惟效肯定是坚定的社会主义学说信仰者，这一点是加藤惟效自己公开承认的。



宪东自幼接受敬天法祖的教育,后来在日本接受武士道教育和皇道教育,再次来到日本,通过哥哥宪容和哥哥的同学加藤惟效,宪东走进了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接受了赤色思潮的洗礼。

由于宪东出身于皇族门第,加藤惟效仅仅限于向兄弟俩介绍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读物和认识一些拥护社会主义学说的积极分子,希望逐步把他们引领进一个充满崇高理想的境界里,一个春光明媚的天地里。

通过加藤惟效的介绍,宪东认识了一些被称作左翼运动精英的人,他们经常参加社会运动,组织罢工反对日本当局对外扩张政策,替受压迫、受剥削的民众说话、办事。这群人大多不是出身于贫寒家庭,并非仅仅为一己私利而斗争。他们淡泊名利,舍身为天下受苦人做事。

加藤惟效给宪东开列了一个必读书目,其中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政治经济学大纲》等等。这些书被重新装订成小册子,藏在秘密地点,由读书会的朋友互相传阅。刚开始宪东看不懂那些红色书籍,加藤惟效说坚持读下去,慢慢会懂的,学革命理论,就是要读原著。

接下来,加藤惟效带宪东旁听过三、四次“资本论研究会”的辩论,旁听左翼青年讲述自己的学习心得。研究会的朋友们辩论的主要问题是:资产阶级是怎样剥削工人阶级的?日本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军阀是怎样统治中国老百姓的?

宪东被卷进了理论辩论的漩涡,开始思考过去没有想过的许多深层次问题,然而,大约在两个月后,正当宪东进入深层思考的时候,一桩令宪东兄弟惊愕的事件突然发生。东京警视厅把传票送到学校,紧急传讯宪东。特高课的一名“便衣”严厉地警告宪东:“你是大清国王爷的后代,理应站在天皇的一边,你竟然和左翼分子往一起掺和。你这个傻瓜,共产党想要你的命,你却要投靠共产党。告诉你,当共产党没有好下场。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的洪水猛兽,你必须远离共产党,越远越好。告诉你,已经有一些闹事的左翼分子被装进麻袋,扔进大海里。我不是吓唬你,天皇神国的目标,就是消灭赤色分子。今天找你谈话,是帝国对你成长的关怀。”

突如其来的传讯,特别是“便衣”的训斥令宪东大惑不解:听几次

辩论会，读几本书，而且没有读懂，就成了赤色分子了？

特高课的传讯对宪东头脑中的皇权思想是一次激烈的冲击。宪东开始认真考虑：是天子的“敬天法祖”思想对？还是马克思的无产者和无产者斗争学说对？虽然他没有找到答案，但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学说和皇上的主张根本对立。

不久，宪东向加藤惟效提出一个他反复思考也不得其解的问题：“皇上是拥护马克思还是反对马克思？”在王子的脑海里出现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犯上作乱的僭越罪过，但是宪东确实开始考虑皇上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必须在马克思和皇上之间做出选择。

“皇上不相信马克思，皇上就是最大的剥削者，皇上就是最大的地主。”加藤惟效具有震撼力的回答，就像一颗重量级炸弹在他眼前爆炸，令宪东目瞪口呆。他仔细想来，皇上可不就是最大的剥削者？为什么先前没有认识到？仔细想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上不是最大的地主是什么？大清朝覆灭了，天子为什么不来拯救爱新觉罗的子孙？

“便衣”的训话，加速了宪东思想转变的进程，他眼前常常飘起一面在东京工人居住区见过的那种鲜艳的红旗。现实生活敦促他做出选择：是继续忠于天子？还是接受马克思？

一晃，宪东完成了四年制中学的学业，又一次站在人生旅程的十字路口，又一次面临人生抉择。宪东和宪容哥哥商议，决定投考早稻田大学，学人文科学，为未来从事革命活动奠定理论基础。

肃亲王后裔的经济命脉依旧掌握在川岛浪速手里，大连露天市场依旧由川岛浪速掌管，但是逊肃王的后人已经不情愿和川岛浪速继续往来。川岛浪速委托他的秘书村井修为联系人，负责和逊肃王后人联络。

村井修不同意宪东报考早稻田大学，坚持要求他投考陆军士官学校。宪东猜想在村井修的意见里，肯定掺杂着川岛浪速的意见，因此兄弟二人坚决反对。其间，加藤惟效已经成为宪东兄弟的主心骨，宪东跑到加藤惟效住所征求意见，他的意见对宪东兄弟举足轻重。宪容已经从侧面了解到，加藤惟效不仅是日本共产党员，而且和共产国际有联系。

加藤惟效目睹了宪东兄弟二人的思想转变，但是他无意吸收他们



兄弟加入日本共产党,他希望他们兄弟二人将来学业有成,回国去找中国共产党,去当中国共产党员。加藤惟效期盼他们兄弟成为革命战士,但是他以为从一个帝王家庭出身的青年到成长为具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前面有一条漫长的路程要他们去跋涉。

加藤惟效说,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华大队,派系林立,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韩复榘、阎锡山、李宗仁派系都派学员到陆军士官学校学军事。中华大队的学员派系斗争很激烈,人们经常把他们的派系斗争戏称为帝国学校里上演的“军阀混战”,是中国国内派系斗争的缩影。各派军阀可以派人来学军事,宪东为什么不能进“陆士”学军事?

加藤惟效告诉宪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已经在江西建立起强大的根据地,将来可以去投靠,现在一要努力学习,二要认真做人,不做坏事,要下决心为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好社会而献身。同时,要谨慎做事,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信仰,现在法西斯势力很猖獗,要警惕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和袭击。只要你努力向革命靠拢,革命党人会和你取得联系的,大胆地向前走吧。

就在溥仪爬上伪满洲国执政的交椅那年,宪东和溥仪的胞弟溥



▲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宪东(1934年摄于东京)

杰、溥仪的妹婿万嘉熙同时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被编入日本队第46期。后来“陆士”组建“满洲队”也没有把他们编进去，依旧留在日本队里。因为他们的特殊出身，享受许多特殊关照。溥杰的待遇尤其特殊，每逢周末都有一些达官显贵邀请他去出席宴会。

“陆士”教官吉冈安直常常请几位皇亲国戚到家中或餐厅欢宴，对溥杰更加殷切，对溥杰的生活与学习关怀得无微不至。吉冈安直的殷勤和钻营，最后得到了回报，实现了他要求到溥仪身边当差的图谋，当了十几年的伪满洲国皇室御用挂。

宪东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的是炮科，同学关系好，学习成绩好，身体好，深受教官和同窗的爱重。然而，毕业后的出路成了宪东棘手的难题，他一不想入日本国籍当日本人，二不想去为日本人打仗。怎么办？宪东开始追寻自己应走和想走的路。

## 第六节 “觐见”溥仪

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应几位同窗好友，特别是在好友三冈健次郎的约请下，宪东到日本关东地区炮兵大队当见习军官。其间，宪东暗中和哥哥筹划回国的途径，希望早日回国当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寻找参加革命的机会。

1934年3月，溥仪不当执政，成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在日本当见习军官的宪东，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想回到国内了解伪满洲国的实情。他的几位在伪满洲国做事的哥哥也希望他回国，几个人互相间好有个关照。他的几位哥哥当时都还怀有复辟的幻想，希图佛伦库女神给爱新觉罗子孙一个体面的机运。

宪东回国前心情是忐忑的，首先他担心回去找不到参加革命的机会，其次担心陷进伪满洲国的泥淖。在举棋难定的时刻，宪容和加藤惟效推了宪东一把，鼓励他回到祖国去，肯定会找到参加革命的机会。其间，宪容在一所日本大学里任教职，加藤惟效已经成为职业革命家，他的掩护职业是企业高级职员。

临行前，宪容哥哥对弟弟宪东说：革命要从内心开始，只要有了忠



心赤胆,肯定能遇到参加革命的机会,你放心大胆地去吧。

加藤惟效通过宪容给宪东捎过话来:革命者肯定会得到革命组织的关照。革命组织随时随地都在吸纳忠诚的战士,壮大自己的队伍。不要怕不被革命组织发现自己,最可怕的是自己达不到革命者的水准。

1935年2月9日,在征得宪容哥哥和加藤惟效的同意后,宪东回到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长春),改名金宪东。此时,肃亲王一家和醇亲王一家的关系较辛亥前密切多了,因为关东军对善耆的后裔十分看重,溥仪对善耆的后裔自然不敢轻慢。善耆的后裔对溥仪的复辟活动寄予很大的期望和同情,所以两家走得很近乎。

回到长春后,金璧东(宪奎)立即向伪满洲国宫内府递上报告,请求溥仪皇上接见。溥仪得到报告,第二天便降旨接见。宪东被领进皇宫,神情很紧张,不知道怎样向溥仪行礼,他哥哥金璧东事先没有嘱咐。

还没看清皇上的龙颜,宪东在慌忙中就跪倒在地,给溥仪行了三拜九叩君臣大礼。在宪东行过大礼后,溥仪非常平静地问宪东:

“你是肃王的小儿子?”

“哈伊。(是)”

“现在和在北京不同了,不用行大礼,鞠躬就行了。你刚从东京回来,要好好为朕的国家当差。你回来多少天了?”

“刚回来两天。”

“你在朕领导的国家里,见到乞丐没有?”

“见到了。”

溥仪用不太愉快的眼神看了宪东一眼,接着问:

“你在日本是学什么的。”

“学炮兵的。”

“好,明天你到军政部去找大臣张景惠,叫他给你派个差事。”

“哈伊。”

“你父亲是个大忠良,是一个忠心赤胆的朝廷重臣。可惜,他生不逢时。……也是天意。”

接见后,溥仪留宪东用晚膳,用膳当中他让宪东讲一些关于日本皇室的见闻。宪东把从川岛浪速那里学到的关于日本皇室的知识,一

股脑儿地搬了出来。宪东讲得有条有理，情趣横生，溥仪听得有滋有味，不停地点头。显然，溥仪在为他即将到来的日本访问做准备，根本没注意宪东吃了什么。溥仪吃饱了，听够了，说了声“用好了”，转身离去，宪东光讲没吃。

溥仪和金宪东这次会见，给他们二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溥仪觉得宪东好学，金宪东觉得溥仪处事谨慎，甚至有些胆小怕事。和“皇帝”一起进餐却什么也没吃的晚膳，令宪东殊深难忘。

离开皇宫，金宪东仍然为自己使用了几个“哈伊”而汗颜，好在“皇上”并不在意，溥仪和日本人混了几年，已经掌握了几句日本话。

第二天，金宪东到军政部拜见张景惠。张景惠开门见山地对金宪东说：“你是金宪东，是肃王爷的小儿子，欢迎你回到满洲国工作。你是日本留洋的，会说日本话，现在会讲日本话就值钱。”接着他平淡地说：“我虽然是军政部大臣，但军政部是日本顾问在主事，他们说了算。今天日本顾问开会去了，还要麻烦你明天再跑一趟，直接去见日本顾问。”

金宪东觉得十分诧异，皇上让我找大臣，大臣说他不主事儿。“满洲国”为什么要虚设一个不主事儿的大臣？经过哥哥的指点，金宪东得知，不论是皇帝与总理或各部部长、各省省长等等，虽然名义上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部、各省头目，但都必须听从日系官吏和关东军的指挥。

关东军炮制的《满洲国指导要领》十分明确地提出，以关东军司令部为中心，将关东厅、满铁、领事馆等方面的管辖权限统一起来，实现以关东军为中心的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制度的一元化。日本政府采纳了关东军的意见，使东北的殖民统治机构转移到以关东军为主宰的轨道上。伪满洲国的大小事体全由日本关东军说了算。

## 第七节 欲哭无泪

根据关东军军事顾问团的命令，金宪东被分配到奉天（沈阳）军事训练学校担任炮兵教官。他离开长春一周后，溥仪率领 100 余人的庞





大随从队伍出访日本，伪满广播电台做了全程报道。

溥仪到达日本横滨时，日本出动百架飞机编队迎接，然后乘火车去东京，裕仁天皇和内阁大臣悉数到车站迎接。日本政府组织了以枢密顾问官林汉助男爵为首的接待委员会，在长达 27 天的行程中，日方接待委员会安排溥仪先后访问东京、京都、奈良、神户、大阪、广岛等地。

溥仪受到了“友邦”君主最高礼仪的款待，令傀儡皇帝受宠若惊。溥仪真的乐昏了，大声叫喊“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对其天皇者同。”

1935 年 5 月 2 日，溥仪眼含感激的热泪回到长春立即发表了《回銮训民诏书》，吹捧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伪满洲国的“功绩”，他要求臣民“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溥仪在官吏的集会上兴奋地高唱“日满协和”、“日满亲善”，宣称他和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

日本关东军和傀儡政权炮制的《回銮训民诏书》，被确立为伪满最高行为准则，“与友邦日本一心一德”成为必须遵从的根本大法。后来，伪满政权做出规定，把 5 月 2 日定为“访日宣诏纪念日”，把访日宣诏纪念日和元旦、纪元节、万寿节、建国节、天长节、明治节一起定为式日，在式日及学校的入学日、毕业日、开学纪念日，要举行式典，在举行式典时要奉读《回銮训民诏书》。

《回銮训民诏书》全文是：

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夙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以无不殫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逮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亲致诚悃，复加意观察，知其正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接，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

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祀。钦此。

在这份诏书里，金宪东看清了一个活脱脱的卖国贼、傀儡皇帝的丑恶面貌。溥仪的《回銮训民诏书》深得日本主子的赏识，直到日本战败投降，日军始终把它作为奴役东北人民的教材，强迫民众背诵。

然而，溥仪访日归来，关东军司令官并没有让昏昏然、飘飘然的溥仪忘记，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更让溥仪牢记必须时时刻刻“与友邦一心一德”和天皇“精神如一体”，同时也不应忘记和他形影相随的“帝室御用挂”正在对他进行着贴身监视。

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日本九州鹿儿岛人，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溥仪在天津时，吉冈安直是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参谋，常给溥仪进讲时事。由天津回到日本后，吉冈安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任教官。

吉冈安直于1935年来到伪满担任“帝室御用挂”，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由陆军中佐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10年间始终和溥仪形影相伴。他夜以继日地观察溥仪的喜怒哀乐，尽量让溥仪能忠实地、比较舒服地接受关东军的掌控。吉冈安直对溥仪毕恭毕敬，察颜观色，关爱备至，惟恐皇上有失检点。

吉冈安直颇得关东军和溥仪双方赏识。溥仪能当个合格的傀儡皇帝，获得天皇的欢心，使日本关东军满意，这与吉冈安直的苦心经营、认真疏导、精心照料密不可分。溥仪出巡、会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致点头微笑，都在吉冈安直指点下行事。溥仪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话，都听吉冈安直的吩咐。溥仪和吉冈安直共同把握的、最要紧的一条，就是溥仪时刻牢记和日本关东军保持“一心一德”。

日本政府假戏真做，给了溥仪的高规格接待，目的是给世人展示，日本把伪满洲国确实当一个独立的国家平等相待。智商不高的溥仪，回到长春多次发表讲话，说：“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有满洲人不利于日本者，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



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溥仪真的把日本对他热情款待看做对他的真诚尊敬和爱戴。然而就是在溥仪访日归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对溥仪严加管教，禁止大臣和皇上见面。日本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中央机构进行了一次大调整，把有旧军阀资历的、有复辟倾向的、不顺服的汉奸官员统统更换下来。

当了10多个月少尉教官，金宪东被晋升为中尉，奉调到新京禁卫团任炮兵排长，保卫伪皇宫。禁卫团经常接受溥仪的检阅，金宪东在接受溥仪检阅时看到，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皇上平起平坐，互相间好像称兄道弟的哥们儿，皇上的龙颜丧失殆尽，傀儡的真面貌显露无遗。

金宪东心中燃起悲愤的怒火，暗自骂道：“这叫什么龙归故里？哪里像个皇上？祖宗的脸面丧尽！纯属货真价实的傀儡。纯属关东军的走卒。”

金宪东回想起从日本回国前，金璧东哥哥让他回来看看，现在他已经看到了，看到了日军赤裸裸的侵略，看到了卖国贼的无耻，包括他的哥哥们的堕落。金宪东想哭，但欲哭无泪，眼泪已经被怒火燃烧、蒸发。

## 第八节 和川岛芳子的最后一次见面

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撤销，相继成立了南满、吉东、北满三个省委，抗日联军也相应地成立了3路大军。第一路军包括第1、第2军，总指挥杨靖宇，副总指挥王德泰，副总指挥兼政治部主任魏拯民。第二路军包括第5、第7、第8、第10军和王荫武的救世军、姚振山的义勇军，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参谋长崔石泉（崔庸健）。第三路军包括第3、第6、第9、第11军，总指挥张寿箴（李兆麟）、政委冯仲云、参谋长许亨植，游击区扩大到70多个县。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集中了12个师团、4个混成旅和专驻延边的“朝鲜派遣军”一个师团，对东北抗日武装施行残酷的扫荡和血腥的镇压。1936年夏，日本侵略军把沿长白山脉东西老爷岭、老松岭一带山

区农村变为无人区,使抗日武装与农村广大群众隔离,断绝抗日武装的物资来源,抗日斗争进入艰苦阶段。日本侵略军封锁消息,到处宣传抗日武装被消灭殆尽,只有少数“赤匪”在个别地区流窜。

那时,老百姓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游击队和一切抗日武装一律称作红军。老百姓始终坚信红军不会被消灭殆尽,一定会打过来搭救老百姓脱离苦海。日本侵略军认为共产党的红军从此永远不会再对“满洲国”构成威胁了。

1937年初,日本确立了军部独裁的天皇制法西斯政权体制,继续增兵东北,同时对东北广大地区逐段逐区加紧实行保甲制连坐法,制造恐怖,广布奸细、警察、特务,实行经济封锁,修警备道,建碉堡,归屯并户,坚壁清野,使用飞机、快速部队及毒气对东北抗日军民实行“大讨伐”,重点扫荡南满、东满和吉东地区的抗日军民。

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游击区的群众,不顾日寇严酷的烧杀威胁,积极支持抗日武装。伪军士兵成营成团举行起义,投向抗日武装。

时任伪满军高射炮团连长的金宪东,频繁地和有抗日思想的亲戚联系,准备兵变,投奔抗日武装。但是举行兵变难度过大,一来寻找抗日武装并非易事,二来高射炮团的军官基本上是日本人(日系官兵),中国人(满系官兵)只有十几个人。就是这十几个人,也不愿意和金宪东接近,因为金宪东是傀儡皇上的族人,是大汉奸金璧东和大间谍川岛芳子的弟弟。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法西斯正在加快对伪满洲国殖民化,精神上消灭中国的民族意识。日本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上台伊始,首先向溥仪下达一个明确的命令:“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该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过来立为‘满洲国’国教”。

梅津美治郎还告诉溥仪,“日本是神道国家,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从神武天皇到裕仁天皇已经延续了2600年。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制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君主制度,也是最好的君主制度。1940年是日本纪元2600年大庆,是迎奉天照大神的最好时机。”

遵照关东军的指示,伪满洲国各级机关开始修造奉迎天照大神的设施,从新京到下属县城到处修造供奉日本国神的神庙。与此同时,在



关东军的督促下,在东北境内各个角落,开展声势浩大的奉迎天照大神的神威与现人神天皇的神圣,学生们用日语齐唱颂扬天照大神的歌曲。宣传活动延续了三年之久。

在日本关东军的精心安排下,溥仪于1940年6月22日从大连启程,开始第2次访问日本。溥仪这次访问日本,目的就是请神,没有盛大迎接的场面,主要活动就是参拜日本天皇的祖宗。除了拜谒裕仁天皇,就是参拜明治神宫、多摩御陵、伊势神宫、桃山御陵等几代日本天皇的神宫和靖国神社。

1940年7月6日,溥仪一行捧着八板琼曲玉、八咫镜、天丛云剑三种复制神器,离开了日本回到东北。在1946年1月1日前(裕仁发表《人格宣言》前),日本宪法规定,裕仁天皇是神,他没有户籍,没有姓氏,只有宫号和名字。裕仁天皇御名为迪宫·裕仁。

东渡归来,溥仪不再提及自己的爱新觉罗姓氏,因为他已经成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是人是鬼。溥仪不仅把国家主权卖了,把自己的祖先也卖了。日本主子和傀儡溥仪共同实现了日满在政体上保持一致,而且在精神上也保持了一致。

溥仪奉日本关东军的命令,把天照大神供奉在不久前竣工的皇宫建国神庙里。7月15日,溥仪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带领张景惠、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等日伪军政高层人士150余人为“建国神庙”举行“镇座祭”。溥仪向天照大神献上了虔诚的“告文”,宣扬天照大神的“至高至尊”神威。随后,溥仪颁布了由日本人、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嘱托、汉学家佐藤知恭拟定的、日本味十足的《国本奠定诏书》。

《国本奠定诏书》全文是:

朕兹为敬立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蒸蒸日上,蒸蒸日上。仰厥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日本皇室,诚悃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皇大神官。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

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万世祇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庥。尔众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诏书》明确规定，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式为永典，把天照大神确立为“祖宗”的地位。这是日本法西斯在东北推行“皇民化”的重大举措，目的是把东北同胞变成日本“皇民”。

建国神庙建立后，溥仪经常去亲祭，向日本主子显示一德一心至高至纯的真精神。溥仪的亲善之举，疏远了他和爱新觉罗族人的感情，拉大了他和族人之间的距离。

在金宪东的胸膛里燃烧着的愤懑已经无法抑制，他说：“中国人和天照大神不沾亲不带故，把天照大神接来供奉，是对佛库伦女神的玷污，真是欺人过甚，令人无法容忍。”

建国神庙的建立，使铁蹄下的同胞在精神上饱受严酷的凌辱，面临灭种灭族的威胁。在屈辱中备受煎熬的金宪东此时此刻已经完成了向爱国主义的彻底转变，准备和日本法西斯拼个鱼死网破。

在一个假日里，心中充满忧伤的金宪东在哈尔滨道外马迭尔饭店遇到了显玗姐姐，那是他们姐弟最后一次见面。显玗穿一身黑色旗袍，拉着弟弟的手，还亲昵地摸摸弟弟的脸蛋儿，低声用日语对宪东说：“你已经结婚了，我知道。你没有邀请姐姐，我不怪你。你看我飘忽不定的样子，到哪里去找我？”

在一次偶然的场合，显玗在哈尔滨与弟媳王淑蓓见过一面。在显玗的眼里，弟媳是一位文静娴雅、才美双全的女性。显玗为弟弟的美满婚姻而高兴。

显玗显露出几分激动，姐弟俩相对无言地站着，互相间用深情的目光对视着。显玗说：“我要离开这里了，到华北去，去北京做些事情。我会永远为你，为你夫人祈福。”显玗的话语中有些颤抖。

金宪东说：“谢谢姐姐。祝姐姐平安！”

政见不同疏远了姐弟的亲情，随着显玗的一声“再见”，姐弟二人分手了。金宪东望着姐姐的背影，想起加藤惟效对姐姐的评价：“川岛



芳子一味地胡闹，一心进行复辟，好像一只无头苍蝇，随意乱闯，任人利用，她将来怎样收场？”

想到姐姐的未来，金宪东心中突然迸发出几分对姐姐的怜悯与同情和对川岛浪速的痛恨，是那个老家伙坑害了姐姐，坑害姐姐的也许还有已故的父王。金宪东满怀惆怅地离开了马迭尔饭店。

## 第九节 飞行队起义

1940年，东北抗日斗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抗日联军陆续进入苏联境内进行整训，在苏联远东地区成立抗联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钱(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崔石泉(崔庸健)任参谋长。

教导旅一边整训一边战斗，留下了15支小部队在东北各地打击敌人。活动在三肇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第12支队就是其中的一支。1940年夏天，抗联第12支队由庆城(庆安)、铁力山区出发，进入三肇(肇源、肇州、肇东)平原地区，在敌人腹地神出鬼没，袭击日本强盗。一时间，12支队拔掉了许多敌伪据点，把鬼子打得失魂丧胆，晕头转向。

日本关东军认为，他们对东北的统治固若金汤，虽然统治区还有抗日游击队在活动，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主力已经退入苏联。因此，他们在伪满洲国境内的中心任务就是实施“日满一体”化教育，把“满洲国”的“国民”变成“皇民”。

1941年1月5日，星期日，清晨。一支日本宪兵队突然开进了金宪东所在高射炮团，对满系的军官和士兵进行隔离盘查。命令金宪东详细报告近期活动情况，都接触过哪些人？金宪东内心充满了欢快，面带喜悦的笑容回答了日本宪兵的提问，因为宪东已经得悉哈尔滨伪军飞行队起义了。

哈尔滨市区内，日军分街区实施戒严，全副武装的士兵布满街头，对过路人进行严格盘查。一时间满城风雨，剑拔弩张，不时有警车呼啸而过，日军正在进行大搜捕，全市处于阴森的恐怖当中。

日本宪兵不许金宪东和他的连队士兵外出，并且宣布不许听信谣

言,要坚守岗位,在连队内进行“日满一体化”教育,人人必须宣誓做天照大神的忠诚皇民,效忠日本天皇。经过几天的仔细盘查,日本宪兵队解除了对金宪东的隔离,他回到家里,得到进一步的消息,伪军第3飞行队士兵击毙日本军官举行起义,投奔红军游击队去了。这个大好消息,令金宪东格外振奋,欢欣鼓舞。

金宪东预感东北同胞跳出苦海的日子快到了。通过十一哥宪原(伪满洲国江上军司令),宪东掌握到了苏贵祥领导飞行队起义的全过程。金宪东难以抑制内心欢快,立即通过可靠渠道把这个消息密报给东京的加藤惟效。得到金宪东的报告后,加藤惟效兴奋地由东京赶到奉天(沈阳),了解苏贵祥领导飞行队起义的经过。

伪军哈尔滨第3飞行队全体士兵举行起义,是一件震动整个伪满洲国的最大突发事件,引起当局的极大恐慌。日本殖民当局认为,曾经被他们吹嘘为“满洲国军中最优秀部队”举行起义,说明“满军尚不足信任”;惊慌万状的日伪当局认为,这类事情发生在哈尔滨“实为一大不祥事件”。

日伪当局想方设法严密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禁止任何形式的传布。对一切口传这个消息的人,一律拘留审查,追查“谣言”来源,逮捕传播“谣言”知情的士兵。1月23日,日本人采取报复行动,对与起义相关人员进行一次血腥的大屠杀。然而,无论怎样封锁,苏贵祥领导哈尔滨王岗飞行队起义事件,仍在伪军中广泛传播,起义的影响无法阻挡。

加藤惟效在沈阳和金宪东秘密会见时分析说:“苏贵祥起义”是一声惊雷,说明日本正在走向败局,日本绝对吞不下一个大中国,一个东三省也吞不下。现在开始准备拉队伍,设法和共产党游击队联系,择机组织起义,但是要避免盲目。加藤惟效迅速把苏贵祥领导飞行队起义的消息报告给上级。

加藤惟效离开沈阳几天后,日本宪兵再次进驻了金宪东所在的高射炮团,对金宪东和“满军”进行全面监视,加强对“满军”思想控制,搜查反满抗日分子。

日本宪兵队命令金宪东对他的下属进行深入的“忠诚”教育,要伪军官兵坚信伪满洲国的统治像坚不可摧的“铁桶”一般,没有给反满抗



日活动留下任何一点空隙。

然而，金宪东从“苏贵祥起义”中看到的是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和侵略者的虚弱惊恐，金宪东已经下定决心，或者让反抗的烈火烧毁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或者让自己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 第十节 和川岛浪速的官司

正当金宪东忙于寻找共产党、准备拉队伍、参加抗日游击队的紧要时候，他接到居住在大连的宪真哥哥和在日的宪容哥哥的来信，说他们已经在大连和东京分别把川岛浪速告上法庭，请宪东对官司予以关注。

善耆去世后，川岛浪速接受长子宪章委托，管理大连露天市场。随着市场的发展，市场的效益不断增加，然而川岛浪速的贪心也在不断地扩大，付给善耆后人的红利却逐渐减少。有一段时间，露天市场由川岛浪速的弟弟川岛量平代为管理。川岛量平想把市场据为己有，支付给善耆家人的利润微乎其微。善耆家人提出了抗议，川岛量平作为报复，索性停止了支付任何费用。

善耆长子宪章体弱多病，家务由他的长子连组掌管。连组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无暇顾及市场的事务。川岛浪速兄弟乘机伪造了连组的印章，把市场大部分土地（约占四分之三）私自变卖了。

川岛浪速利用余下的土地，注册了一个新公司，他拥有新公司60%的股份，善耆的后人占40%的股份。川岛浪速弟兄二人的贪心激怒了善耆的后人。八哥宪真作为在国内的代表向日军关东军提出申诉，十九哥宪容作为在日本的代表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诉。

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对川岛浪速的贪婪表示过强烈不满，但是经过同有关方面研究判断，此事应回避公开裁决，避免影响“日满关系”，而且事关政治、军事机密，应由有关部门协商处理。

在处理大连露天市场的同时，有些纠纷也必须厘清。善耆在世的时候，曾经以善耆的家产作抵押向日本政府贷过款，日本政府已经以政治捐赠的名义核销了。川岛浪速以善耆的名义从日本“东拓”株式会

社借贷的300万元,因为“东拓”的大股东——日本大藏省不肯核销,经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交涉,决定由伪满洲国政府偿还包括利息在内共500万元。吉冈安直认为,从资金的用途来看,实质上也可以说是对“满洲国皇帝”溥仪及晚清朝廷的一种贷款,所以应由“满洲国”政府偿还,满洲政府如数偿还了500万元,日本政府没有吃亏。吉冈安直说:“日本政府从来不做赔本生意,‘满洲国’必须偿还这笔债务。”

大连露天市场的处理比较复杂,因为市场的所有权应当属于市场的法人代表连组,但市场的管理权始终在川岛浪速手中,经过关东军相关人员的协调,于1941年由大连特务机关牵头,制定了有关处理露天市场资产的决定。

### 大连露天市场处理决定书

在特务机关长、关东厅代表、大连宪兵队代表等方面人员列席下,经过审议的结果,决定以200万元将市场出卖。

出卖市场的收入分配如下:

一、偿还露天市场有关欠债	300000元
二、犒劳38名市场有功者及职员佣金	250000元
三、分配给肃王府兄弟姊妹及遗孀的金额	250000元
四、赠与侧福晋及巴布扎布遗孀的金额	30000元
五、赠与9名已婚格格及第二王子宪德的金额	45000元
六、祖先祭祀费及陵墓修缮费	50000元
七、宪章应得金额	400000元
八、川岛浪速应得金额	400000元
九、杂费	5000元
以上	

详单下面签名是:宪章的代理人:若月太郎

川岛浪速的代理人:笹川良一

善耆子女的代表:宪真



随后，酬谢了在处理露天市场中的有功人士，川岛浪速的秘书村井修在露天市场中以理事身份，连续工作30年，给予30000元慰劳金，大连市议会副议长若月太郎，因处理市场事宜有功，给予30000元，奖励原宗社党参加者田锅安之助，给予5000元，对笹川良一用于处理和分配事务上所需旅费和杂费，实发10000元。

另外，还给巴布扎布的次子甘珠尔扎布和三子正珠尔扎布各5000元，次女惠荣2000元，已死的长女少眉所留三个女儿各1000元。凡是参加过“满蒙独立”运动的人都得到了一些赏金。

最后，川岛浪速的代理人笹川良一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内容如下：

兹因川岛浪速年老多病，无力管理露天市场，拟将其出售，结束与肃亲王家之财产关系，故委托本人代其与军方交涉。经交涉，已获军方批准，川岛浪速又委托本人为其全权代表代为办理。现已将市场出售事宜全部处理完毕，今后凡肃亲王家之一切财产事宜，均与川岛浪速无关。

特此声明。

至此，善耆与日本有关方面，善耆家人与川岛浪速之间的财产关系算是完全处理完毕。和大陆浪人川岛浪速断绝一切关系，完全符合宪东的心意，他永远不会宽宥川岛浪速那个老家伙的无耻行径。

## 第十一节 夜幕下的苦闷

纳粹德国称霸欧洲，特别是拿下法兰西之后，日本独霸亚洲的野心急剧膨胀。日本法西斯代表人物近卫文麿，提出了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的新秩序”，即在日本的主宰下，组建一个包括日本、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印尼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殖民大帝国。

1941年12月8日，日军向美军珍珠港基地发起突袭，日本对美

英宣战，伪满洲国也跟着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溥仪立即发表了由日本人佐藤知恭拟定的《时局诏书》，宣布“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要“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自己的御用文人把自己的战略意图编成“诏书”，然后命令傀儡儿皇帝签字画押盖章，没有骨气的溥仪，只要日本主子一声令下，立即听命服从，于是“诏书”出笼。宪东已经洞悉日本控制伪满洲国这套小伎俩。

《时局诏书》颁发之后，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作为特使，赴日向日本国赠送大米 40 吨、食盐 100 万担等物，表示全力支持日本“圣战”，随之也和日本一起进入“战时体制”，把伪满洲国绑在日本的战车上。用张景惠的话说，日满是绑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

宪东心里明白，日本是秋后的蚂蚱长不了啦，所谓的“圣战”将以失败而告终。他急于寻找共产党、参加抗战。他想投身革命，但是苦于投靠无门。宪东已经被晋升为高射炮兵营长，伪满洲国治安部命令他带领一个高射炮营驻防工业重镇本溪湖。

根据加藤惟效的提示，他亲近下级、亲近士兵、联络同级，但是得不到回应。宪东曾经向一位伪军排长发泄对日本人的不满，那位排长也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但是那位排长表示，跟共产党干太艰难，怕吃不了那份苦，希望跟国民党干，正在找国民党的关系。宪东决心追寻的是共产党，当然不能和那位排长同行。

此时，宪奎（金璧东）早已不担任新京市长，调到黑龙江任省长，到黑龙江不久，因“健康的原因”辞去了黑龙江省长的职务，到长春担任满映电影协会理事长。宪真任职的伪满监察院已经撤销，转到伪满矿业开发株式会社任副理事长。

宪东委托在哈尔滨担任江上军司令的十一哥宪原，把自己调回哈尔滨工作。经过宪原帮助，宪东被调到伪满哈尔滨军区任参谋，负责伪军的宣抚工作。不久伪军区又指令他担任监督修建建国神庙的工作，宪东对建造建国神庙根本不能容忍，他当然不能接受这项使命。宪原建议宪东去读书，去投考奉天高等军事学校。宪东如愿考上了，同学多数是日本人，入学后宪东继续忍受着煎熬，感到生活失掉了意义。

在中国人被压迫得无法喘息的时候，1942 年，溥仪为伪满建国 10



周年,发布了《建国十周年诏书》。这是溥仪“登基”以来颁发的第四份诏书,溥仪在日本法西斯逼迫下执行了在精神上奴役东北人民的使命,他以诏书的最高形式,承认日本是伪满洲国的父亲,日本是伪满洲国的“亲邦”。颁发了诏书,还不够,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和吉冈安直还决定,由张景惠拿着溥仪的亲笔信代表伪满到日本向天皇去谢恩,因为没有日本,就没有伪满洲国。

1943年9月18日,伪满政权颁布了《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两部极其野蛮、严酷的法规。《思想矫正法》所针对的是犯有内乱罪、背叛罪、对抗帝室罪、危害国家罪、对建国神庙及摄庙不敬罪以及违反军机保护法、治安维持法、国防保安法等等的民众。凡是被认为在行为和思想上有犯罪可能,都可以“预防拘禁”,“送进‘思想矫正辅导院’,谋其矫正”。

1944年6月,发布了《时局特别刑法》,进一步扩大镇压范围,特别强调“预防监禁”和“保护监禁”,可以惩治的各级各类思想犯、经济犯、国事犯多达50余种,许多无辜中国同胞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抓走投进监狱或矫正辅导院。

日本法西斯分子妄想用刺刀、监禁、酷刑、劳役、盯梢、拘捕、思想矫正等野蛮血腥手段把白山黑水变成它的“王道乐土”和“大东亚共荣圈”,表明日伪在东北的统治已经极度虚弱,它的末日正在临近。

从1944年起,每月13日都有战死的日军官兵从东南亚或关里运回,途经东北各大、中城市或交通枢纽。其间,各地日伪殖民当局举行所谓的“忠魂遗骨无言凯旋”式典,强令学生和市民到车站迎送“无言凯旋忠魂”。“忠魂迎送”式典的频繁举行说明日本侵略军伤亡惨重。

连年战争使日本经济全面崩溃,财政枯竭,民不聊生。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殖民当局要求东北同胞人人参加“献纳”和“勤劳奉仕”,就是把个人的一切有用的物质和宝贵的人力捐献出来用于战争。

尽管日本皇军政府已经把“胡子兵”和“娃娃兵”送上战场,依然无法满足战场的需要。1944年6月,同盟国军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德国法西斯战败已成定局。世界形势的逆转,日本在军事上的失利,战争贩子东条英机被迫下台。7月,山田乙三接替梅津美治郎出任关东军

司令官。

此时“满洲国”的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山东抗日根据地派出大批秘密工作人员进入东北各地领导地下工作。李运昌领导的冀热辽根据地成功地向白山黑水地区推进。

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奉天中山钢业所”600余名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半个月的罢工，逼迫日本老板接受工人提出的“不受气，涨工资”的合理要求。

同盟军美国的飞机对奉天（沈阳）、本溪湖、鞍山军事目标施行的轰炸，使在日本法西斯蹂躏下的东北同胞欢欣鼓舞，看到了胜利的火光，仰望由飞机投出的颗颗炸弹向下飘落，喜笑颜开，拍手称快。

日本国内兵源已经枯竭，日本关东军妄图用伪满的兵源做补充，开始在伪满洲国各地广泛征兵，各级学校学生普遍开展军训，为“大东亚”战场收罗炮灰。

其间，宪东在伪满高等军事学校完成了高等军事学业，立即成了日伪当局心仪已久的“香饽饽”。他的“陆士”出身的金字招牌再加上他在日伪效力的经历，自然受到日本官长的格外青睐。

军事高校毕业后，深得关东军高层信任的宪东，被派往日本见学日本关东地区的防空体系和高射炮阵地与设施，接触到日军高级别机密。见学归来后，享受高射炮专家赞誉的宪东，被伪满军事部分配到伪奉天（沈阳）第一高射炮兵团任副团长。不久调转到沈阳铁西区任防空部队部部长。

在日本长官的眼里，宪东连连荣升，值得庆幸，但是官运亨通对追求革命的宪东来说，反而为他参加革命增加障碍。

一日，在铁西区繁忙的训练中，忧心忡忡的宪东与愁容满面的溥杰相遇，两个人思想上都十分苦闷，宪东向溥杰询问溥仪的情况，溥杰眉头紧锁，有意回避了，没有作答，可能实在无法回答。

溥杰反问宪东：“你怎么样？一切还好吧？”

宪东也没有作答，露出一一种痛苦的无奈，可能也是无法作答。

溥杰把宪东拉到一个僻静角落里，悄悄地对宪东说：“战争的前景已经很清楚，日本难以支撑了，要留意找左翼的朋友想想办法，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宪东面无表情地站立着，默默低头无语。

溥杰撂下真情的悄悄话，带着随从人员匆忙离去。宪东理解溥杰的苦闷，然而宪东的苦闷有谁能理解？

宪东抱怨：“共产党为什么这样难找？”

244



浮华与苍凉  
红色王子爱新觉罗·宪东的家族往事

第九章

红色王子宪东的光荣归宿(下)

为和平、友谊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微薄力量,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拥抱着友谊,用汗水和微笑浇灌发展的田园,是善良人们的追求。

——爱新觉罗·宪东

第一节 走进隐蔽战线

在日本军国主义严酷的殖民统治下,国共两党派往东北各地的地下秘密组织,多数遭到破坏,唯有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地下组织,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始终在东北各地开展秘密活动。1944年,这个地下组织的成员已经遍布东北各地,甚至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张景惠家中也有共产党领导的地下人员进行频繁活动。战后,被我军释放的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文中写道:“当时我们都拼命地瞪大眼睛寻找从延安来的地下工作者,没想到张国务总理大臣的儿子张绍纪就是共产党,这个事实说明,伪满洲国的机密泄露是多么容易!”

张绍纪于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共产党地下组织利用他家的客厅和书房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将许多重要文件保存在他的家中。日本战败投降后,张绍纪根据苏军提供的名单,协助苏军把包括他父亲张景惠在内的一批大汉奸一网打尽,并协助苏联政府管理战犯。6年后,羁押在前苏联的“日满”战犯,被遣返回到中国,张绍纪继续担任战犯管教工作。当“日满”战犯发现张绍纪穿上解放军的军装时,个个目瞪





口呆,惊叹原来张景惠的儿子是共产党。战犯们无不惊叹“满洲国”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张绍纪所在的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抗日组织,多年来始终在观察宪东的活动,但是考察进展缓慢,没敢贸然发展他参加组织,一是因为殖民统治太严酷,发展必须谨慎;二是宪东的家庭背景太复杂,几个哥哥给日本侵略者做事,姐姐是大特务川岛芳子。1944年春季,共产党地下组织经过缜密研究,派出奉天共产党地下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章晋,准备和宪东进行零距离接触,因为经过多年考察确认宪东倾向抗日,追求革命。当宪东因寻找共产党地下组织而陷入极度痛苦中的时刻,共产党隐蔽战线的领导人正悄悄地向他走近。宪东的苦闷即将得到解脱,他多年来对美好理想的追寻即将修成正果,他对祖国的真情终将得到回报。

1944年夏季的一个傍晚,宪东去奉天(沈阳)探望在伪满军北满军区任陆军军官的17哥金宪基。17哥到奉天公出,下榻在凯宁饭店。经金宪基介绍,金宪东结识了刚从热河前线归来的伪满军热河讨伐队队长章晋上校。章晋上校是金宪基的同窗友好,他在热河前线和八路军作战“勇敢”,深受日军和伪满军信赖。日本关东军坚信章晋绝对忠于日本天皇,正准备为他请功邀赏。

在会见中,金宪东不断端详章晋魁伟的身姿和铿锵有力的谈吐以及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心中暗暗赞赏章晋的军人神采,夸奖他是一名标准的军人,叹息他不过是日本关东军一具合格炮灰而已。联想到自己的前程也不过如此,不禁暗自神伤。那天傍晚,17哥、章晋和宪东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共进晚餐,品尝了生鱼片和寿司并点了一瓶日本清酒和几碟酒肴。17哥喝得很尽兴,章晋没有喝,宪东仅仅喝了两杯八王寺饮料。

饭后,章晋大佐向金宪基和金宪东,有分寸地讲述了八路军将领李运昌将军率领神奇的八路军在长城内外和莽莽的雾灵山区,把日伪军打得晕头转向的神奇事迹。这是金宪东第一次听到从热河前线归来的亲历者讲述八路军英勇善战的事迹。章晋预测日本人肯定支撑不住了,战败只是时日问题。

经过初次接触,宪东觉得章晋为人正派、热情,讲话坦诚实在,敢

讲真话，浑身上下透着正义。章晋的胆识令宪东惊诧不已，佩服章晋居然敢在朋友面前讲出可以被杀头的大实话。进而，宪东感到章晋的真实身份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味道，不知道他是红道还是白道上的。

宪东心中暗暗思忖，如果章晋有亲共的倾向，他怎么会轻易暴露？如果没有亲共倾向，他怎么能把共产党的事儿讲得那么清楚？难道他接受过共产党的洗脑，或者被八路军俘虏过？宪东的结论是：章晋是一个难以琢磨的、有点古怪的人。

第二天，金宪东问宪基哥哥，章晋是否有点儿“红”？哥哥说章晋为人很正直，好说大实话，但是恐怕没有亲共的背景，他是伪满军前线讨伐队队长，是日本关东军的大红人。宪基哥哥回北满之后，金宪东继续留下来，没有返回驻地，认为不能错过接近章晋的机会。他觉得和章晋谈话是一种享受，听章晋讲话过瘾，心里痛快，也许还可以通过他打听到共产党的消息。

于是，金宪东频繁到凯宁饭店露面，设法去找章晋，但是却很难见到他，即便是见到也很难坐下来说话。经过苦苦追寻，会见章晋的幸运时刻终于出现：在凯宁饭店的大厅里，章晋脸上挂满笑容，咄咄逼人的目光不见了，主动上前和宪东招手，亲切邀请宪东当日晚9点到“小河沿饭庄”见面，并且在宪东耳边低声说：“没有请外人，只有你和我，不见不散。记住10号包间。”和宪东约定后，几名伪军军官簇拥着章晋上校悄然离去，没有和宪东告别。

和章晋分手后，金宪东下了决心，晚上一定向章晋吐露真情，请他帮助寻找共产党，这是关键时刻的关键机遇，机不可失。晚餐中，章晋说：“宪基哥哥临行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好好照看你。今后弟弟遇到什么难处，给我打个招呼，我一定尽力帮忙，拔刀相助。”

“我多年追求革命理想，想找共产党。但是始终没能如愿，可能是共产党不要我这样的人，我家中有那么多哥哥给日本人当差。我现在身上这张皮，肯定也是个障碍，”宪东仰着头，看着章晋的眼睛，痛苦地说。

章晋静静地倾听宪东的表白，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不断地扫描着宪东的心灵。章晋点了好几道小河沿饭庄的名贵小吃，然而宪东无



心品尝，美味佳肴解决不了他精神上的饥渴。

章晋为宪东举办了一次真正意义的晚宴，而且不断地宣称是应17哥宪基的嘱托，尽一次朋友的义务而已。章晋没有讲一句关于寻找共产党的话，好像根本没听到宪东的诉求。晚宴上，章晋也没有发表大胆的言论，仅仅在离开饭庄前，给宪东留下了这样两句话：一句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另一句是“有志者事竟成”。

宪东心事重重地回到了驻地，他估计章晋恐怕难以帮助他找到共产党，感到有些沮丧。同时，他感到懊悔，把自己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梦想和盘托出，一股脑地摆在了章晋面前。宪东突然联想到，章晋会不会把他的思想报告给宪兵队，去邀功请赏，蓦然间脊背冒凉气，有些后怕。

宪东脑海里除了漂浮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联想之外，还荡漾着希望和期待，也许章晋能让他的梦想成真。

宪东暗自告诉自己：等待命运的安排吧，或者被日本宪兵逮捕，或者能找到共产党，也许还有其他“也许”。宪东心中忐忑、寝食不安，几天过后他明显消瘦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宪东面前出现了一位叫景村的伪军军官来访，说是受朋友章晋的委托，请宪东到哈尔滨找一位叫董薰岳的伪军上尉，了解董上尉的政治态度。景村的突然出现和章晋的委托令宪东十分惊喜，觉得这件事当中必有玄机。

宪东脑海里游动着一系列疑问：“章晋为什么请他去哈尔滨了解一位伪军军官的政治态度？章晋为什么不直接告诉自己？为什么委托景村？景村是大汉奸伪满经济部大臣的弟弟，为什么请有这样背景的人和他联系？”

接下来，宪东问自己：“该不该接受章晋的委托？该不该去哈尔滨走一趟？”

经过两个日夜的思考，宪东坚信章晋有共产党背景，即便他不是中共党员，也和反满抗日组织有联系。理由是他明确表示日本必败，在他的讲话里常常出现新名词，而且都是共产党人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加藤先生常常使用。

听朋友讲共产党都懂得辩证法，辩证法讲求矛盾，宪东想起在章晋的谈话里经常使用“矛盾”这个词。他认定章晋是左边的人物，决定

接受他的委托。

本来一心要和章晋联系,现在章晋现身了,自己又产生猜疑。宪东怨自己胆小,告诫自己绝不能错失良机。他带着意外的惊喜和种种疑虑,拿着景村提供的地址,找到一个托词请假,甩开勤务兵登车北上哈尔滨。

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宪东换上便装,到道外十六道街第三条胡同,查看董熹岳住所。十六道街第三条胡同里,多数住户几乎全是平民阶层,街道很干净。胡同的东口有一家杂货铺,店铺里坐着一位正在编织毛衣的中年女性,另外还有两位带墨镜的男子汉。

当晚,宪东住在家里,妻子看出丈夫不开心,便问:“你怎么了?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宪东没有吭声。

妻子接着又问:“能在家待几天?”

“办完公务,就回去。”

美丽温婉的妻子起身打开她的精致钢琴,为丈夫弹奏一曲贝多芬的名曲《英雄》。在丈夫遇到烦心事的时候,妻子王淑蓓总是弹奏这首曲子,为丈夫排遣胸中的壅塞。她不是那种丈夫烦闷妻子在一旁叹气的女性,她认为妻子应该是永远和丈夫一起含着微笑与命运抗争的伴侣。

翌日吃过早饭,宪东换上军装,叫了一辆马车,直奔十六道街而去。

宪东叩过董家的院门后,走出一位老人,问:“长官,找谁?”

“这是董家吗?”

“是董家。”

“董熹岳在家吗?”

“这不是董熹岳家。董熹岳是我的侄子。”

老人上上下下把宪东打量一番,说:“长官,请到屋里坐。”

宪东跟着老人走进堂屋,文雅的老人说:“老伴不在家,我去给你沏茶。”

宪东说:“不必了,我坐不住。待一会儿就走。”

老人长叹了一口气说:“按理说,该留你吃饭,你是我侄子的朋友,应该是我家的贵客。可是,这年头,你知道,能揭开锅,能填饱肚子,就该



谢天谢地了。”

“老人家,一切都会好的,日子不能总是这样。”

“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

“苦难快熬到头了。”

“是吗!小伙子。”

经过短暂的交谈,老人和宪东的感情在拉近,老人不再称宪东长官,而称呼他小伙子。

在和老人告别的时候,老人告诉宪东:“前几天,董熹岳来过家里,眼下他正在新京(长春)公出,估计还在长春,住大和旅馆。”

得到老人提供的董熹岳行动的最新情报,宪东决定立即赶往新京(长春)。

到达新京后,宪东急忙赶到大和旅馆,在大堂经过查询,证实董熹岳并没有住进这家旅馆。

一个董熹岳把宪东折腾得晕头转向,宪东决定在大和旅馆住下来,冷静下来,再设法通过朋友寻找董熹岳。

晚饭前,旅馆服务生请宪东到大堂听电话,对方问是否知道宪基的驻地。从大堂回到房间,宪东发现在写字台上摆着一张便条,上面写着:

金先生:董熹岳明天上午10点在儿玉公园湖畔等你,  
董先生穿军装讲日语。

辛景芝太太

第二天,宪东和董熹岳准时在约定地点会面,董熹岳说:“我们见过面,我认识你,你是名人,是皇亲国戚。我的一位朋友要我和你见面谈谈,说你的路子宽;和关里的各路神仙都有联系,想找你给引个路。”

宪东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董熹岳开门见山提出“找出路”是什么意思。

董熹岳直截了当地对金宪东说:“日本必败,当伪军的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你说是吗?”

“是倒是,可我和关里没有关系。”宪东说。

“现在红军在东北站不住了，据说都退到老毛子那边去了，去混斯大林的面包吃去了。”

“我看不是。满洲国到处都有共产党在活动。日本宪兵天天在抓人，抓从延安来的地下党。”

“能抓到几个真共产党，日本人在发神经。”董熹岳反驳说。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很强大，令鬼子闻风丧胆。你不考虑投靠共产党地下组织吗？”

“不考虑，一则是给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太担风险，二则是不想沾共产党的边儿。我对共产没兴趣，我家不缺吃不少穿，干吗去共产？我看如果能找到路子，还是跟国民党干好。国民党是正统，是孙中山创建的，老蒋是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国领袖。共产党是从外洋传来的，是老毛子帮助创建的。”

“我问你奉行不抵抗主义的领袖是谁？不是老蒋卖国，东三省的老百姓也遭不了今天的罪。”

金宪东和董熹岳争辩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金宪东回到奉天向景村详尽地转述了会见董熹岳的经过。景村问宪东：“你是跟共产党干，还是跟国民党干？”

“当然跟共产党，不跟国民党。”金宪东斩钉截铁地说。

金宪东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走进了共产党在东北开辟的隐蔽战线。

## 第二节 汤岗子温泉的特殊培训

正当金宪东焦急地等待着景村对自己的北满之行做出反馈的时候，东北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批准接纳宪东加入抗日青年地下组织，并且批准章晋为宪东的直接领导人。

已经从热河前线奉调回到奉天高级军事学校任职的章晋，接到地下组织通知后，立即开始筹划为宪东安排“上岗研修会”。章晋因讨伐“有功”受到伪满军事部的特别褒奖，给他几天疗养假期，批准入住汤岗子“对翠阁旅馆”，每天可以到“龙宫温泉”“泡澡”，过上几天灯红酒



绿的生活。

关东军对“汤岗子温泉”的开发利用十分重视,当年日军把溥仪弄到东北,就曾让溥仪下榻在汤岗子温泉旅馆。眼下,日本人把温泉当做日伪上层人士的高级疗养胜地,是关东军为有功人员提供休养的场所。汤岗子温泉的四周戒备森严,喧闹中透着少许静谧和几分阴森。

如果把白山黑水比作人间地狱,那么汤岗子温泉则是魔鬼乐园。乐园内有从日本运来的歌舞伎演员,也有各种上等美酒佳肴,供魔鬼们寻欢作乐。章晋认为在这里为宪东安排“见面会”最安全。一个是原热河讨伐队队长,一个是鞍山防空部队队长(司令),作为皇军的功臣在疗养胜地休养玩乐,是不会受到怀疑的。

章晋先于金宪东两天入住“对翠阁旅馆”,随后金宪东得到上级批准也入住同一旅馆。见面后,章晋自动提出陪宪东到户外走走,二人绕着幽静的曲径转悠几圈,在一处僻静的小桥旁,章晋向宪东郑重宣布:“从今天起,经上级批准,你已经成为东北抗日青年地下组织的成员。你不是想找共产党吗?你终于找到了。我就是共产党员。我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派到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今后我就是你的直接领导人,我们单线联系。”

章晋宣布后,宪东热泪盈眶,庆幸多年的追求终于实现,如果不是处于地下,不是身处在魔窟里,他会举杯畅饮,欢呼自己有了精神归宿,得到了一个伟大组织的承认。宪东觉得这一天是他人生之中最幸福的一天。突然间,他觉得自己成熟多了,变成了有坚定信仰的人,感到无比自豪。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幸福常伴到终生。章晋和宪东计划在温泉共同“休养”三天,以免引起日本宪兵怀疑。

在繁忙的三天里,章晋和金宪东完成了“上岗研修会”规定的任务:除了宣布组织规定和组织纪律外,还要研修上岗前的必修课题。他们总是选择在户外执行研修任务,时刻警惕着敌人的跟踪,不露痕迹地躲避敌人的眼睛,不给敌人怀疑的机会。在执行任务之余,也要混迹到魔鬼当中,去寻欢作乐。

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外貌与内心的高度统一于一身是隐蔽战线的工作特点。隐蔽战线的战士必须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保持永恒的优秀品德,为了革命有随时献身的精神。隐蔽战线的战

士要善于伪装自己，骗取敌人的信任，不能把革命的赤胆忠心表露于外，做到进入魔窟表演得真真切切，而出污泥一尘不染。

隐蔽战线的阵地绝对是敌人防范最严密的要害部门，敌人总是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残酷手段和严密法令规定来保卫它。而敌人的最高机要部门，正是我们隐蔽战线必须涉猎的部门。

金宪东对伪满洲国全部防空系统了如指掌，同时还掌握部分日本本土地区的防空部署。宪东的副手是清一色的日系军官，他本人就是敌人严密保护的對象，他的作战室由日本人把持，不准许从中带出半张纸片和任何文字东西。金宪东的重要职位，为他完成秘密使命，为结束战争作贡献，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这也许是“天命”决定的。

章晋告诉金宪东：“我们的工作要执行严格的组织纪律。没有组织纪律，我们的组织一天也存在不了，甚至一小时也存在不了。我们隐蔽战线的每一位同志都要牢记，保护我们的组织机密和保护我们的生命一样重要。去年，国民党地下组织遭到大破坏，甚至株连到我们组织的个别同志，起因就是一位国民党地下人员，在一个不该谈论工作的地点说了不该说的话，无意中暴露了组织机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每一天都在和敌人打白刃战，生活、战斗在生死搏斗的最前沿，随时都可能牺牲，随时都可能被逮捕，随时都可能被杀头。我们每分钟每秒都要严守纪律，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每一位同志享有充分的民主。我们的工作单线联系，正常的民主生活表现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亲密关系上，领导虚心听取下级的意见，被领导充分尊重上级。我们的工作秘密的，所有情报均不得泄露，‘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知心话只能在上下级之间交流。所以，我们的同志关系亲密无间。”章晋深情地说。

章晋接着着重指出：“我们这个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青年知识分子，而且多数在国外学习过。他们在国外接触过许多革命、进步书籍和刊物。通过学习，他们认识到把日本赶出中国去，仅仅是近期的任务，打败日本法西斯之后，我们还要建设由共产党领导的自由民主的新国家。组织要求我们把转变世界观、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共产主义战士作为终身目标。学习、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组织有地下图书馆，有专门同





志负责传递学习文献。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我们的义务。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所以我们不怕牺牲,以为伟大理想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

宪东说:“经过长期观察,中国共产党是真爱国、真爱民、真抗战的政党。共产党廉洁不谋私利,不欺负百姓,全心全意领导抗战,我决心一辈子跟随共产党干革命,坚决把自己锻炼成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见面会”期间,宪东曾经问章晋让他到北满了解董熹岳的政治背景是怎么回事?还问他在大和旅馆里收到一张署名“辛景芝”的字条是怎么回事?辛景芝是谁?

“请你到北满去了解董熹岳的政治态度是给你一次锻炼机会。辛景芝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组织的符号,那是新京支部的代号。”章晋说,宪东心中的几个小疙瘩解开了。

章晋特别嘱咐宪东要学会瓦解敌人,学会在敌人内部寻找漏洞,否则你会感到束手无策,感到无法开展工作。敌人营垒永远不会是铁板一块,天下乌鸦不是一般黑,世上甚至还有白乌鸦。就拿日本人来说,并不是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包括军人在内都是法西斯分子,就是侵略者当中也有不同见解的人。他们当中,有人反对发动全面战争,有人认为占领东北后就应该止步,有人赞成坚决实行法西斯残暴手段对付中国人,有人主张奉行绥靖政策。

在伪满给日本人做事的大小汉奸,我们也要区别对待,死心塌地的大汉奸是少数,多数中、小汉奸和大汉奸之间是有矛盾的。不要忘记,日本想灭亡中国,想消灭中华民族,必定遭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抵抗,其中也包括一些在敌对营垒中的人。再说了,我们自己不也是从旧营垒中突围出来的吗?共产党人要解放全人类,要有能装下全人类的胸怀,我们要有化敌为友,化友为我的本领。

时光无情留不住,三天的“上岗研修会”很快就过去了。宪东希望每天能延长几个小时,能延长几分钟也好,让他和章晋的谈话能够延长一些。

章晋和金宪东两位战友之间亲密交谈,已经成为他们终生无法抹掉的美好记忆。章晋讲的每句话、每一个字都清晰地铭刻在金宪东的心里,令他终生难忘。

告别汤岗子温泉的时刻到了。宪东深情地回首望着向他招手的章晋，心中暗自说道：“再见吧，章晋同志！再见吧，汤岗子温泉！我从你这里带走了最温馨的记忆，最刚毅的信念，最坚定的决心！”

宪东返回驻地后，章晋继续留在温泉“休养”，执行组织交办的紧急任务。章晋给宪东的任务是把他手下的部队变成抗日的队伍，配合冀热辽八路军消灭关东军，把日本强盗赶出我们的家园。

从“见面会”那一天起，宪东成了和章晋单线联系的抗日青年地下组织的一名成员。从那一天起，他总是优秀地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他作为党领导的隐蔽战线上的一名战士，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默默奉献着。

### 第三节 由地下转入公开

1945年8月15日那天早晨，宪东正好在伪满军鞍山防空部队长的任上，突然接到伪满洲国军事部通知：当日下午全体官兵不得请假外出，留在兵营听重要广播。

那天下午，电台播送了日本天皇亲自宣读的《停战诏书》，伪防空部队的日本军官听过《停战诏书》，个个面色土灰，魂不守舍，往日那种趾高气扬的神色消失了，纷纷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天皇的《停战诏书》发布后，伪军士兵欢呼跳跃，特别是那些早已决定准备跟随宪东起义的人员，高呼祖国万岁。宪东先召集中国籍属下官兵讲话，他说：“日本投降了！我们不再作亡国奴了！今后我们要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把祖国建设成伟大、富强、民主的新国家，再不受外敌欺侮。”

正当他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的时候，勤务兵前来报告，几名日本军官正在把炮弹往井里扔。全副武装的宪东，立即带领一名勤务兵来到井口旁，厉声地对几名日本军官说：“你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你们战败了。过去你们是我的部下，现在你们是我的俘虏。我代表八路军某部命令你们，立即投降。我们将按国际法管理你们，对你们采取人道主义政策。你们要反思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宪东发出“立正”的口令，命令几名日本军官站好，要他们立即交出武器投降。几名日本军官抬头一看，在宪东司令身后，早已准备跟随金宪东抗日的士兵们，已经架设起机枪对准自己。日军军官们意识到反抗已经没有意义，便乖乖地交出了手枪和军刀。并且根据宪东的命令，把炮弹搬运回弹药库里。这些日军军官都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受日本培养、受日本关东军重视的司令官竟是藏在军队里的抗日分子。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士兵会架起机枪对待他们？这些人曾经是自己的部下呀。

宪东把有进步思想的原伪军官兵组织起来，紧急部署：一、看管好武器弹药；二、看管好日本被俘军官；三、坚守岗位，不得擅自离开兵营，听候命令。部署完毕，宪东脱下伪军的军装，换上便装带着勤务兵，乘火车去沈阳，找章晋接头，请示工作。

他在凯宁饭店和章晋接上了头，共产党东北地下组织领导人游智洛同志也在场，他亲切地对宪东说：“金宪东同志，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所作的贡献，我们都知道。你冒着生命危险提供的情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今后还会发挥更重大的作用。你的功绩不会被忘记的。”

宪东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微薄工作，竟然受到这样高的评价，他感到无比幸福。接着，上级给他两项任务：第一，监视日伪军军官的动向，特别是伪军上层军官的动向；第二，急速调查并掌握日军弹药库地点，保护好弹药库不遭破坏，为出关的八路军提供武器弹药。

此时此刻，宪东第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了人生的乐趣，体会到做主人的尊严。不久，中央领导同志彭真、伍修全、李运昌、潘汉年到达沈阳，也对宪东的工作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

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致电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电称：“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给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北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苏联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援助。”中共中央指示：我军进入东北不进大城市不乘坐火车，首先进入中小城市和农村发动组织群众。

当时李运昌部队正在行军中，加之李部的电台功率小，没有收到

中共中央这份电报。此时他已经命令先头部队曾克林部于8月30日解放了山海关。9月6日,李运昌率领第二梯队进入山海关,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是日,山海关彩旗飞扬,锣鼓喧天,道路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热烈欢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当晚,山海关政府还举行了八路军与苏联红军联欢盛会。

就在李运昌率领部队和苏联红军在山海关进行联欢的时候,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先头部队已经乘坐火车到达沈阳,经过和苏联红军反复交涉,苏联红军允许八路军进入沈阳市区。被日寇蹂躏长达14年之久的沈阳人民,得知八路军到达沈阳,纷纷拥上街头,迎接自己的军队。

曾克林率部进驻市政府大楼办公,经与苏联红军协商,曾克林部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番号活动,立即成立了沈阳东北人民自治军卫戍司令部。曾克林任卫戍司令,章晋任参谋长,宪东和章晋同时由地下转入公开,宪东主要负责清查敌伪军事物资的储存地点,保证军火储存的安全。

9月1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抵达沈阳。宪东向李运昌、伍修权详细地汇报了日军在沈阳的军火储存情况,并带领进驻沈阳的八路军和苏军联络、提取武器弹药武装新兵。

随后,东北地下党组织推荐宪东参加八路军李运昌部队,李运昌任命他为沈阳卫戍司令部第二纵队副司令,负责保卫铁西工业区和维持铁西区的治安。从此,金宪东正式由地下转为公开,由地方转入军队。经组织同意,金宪东改名“艾克”。

东北的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很快,革命军队迅速壮大,冀热辽军区司令部决定组建混成炮兵旅。李运昌任



▲艾克回到长春(“伪满”新京)(1935年初摄)



命王珩为混成炮兵旅旅长，艾克为混成炮兵旅参谋长。艾克接受了组建炮兵旅的神圣使命，配合王珩立即行动，主抓队伍建设和装备的补充。

混成炮兵旅驻扎在沈阳东门外的一所小学里，老战士来自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新战士多数是从抚顺煤矿招募来的矿工。火炮主要是从敌伪兵工厂接收过来的，也有一些是从各地收集来的。艾克还亲自带领战士从沈阳中山公园拉回四门榴弹炮和一些炮弹。

其间，艾克已经把妻子由哈尔滨接到沈阳。妻子为丈夫的正确选择而高兴，邻里不称呼王淑蓓为金太太，而称呼她王同志。王淑蓓脱下了淑女的华丽女装，穿上了卫戍区发放的军装。她为自己当上了革命军人的家属而感到骄傲。

突然间，山海关、锦州一带形势严峻，美军和国民党军准备从秦皇岛登陆抢占东北。宪东已经没有时间照顾家庭，仅仅偶尔派警卫员回家帮助王淑蓓到集市买些生活用品。

根据形势的需要，李运昌命令刚刚组建的混成炮兵旅回师锦州，阻滞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向锦州进军，最困难的问题是火车皮不足。沈阳铁路局由苏联红军管理，车皮由苏军控制、调度。炮兵旅常常要经过多次交涉，苏军才勉强同意调拨一些车皮，但车开到沈阳又被苏军扣下，转运他们自己的物资回苏联。李运昌果断决定西部来的火车，到马三家站立即返回，不进沈阳站，防止苏军扣车。

艾克根据李运昌的命令，带领部队转移到马三家车站，即便是如此，车皮还是不足，拖延了几天功夫才把辎重装上火车运走。混成炮兵旅到达锦州后，部队整编为三个团：一个山炮团、一个野炮团、一个步兵团，全员达到4500人。艾克肩负的任务很重，新兵训练、装备维修、挽具制作等等都要他亲自过问。为防备空袭，东北局命令组建锦州防空司令部，艾克被任命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

此时，艾克的心中充满阳光，既不张望，也不彷徨，昂首阔步，一心一意践诺自己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身。锦州的天空阴云密布，山海关上空硝烟滚滚，国民党军进犯东北的步伐正在加快，混成炮兵旅官兵个个斗志昂扬，准备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其间，延安炮兵学校校长朱瑞同志率领一批炮兵干部到达锦州，他检阅了混成炮兵旅，同时留下一些干部充实炮兵旅，朱瑞同志莅临

巡视，对炮兵旅的官兵是极大的鼓舞，他对战士的关爱令艾克永不能忘。

不久，蒋介石部队进入山海关，炮兵旅转移到朝阳，人民自治军开始准备撤出沈阳等大城市。艾克没有想到人民自治军会退出大城市，特别是会退出沈阳。当混成炮兵旅从锦州转移时，艾克想到沈阳家中只有多年相依相偎的妻子一人照看年迈体弱的岳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旦家属落入敌人手中，后果难以想象。

艾克向司令员和政委申请，希望赶在我军撤离沈阳前，把家属撤离到外地，隐蔽起来。李志民政委说：“这是件大事，你是知名人士，回沈阳有风险。要向李运昌司令员请示，上级批准才能行动。”

艾克带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奔向司令部。到了司令部却没有找到李运昌司令员，得知李司令员正在阜新和林彪司令员开会。艾克急忙赶到阜新，李运昌会后，经过仔细分析，对艾克说：“你曾经给日寇和汉奸以致命打击，现在身份公开了，你是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的要员，是我炮兵混成旅参谋长，你的名气很大。眼下，国民党特务在沈阳活动很嚣张，你可能是他们的攻击目标，回沈阳安全难以保障，目前已经不能回去了。我立即发报，让卫戍司令部派人安排你的家属。”

由于炮兵在热河山地难以发挥作用，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决定冀热辽混成炮兵旅和晋察冀炮兵旅合并为晋察冀军区炮兵旅。1946年3月，冀热辽混成炮兵旅开始转移去张家口，行军途中艾克得了重病，发高烧昏迷不醒，旅长和政委经研究决定送艾克回承德治疗。

经过短期疗养康复后，艾克赶到张家口和部队会合，投入新的战斗。

#### 第四节 涉险返东北

聂荣臻司令员任命艾克为晋察冀军区炮兵旅研究室副主任，沈毅任主任。艾克分工负责训练炮手，创办了炮手训练班，虽然每天工作十



分繁忙,但是其乐无穷,炮手们学习热情很高。担任炮手训练工作近4个月,培养出近百名炮手,艾克感到很有成就感。

其间,炮兵旅里有几位来自延安的干部,特别是炮兵团长王浴滔希望去东北工作。艾克觉得自己对东北环境比较熟悉,也提出回东北的申请。艾克等几位同志的申请得到批准,立即着手准备启程。1946年初夏,由于沈阳、长春、吉林、锦州等东北大城市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从张家口到哈尔滨只能绕道而行,路上的安全保障是个大问题。

晋察冀军区对支援东北民主联军十分重视,军区领导提出:“这五位领导干部,都是党的重要财富,一定要把这几位同志安全护送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路上不得出现任何差池。出发前一定要做充分的准备,把困难估计充分些,有把握再出发。”

经过大家慎重研究,并经军区政治部批准,决定选择经由内蒙古路线去北满,走赤峰、林东、突泉、白城子、齐齐哈尔,最后到达哈尔滨。军区决定派一个由30人组成的加强班,护送几位干部。侦察排长高宏担任小分队队长,加强班战士都是由步兵团挑选出来的神枪手。机警的高宏说:“我们只要能到达白城子,就可以改乘火车去哈尔滨。请首长们放心,我们一定安全地把各位首长护送到哈尔滨。”为便于联系,军区确定艾克一行,代号为雄鹰小分队,王浴滔任分队长。

出发前军区几位作战参谋做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大部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在内蒙路线上行军和武装土匪遭遇不可避免。如何避开土匪的袭击,只能随机应变,采取灵活多变的措施。

出发前,炮兵旅的战友为艾克等同志送行,高排长带领3名战士乘坐吉普车提前出发,艾克和几位干部分别乘坐两辆卡车跟进,车上载着给养、弹药等物资。从张家口到赤峰,行军没有遇到大麻烦。艾克对高排长说:“小股土匪一般不敢碰我们,遇到大股土匪我们尽量避开,估计安全到达哈尔滨问题不大。但是,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

过林东的时候,有一小股土匪见到有一辆吉普车通过,后面没有部队跟进,呼叫着向吉普车鸣枪示警,想趁机抢劫。听到前面枪响,艾克催促司机提速前进,驰援高排长。艾克等率领小分队战士仅仅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击毙两名土匪,其余土匪举手就擒。对被俘土匪进行训

话教育后释放,高队长继续先行探路,艾克等同志继续跟进前行。

雄鹰小分队到达突泉境内永泉地域,高排长建议在一座喇嘛庙休息一天。在茫茫的荒漠中,耸立着一个喇嘛庙建筑群,它那红墙绿瓦以及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令人心旷神怡。战士架起炊具做了可口的菜饭,官兵都十分高兴。几位喇嘛也十分友好,热情地向小分队的同志们介绍庙宇的沿革和周边的景致。

在小分队休息的时候,高排长派出三个侦察组(每组三人),分别向东、西、南三个方向 20 里内做一次密集侦察。傍晚时分,侦察员分别返回报告:“西南方向有一支骑兵匪徒,大约有一个整团编制,正在向永泉方向进发。这支匪徒正准备接受国民党军的改编,组建成保安队。他们得到情报称有一支共军的小部队,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在突泉一带活动。匪徒们想拿下共军的小部队,向国民政府邀功请赏。”

雄鹰小分队经过研究决定,必须躲开匪帮骑兵的奔袭。全体人员带上武器隐蔽在永泉的滩涂旁,汽车隐蔽在树林里,留一名蒙族战士伪装喇嘛和匪徒周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大约在晚 11 时前后,隐蔽在滩涂旁的同志们已经听到急促的马蹄声,不久大队匪帮骑兵呼啸而至。雄鹰小分队的同志们,小心翼翼地隐蔽在滩涂,直到黎明匪帮离去。

据伪装在喇嘛庙里的小战士说,匪帮头目认为共军是声东击西,一定企图长期占领林东,决定原路返回林东。雄鹰小分队途中遇到几次危险情况,由于事先已经得到预警,都化险为夷,永泉是最大的一次险情。

## 第五节 白手起家建炮校

艾克等同志安全抵达哈尔滨后,入住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后勤招待所,当晚章晋赶来看望艾克,向他讲述王淑蓓的安置情况。章晋说在撤离沈阳前,因为没有确切去向,没能带走全部眷属,何况你的家属中还有老人。如果带领老人撤离,路上出现问题难以处理。在撤离前,我派后勤工作同志给你家送去一些粮食和煤炭,够用一个相当时





期。你放心工作，我们会通过不同渠道继续关注你的家庭。听过章晋的话，艾克心中确实感到很大的宽慰，但丝毫没有减轻他的沉重思念。

翌日，在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此时已任炮兵司令员的朱瑞接见了艾克，并向他征求关于工作安排的意見。艾克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两天后，朱瑞告诉艾克，东北民主联军即将建立炮兵学校，组织上希望他担任炮兵学校研究室主任，朱瑞同志的秘书任副主任。艾克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艾克想办教育自然需要抓住教学、教员、教材、教具等几大要素。他立即向朱瑞将军提出一份报告，指出在市场上见到出卖炮兵观测器材和军事技术图书的摊点，应该组织有关人员深入摊点收购，以供教学急需，朱瑞批示由艾克组织人员负责采办。

于是艾克带领几名下属走街串巷，逛巴杂市场，进古旧书店，访旧货商场，几乎天天有收获，一捆捆图书，一箱箱仪器设备，给艾克带来很大的成就感，他相信这些仪器和图书会在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炮校开学了，艾克成了炮校里的大忙人。他一个人担任兵器、筑城、通讯、马术、驭术五门课的教员。除了课堂教学，他还担任训练前线调来的步炮兵操作的任务。学校发展很快，最大的困难是师资力量不足，赶不上发展的需要。经上级批准，有关部门决定把5名被俘日本校级军官接转到炮校，让他们讲战术和战史课程，并由研究室管理这些日本军官。

艾克接受管理日本被俘军官的任务，心里发怵，觉得管理这些日本军人并非易事，是个棘手问题。这些人曾经受过严格的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心中已经烙上深深的“开拓万里海疆”侵略意识和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让日本战俘从事教学，只有先转变他们的思想，才有可能发挥他们的正面作用。

学校领导对艾克的意見很重视，邀请了日本民主反战同盟的野坂同志为他们讲解国内外形势，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学校领导也对几位被俘人员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经过一个阶段的教育，这些日本军官发下誓言一定认真备课，努力做好教学工作，课堂教学由艾克做翻译，教学效果也还不错。

但是，艾克心里还是不踏实，觉得转变被俘人员的思想难度大，始

终保持着几分警惕。观察到有几名日俘魂不守舍的样子，艾克对他们更加不放心，预感到可能要出事。有一天夜晚，艾克刚刚躺下，在朦胧中仿佛听到有人下楼。艾克穿上军装，喊来研究室副主任，说：“楼上有脚步声，咱们去看看，别出事。”艾克和穆副主任察看了一个房间，见两名日本军官已经入睡，就没有继续察看其他房间。穆副主任还说了一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第二天早晨，警卫员报告，有3名日俘军官逃跑了。随后，又接到报告，有2名日俘兽医也逃跑了，艾克心中十分懊恼，埋怨自己警惕性不高。几天之后，5名在逃日俘全部被擒，但是在押送的过程中，日俘打死一名民兵后再次逃跑。于是武装部派出一个小队民兵追赶在逃日俘，3名在逃日俘军官全部畏罪自杀，2名兽医束手被擒。经审讯，日俘兽医交代说：“学校当局给我们的待遇是人道的，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只是想回国和家人团聚，没有什么其他意图。我们有罪，对不起中国人民，对不起学校对我们的关怀。”

艾克说：“战争已经结束，应该采取理性的、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你们采取这种非理性的行为，说明你们并没有认识到法西斯的侵略本质，没有认识到对中国人民犯下罪行的严重性。中国人民给你们悔过自新的机会，你们没能珍惜，而且为了一己的目的还继续杀人。”后来，日俘兽医仅受到口头批评，这使其他日俘留用人员受到很大震动，有位叫池部健一的日本留用人员在工作中表现突出，艾克帮助他在军校成了家，组建起一个美满的家庭。

艾克对自己能为解放战争作贡献，看到一批批毕业学员奔赴战场杀敌，心中充满自豪。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战争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挺进，胜利在望。一些被俘的国民党炮兵军官，要求参加解放军行列，其中经过教育适合做教员的，加入了炮兵教员的行列，炮校在飞快发展、壮大。

1947年夏天，艾克的内弟从国统区进入哈尔滨，在“四野”机关查访到艾克的下落。内弟讲述了姐姐王淑蓓的境遇：东北局撤出沈阳前，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派人给她家里送来一些粮食和煤炭。这些储存的东西用完后，王淑蓓变卖了一切贵重物品，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后来又得到一些亲戚的帮助，才维持到眼下。



艾克知道，仅靠一个单身女人的力量让一家四口过上温饱的日子，是多么艰难的事情。然而，战争迫使他只能接受现实，无法改变妻子的艰难处境。这是一种无奈，是艾克无法改变的无奈！眼下，他内弟来了，要求他设法给家庭一些帮助。每个月只有几块钱生活补助费、享受供给制待遇的艾克，请内弟给妻子捎个口信，请她再坚持一个阶段，胜利一定会到来。

## 第六节 一次莫须有的嫌疑

艾克有两个“未曾想到”：第一个未曾想到，打完了日本鬼子立即打蒋介石；第二个未曾想到，蒋介石的部队怎么那么不扛打？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后，全国人民都在关注辽沈战役的瞬息万变的进程。解放区的军民都知道，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即将结束，人人心中充满着幸福的期待，期待胜利的到来。

义县是国民党军在锦州以北的坚固据点，为扫除攻打锦州的障碍，东北野战军从9月中旬起，在义县外围据点同国民党军进行激烈争夺，10月1日开始攻城，并在作战中充分发挥了炮兵与步兵的密切协同作战的能力，在猛烈、准确的炮火射击下，攻城进展十分迅速。

义县作战给艾克留下的记忆，既是欢欣的也是痛苦的。在义县作战中，朱瑞亲临前线指挥，在入城视察战情时，不幸触雷牺牲，时年43岁。得知朱瑞牺牲的噩耗，艾克陷入深沉的哀痛之中，朱瑞是艾克革命生涯中最真诚的导师之一，是他用真诚的大爱令艾克感悟到革命理想的神圣。

10月14日11时，攻锦部队向锦州城发起总攻，10月15日拂晓前，历时31小时的锦州城攻坚战胜利结束。17日，长春守敌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领所部2.6万余名官兵起义。18日，骑兵旅、保安旅等地方部队纷纷放下武器。19日，新7军军长李鸿率部向解放军投诚。

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碍于“面子”，仍不愿起义，于是他的幕僚们请求解放军给他个“体面”地放下武器的机会。21日凌晨4时，郑

洞国指令几个兵士，朝指挥所外乱放了一阵枪，以象征作了最后的“顽强抵抗”，并向蒋介石发电报作了最后交待，然后走出长春中央银行大楼向解放军投诚。

10月20日，东北解放军司令部向部队下达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政治动员令。

1948年11月2日，东北野战军解放了沈阳，那天，艾克所在的学校，不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而且整整狂欢了一整夜。11月底，艾克随校长经由吉林到达沈阳，校长和政委让艾克到沈阳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根据上级的决定，学校将迁往沈阳，让艾克参加考察新校址工作，二是让艾克和家人团聚。当晚，艾克回到自家住宅，当他见到妻子带着年迈的岳母和两个儿子，心中充满了对妻子的感激之情。

查看过东大营新校址后，艾克发现许多军用器材流入了市场，根据在哈尔滨收购旧器材的经验，他向校长提出建议，组织人力到沈阳市内市场和地摊收购军用器材和军事图书。校领导对这项工作非常支持，他用了几个月时间，收集到数百件急需的观测、通讯器材。在全校大会上，艾克受到校长的表彰。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21日毛泽东和朱德下令强渡长江，23日解放了南京，5月3日解放了杭州，5月22日解放了南昌，27日解放了上海，凯歌高奏，捷报频传。当然，最难忘的是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伟大的瞬间。艾克别提有多高兴了，他流泪了。

在欢庆的时刻，艾克想道：“是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被欺侮的时代结束了！从此，灾难永远过去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建设美好的生活了。”

学校迁到沈阳后不久，聘请苏联军事专家来校担任各科教学工作。艾克改任军械科长，配合教学组建修械所和弹药库。艾克并不介意官职的大小，为建立修械所，艾克亲手购置了车床，聘请了车工、钳工、木工师傅，制作了各种教具、模型。其间，艾克的妻子出任学校俄语学习班教员，王淑蓓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她通晓法语、俄语，而且有颇深的音乐、绘画造诣。他们受到校内师生的尊重，家庭生活无忧无虑，美满幸福。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开始。学校批斗了几名贪污嫌疑人,艾克是其中一个,因为他两次负责采购。有一种理论认为,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因此艾克被列入被批斗的“老虎”行列,连续多日遭批斗,用的是“车轮战法”,不间断的批斗。七斗八斗,斗了几个月,查无实据,予以平反。

这一斗把艾克斗蒙了,他觉得没招谁没惹谁,根本没有证据,拉过来就批斗,也太不讲道理了,总而言之,想不通,心里藏着无法挖去的窝囊。领导给艾克做思想工作,说最后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不必耿耿于怀,让他放下思想包袱。战友也来劝慰他,嘱咐他千万不要背上包袱影响自己的进步。同志们的友好劝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艾克的思想问题,突如其来的批斗给艾克的心灵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1952年底,艾克被调到解放军某部基地工作,他已经失去在炮校继续工作的信心。到了新单位,艾克夫人失掉了工作,找不到合适的岗位,艾克专程到北京找老首长李运昌,请求帮助给王淑蓓介绍一份工作。李运昌见到艾克很高兴,鼓励他要坚定立场,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都不能动摇不可背叛的神圣信仰。

李运昌给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吕振羽写了封信,请他帮助解决王淑蓓的工作问题,并告诉吕振羽,艾克是一位好同志,务必多多关照。王淑蓓拿着信去见吕振羽,受到热情的接待,吕振羽立即与教育厅联系,他们安排王淑蓓到大连俄语专科学校任教。

在新单位,艾克依旧负责军械工作,只是职务级别降了半级,任军械科副科长。为什么由正科长降到副科长,艾克没有去过问,到任后即进入角色,根本没有计较级别的事情。基地是个新单位,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忙着从外地调运各类火炮,积极组建修械所和弹药库,他所在的军械科受到基地党委的表扬。

与此同时,一些同志给他提了一些善意的意见,批评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说他花在妻子身上的时间多了些。其实,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王淑蓓的风湿性心脏病很重,已经不能站讲台,经部队领导帮助安排,曾到承德疗养院疗养了一段时间,对此艾克夫妇感激终生。

然而,在军队定级的时候,给艾克定为正营级。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艾克实在无法接受,领导看出艾克的不悦,主动和他谈心,希望提出意见供领导参考。艾克说:“至少给我定为准团级,较恰当。”领导接受了艾克的意见。

1954年,艾克转业到地方一个大企业,担任基本建设技术监督科副科长。丢掉熟悉的专业,在长期监理工作中,默默奉献,刻苦学习,经艾克监理的工程项目都能保证施工质量。特别是在“大跃进”的疯狂岁月,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尽职尽责地保证工程质量,时刻不忘对信仰的忠贞和承诺,受到了同事们的称赞。

艾克的工作成绩引起了企业党委吕书记的关注。吕书记想弄清艾克为什么官越做越小,他让艾克自己把经过写清,然后再外调。弄清楚问题之后,考虑为艾克提职晋级。他的意见是,提拔艾克担任处级领导干部。

当得知组织上让他写经历,艾克立即兴奋起来,觉得组织要考察自己的经历,帮助自己弄清历史问题,是对自己的关爱。忠诚的艾克时时都在对党表露自己的赤诚。他不但写了经历,而且还庄重地写了入党申请书,请求组织考虑解决自己的党籍问题。

然而,吕书记提出提拔艾克职级的建议,在党委会上经过多次讨论,始终未获通过,他依然是副科级干部。没获通过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出身王爷家庭,另一个是参加革命前曾经在日伪军中做事。艾克始终没能从“另册”转入“正册”,但是他不灰心,依然斗志昂扬地追求进步,向崇高的理想圣殿迈进。

## 第七节 和溥仪的别样重逢

1960年秋,艾克的女儿艾红病重,不得不去北京求医。艾克专程到东总布胡同看望了老首长李运昌。老首长告诉艾克:“溥仪被改造过来,已经回到人民队伍中,就在北京植物园工作,建议你去看看他。把一个皇帝改造过来,不容易啊。”

翌日,艾克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奔去,一路上尽力勾画溥仪



的形象，屈指算来溥仪已经是 54 岁的人了。他认为溥仪除了当皇上什么也干不了，真不知道他怎么熬过来的？真不知道他是否能成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艾克来到北京植物园，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植物园办公室主任让他去菜地找溥仪，说：“溥仪正在菜地里挖萝卜，是一项临时性任务，是他自己要求参加的。溥仪要求进步，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工作积极性很高，就同意他去了。”艾克大步地来到了菜地。看样子，多年不见的溥仪变得温和了、恬淡了，正聚精会神地和大家一起挖萝卜，虽然显得有些笨手笨脚。

艾克上前喊一声“叔叔”，这是艾克事先想好的称呼，溥仪已经不是皇上，用族人辈分称呼是最佳的选择。

溥仪回头望了望，站起身来，用迟疑的目光看着艾克。

艾克说：“我是金宪东，善耆的小儿子。”

溥仪脸上立即露出了微笑，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都认不出来了。”

溥仪没有等宪东给他鞠躬，就主动走过来用他那沾满泥土的两手热烈地拥抱了宪东。溥仪显得特别高兴，满脸堆着笑。随后，他向小组长请了假，带着宪东去他的宿舍。

在路上，溥仪告诉艾克，他是半日劳动，半日学习，接着又带着几分自豪地说：“现在我已经学会下种、育苗、移植等一些技术。”又说，“刚才我以为你是记者，最近常有记者来。”

回到宿舍，溥仪拿出几本照相簿给艾克看，其中有周恩来总理接见他的照片，还有溥仪会见外国元首的照片。溥仪提着热水瓶去打开水，艾克要去，溥仪坚决不答应。提回开水，溥仪拿出最好的茶来，沏好了，亲自端给艾克。

艾克非常激动，心想：溥仪确实改造好了，作为皇上的他在往昔绝对不会给臣子沏茶，他成了平常人。溥仪也很激动，二人情不自禁地再次拥抱起来，许多往事潮涌般涌进了他们二人的心头。

艾克讲起在伪满洲国接受溥仪检阅的情景，他说看到关东军和溥仪平起平坐，心里十分难过，对日本人充满了厌恶和愤恨。

溥仪说：“当傀儡自己也难过，那是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那不是

人过的日子,连鬼都不如。”

艾克讲起他给溥仪三拜九叩,行君臣大礼的那件事。

溥仪笑着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过去的事情就是一场梦,一场噩梦。”

溥仪想起从苏联回来路过沈阳,接受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接见的场景。高岗曾经对他说:“你的侄子金宪东参加了革命,是一位正团级干部,想不想见见?”高岗还问溥仪:“你叔叔载涛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想不想见见?”

溥仪对艾克说:“当时思想没有转变,对你们参加革命心里很反感。在心里骂你们是贼臣逆子,对不起太祖太宗,不可能会见你们。”他沉下脸,长出一口气,显然不想追忆痛苦的往事。“眼下不同了,我们都成了爱国主义者,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我们满洲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你参加革命,是我们大家的光荣。”

快到晌午了,溥仪对艾克说:“今天改善伙食,你跟我到食堂一块吃顿饭,今天有‘特殊供应’。”当时国家经济处于困难时期,鱼肉供应凭票,而且数量有限,那天正赶上改善生活,供应鱼肉食品。

溥仪亲自进食堂端菜端饭,艾克又一次感受到心灵的震撼,看到溥仪的变化和进步,暗自感叹“溥仪变了”。艾克也想起了在长春陪溥仪吃的那顿什么也没吃的盛宴。

午饭后,溥仪和艾克回到宿舍,继续谈,谈过去和未来。溥仪告诉艾克,大家建议他写回忆录,回忆自己的前半生。

艾克说:“写回忆录是一件大事。你是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一定要写好。写好了,也是对历史的一份贡献。”

溥仪问:“怎样写,才算写好?我的理论水平低,对自己的丑陋过去批判起来,怕是不会深刻,也许写不好。”

“用真实的情感去写,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就不会差。让读者自己去批判,你不要把回忆录写成检讨,更不要把回忆录写成批判稿件。向读者披露历史的真实,你就尽到了历史责任。个人的历史功过,留着让后人去评说,丢掉个人的得失,不要掺杂太多的个人考虑,你就一定能写好。”

他们谈了太祖天命皇帝的伟业,谈了太宗崇德皇帝的功勋,谈了





德宗光绪皇帝悲惨的一生，回顾了清朝的全部历程，最后，溥仪也谈了自己，谈得很深入，说到动情处许多感慨油然而生，眼眶里滚动着泪珠。

傍晚，艾克要回城，溥仪送他到公共汽车站，等车开了才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坐在公交车里的艾克，回头望着不肯离去的溥仪，变成普通公民的他依然带着微笑站在公共汽车站那里。

告别了北京植物园，艾克依然沉浸在和溥仪亲切交谈的回顾里。末代皇帝被改造成普通公民，自然是爱新觉罗家族历史中新的一页。回望着远去的历史云烟，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历史中充满了屈辱、暴力、痛苦和抗争，大清朝廷当然负有历史罪责。为了寻找中华民族在地球村中的应有地位，中国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恢复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辉煌。艾克在朦胧的沉思中回到了下榻的招待所，心情是异样的。

## 第八节 “文革”岁月

1966年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颐和园的玉兰花开了，北海的拂堤垂柳绿了，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没有闲情逸致去观花看柳，阶级斗争已经白热化，史无前例的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袭来。

千家万户的普通中国老百姓开始咂摸《5·16通知》里的新词语的含义，人们开始追问谁是“反动学术权威”？谁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会给谁戴上这些怕人的大帽子？全国人民开始等待“时机一到就会夺取政权”的坏蛋被“揪出”。

“文革”的风暴很快就肆虐着中国每一个角落。艾克单位的“革命领导干部”闻风而动，要求所有“问题干部”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坚定革命立场。其实，那些“革命领导干部”自己心里也在发毛，怕“运动”的烈火烧到自己的头上，拼命地研究运动的动向，害怕犯错误，特别是害怕犯右的错误，一旦犯了政治错误，一辈子没有好日子过。

年过半百的艾克的革命积极性很高，不甘落后，他很想到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接受考验，真心实意地想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锻

炼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而此时,百病缠身的妻子需要他贴身照顾,他只得遗憾地失掉了一次劳动锻炼的机会。

红卫兵运动内容最初主要是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红卫兵由校园“杀向社会”,“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并采取了不少过火行为。

艾克被造反派列入“不死心”的反动分子的行列里,“破四旧”刚刚兴起,造反的群众冲进他家,抄走了他收藏的军事、政治、文学和技术书籍,后来又反复抄了多次,把他精心保存的纪念品和相册都抄走了。造反群众训诫他:“艾克,你说,贫下中农会不会花钱去照那么多、那么大的照片挂在墙上?你的老婆打扮得像旧社会的电影明星,拍成照片挂在墙上,你不以为丑反以为美。今天你应该认识到,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分子,你必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做一个诚实的劳动者。”

家庭被抄的那天晚上,艾克彻夜未眠,怎么努力也无法入睡。他感到委屈,但是委屈归委屈,他依然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造力量,相信自己能够改造好。到了枫叶红了的时候,艾克被送进了“牛棚”。工资停发,全家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费8块钱。

1966年底,红卫兵在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在首都和其他城市张贴大标语,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造反派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把陶铸打成“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并把他列为“第三号最大的走资派”。诬陷彭德怀元帅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军阀”,把彭帅从四川成都市绑架押解到北京,监禁起来。诬陷贺龙元帅是“大土匪”、“大野心家”,是要搞所谓“二月兵变”的“大阴谋家”,使贺龙遭到残酷迫害。

时局发展到这一步,艾克的精神真的难以支撑了,每天都感到心慌意乱,明摆着的简单事情竟然让他无法解释。过去他也受到过批判,被戴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他就觉得够难堪了。现在“资产阶级”的帽子满天飞,他觉得挺吓人。运动深入之后,事情越闹越大,连功勋卓越的元帅们也被泼上满头污水。艾克觉得,党、国家和个人的问题都很严重了,运动中的红卫兵采取的许多作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背道而驰。

艾克被迫不断地交代自己的“罪行”，交代不出来新的“罪行”，就要受体罚，几个昼夜不准许睡觉。逼得他精神恍惚，眼前的一切都变了颜色，人的脸色变了，树的颜色变了，太阳的颜色也变了。造反派要求他做到“语录”不离手，这好办，难就难在要求他革命歌曲不离口，造反派说唱语录歌是为了净化牛鬼蛇神的不洁心灵。要求十分严格，唱走调了或者唱错了歌词，就会被认为不“忠”，就要受到体罚。

艾克生来就五音不全，不会唱歌，因此难免经常受罚。怎么办？历史潮流难以抗拒，只好顺从、忍受，只好学唱革命歌曲。艾克一唱就一鸣惊人，令听者啼笑皆非，后来红卫兵取消了艾克的唱歌权。

过了几个月，造反派头头不耐烦了，找艾克谈话，说他每次交代的内容都不爽分毫，是妄想用背数学公式的方法蒙混过关，是要阴谋。艾克态度很强硬，自我辩解说自己绝无什么阴谋，自己交代的经历都是实情，所以不可能有差错，不可能把一件事讲出两样来。

老实厚道的艾克下定决心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求造反派领导安排一次会议听取他的“申诉”。在会上，他手里拿着“红宝书”告诉造反派，他绝对不可能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去交代问题，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绝对不能说瞎话。他要求红卫兵遵守毛主席的教导，听毛主席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执行党的政策。

“申诉”的结果，使艾克的处境变得更加严峻，艾克打算用毛泽东思想战胜红卫兵越轨行为的希望落空了。机关党委吕书记和艾克二人被认定为单位里最顽固的“反动分子”，由大型牛棚被转送到双人间小“牛棚”，进行特殊监管，勒令在规定时间内到厕所里去写交代材料。

正当这时候，有一位“牛鬼蛇神”爆出一条惊人的新闻，说1947年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蒋帮特务在学校的小广场掩埋了一份国民党地下特务组织成员名单。于是，挖掘国民党特务名单的重任就落到了吕书记和艾克两个人的头上。

造反派头头要求吕书记和艾克一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国民党的特务名单挖出来，将功补过、立功赎罪。正是严冬时刻，在零下20℃的露天地里，挖开冰封的土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吕书记身患严重的冠心病和糖尿病，尽管受到艾克的悉心关照，最后病情还是

恶化,难以继续劳动。造反派同意派艾克送吕书记到医院检查。一位老医生说病人必须立即住院治疗,但是仅仅住了三天就被造反派医生赶出医院,说他装病。吕书记返回“牛棚”,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后不得不转到北京就医。不久就传来噩耗,吕书记病逝了。

艾克没有能从冰冻的地下挖出特务名单,被从“双人牛棚”迁出,下放到建筑工程队当力工,给瓦工师傅运送建筑材料。到了工程队,艾克的政治待遇略有改善,享受部分自由,但是还经常被“揪”去批斗或者陪斗,不过挨斗的次数有些减少。

有一天,造反群众把艾克揪到声势浩大的批斗会上,会议气氛紧张肃穆,火药味很浓,群众满腔愤怒地齐声高呼:“彻底铲除封建余孽艾克!”“打倒八大王艾克!”“坚决打倒铁帽子王爷艾克!”“打倒反革命分子艾克!”“打倒国际间谍川岛芳子!”“艾克要老实交代和大特务川岛芳子的关系!”刚听到这些离谱的口号,艾克感到毛骨悚然,这些大帽子扣上其中的一顶,就够他受的。估计这回怕是凶多吉少,也许会把自己投入监牢,也许死神正向他招手。后来,事态发展并没有那么严重,他没有被逮捕,也没有去坐牢。于是他慢慢地品出了滋味,认识到革命群众有权“无限上纲”,渐渐地变得胆大了,不再害怕。

经过一段时间的“文革”烈火的考验,艾克逐步适应群众运动了。他常常在批斗会上低头闭目养神,根本就不听群众呼喊的口号,有一次,甚至差点儿睡着了。

有位被斗对象对艾克说,对于群众的斗争要正确对待,别怕大帽子,大帽子底下容易“开小差”,对那些激烈离谱的口号,不要介意。不用别人提醒,艾克自己挨斗的经验也表明,帽子越大,口号越空洞,越好对付。

艾克多次笑容可掬地对革命群众说,自己生于1914年(民国三年)8月9日(农历甲寅6月18日)。在他出生那年,清王朝的大厦已经倒塌,他父亲已经不是肃亲王,更不用说他艾克了。再说了,就是清王朝不倒,肃亲王的王位也轮不到艾克继承。继承人一般来说应该是他大哥爱新觉罗·宪章,事实上溥仪也封过宪章为肃亲王,压根儿就没有艾克的什么事。

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整整延续了十



个年头,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创伤。艾克说:“那是一场民族的历史性灾难,功在国家的元勋们都没能逃过那场大灾大难,我们小人物受点儿罪,实在不值一提。再说了,没有发展到极致的极左表演,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浩劫过后,在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拨乱反正”,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艾克赤心不改,满怀豪情。

## 第九节 和平与友谊

1978年10月22—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在东京举行,爱新觉罗·溥杰随访。时任新日本通商株式会社常务取缔役的池部健一先生(艾克在解放战争时期管理的日本留用人员,是艾克的友人。他是一位热情的人,同情中国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在军械修造所工作勤恳,曾受到上级的表扬。他在中国找到了终身伴侣,艾克帮助他举办了一个完满的婚礼),认为溥杰来日是寻找艾克的良机,他肯定知道艾克的确切消息。

溥杰到达日本后,池部健一拜访了他。见面后,池部健一急切地询问:

“金宪东怎样,您知道吗?”

“他健在。他很好。”

听说艾克健在而且很好,池部健一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当日便把这个喜人的大好消息,通告松本的新纳淳夫先生(艾克在松本旭町小学的同级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新纳淳夫在日本失业,到哈尔滨投靠艾克,艾克帮助他找到一份工作,新纳淳夫一家人对此没齿不忘,视艾克为亲人,感谢艾克救了他一家人的性命。“文革”结束后,新纳淳夫曾经在日本登报,寻找知道艾克信息的人,同时给北京军事部门写信查找艾克的通讯住址。经多次寻找,音信杳然)。

突然得到池部健一捎来的万金佳音,新纳淳夫一家人连夜在灯下按着溥杰提供的地址给艾克写信。新纳淳夫不能忘记战争年代的艰难,日本国内市场萧条、物资匮乏、工人失业、民不聊生的惨状,那场战

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太多的灾难。从此，日本友人接通了与艾克断绝半个世纪的联系，双方书信往来不断。艾克告诉他们：“百闻不如一见，希望朋友们来中国走走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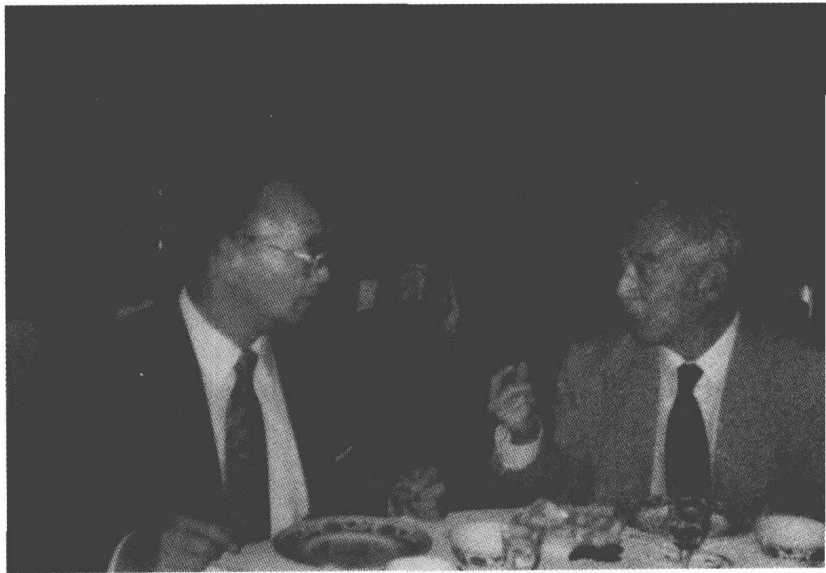
池部健一夫妇首先应艾克的邀请访问中国，和艾克重温旧情，两人回顾了在中国解放战争岁月里结下的友谊，紧接着，新纳淳夫专程来华看望艾克。此后，小学同学林常子和丈夫一起到中国看望艾克，并到中国的大江南北旅游，她回顾了童年的故事，说男孩子中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克。当年学校困难，取暖木材不足，男孩子去偷林场的木材，被老师发现了，同学们都不承认，只有艾克站起来承认是他干的。艾克诚实、厚道，受到老师和同学的称赞。

在几位小学同学来访后，艾克的中学同学古桥和夫和福浦藤二来北京会见艾克。艾克引领日本友人寻找他们住过的地方，旧地重游的日本友人，对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惊诧不已。

1981年，溥杰再次随中国代表团访日，在宴会上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艾克的同期同学、中国政经恳谈会会长三冈健次郎相遇。他请溥杰转送请柬，邀请艾克访问日本，出席陆军士官学校同窗会。艾克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准备和昔日的同窗相会，心情激荡难以平服。

当艾克笑容满面地出现在东京国际机场大厅里时，日本NHK电视台、《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多家主流媒体记者蜂拥而上，不停地拍照。在闪光灯中，艾克回答了访日的目的以及和爱新觉罗·溥仪的关系等问题。

在相隔半个世纪后的同学聚会中，艾克心中百感交集，不知如



▲艾克与日本友人、中国政经恳谈会会长三冈健次郎(1944年摄于北京)



何言表,说不出是喜是悲。在东京参加的第一个聚会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46期同窗会举办的酒会,出席人员因为是同期生,年龄相仿,共同经历多,回忆起往事,感慨良多。同学中多数是日本人,同学们在宴会上袒露胸怀,纷纷说出自己的感受。

他们追忆起许多往事,纷纷谴责过去那场罪恶的战争,他们说:“法西斯军人发动的那场战争太残酷了,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造成的创伤实在太大了,想起来令人寝食难安。”“在那个时代,许多人变成了疯子,干出了那么多丧失理性的事情。”“过去,日本法西斯侵略过中国,我们同学间打过仗。我们应该反省,保证今后要世代友好相处,日中两国永不再战。”

三冈健次郎是“陆士”46期同学中过去的军职最高的一位,曾经做过日本某军区少将司令官,在二战期间没有到过中国。战后他始终认为中日应该友好相处,一直为中日友好奔波。邓小平访日后,给中日友谊带来了春天,他牵头组建了中国政经恳谈会,被推选为会长。三冈健次郎曾经多次组织日本友好人士开展对华政经活动,并亲自率团访华,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友好接待。

在宴会的尾声,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向艾克发问:“你当年为什么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而不是参加国民党领导的中央军?”

“因为共产党廉洁,它领导的军队廉洁。国民党腐败,它领导的军队腐败,我不能参加腐败的军队。”

次日,艾克参加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宴请各期毕业同学的盛大酒会,同席的有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几个亚洲国家的同学,主人请艾克首先致词。他对学友们讲述了鉴真和尚6次渡海来日本,最后双目失明了,依然来到了东瀛,谱写了中日友好的美丽诗篇。鉴真的后人,要继承先人的伟业,继续谱写中日友谊的新篇章。

东京府立第6中学的同期生,20多位学友在新宿大厦宴请艾克,共叙友情,各自回顾了半个世纪的艰辛。经过光阴的磨砺,有的同学已经离开了人世,幸运的生者,有的进入了政界,有的成了著名的学者,有的经商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同学们都倾吐了自己的辛酸,也问起艾克在“文革”中的遭遇,艾克向同学们陈述了“文革”的始末,对自己在“文革”烈火中的锻炼,淡然一笑说:“‘文革’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成熟

了，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因此有了改革开放，有了经济繁荣，有了美好的生活。欢迎日本朋友对中国发生的事情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

同学们以亲身的经历控诉战争的罪恶，颂扬了和平的美好，他们向艾克讲述了日本的变化。艾克也畅谈了访日的印象和观感，他觉得东京变化太大了！除了历史名胜古迹没有变化，其他一切几乎都变了。母校东京府立第6中学已经搬迁到新校址，改名新宿高等学校。艾克真诚地祝愿日本进一步繁荣昌盛，希望有远见的政治家勇敢地站出来，彻底清算法西斯军人对中日两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曾经在伪满高射炮部队任职的几位日本军官，从报端了解到艾克来到东京，闻讯赶来一定要宴请艾克。几位日本友人曾经是艾克的部下，也曾经是他的俘虏。在他们心中始终存留着几分疑惑，他们认为艾克受过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是日本培养的军官，日本关东军那么信任他，而且他还是溥仪的亲属，为什么能够参加抗日组织？希望艾克给他们揭开这个谜团。

艾克如实地告诉了他们，他说：“不错，我是在这里受过完整的日本教育，在日本读过小学和中学，毕业于‘陆士’，但我也是在日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在伪满时期，我始终在寻找机会投奔共产党。后来，我找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抗日组织，再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有位曾经的下级军官说：“佩服你忠诚于信仰，忠诚于理想。真诚地希望中国繁荣富强。”宴会充满愉快、友好的气氛，艾克感谢曾经的“同事”的盛情款待，钦佩几位友人的开明。

艾克完成了东京的友好会见之后，新纳淳夫从松本赶来，邀请他参加小学同学为他举行的招待会。访问日程安排得太满，艾克感到有些困乏，但盛情难却，他依然愉快地接受了同学的邀请，在新纳淳夫的陪同下乘电车去松本。

松本是艾克的伤心地，在通往松本的列车上，往日的爱与仇、恩与怨一起涌上艾克的心头。松本给他留下的心灵创伤，无法忘却。他曾经想和新纳淳夫商讨不接见媒体，但仔细想来，在松本他也是个名人，虽然没有川岛芳子那么有名。最后，他决定面对现实，不回避历史。

到达松本后，艾克受到日中友好人士的热烈欢迎，在松本日中友





好协会会长陪同下,参观了市容、故居和母校。访问松本给艾克的震撼太大,他曾经生活过3年的故居已经易主改建,只有屋后的灌木丛依稀可辨。有位报纸记者问艾克和川岛芳子是否是亲姐弟关系。他用一个“是”字回答了记者,记者看得出艾克不愿意触及川岛芳子的问题,再没有就这个问题纠缠他。

小学同窗们为艾克举行的招待会十分温馨,同窗们都已年近7旬,而且请来了艾克年过9旬的班主任。老师和同学共同赞扬了艾克的勤奋、忠厚、勇敢的精神,重温了童年的美好记忆,忆起许多儿时的故事,连摔跤打架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在松本日中友好协会为艾克举办的宴会上,艾克不仅讲了发展中日友谊的决心和信心,而且提出首先发展两国民间贸易。艾克的倡议受到与会朋友的高度赞赏。根据艾克的请求,新纳淳夫陪同艾克参观松本的养鸡场、养兔场和钟表厂。艾克从松本带回一些水稻、蔬菜和花卉种子,交给国家农业科学研究所进行研究和试种,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从松本回到东京,艾克应邀参加旅顺寻常小学的同学会举行的招待会,出席人不仅有艾克的小学同学,而且有艾克的哥哥和姐姐的同学,招待会规模很大,宴会延续的时间较长。因为出席宴会的学友都想谈谈各自的人生经历,谈谈自己的人生感悟。其间,艾克发出“要和平、不要战争,让我们子子孙孙生活在和平、友好的环境里”的呼吁。

在这次友好之旅中,艾克不仅会见了许多老朋友,而且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圆满地完成了访问计划。从1983年起,他多次陪同地方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访问日本,开展日中友好和民间贸易活动。

## 第十节 历史的回音

1988年1月,在沈阳召开的“抗日时期东北地下党党史座谈会”上,原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向与会同志详尽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在敌人心脏里的青年抗日组织的斗争历程。后来,又在北京、天津召开几次座谈会,亲历者回顾了这些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的英勇业绩。

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个组织的勇士们，神奇地活跃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锦州、山海关、吉林、四平、扶余、图们、密山等地。他们隐蔽在伪满皇宫、伪满国务院和各重要军政部门里。他们利用各种可能利用的社会关系和各种可能利用的手段，巧妙地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占据了許多能够接触敌人机密的重要岗位。

在白山黑水沦陷期间，他们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和表彰。艾克就是这个组织的光荣成员，他和战友们对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个抗日组织成员，90%以上是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又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多数出身于官宦世家。这个组织的成员多数由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了共产主义战士，信守共产主义信仰，终生不渝，赤心不改。

这些同志虽然出身于锦衣玉食之家，但是他们多数对家庭不满，看不惯家庭成员中的勾心斗角，特别是社交中的尔虞我诈、虚与委蛇、肮脏丑陋。他们向往、憧憬、追求自由、光明、正义、平等，最后和家庭决裂，和旧世界决裂，走上革命的征途。

身处民族危亡之中，面对日本法西斯的血腥镇压，胸中燃烧着强烈爱国主义豪情壮志的勇士们，毅然挺身反抗日本法西斯的压迫、奴役和凌辱，坚决不做亡国奴，昂首走进抗日的队伍。

共产党对这些奋战在隐蔽战线的同志们，寄予很高的期望，帮助他们全面成长，引导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实现精神上的升华，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

这些在敌营里的同志们，善于运用革命的两手手腕：一方面办事认真、兢兢业业，争取敌人的“信任”；另一方面要实现自己的革命任务，保持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入污泥而不染。

艾克用忠心赤胆和无私奉献精神，捍卫了革命战士的荣誉，用机智勇敢和不怕牺牲精神，赢得了战友的信任和称颂。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忠于职守，勤勤恳恳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晚年，艾克同志在日中民间文化、经济交往中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给许多中日友人留下美好记忆。

艾克的革命经历应当受到公正的评价，然而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多



次冲击,在“文革”中受到造反派的严酷批斗。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引起了钟子云等三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高度重视。三位领导联名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1988年3月5日又给辽宁省长全树仁写信,反映这个问题,他们认为需要进一步给艾克落实政策。

三位老领导提出三点具体意见:一、恢复艾克同志相当于旅级的待遇,应为十三级;二、承认艾克同志1945年5月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由原领导人做入党介绍人;三、在适当时候,聘请艾克同志担任辽宁省政协委员。

对这三点意见,钟子云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艾克1945年已经任旅参谋长,应当享受相当于旅级的待遇,即相当于地师级待遇。1945年参加党领导的那个组织的同志,都同时被接受为中共党员,艾克同志的党籍应当从1945年5月计算,但要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根据艾克的贡献,建议辽宁省聘请他出任辽宁省政协委员。”

1988年6月16日,是艾克值得永久纪念的日子。上级组织部门批复,并下达了给艾克同志落实政策的批文。内容是:艾克同志享受地专级待遇;转请省委统战部考虑聘请艾克担任省政协委员;党籍问题由所在单位按党员标准和党章规定研究处理。

至此,艾克历史功绩已经得到充分肯定。后来,有关部门进一步讨论艾克入党问题时,李运昌和钟子云提出:“艾克同志一生始终忠于党,在思想上忠于马克思主义,虽然受过不公正待遇,但是赤心不改,不管在党内还是在党外,他都是布尔什维克。鉴于艾克继续做外事工作,同意留在党外。”

1978年,艾克退休,1981年经上级批准改为离休,享受副处级待遇,1988年改为享受地专级待遇。历史最终把公正还给了他。

2002年3月13日,艾克走完了自己七彩人生的路程,栉风沐雨88个春秋,留下一片真情,悄然离去了。

艾克同志,你的同志和朋友永远怀念你!

松本行(代跋)

## 松本行(代跋)

### (一)

早就打算在完成初稿后,到日本长野县松本市访问,去寻觅宪东的足迹。

2007年8月25日清晨,我们一行驱车由千叶幕张出发,途经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山梨县前往长野县境内的松本市。

日本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约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平原面积仅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四。从出发地到松本,几乎全是行驶在崇山峻岭中,穿越过大小隧道多座。

经过二战后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满山遍野一片青葱,一路上见不到荒山秃岭,山中的大小湖泊洁净清澈。那天是公休日(星期六),路面拥挤,路上行驶的大部是去温泉出游度假的车辆。我们的行程不过240公里,汽车行驶近4个小时,平均时速只有60公里,而且走的几乎全是高速公路。

我们安抵松本的时间是正午。在百年老店“阿尔卑斯”(あるびす)荞麦面馆,吃了手擀荞麦面条。据老板说,信州荞麦甲日本,到了松本不能不吃信州的手擀荞麦面条。吃了蕴含着百年饮食文化精粹的“阿尔卑斯”的手擀荞麦面条,确实有一种特别的体味。

午餐后,驱车登上美原高原,来到美铃湖畔,不禁想到艾克当年的住址距离美铃湖不过5公里,艾克一定经常登临此地。我站在美铃湖畔不禁高呼:我来了!艾克同志,我来到了你曾经旅居过的松本!来到了美铃湖畔!

由美铃湖下山,来到艾克曾经驻足的、见证了古城400余年沧桑巨变的松本城,不知它可曾记得中国男儿艾克当年在松本市的生活境遇?当晚,我们下榻在浅间温泉香兰庄。香兰庄主人小岩井孝先生是松本市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1992年冬,经宪东介绍我在北京与小岩井孝先生相识。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小岩井孝,对于我们一行的到来表示了热情的欢迎。



在攀谈中,我对小岩井孝先生说:“艾克作为善著最小的儿子,他既没有和他的父兄从事复辟清王朝的活动,也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中央军,而是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善著众多的子女当中,艾克选择了革命道路,成为‘红色王子’,值得称颂。艾克一生追求进步,追求革命,坚定地走完了自己的革命征程,用他的坚贞不屈的精神捍卫了革命战士的荣誉,他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 (二)

小岩井孝高度赞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艾克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发展民间贸易所作的贡献。26日上午,小岩井孝和松本日中友好协会前理事大久保元隆,陪同我们访问了宪东在松本故居。艾克的故居坐落在松本市浅间温泉一丁目27番20号。1924年,川岛浪速把他的宅院卖给了笠原家。笠原先生对买到手的房宅做过一次较大的翻修。1988年笠原老人去世,1994年笠原家再次改建了这座宅院。1998年3月,艾克访问松本,曾经对小岩井孝说,他对他的故居已经不认识了,只有屋后那几棵密密麻麻的树丛似曾相识。

在艾克“故居”宅院旁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女学生川岛芳子由此骑马上学处”,牌子的下方写着“川岛芳子旧宅迹”,是松本市教育委员会设置的。陪同人员告诉我,标示牌凸现了川岛芳子的个性,别的学生徒步上学,而川岛芳子骑马上学,自然令人瞩目。川岛芳子与众不同的个性在少年时期已经显露端倪。

小岩井孝请出了房主人笠原女士。我问:“艾克曾经说过,你家还保存一只书柜,是艾克用过的。现在那只书柜还在吗?”笠原女士说:“20多年前,日本著名作家上坂冬子来采访时,她也提起过那只书柜。那书柜现在没有了,平成6年(1994年)改建这座房舍的时候,那只书柜已经散了。那是一件1923年制作的家具,用了70多年,不能再用了,已经没有保存价值。”

笠原女士告诉我们,艾克故居的原来面貌已经说不清了,没有留下照片。笠原老人去世后,再没有人能记得这处房舍原来的模样了。仅从经过改建的、现在的房舍规模估计,上世纪20年代川岛浪速的宅院确实不宽绰,说明川岛浪速当年已经没落。

当我们来到艾克的母校旭町小学的时候,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同学正在操

场上踢足球，享受着欢快、和平、幸福的童年，因为是星期天，找不到学校老师，我们只在校门口徘徊一会儿，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艾克曾经度过三年小学生活的学校。

出访前，计划会见艾克小学同窗新纳淳夫。小岩井孝告诉我，新纳淳夫已经作古一年多了。我问他，新纳淳夫有没有子女，见见新纳淳夫的后人也可以。小岩井孝告诉我，新纳淳夫只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去访问新纳淳夫的女儿。

### (三)

27日上午，我们从海拔3000米的乘鞍高原温泉返回松本市，休整一夜，身心顿觉清爽。当我们驱车到达松本市本庄“林友大厦”时，松本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83岁的穗苺甲子男先生已经在他的办公室等候我们。

见面后，穗苺甲子男告诉我，他先后48次访问中国，始终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虽然穗苺甲子男先生公务繁忙，还是安排了两个小时的会见。我对穗苺甲子男说：“我刚刚写完《浮华与苍凉——红色王子的家族往事》一书。这次到松本来，是来追寻艾克足迹的，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和指点。”

穗苺甲子男没讲任何客套，直接谈起：“你写宪东，大概也不能避开川岛芳子。1998年8月，我们再版了《川岛芳子狱中记》，2001年3月，我们首次公开出版、发行了《真实的川岛芳子》（川岛芳子的诗歌200首）。据我所知，目前日本国内有西泽裕子、石井妙子、园本琴音三位女作家正在根据新公布的史料，重新认识川岛芳子，重新表现川岛芳子。”

接着，穗苺甲子男把他已经准备好的有关宪东和川岛芳子的资料全部捧出来，赠送给我，使我的松本行，丰富多彩，收获颇丰。穗苺甲子男先生向写作者们建议：“进行创作不要编造低级趣味的东西给读者看。要正面阐述，譬如，川岛芳子好男装，那是她自幼养成的一种习惯。在她耳边不断有人说，川岛芳子若是个男孩就好了，于是她想穿男装，但并非不爱女装，有人总是好往男女关系上扯，实在不敢恭维。写川岛芳子，必须写出她的心迹，写出真实的人，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生硬杜撰惊奇的新闻。”

一位陪同人员在一旁插话：“作家不管写正面人物，还是塑造反面人物，都要



讲实话,不能随意褒贬。今天把一个人捧成天使,明天把她写成鬼怪,让读者难以取舍。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不应该相抵触,应该是一致的。”

#### (四)

中午,穗苻甲子男设便宴款待我们一行。在离开松本回程的路上,我的心始终不能平静,想起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饱受战争的蹂躏,艾克受尽了背井离乡的折磨,历史沉重感不断地叩击我的心房。我们没有忘记远去的历史,也永远不会忘记。

一路上,头顶的蓝天和公路两旁的青山、绿水告诉我们:人类必须联合起来共同面对环境、气候、能源、人口、疾病的挑战。人类需要和平、发展和友谊,就像需要空气、阳光和水一样。

人类的选择曾经影响历史,历史的教训告诫人类如何选择。

日本人民是智慧的人民,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饱尝战争痛苦的中国人民珍爱和平,将用民族伟大的复兴捍卫和平、发展和友谊。

艾克经历过的往事已经成为历史记忆。沉重的历史已成过去,新的历史篇章已经打开。在改革开放的时光里,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艾克的子孙们,正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衷心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他(她)们中间有教授、工程师、将军、画家、诗人、歌唱家、社会活动家及各行各业的忠诚劳动者,都在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忘我地建造着美丽的家园,享受着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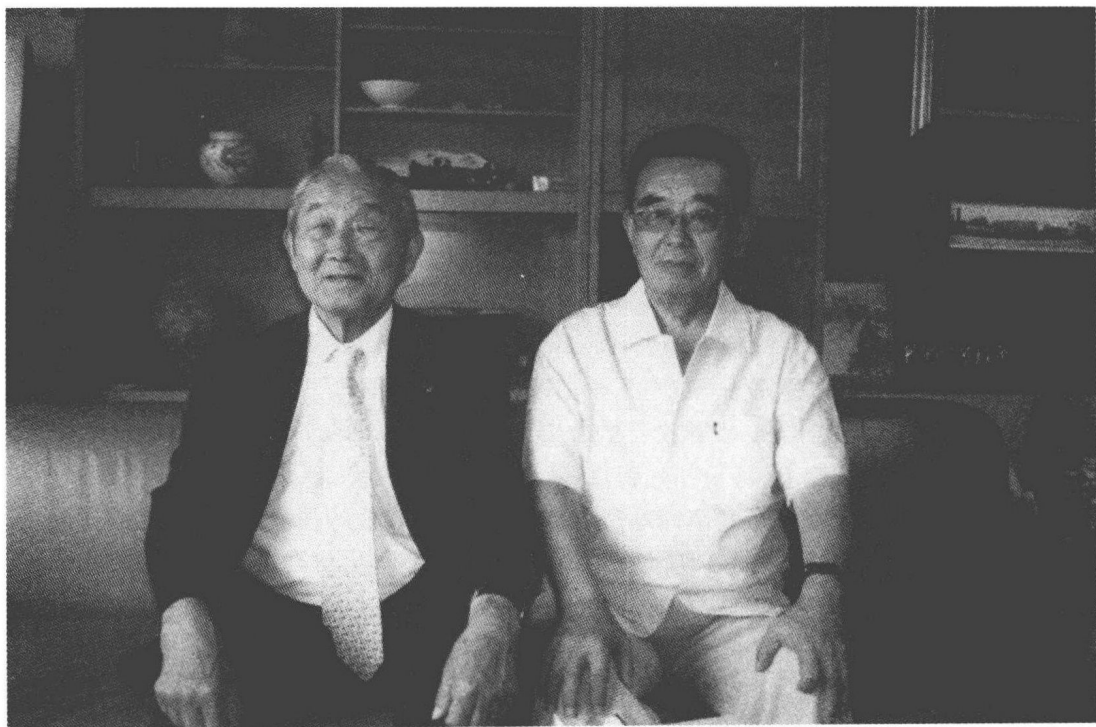
远在天际的艾克同志!你的国内外友人都很怀念你,永远把你珍藏在自己的记忆里。

谢谢艾克同志生前给我的信任。

谢谢,帮助我完成本书的国内外朋友们。

邱尚周

2010年5月21日



▲邱尚周(右)会见松本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穗苺甲子男先生(左),2007年8月



## 后 记

286



浮华与苍凉  
红色王子爱新觉罗·宪东的家族往事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向离我们而去的钟子云同志报告,我们完成了宪东的重托,已经把《浮华与苍凉——红色王子的家族往事》奉献在广大读者面前。宪东能够从帝王家庭中走出来,毅然投身革命,实在难能可贵,深受钟老的器重。

记得钟老在病榻上,甚至在弥留之际,依然关注着宪东,祝愿宪东有一个幸福的晚年。钟老慨叹宪东对革命理想的忠贞、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和面对挫折时乐观、坚韧的精神。钟老对一切献身革命的同志,不管他们的功劳大小,总是关爱备至,因此他也受到革命战友的崇敬。

1999年3月17日清晨,钟子云乘鹤而去,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韩光同志于2001年6月28日这样写道:

钟子云同志和我,是老战友、老同学、老同事。他离开我们,使我非常悲痛。

20世纪初,我俩都在哈尔滨市做地下工作。我们一同在青年学生中、在工人中宣传我党的主张,组织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离开城市转入农村,按照党的要求,操起枪,进行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武装斗争。他先后在吉东(牡丹江地区)东北抗联第五军周保中处和东满延边地区王德泰第二军处工作。而我,先后在赵尚志第三军和杨靖宇第一军处工作。当时,我们都是以满洲省委特派员身份去工作的。所以,我们是老战友。这是一。

1936年到1938年,我俩同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年学业结束后,一同回国,途经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回到延安。所以,我俩也是老同

学,这是二。

建国后,我俩又先后调到北京,他任煤炭部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我在国家科委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这样,从建国初开始,直到1976年,近25年时间,除了“文化大革命”7、8年时间断了联系,我俩几乎经常见面、来往。有时是在国务院开会时见到,有时是日常工作联系,来往频繁。可以说我俩是老同事。这是三。

由于是老战友、老同学、老同事,我们相互了解甚深。钟子云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伟大的。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实可谓“历尽艰辛,矢志不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长期相处,深知他对敌人恨之入骨;对人民,热爱非常,真正做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的这种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共产主义事业的不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和学习的。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同志于2001年7月1日深情地写道:

九死一生为党为人民。钟子云同志是共产党员的楷模。我们常常想念他。

今年是钟子云百年诞辰,谨以此书献给钟子云的英灵。

邱尚周

2011年1月11日